

裴景福著

河海崑崙畚錄
上冊

中華書局印行

重印河海崑崙錄序

光緒癸巳秋闈，余卷出霍邱裴隄關師之房，其後師幸南海番禺，蒙招入幕，司箋札者有年。粵東兩首邑，號稱繁劇，吾師舉重若輕，治之裕如，曾以直言忤某藩司，後數年某藩司移督粵疆，甫蒞任，即檄司撤參，誣以賊吏，窮治年餘，毫無左證，猶逼罰巨金，奏革職永戍新疆。吾師儻然物外，夷險一致，行更寒暑，雖極人世難堪之境，而處之泰然，途中山川道路風俗政教，凡所見聞，輒上下其議論，間或發爲詠歌，聲滿天地，匪惟絕無怨尤，且能於患難流離之際，不乏省察克治之功，信乎義理之學之益人深也。戊申李肖峯侍御抗疏雪其冤，得賜環，余時由贛奉差至金陵，得與師遇，秉燭相對，真如夢寐。吾師出示河海崑崙，讀之狂喜，且得盡誦其詩，至登嘉峪關城樓末聯云：『飛將神兵紛出塞，聖恩可許到伊犁。』不覺五體投地，蓋師於粵中就道後，某督又奏請改戍伊犁，竟謂新疆藩司吳某爲裴某同年，在粵臬時極爲相得，到新後必徇情優待，此真所謂又極之於其所往也，在他人聞之，尙不免於憤恚，而吾師之立言如此，其襟期可概見矣。此錄經兩翻印，風行海內，未幾即罄，數年以來，遠近馳書爭索而無以應，時爲惘然，因思吾師生前隄關詩鈔初集八卷，已由先兄壽荃精楷印行，膾炙人口，續集七卷，余亦於吾師身後印行。

之，葉遐庵且爲之序，至吾師所著之壯陶閣書畫錄二十四冊，視孫北海高江村尤爲駭博，而卷帙繁重，不易付之剞劂，近亦商得中華書局排比，不久可以行世，今復將此錄重印，以廣流傳，死生契闊之感，庶幾可以稍慰也夫。丙子冬月門下士金保權謹序。

序

霍邱裴伯謙同年以事謫戍新疆，製二青布囊以自隨，自光緒乙巳三月二十七日發廣州，至丙午四月八日抵迪化，起訖一年，行一萬一千七百餘里，道塗之所經歷，耳目之所遭逢，心思之所接門，逐日爲記，悉納之囊中，其長言之不足者，更綴之以詩，以道其志，事之所寄，書成都十七八萬言，釐爲四卷，名曰河海崑崙錄，而問序於余，曰：『子善爲文者，得君一言足以豪矣。』余觀曩者學士大夫紀行之作，大都鑄鏤山川景物，考證古今，以博雅炫名當世；伯謙之爲是錄也，其於行特述焉者耳，橫之而爲宇，縱之而爲宙，莽然而有成虧者爲物，曠然而有常變者爲事，小之至於莫破，大之至於無剗，見見聞聞，一切感突，觸之於心，應之於手，滂沛胸臆，流洄脣齒，儒行而道蘊，莊語而諧辭，妙物爲言，籍外爲論，連犴絡繹，切理飢心，嗚呼！其知道者耶？其所謂參差詭詭充實而不可以已者耶？余既讀而善之，而又諾爲之辭，以諭世之知是書者，久之而未有以應也。戊申之夏，余患乳疽，延醫視之，曰：『吁乎殆哉，此乳巖也！魂失其宅，瘁憂以思，結轡在中，維肉之疵，壯木侮土，洞胸達脾，出而不返，鬼要之期。』余曰：死生適也，此不足爲吾病，吾病夫生而無言以應伯謙，而伯謙亦卒以不得余之一言爲憾也。夫伯謙遊人生不測之禍，處難堪

之境，而仰高俯下，夷然泰然，長歌琅琅，聲滿天地，且其於是行也，深以壯遊萬里，得踐河海崑崙之譏爲平生幸事，此非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烈風雷雨不爲變，萬惡橫至而不以滑成者，其孰能與於斯哉？嗟乎！以余之視伯謙，其遭之順逆，心之戚愉，幾不可同日語，而今日之病乃相反若此，學養之淺深，器宇之廣狹，豈不遠哉，殆自愧耳。書此以質伯謙，伯謙其庶幾有以廣我而鞭其後乎。新城王樹枏書於新疆布政使署之節愛堂。

自敘

紀文達爲人題圖云：「何嘗痛飲黃羊血，一上天山雪打圍。」洪北江爲人題圖云：「便欲辦鞵三百兩，徑從山脊上崑崙。」未幾俱謫西域。丙戌秋余留都門，有句云：「難從碧海求神藥，再溯黃河問女牛。」及官番禺令，吟舊韓句云：「一笑何時便脫去，芒屨躡起到崑崙。」今亦躡嶺海而西，渡江沂河，步二公後塵，放乎崑崙之墟，言爲心聲，幾之先動，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因舉途次所得，彙爲一編，取前詩之意，眉曰河海崑崙錄云。光緒三十二年丙午閏四月朔西域戍卒裴景福識於北庭戍所。

河海崑崙錄卷一

西域戍卒霍邱裴景福

光緒壬辰秋僕以戶部主事改官知縣，分廣東，十月出都，過天津，家君時充北洋武備學堂監督，留數日，航海至江南無錫度歲，仲弟先客錫也。癸巳二月於上海航海赴廣州報到，十月請補陸豐縣知縣，乙未二月履任。十二月調署番禺縣，丙申正月履任。八月調補潮陽縣，已亥三月交卸，四月到潮陽本任。十二月調署南海縣，庚子三月履任。壬寅大許保卓異，七月實授是缺。癸卯四月德制軍保薦人才，以道員併案送部引見，未行。閏五月丁未署理兩廣總督岑制軍蒞任，越二日檄司撤任。七月制軍急密電奏：「天下貪吏莫多於廣東，而南海縣知事裴某尤爲貪吏之首。該令才足濟貪，歷任督撫或受其籠絡，或貪其餽送，咸相倚重，又熟習洋務，每挾外交以自重。撤任後，臣到廣西，有某領事向臣稱道其長，意在請託。似此貪吏，若僅參劾，令其滿載而歸，尙不足蔽辜，應請革職，由臣提訊追贓。」云云。原奏甚祕，未見鈔報，據友人傳述，大略如此。奉電旨：「裴景福著暫行革職，檄司提訊，務得確情，據實具奏，欽此！」

旋調查南番兩任訊斷各案卷宗，無隙可指，又派員密訪賊案，亦無證據，乃檄按察使程儀洛、雷瓊道向萬鏐傳訊，廉訪問余曰：『大帥謂爾貪賊。』余曰：『然，隨夷濶兮跼蹐爲廉，東漢黨人，東林黨人，國朝陳恪、張伯行、藍鹿洲，當時上官皆指爲貪賊，何況區區。』廉訪怒目相視曰：『東隣西隣，與爾無干，』乃罷。越日傳諭，罰錢十二萬圓，收番禹縣署，追繳時同收者潘總兵瀛、陳總兵桂林、李副將世桂、參將豐泰、全太守照、李直牧家焯、葉大令麟書。初制軍察吏，謂廣西貴縣知縣陳景華爲酷吏，首，余爲貪吏冠。景華廣州人，以舉人改官知縣，粵西匪起，縱橫蹂躪，官民不能自保，景華初任某邑，嚴緝捕，布威信，巨盜有投誠者收之帳下，得三百人，以盜攻盜，無漏網者，饑械支絀，毀家資濟之，治盜類酷吏，而保民如赤子，貴縣多盜，景華下車，三月盜息，門不夜關，道不拾遺。陸乾、傅贊開南海盜魁也，文武久捕不獲，聞余至，求投首，立功贖罪，因爲請於李文忠，許之。陸爲盜，多越境，剽劫廣西，案如積鱗，曾懸萬金購之，既就撫，余卽責以捕盜，南海、西江一帶稍安。制軍聞陸名，攜之西行，欲藉以招安羣匪。貴縣盜首某某，陸之舊夥也，逕往招之。景華覺，捕得之，鞫陸無招撫文書爲證，復狡悍，遂誅之。制軍怒，發令箭，繫景華容縣獄。景華以親老，顧帶千人，尅期拔某賊巢自贖。制軍曰：『誰償陸乾命乎？』乃撫拾景華歷任治盜嚴酷狀，奏請殺之，奉旨正法。景華入獄後，舊部健兒不肯散，聞耗乃踰垣穿穴，強背之去。制軍勒容縣令王某嚴緝，不能

得，王亦自戕。八月庚午，余上書東撫李中丞，請設法蹤跡，陳招之歸，毋令志士傷心放棄，永淪異域，中丞不應。十月某日，全太守仰藥自盡。太守字丙炎，浙江人，前辦某釐廠差，因西匪梗塞，商旅裹足，短收數千金，制軍謂其侵蝕公帑，猝遣小校三十人往梧州拘之。至，太守早起，方短衣盥濯，小校入，揪其髮以行，其妻號泣隨之，及門，知不可留，乃拔一釵，褪一衫，予之，曰：『攜此充棗餽。』至粵，收南海縣署。入夜，無燈火，向守隸求之。守隸曰：『未聞罪人要供給也。』太守憤，夜作書致諸友，訴冤狀，仰藥卒。同官某，余肝膈友也，奉檄往相屍，相畢過余齋，諄勸認罰鍰，乞恩冀解免。余曰：『無論力不能及，義不應罰，果繳鍰，必執爲賊，未必能脫然也。』同官曰：『爾獨不爲老親地乎？』乃相向出涕。甲辰二月，余繳罰鍰四萬圓，復湊繳股票衣物約三萬圓，力已竭。乙亥，制軍密札善後局首府縣限三日繳足，若再延，即以軍法從事。丙子，聞北海鎮總兵鄭潤材因事自殺。欽廉匪勢張甚，兵少不能制，請益兵，不許，而嚴檄督之，又有蜚語誣其弟與子縱匪擾民。潤材曰：『吾爲將二十年，不能見不平事。』夜起，誓手鎗飲彈，子洞喉而死。已死，猶植立鎗上齒痕深半米。潤材乃前水師提督心泉尙書子，忠勇廉正，商民畏愛，爲粵中將領第一，余所善也。設祭哭之，乃致書仲弟曰：『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當，又不足以死也。吾寧忍而避之。』三月庚辰朔夜半歸寓，與友人小酌，促姬人理襟被。小女八姑方四齡，牽衣問曰：『阿耶何往？』余笑給之曰：『往省爾祖。』

八姑乃握紅棗數枚置余懷曰：「耶，好食也。」天明出城，登澳門渡，將晚抵澳。越三日，制軍密布偵探，又派兵輪向澳督力索。余不得脫，憤極，欲蹈海而死。接家君嚴諭曰：「逃則永爲異域之鬼，死則必加以畏罪之名，爾奮亂至此，平日讀書何在？速歸，禍福聽之可也。」余省悟，庚寅自向澳督投到。制軍飭廣州府沈傳義、南海縣姚紹書、番禺縣劉能帶同律師到澳，鈎致奸民數人，皆予所懲治者，反顏誣陷，以爲贓酷證。六月庚午交回粵繫獄，七月己丑改發廣州府，經廳特別監所委員二視起居。乙巳正月制軍復奏稱：「廣東吏治廢弛，貪黷成風，臣抵任時，卽訪聞貪人之尤以南海縣知縣裴某爲最。旋接據廣東同鄉京官等公函及在粵紳士商民指控其貪酷多款，有裴某致命情事。經臣於光緒二十九年七月間電奏參辦，聲明查得贓私實據，當逐款勒追，以懲貪墨。旋奉電旨：「裴景福著暫行革職，由該署督飭司提訊，務得確情，據實具奏，欽此！」欽遵當飭廣東按察使程儀洛傳訊原被證佐人等，調齊案卷簿據，認真查辦。經該司按其贓私累萬，草菅人命，亦非一次一事；而其貪酷之事，皆由門丁某某爲之，過付助虐，飭令交出質證，而裴某縱令潛跡外洋，以爲延宕幸免之計，屢具限狀，卒不交出。臣因其狡諱，當令發交番禺縣看管押追，詎裴某置若罔聞。所以必飭交出者，因裴某才足濟貪，平日彌縫，極爲周密，卽如該革員在南海縣任內設立站籠，站斃人犯改作病故者，先後共一百二十八名，交卸之前，將案陸續抽換。是

欲於案卷求其貪酷實據，則案卷早經抽換，既不足以爲憑，將執原告指控之款以定爰書，而裴某又恃

未能加以刑訊，狡不認供，故必須勒令交出過付助虐之門丁，始能定案。遲之又久，裴某仍不肯交。程儀

洛乃查得其收受盧華富等四案陋規賄賂確有簿據者，總銀二十二萬四千二百餘圓。按摺內所稱

案陋規賄賂確有簿據者，即粵省賭商遠繳二成緝捕經費也。南海合屬文武正佐弁差按

成攤派南署每年得萬餘圓，通行有案，因賭商收繳簿內有南屬字樣，臬司遂指爲縣官收

受確詳請從重治罪。臣以爲賊數如此其鉅，厥罪甚重，惟過付未明，雖足以定該革員之罪。究未足以服

該革員之心。某某爲全案最要人證，該革員既抗不肯交，即將各案原告紛紛傳質，徒多拖累，仍是訊結

無期。當此廣西軍饑萬分窘急之時，曷若重予罰鍰，亦足以懲貪而益饑，乃量其貪囊所餘，罰令繳足銀

兩，再爲奏乞 恩施。裴某始而自認繳銀十二萬圓，已陸續繳過四萬圓，既又變計延抗不完。本年三

月間臣復札屬飭催，裴某竟乘間逃往澳門洋界，延請律師，強詞辨護，復唆其黨羽妄造謠言，謂臣派兵

輪往攻澳門，將搆成中葡兩國交涉。幸澳門總督辦事認真，知廣東商民皆恨之刺骨，不足袒庇，我外務

部復與葡使力持於內，乃於六月由澳門總督仍將該官犯交回。此邊 旨訊辦裴某之大略情形也。

臣復查此案懸宕日久，皆由裴某不肯將過付之門丁交出，以致不能定案。其實該革員種種貪酷，雖能

彌縫於案牘，實早傳播於商民。方其撤參查辦也，粵省人士無不交口稱快，其逃往澳門也，粵省人士無

不交口痛恨，其自澳門提回也，稱快復如撤任查辦時，觀民情之好惡，從可知該革員居官之如何。該革員猶不獨貪酷已也，最善倚外人以爲重。上年甫撤任時，該革員即求廣州口某領事前來漳州行營，向臣爲之說項，繼知無可解免，復藉洋界爲藏身之窟，始終欲挾外人之力，圖抗國法而逞奸謀。綜其貪酷狡譎，實屬粵省官場敗類之尤，即請立正典刑，亦不爲過，姑念繳過贖錢，應懇貸其一死，相應請

旨將已革南海縣知縣裴某從寬發往新疆充當苦差，永不釋回，以儆官邪而紓民憤。至該革員繳過贖款，業經撥充廣西軍餉，另案造銷云云。奉旨：「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三月庚子由粵起解，四月制軍復奏稱裴某發往新疆，現任新疆藩司吳某係該革員拔貢同年，在粵官首縣時，吳任臬司，交誼甚愜，到成後必徇情優待，請改發伊犁疏入。留中。僕以疏遠小臣，躬蹈大咎，乃荷朝廷始終矜恤，得全要領，犬馬餘生，莫非出自再造，即使終老塞上，飲冰茹雪，固所甘也。

癸卯五月南海解任後作

翠林園東張仲傑黎藹如

翠林園裏好銷憂，擾攘何煩夢九州。稅駕安知鵬鷲喻，凝神便作馬尻遊。蟻能變化恆依枕，魚解深

藏不上鉤。况有張寶兼李主，朝朝相對泛虛舟。

病起

病餘睡起夕陽遲，野汐無聲自入池。萬事到今那可說，百年過半欲何爲。移花香遠嘖蜂至，種竹林成怕鳳知。別有幽棲塞胸臆，撥雲五嶽付筇枝。

雲錦泝觀荷花時園主人新逝

攜酒乘舟三日前，紅妝翠蓋劇鮮妍。誰知昨夜秋霜緊，煙水蕭疎接遠天。

讀相如文

漢皇英武真風雅，手筆長卿續楚騷。宛馬西來甘露降，神仙將相遜文豪。
長門哀怨向誰論，妙筆能回主上情。但得黃金供取酒，何妨臥病謝公卿。
神游造化隘紅塵，一賦凌雲擬大人。偶把姓名通狗監，略同方朔友星辰。

八月拘繫後作

東齋

朝陽入東齋，陰翳生光彩。斗室不盈丈，中有大瀛海。萬象互起滅，此心仍自在。窗前松與筠，柯葉冬不改。干霄青鬱鬱，勁氣貫千載。蒲葦臥荒溪，經霜色凍餒。尋畦得晚菊，孤根抱蓓蕾。淡泊乃本性，焉受塵埃澆。俯仰隨所寄，逐物真傀儡。

東齋，番禺署廳事後東偏老屋。余羈留其中已四閱月，偶至後園游覽，就所見吟此。自註

在獄觀書 二首

清風滿戶牖，取用不論錢。披襟負牆立，煩鬱爲之宣。飽食手一卷，便到羲皇前。營營苦何事，得一喪其千。有人營救者力却之

溫飽五十年，童穉成老叟。開眼見饑寒，對面不援手。展卷遇古人，赧顏千載後。一念便及物，況乃沾升斗。

重九寄弟

掃地焚香日又斜，年年佳節總天涯。明朝特寄平安報，尙有詩情到菊花。

月夜聞鶴

墻角空林風露清，紗窗影落夜三更。踏枝睡雀寒生唳，老鶴摩天唳月明。

潮陽縣署黃老相公祠詩

井序

老相公，明末潮陽令君幕賓也。崇禎甲申令君先死寇難，六月老相公聞國變，具衣冠，沈所居井殉焉。井在署內，邑人覆井建祠祀之，靈異屢著，官民敬禮弗衰。光緒己亥四月末，余初下車，謁祠撰聯云，墜日抱虞淵，秋雨莓苔生井甃，招魂視湘水，春風蘭芷采江皋，復欲詠一詩以稱相公赴節之意，簿書填委，迄未握管。逾年調任南武去，耿耿襟抱。今年因事久繫五羊，秋風已過，冬夜漸長，一夕舍弟來視余，偶話曩迹，別後翦燈枯坐，微風扣簾，和以蟲語，境與心會，成此長句，擬刻片石寄潮嵌祠壁，以酬

夙諾。夫滄桑之際，逸民義士，埋血九幽，冥沒闕寂者，所在恆有。後之人聞什一於千百，莫不心降神聳，森毛豎髮，其英魂毅魄足以振疲茶而起頑懦也。如黃老相公者，名雖未顯於史冊，而邑之士大夫與官斯土者，攬山海形勝，抗慕往哲芳躅，其於韓昌黎、文忠烈，仰之如泰山北斗，而於相公亦幾以傳說列星視之，可爲海濱光寵矣。明季朝士擁節鉞，居綸閣，紆青拖紫，尊位重祿，一旦臨難，有赧顏賊庭者，相公當日以草莽布衣佐縣幕，無尺土之責，升斗之俸，獨慷慨樹大節以從屈大夫後，推是心也，是直以節鉞綸閣之殊恩異數報莊烈帝矣，何暇計及百世下有吊湘哀沉者也。然古今忠孝節義繫人心，維風教，卽以光昭日月而存屋社，表揚張大固牧民者之事也，用記緣起如此。『老相公』者，潮之鄉先民敬長老之詞也。吾院頴，壽間向亦有是稱，童時見嘉，道間老輩猶呼某某爲老相公，今無聞矣。詩曰：

天壽蒼涼王氣銷，海棠零落帝魂遙。江頭燿火爭初日，嶺角遺民痛本朝。碧血井欄生紫蘚，幽憂湘浦采芳椒。最憐精衛填潮恨，重醑寒泉賦大招。莊烈帝崑崙錄
山海棠樹下。

久繫偶作

五羊袍繫又經秋，身世蒼涼類泛漚。燕雀華堂眞夢宅，龍蛇大陸幻神州。山城射虎心猶壯，月夜聞鷄淚欲流。誰識楚棠蕭瑟甚，南冠眞箇作詩囚。

欲躡青冥攬紫霞，誰招碧海上靈槎。冷圭日至霞吹管，溫帶陽生李已花。心事屠龍耽佩劍，光陰野馬走飛車。當筵稍飲葡萄酒，單綉猶堪鼓一撾。

甲辰十二月十九日嶺南壽東坡

玉局風流八百年，銅琶鐵板豔神仙。自從奎宿歸眞後，丹荔黃蕉第幾筵。
識字便爲憂患始，烏臺特荷聖恩慈。雄風雌蜺閒游戲，更和柴桑五字詩。
玉堂流落瘴雲邊，日觀朱明別有天。木杖銀槃尋故事，佳吟應與卯君聯。
不問黃州與惠州，狂歌箕踞自梳頭。羅浮雲海雪堂雪，醉眼瓜窪小臥游。
六十六年反化城，徑山禪老舊同庚。花豬鷄粥人間味，可憶佳兒玉糝羹。
大峨鐘祥紗縠行，文星千載耀靈光。分明赤壁磯頭坐，腰笛稱觴一萬場。

東坡惠州儋耳遺像

萬里南來杖短筇，攜兒過嶺亦從容。割愁繫悶奇山水，千歲神游白鶴峯。
合江樓下卽蓬萊，一枕清風夢未回。何事五更鐘動後，又饒諸芋到瓊雷。
築室桃榔遠世氛，椰冠箬笠帶微醺。簾櫳竹刺經行處，想見初過黎子雲。

送范仲林南歸並訊其兄肯堂近狀

高標久識范萊蕪，橐筆如君豈濫竽。竈下勞薪心共熱，門前舊雨眼中孤。年來時事燬楮，別後情懷旋轆轤。寄語伯華相問訊，茂陵春到病應蘇。

在繫聞子規

春到已三月，子規時一鳴。身羈慳遠夢，室暗覩微明。斗酒涵今古，繩床託死生。艱貞吾志在，不必勸歸耕。

在繫聞歌

吳娘哀怨寫繁絃，不到江南十幾年。今夜聞歌倍惆悵，春陰黯黯落花天。

聞有新疆之役偶賦

萬卷書能讀五車，西行萬里盡天涯。雪山瀚海閒經過，再到江南看杏花。

龔子興同年連夕過談賦此爲別

雲弋驚孤雁，風林噪晚鴉。明燈春夜雨，尊酒落簷花。未飲心先醉，相看髮已華。鷄聲催曙色，分手便

天涯。

目昏

三年磨折幾廢書，書雖未廢目將瞽。天公嗔我不宿塵，一泓秋水籠紗縷。老來萬事可糲糊，唯嫌開卷混豕魯。安得粉壁字如斗，面壁不用先生楮。我生目淫文字障，縱到西天非佛祖。但乞一放大光明，手寫蠅頭聚針黍。巖電下燭夜鴉驚，天花不墜淵魚覩。多聞雖愧左邱盲，蒙羞尙勝太史腐。

范肯老棄人間世將百日矣今夜揀舊稿見肯翁手批朱墨燦然不覺

出涕臥不成寐賦長句哭之

君披雲錦歸金闕，我犯風沙倒玉卮。絕域何心生馬角，殘編有淚灑蛛絲。方知執紼憑棺日，猶是高歌斫地時。人世音書多滯闊，況從泉路寄相思。

僕自粵將赴戍所，友人范仲林手

皇輿西域圖志一書贈行，曰：「子萬里行，不可無作；子有作，

萬里卽爲子有矣。」僕曰：「萬境入於目，印於腦，而達於心，其能侑境者，必能造境者也。萬里之境與人同，寸心之境與人異，吾但寫吾心而已。」僕初從學，家藏書史數萬卷，稍涉獵，恨不能徧讀。年十七游江南，讀諸史地志，又漸得泰西諸國方里表志，益歎坤輿彈丸，雖亥步不能窮也。近年西人乘汽船汽車，不期年遊地球一周，聞者驚爲神速。僕謂一身雙足之所歷，猶測繪者於大地河山描一線影子，周云乎哉？夫鳥飛最速，蟻行最遲，然以察地，則用鳥不如用蟻，蟻能附於地以盡地之凹凸曲折也。吾生於皖，奔走三十餘年，北至燕，南至粵，登泰山，凌滄海，自以爲遠遊壯觀，而雪泥鴻爪，恐尙不及蟻之躡一垓浮一坳焉。夫齊、魏、吳、楚，中土之堂廡也；秦、晉、隴、蜀，則門戶藩籬也。越長城，出陽關，憑陵戈壁瀚海，則遊無何有之鄉，放乎曠琅之野矣。吾儕幕天席地，瞠目雄視神州萬里外，能洞曉西北甌脫萬餘里者，有幾人哉？？ 螺巨重荷。聖上覆載之仁，不膏斧鑕，而令尋雪窖於蘇武，追星漢於張騫，因之探訪神鼈，蹙蹋天馬，何其辛也。綜自乙巳年三月二十七日自廣州省城始，逮次年四月初八日至新疆迪化府止，凡三百六十五日，行一萬一千七百二十餘里，以我爲主，以日爲經，以地爲緯，就目所親耳所食者，泚筆錄之，附以詩篇，他日金鷄賜環，玉關生入，當舉所錄以示仲林。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三月庚辰甲戌朔，二十七日庚子午後，自廣州府經歷署出南門，至天字碼頭登舟。僕人李玉天津人，李才潮陽人來。和楚人同遣戍者，前左江鎮陳桂林一山；長解委員候補通判郭紹汀子芬，山東濰縣人；遂溪縣知縣凌以壇杏如，河南光州人。南番兩首縣送至船內，久談始去。一山福建人，年五十三，由步卒隨蘇子熙宮保征苗疆，積功保至副將；甲申法越之役，充蘇軍統將，嘗前敵，紮關外，與敵人前後十六戰，克復諒山鎮南關，功居首，歷保提督。西撫潘奏稱陳桂林奮勇嘗先，力支危局。

恩賞黃馬褂頭品頂戴。初在越南祿岸縣開仗，小腹左大腿洞穿二彈，左手折兩指，腕筋俱斷，至今未復。因病攜一妾一幼子自隨，見者憐之。一山舉酒別同人曰：「吾以匹夫受朝廷殊恩，今荷戈萬里，效力邊陲，正吾志也。」余聞而壯之，因以自勵。有耆民十餘棹小舟至，堅欲一晤，監者叱之，不退。余從船窗廝諭之，各泣不止。又有人送米三袋，生菜數把，置船頭逕去。仲弟來，共晚餐，將別，鬱鬱之色可掬。余廣之曰：「人處患難，惟堅忍順受，便無入而不自得，反是，恐患難將有甚焉。修身以造命，悔過以回天，願共勉之。」屈子云，「苟余心其正直兮，雖僻謫其何傷？」遂別去。明日即還江南，以余近狀報老親也。

二十八日晨，開行六十里，至佛山。

出門放歌

梁鴻五噫因何事，王粲七哀殊可憐。白日滔滔流到海，黃沙莽莽遠連天。金尊美酒難成醉，丹竈奇方不羨仙。開卷無言見皇古，出門搔首已華顛。

過沈香浦

雨後靈洲展黛眉，石門斜照半開時。鑪熏攜有沈香片，撥棹清溪愧隱之。

二十九日自佛山行一百三十里，至三水縣。

四月辛巳癸卯朔，自三水縣行六十里至蘆苞圩，二十里至大塘圩，八十里至山塘圩，共行一百六十里。

初二日自山塘圩行三十里，至清遠縣。

初三日自清遠縣行三十里至峽山寺，七十里至橫石圩，共行一百里。午間過清遠峽，游飛來寺，採紫背天葵。

飛來寺

酣睡將及午，青山破夢鑿。開眼凝碧灣，健步飛來寺。昔誦坡公詩，更讀禹峽志。仙人最談詭，拔宅小游戲。浩蕩飄瞥間，吹墮五嶺外。標名福地後，往往洩靈氣。六鼇骨已霜，圓嶠將成市。石泉本清激，觸物卽垢膩。祈佛轉風輪，再奮崑崙翅。招手鸞鶴游，永使塵踪闕。

初四日自橫塘圩行七十里，至英德縣。

初五日自英德縣行一百五十七里，至烏石圩。

初六日自烏石圩行五十里至白度圩，三十里至奶嶺，共行八十里。清遠英德一路山水奇秀，不減宗少文臥游也。

初七日自奶嶺行二十里，至韶州府曲江縣。

初八日住。

初九日住。

初十日自曲江縣行七十里，至周田圩。

十一日自周田圩行七十里，至始興縣。

十二日自始興縣行五十里，野泊。

十三日行六十里，至白羊角。

十四日自白羊角行三十里，至南雄州。

南雄太平橋步月

玲瓏。散步橋頭月，清輝兩岸同。孤城雄嶺表，一水匯瀟東。山近迎金馬，波澄臥彩虹。盲翁高興發，拍板唱

十五日住。

十六日住。

百二十里。十七日自南雄州換肩輿行九十里至梅嶺，入江西界，青松夾道，三十里至南安府大庾縣，共行一百二十里。

梅關

宋史嘉祐八年蔡挺提刑江西，兄抗潛廣東，乃修嶺路，建梅關於嶺上，種松數百株，以分江廣之界。

函關啓後梅關閉，大長威稜泥一丸。五嶺東蟠秦成遠，萬山北走楚天寬。枝頭春盡虛芳訊，衣上雲

生接暮巒。滄海樓船今孔道，洪崖蕭瑟夏猶寒。

大庾嶺

連峯夾峙見神工，斧鑿盤紆一線通。佗老勦才能設險，曲江心事蕩平中。
現行過嶺之路，乃張曲江開鑿。

嶺北梅

嶺上梅花近年徐花農學使補種，松之大者逾數抱，高十丈，約百餘株，豈蔡家兄弟遺愛歟。

關內梅花關外松，山深鶴去白雲封。芳情欲寄江南信，青子低垂綠意濃。

過嶺遇雨

連村掛綠五稜黃，六月胖牯水似湯。十有三年苦炎熱，纔過庾嶺便清涼。

十八日住。

十九日住。

二十日住。

二十一日自大庾縣登舟，行八十里，野泊。

二十二日行九十里，至南康縣。

南康道中

章水清，清雨後黃，四圍山色黛眉長。農田不識溝渠志，自有天車灌地漿。

贛州

贛南形勝鬱蒼蒼，抗楚陵與控五羊。欲識文成功德處，雙流章貢較深長。

二十三日自南康縣行一百四十里，至贛州府贛縣。

二十四日住。登岸游觀，七閩在其東，五嶺環其南，雲山圍抱，章貢奔流，最占形勝。

二十五日住。

二十六日住。

二十七日住。製竹肩輿自隨。

二十八日自贛縣行一百六十里，至五屬圩。

二十九日自五屬圩行六十里，至萬安縣。

由十八灘至萬安

亂石沿流劍戟攢，篙師嬉酒狎奔湍。最難青雀黃龍客，多少驚魂十八灘。夾岸幽居帶遠巒，上流明淨下流寬。礙車雲散風波定，也得收帆住萬安。

萬安得鱖魚

幾年活潑贛江春，細口修鱗白勝銀。何事泳游食寸餌，輕刀飛雪渥饑唇。

三十日自萬安縣行一百里，至泰和縣。

五月壬午癸酉朔自泰和縣行四十里，至神格圩。

初二日自神格圩行八十里，至吉安府廬陵縣。

舟過廬陵仰歐陽文忠公

雄文誰擯退之長，大筆惟公繼有唐。偶吐光芒驚竈婢，還餘涕淚寫瀧岡。寒江秋月愁邊客，白髮蒼顏說醉鄉。日暮扁舟何處泊，近城烟樹望微茫。

吉安得鯽魚

網得吉安生鯽魚，旋分河水佐園蔬。從來烈火膏煎裏，大半清流骨鯁餘。池裏仁心增我愧，座中人物到今虛。年來輕試烹鮮手，從此臨淵不羨魚。

初三日自廬陵縣行四十里，至吉水縣。

過吉永欲謁解大紳祠堂不得

學士祠堂何處尋，城隅綠樹晚陰陰。平湖斜照鞦韆細，遠岫新晴眉黛深。鳳閣銀章抒議論，蠻荒丹荔助哀吟。手攀蘭芷江皋立，欲寄夫君感不禁。

學士爲一代才人，直言敢諫，奏牘具在，讀之神旺，明初葉之賈長沙也。乃以忠獲罪，竟至不得其死，悲夫！

舟過吉水弔文忠烈公

烟水荒涼故國秋，湖山平遠暮生愁。孤臣柴市衣襟血，淚眼蓮花海角舟。有死丹心存宋社，無情雪浪湧章流。分明屈子沈湘恨，忍過西江第一樓。

初四日自吉水縣行一百里，至峽江縣。省委汪六笙沈敬亭兩大令來，晤於舟次。六笙乃故友劉筱泉總戎之婿，握譚甚歡。馳驛例由峽江陸行至九江，時予小病，胡中丞語廉訪，電諭兩大令准仍舟行，過省城就醫。江督周玉帥欲予到南昌小住，可與老親一見，當道於樞流人，可謂至矣。

初五日自峽江縣行七十里，至新淦縣。

端午日舟次新淦邑宰周介人贈酒肴甚盛同行沈敬亭與介人有舊

賦此寄謝

天山萬里在何所，我行新淦過端午。荒江寂寞泊孤棹，那有綵繩繫艾虎。賢侯捧檄初下車，愛人除害今周處。已憐黃祖厄正平，更惜烏孫嫁公主。長瓶短盞何磊落，同行九人八人舞。小人少飲輒先醉，船

頭臥聽奪標鼓。窮途每遭俗眼白，千金一飯非小補。故人孫宰義薄雲，翦紙招魂到杜甫。隱侯今與令有舊，愛屋及烏誼亦古。二更水宿樟樹鎮，新月娟娟墮洲塔。

初六日自新淦縣行六十里，至樟樹鎮。

初七日自樟樹鎮行六十里，至豐城縣。

夜泊豐城

城頭北斗夜深斜，烟水平湖叫怒蛙。神鑄化龍難久闕，人間何處覓張華。
洪鑪鼓鑄合陰陽，紫氣騰霄自太康。忍見神州沒河洛，延津風雨斂光芒。

初八日自豐城縣行四十里，至長狐村。

初九日自長狐村行七十里，至江西省南昌府南昌縣。

初十日住。日暮仲若、亞農、伯愷諸弟自金陵來，夜登滕王閣，向老兵乞火然松枝，照視樓上聯額。下樓火盡，手摸東壁嵌橫石悉小字，仲若然紙吹讀之，盡五紙，乃陳檢討四六序文，王夢樓書也。

十一日住。

十二日住。

滕王閣

章江一洩千餘里，彭蠡北匯匡廬時。大唐帝子蔚靈光，嵯峨高閣雲霄裏。雄文四傑振初唐，一夕風颿助馬當。秋水長天寫寥闊，珠簾畫棟生輝光。我來笠帶黃昏色，以手摸碑讀不得。西山日落烟光紫，南浦潮回漁火黑。北蘭寺古劫灰飛，桂殿蘭宮冷落暉。靈祠簫鼓蛟龍徙，舊館丹青蛺蝶歸。凌晨弔古江之濱，憑欄招手雲中君。金幢玉節紛來下，風馬雲車走百神。

閣舊在北蘭寺前江岸上，面對西山，與子安序中景物悉合。道光末年寺災，閣亦燬，始移建章江門外，徙江河神廟以成之。北蘭故址今已爲銅元局矣。

十三日住。

十四日住。

十五日住。

十六日住。

十七日住。

十八日住。

十九日自南昌縣乘官輪船行四百里，至九江府德化縣。

二十日住。淑兒自冶城來，夜半納涼江干，問爲文之要，曰：積理。問爲人之要，曰：見道。仲曰：文以載道，道不遠人。因論及家道盛衰，惟視子弟之賢否，何以能令繼世皆賢。余曰：此堯舜之所不能必者，惟修德立教，盡其在我而已。仲問古今文人以孰爲聖，曰：揚雄、韓愈、揚子、察理、微、韓子、自負高。

二十一日住。

二十二日住。

二十三日住。

二十四日住。

二十五日住。

二十六日住。

二十七日住。

二十八日住。

二十九日住。

三十日住。

六月癸未癸卯朔住。

初二日自九江德化縣渡江，換肩輿行四十里，至隆通鎮，入湖北界。渡江時汪六筌立船頭，咏李于鱗誰向孤舟憐逐客，白雲相送大江西句，風利潮湧，音響入雲，余爲之起舞。

德化別汪六筌

弄人造化欲如何，歧路逢君快事多。滕閣捲簾朝喚酒，匡廬對鏡夜橫戈。棲烏楊柳金闈怨，天馬葡萄玉塞歌。忽被晴雲催曉發，離情分付九江波。

大江明月照薄陽，未聽琵琶已斷腸。紅袖青衫溢浦夜，吹笳折柳渭城觴。欲消馬角烏頭恨，誰贖蛾眉駝背裝。北望隴雲莫惆悵，君恩從古重沙場。

初三日自隆通鎮行五十里，至黃梅縣，汪六筌回南昌。

黃梅

堤外平湖碧似環，堤中稻水綠潺湲。數峯荒遠倪迂畫，知是黃梅附郭山。
柁樓一睡三千里，扶入籃輿眼倦開。新雨泥深茅屋漏，黃梅風味似紅梅。

紅梅司屬南雄州。由廣東至九江均舟行，僅過嶺陸行九十里。六月初二日過江第二程宿黃梅。此後不見片帆矣。

初四日自黃梅縣行五十里，至宿松縣，入安徽境。

初五日自宿松縣行七十里，至太湖縣。

初六日住。

初七日自太湖縣行八十里，至潛山縣。

玉照山禮釋迦寺

袒胸拈指淨威儀，七寶樓臺白玉基。畢竟西天真樂土，魔王鬼母頌慈悲。

一峯蓬勃化城東，荆棘籬蘿欲蔽空。果假攀援凌絕頂，早呵電母喚雷公。
初八日自潛山縣行五十里，至桐城縣。

山行

斷橋沙淨水清冷，隔岸茅茨晚誦經。微雨苔深山磴滑，一菴松竹閉門青。
初九日住。

桐城雜詩

青纏布轡掛車河，雲錦屏開展黛螺。栲栳東來峯勢變，夏雲墮地海生波。
名山淑秀毓文人，天柱龍來作勢神。我爲正宗求斗嶽，望溪惜抱兩嶙峋。

香草峯尖猿鳥啼，故人家住翠微西。長眠已熟珠江夢，小鳳聲清老鳳棲。
舊嶺南同官黃子惠家，住香草峯下，子惠下世。

君熟黃梁我荷戈，九原萬里恨如何。牽衣各有閭門戀，死別生離淚孰多。

待翁詩字兩稱雄，攀老文章傳誌工。斗酒隻鷄虛舊約，巾箱遺墨饒熊羆。桐城書而詩亦高妙，待闕老

陶冲驛外雙白鵝，河水東流揚素波。過橋西境盤石上，有女浣紗披薄羅。

聞到樅陽百里湖，荷花無際水平鋪。他年料理青油舫，踏徧螺山畫作圖。

龍眠山下野梅香，茅店檀槽勸客觴。卅載盧生塵夢醒，清歌依舊聽兜娘。桐城五里店小妓鳳娃，金陵壺也，甲戌春過此。

曾奏一曲，今再過之，已三十二年矣。

初十日住。

贈桐城姚慎思並簡阮仲勉陳淡如兩先生

姚爲學堂教習

六經灰燼收秦火，百代萌芽重漢師。碧海狂瀾吁既倒，青氈新理問誰知。精深舊學宏匡濟，忠憤雄心喚夢痴。國器勉成同二老，中原人物霸王資。攀老書勉成國器頓。

十一日自桐城縣行五十五里，至山鋪。

山鋪

回頭三十二年，把酒山村遲夜眠。卻憶秋蕪原上路，白楊吹雨草含烟。甲戌春，同從祖籍，聊孝身後十餘年矣。今夜詩成，夢與孝廉遇，歡譚如平生。將去，示一紙云：生前兩事書，一坏土，祇有白楊樹。夜號風雨，痛後孤燈明滅，鷄聲喔喔爲之悽絕。

十二日自山舖行五十里，至舒城縣。

十三日住。

十四日住。

十五日自舒城縣行五十里，至梅花，降仲若自金陵來。

十六日自梅花降行七十五里，至廬州府合肥縣。

十七日住。

十八日住。

十九日住。

二十日自合肥縣行七十五里，至梁園鎮。

西征別弟仲若

離合召悲懽，哀樂催人老。每聞家人至，便覺生煩惱。煩惱何爲生，不合無由離。合時縱談笑，將別盛雙眉。睂荆春漲發，荔子味猶醜。訪我粵王臺，慰我楚囚泣。我探庾嶺梅，汝食淞江鱸。樓船沂揚子，飛過鄱陽湖。握手章江上，晚登滕王閣。南浦烟水昏，明月照珠箔。十日百花洲，美酒三千鍾。彭蠡明鏡裏，同看香鱸峯。我聞溢浦紘，汝放秦淮棹。溫語白髮親，游子好懷抱。我浮潯陽江，親尋射蛟臺。滄波騰雙鯉，得汝尺書來。飛轡皖公山，停車舒子國。天涯萬里心，夜雨聽不得。初傳南港柁，擬賦西征詩。清風吹汝至，茅店夜眠遲。賭棋破苻堅，戰勝肥水上。東門一揮手，風鶴猶悲壯。我涉濠梁水，汝飲惠山泉。爲語金閨婦，椎髻勤葢鹽。豐湖富魚麥，臨淮有田廬。霍邱北鄉臨淮岡爲語豚犬輩，賦歸真良圖。我擲中岳雲，汝抱太行翠。謁帝明光宮，徵官亦生計。心游皇古初，目擊滄海流。我志小天下，我身不自謀。坤輿首崑崙，關隴據其脊。萬派納歸墟，六鯨奠無極。我昔官潮陽，浴日海天低。千里復萬里，忽譎車師西。乙巳月在且，九日赤於血。喝人喘作牛，金石亦焦裂。炎涼一轉轂，容易秋風天。旭日明紫閣，微霜落藍田。計過皋蘭山，應醉茱萸酒。高寒太華蓮，低折長城柳。汝聽金陵鼓，我出玉門關。天山嚼氍毹，瀚海唱刀環。漢主嫁烏孫，黃鵠歌慘喀。王道今蕩平，纏回在房闈。沾襟兒女態，投筆英雄心。側身望江南，短歌聊一吟。

二十一日自梁園鎮行六十里，至張揚圩。

二十二日自張揚圩行六十里，至定遠縣。

定遠道中

平岡起伏帶坡陀，一徑微茫出草窩。紅杏驛前時雨降，黃梨橋上聽秧歌。
輕執力盡汗如漿，六月紅塵道上忙。自有寸田離火宅，綠蕉陰重白蓮香。
炎蒸初退晚風天，萬里征人緊着鞭。一水繞村松竹暗，誰家兒女鬧燈前。

二十三日住。

二十四日住。

牧童索書口占

朝逐東風來，晚荷斜陽去。短笛時一吹，松杉落空翠。

二十五日住。

二十六日住。

二十七日住。

二十八日住。

二十九日自定遠縣行四十五里，至封神鎮。

麻麻之爲物外直內柔氣芳理密故能抗炎祛邪衣被天下而近今詩人少詠之者渡淮而北，櫛比岡野，道經麻岡，感而賦之，亦杜陵野葛東坡老栝之義也。

麻岡鋪外綠成林，花開六月黃到心。腰纏將秋卽割去，入池一漚飽風露。細縷密織縈於絲，當暑披拂生涼颺。蕭疎究非紈綺比，正直那間蓬蒿倚。我家有田城東門，亦種數畦荒園根。老嫗搗皮杵作紵，東稽拈火照秋雨。

七月甲申壬申朔自封神鎮行六十里，至臨淮關。

臨濠

風起濠梁捲逝波，帝鄉終古白雲多。龍飛奮作中原雨，王氣從茲不渡河。
芒陽風雲鬱不開，真人天授起臨淮。一般鐘室英雄醜，百戰山河換得來。

初二日住。

初三日自臨淮關行六十里，至麥嶺。

過淮至王莊

北渡長淮九軌開，中原葱鬱氣佳哉。璫弓駿馬馳千里，曾向天南局促來。
故紙埋頭亦自憐，錦心繡口幻雲烟。鸞強射虎何人事，撫髀驚過五十年。

初四日自麥嶺行六十里，至固鎮。

初五日住。

初六日自固鎮行七十里，至大店。

初七日自大店行五十里，至南宿州。

宿州過僧忠親王祠

四首

帶礪河山異姓王，艱難百戰固金湯。稍留英銳籌恢復，偃告全功返廟堂。

天半靈旂風雨過，衰衣肅穆擁瑠戈。至今戰壘桑麻徧，碧血丹心奠兩河。
北伐淮湘幕府開，湘鄉節制合肥才。佇看江漢波平後，終把黃河倒挽來。
嚼齒睢陽地下雄，芳隣毅魄薦馨同。陰風慘淡雲車會，化作青天兩道虹。

初八日自南宿州行七十里，至七埠。

初九日自七埠行六十里，至永城縣，入河南界。

自粵垣至此，僅紀驛程，罕書事。

初十日晴。申刻宿永城雙盛店，爲入河南之第一站。

十一日晴，住。晚偶覺不適。午後永幸周大令世臣來久談。在粵將行，製青布囊二自隨，詩文雜稿悉納入，名曰括囊奴子。誤浸溼，余取作枕方覺，以火烘之，燒損數紙。戲語華封曰：「文字水火之劫，每在百年後，今親見之，可謂厄矣。」華封曰：「歷劫多者文字必佳，此傳世之兆也。從古文人有不厄於水火者乎？」聞之慨然。余事方急，當道潛搜捷審稿，謂登白雲山過安期生祠遂詣九龍泉祈雨詩：「坐見蓬萊宮，桑田變且暮，玉宇飛劫灰，王母淚如注。」又「下界幾焦土，上清但雲霧，醉時歌神仙，不自保憂患。」與人同感春詩：「河山忽破碎，光景無浮埃。」又「百鳥盡結舌，杜宇鳴悲哀」等句，指爲訛刺，幾與烏

臺之獄。友人言隄菴何人，得踐老坡故步幸矣。白雲面海，望見虎門大洋。九龍泉出摩星嶺下，爲白雲極頂。赤日久旱，嶺上草樹霧雨如注，非謬語也。

周大令挹廉興學，大府獎爲中州之冠。余往學堂視之，規模粗具，頗費經營。當今新舊交託，是非蜂起，而興學尙武，自爲不易之論。

明詔方下，庠序如林，教法既同，其所成就人才亦必大略相同。當以篤實無虛矯之氣者爲上選。以中國疆域及人民性質計之，高等專科收效最速，必遲至五十年方能收普通之效。大令曰：『尙武之精神若何？』余曰：『速成亦須二十年，其時將如鬪鷄，士如木鷄，而政府諸公如深山道士，闕精固氣，清虛無爲，卻自有吹唇致雨，掀掌轟雷本領，庶幾其可乎。』

伊尹、太公、周公、留侯皆身爲臣子，其仁義智勇足以運動帝王，操縱天下，而與時屈伸，中無繫戀，唐宋以後，此等豪傑邈矣。廟堂於創劇之餘，毅然以練兵興學爲首務，學堂不能不立，亦不必爲此一事疲精神，耗財賦，養成偏重之勢，流弊卽因之而起，國家制度與風俗好尙，凡偏勝之處，久必厭棄，皆此類也。泰西私家之學遠遜中國，故成才取才於官學，中國三代以來，私家之學徧於遐荒，士庶之家藏書動逾萬卷，私學人才足供國用，而精深博大有非官學所能造就者。今日一省一郡所設學堂，極力經營擴充，恐尙不及一大邑私家學堂之百一，而私家學堂從此廢棄者不啻百千矣。要在國家將爲學宗旨向

切實有用處講求變通，酌訂課程，頒布天下郡國，使風氣畫一，無人無地不可循而習之，再分別年限選舉考試，以輔官學。人才之不足，則官私並重，互相補救，不致偏重而有所廢。蓋中國人才學術決非官學所能盡，不過藉官學以標準提倡之爾。至練兵一事，更爲立國扶衰之本。天下之患出於所備之外，而即在於所備之中，既練重兵，必須齊一，君強則齊一之兵爲國家所有，國弱則何人能齊一之，卽爲何人所有，所謂困天下以養亂者，後患何可思議。廟謨深遠，固安得太公、周公、伊尹留侯出而佐理之也。

十二日晴發熱。延縣少尉劉君診治未合，將晚自服疏風清溼熱之劑而愈。

博羅 張雋字效儕，貧而力學，攻詩古文詞，天文地志皆有著述，於西儒辯證尤斷斷。博一衿久，阮場屋，癸巳甲午廣東鄉試，予充同考官，兩薦之主司，以艱僻野戰斥不中。學使張野秋尙書鑿拔幽滯，試竣奏保績學之士三人，君其一也。特賞教職，授東莞縣教諭，年近六十矣，蒞官七十日卒。君老而不遇，感予知尤篤，庚子春來謁，執贄一金，聞者拒不報，徘徊戶外，予適自外歸，睨之，高顙側頤，頹然而修，目炯炯射人，曰：此山澤癯也，胡爲乎來哉？下輿，請之入，縱談恨相見晚，留課諸子讀。君孤冷如鷗鷺，而具鷓鴣之志，豪於詩而癖好予作，常秉燭朗誦，誦罷丹黃甲乙，密書小字如聚針黍，至深夜不倦。予雖耽吟詠，罕示人，以爲從吾所好，不必求人知也，不謂嗜痂有如君者。甲辰三月朔避地澳門，將行，聞君歸道山，絢五

十金寄東莞，舉邑宰速歸君骨於羅浮。六月自澳門歸，得其長子慶鑫書，述遺命，丐余爲理幽之文，憐而心許之。未幾遠竄，途中檢前書事實已散失，今理舊稿，朱墨燦然，皆君手跡也。奇其才，悲其遇，而死生契闊之感，黯然久之，述此以補食言之咎。君病肺，夜嗽不眠，銷滅臘立，奉檄將赴官，例謁大府，某廉訪見之，厲聲曰：『君豈黑籍中人歟？』乃正色對曰：『教官食貧，菜色也。』歸述以爲大辱，曰：『不圖一官，污人至此！』余難初作，君殷憂廢食，疾益劇，殆余速之死也。

十三日晴。熱退，尙覺軟弱，將前方加洋參於朮服之，晚大愈。石延年幽州人，避契丹移居永。

午後聞鄰婦撻婢，慘毒無入理，勸之不聽，爲之廢食。天下自殘其類，傷天地之和者，無過於虐婢、虐媳，雖士大夫不免。爲官當愛民，居家當推父母之心以愛人。父母兄弟子女以天合，妻媳以人合，僕婢亦人合之一，而婦人每重女輕媳，至奴婢更虐待不如犬馬，任其饑凍，又從而鞭撻之。爲婢者本弱且愚，安能盡解人意？其年與力與己女等也，乃己女則視如金玉，奴婢則視如寇讐，其夫反從而助之，是何居心也！虐媳尙恐母家無理報復，奴婢冤慘至死，卽填溝壑，是天下之窮弱無告者，莫婢若也！先母李太夫人嘗言，天下最可憐者莫若弱息離父母，每十年內細數人家天亡者，婢與媳爲多，皆家主之過，故愛媳每逾於所生，聞婢被虐，必以重價購之。常誡諸子婦曰：『虐媳者生育必不繁，虐婢者家道必不昌。』至

言也。余嘗欲於鄉里立一卹婢會，饑驅奔走，未省何日能如志也。

十四日晴。仲修大令明日將先行赴汴省。午後周大令來。大令爲文忠公孫，湯海秋外孫，小秋方伯甥也。學行吏治俱有淵源，人亦明決爽儁，因詢其家世甚詳。文忠公晚年卜居宿州，其長子仍回東阿，次子卽世臣，尊人，留居宿。文忠墓在宿境，宅在五柳鄉。文忠夫人仍葬東阿，宿與永爲近鄰，相距僅數十里。曹彬真定靈壽人，從太祖徙居永。李天馥合肥人，亦家永，有故居。

皖豫接壤，西瓜漸佳，永產尤甘美。余脾胃不能多食，每爲流涎。介侯曰：遠遜西域也。凡植物初生，必有原起之處，如人之土著然，然後蔓延四達。萊菔開胃健脾，食物上品，西蜀閬中縣河機關、秦中岐山益門鎮、湘中長沙、郎陵所產甲天下。閬中一枚大者重十餘斤，體長，頭青，尾白；岐山體圓，上紅下白，小者亦七八斤；郎陵體長，頭殺尾豐，純白。而每年各產一碩大無朋者，謂之萊菔王，重至六七十斤，長而青者狀如四五歲兒，紅而圓者出土時如紅衣小兒蹲伏於地，亦偉觀也。青者宜生食，紅白者宜熟食。若某村得王，便支棚演劇爲賀，數日後，岐山則投於渭水，閬中投嘉陵江，郎陵投湘水，人不敢食也。吐魯番產西瓜，每年亦有碩大者，一枚重百斤，謂之瓜王。

十五日晴。頗健。晨倪仲修同周茂亭赴汴梁。張星東井工山水花鳥，著顏子釋一卷，入四庫全書，有

石龕詩草，桃山期評爲人品詩品中州第一，永城人也。午後爲人作書畢，步至縣署學堂，訪裘君泰齡，秦君寶鐘，均未遇，兩君見過亦未遇。秦乃家君任無錫所取案首，裘之尊公亦爲家君記室，品學俱優，不二年而故，時泰齡尙幼，回溯將三十年，二君相晤極殷諄，並以佳肴遺余。仲修名善慶，雲南人，安徽候補知縣，余過皖，奉委來護送，晤於黃梅，同行月餘，臭味頗投，今別去，賦詩贈之。周官千總，家君兩宰無錫凡十年，初於丙子四月下車，辛巳秋調昭文，在任六年，極湖山朋友之樂，將卸篆，士民攀餞，幾不忍去，賦四詩留別，和者數百人。家君嘗命福曰：『此我之桐鄉也。』丁亥秋先慈棄世，遂卜葬於錫之孫家灣。今晤秦裘二君，追念舊遊，復憶前詩，謹錄存之。自昔曾探鄧尉梅，惠峯經過小徘徊。舊遊綠水青山裏，浩劫紅羊白馬來。四海銷兵欣有象，一官捧檄愧無才。幸逢歲歲占魚夢，博得村氓笑口開。製錦辛勤學尹何，政平差喜得人和。春風桃李新陰茂，秋水蒹葭舊雨多。葦屋有情歌父母，菲材無計恤癯癯。此行應被湖山笑，鴻雪匆匆六載過。官衙住久卽爲家，贏得絲絲兩鬢華。開徑遍栽彭澤柳，看山時煮惠泉茶。權營子野三椽屋，待種河陽一縣花。瓜代誰知太匆促，臨歧拚與醉流霞。百里琴川一葦杭，留人小雨滯輕裝。官聲敢詡民歌暮，家慶猶欣世澤長。姜被慣聯兄弟樂，書田貪課子孫忙。祇慚此別無遺愛，留得青青數畝桑。家君嘗言：官不可欺民，我蒞錫最久而無惠政，故但流連光景，自道歉忱耳。南朝

妻子野侍郎曾借官地爲屋。己卯春，家君於無錫舊廡東北隅隙地，翦除荒榛，葺屋十餘楹，繚以短垣，顏曰且園。中構企復軒，種梅百本，繞屋徧植斑竹、梧桐、楊柳、松杉，西北隅種桑三百株，命予兄弟讀書其中，延山陽潘漢泉先生課字學。簿書之暇，偶一至焉，常坐石磴語漢老曰：「此間佳趣，較之偶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不差勝乎？」秦君云：「且園近已改爲公廡矣。」他日再至，常有「樹猶如此，人何以堪」之慨。

無錫惠山寺舊藏王孟端竹籬山房圖，乾隆間燬於火，高宗因補圖不稱意，檢內藏王紱溪山

漁隱卷賜焉。卷首題頌運舊觀四字，事詳縣志。每南巡駐蹕惠山，皆有題詠。庚申亂後，卷散失，余以五百金購得之。

家君曰：「此先皇宸翰，名山寶墨，豈可私諸，宜敬還之惠泉。」邑之搢紳先生遂具公牘立案，就竹籬山房舊址爲屋以庋之，亦名山勝事也。余三十年來，南北奔馳，而眷屬未嘗一日離錫，每過吳門，望九龍山色，如到故鄉，錫之人亦未嘗以寓公視我。家君云：「天下有好民，無好官，民無不愛好官者，理固然也。」

別倪仲修

六月初六日，青天懸半弓。桑落洲前買斗酒，握手同醉松滋宮。七月初七夜，眉彎橫如故。計程明日到符離，投轄留君不得住。我少遊京國，脫略厭朝衫。東吳山河風月好，玉簫金管彫朱顏。方強度五嶺，海窄羅浮狹。丹砂翠羽久沉埋，神仙亦厭蟲沙劫。天公呼我遊汗漫，天風吹上崑崙巔。中途與君一合併，黃鵠回首招青鸞。別後相思真關絕，江南楊柳天山雪。舉頭惟有一輪明，千里萬里共圓缺。

十六日晴。卯初行，仍坐肩輿，以大車二載行裝。劉介侯華封，昆仲乘轎車，僕人乘大車。行四十五里，至樊集午飯。行四十五里，宿夏邑城內。知縣陶君炯，照湖北人，丁酉拔貢，曾應經濟特科，到任未及一月，送二筵。與一山同店，介侯華封，瑞齋觀察姪也，與余同邑。前在新疆候補，因事歸里，聞余遣戍，至金陵言於家君，願伴送出關。家君因余隻身萬里，介侯華封熟於關內外道路風土，途次所需，可預爲置備，感其誼，遂許之。余至合肥，二君追及，偕行至此。出永城北門約八九里，大道埂有古廟，爲詠一詩，似尙稱其荒僻景象。瑞齋前官焉耆府，著政聲。

古廟 永城北門外

大道埂邊有古廟，白楊綠柳饑饉叫。入門幾許泥菩薩，春雨淋漓秋月照。歛廊枯坐白足僧，偏袒右

屑不誦經。入城乞食忘乞火，冷飯汲井嚼曉星。

十七日晴。晨行二十五里，實有三十里。午飯三官集。行三十里，宿榴古鎮。天氣熱，酉初到站。

湘陰王秉英丁酉秋將出都，夢入古廟，劇襍懸一聯云：眼前天地手摩黑，望裏樓臺血染紅。漆板金字，醒以語人，咸傳誦之而不解其故，未幾有庚子聯軍之役，鬼神之機甚秘，而偶流露以示異類如此。

叔孫豹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次立言。孔門以四科立萬世制行取才之極。歐陽公以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分爲三途，又謂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皆爲可悲。朱子譏韓公先文後道，譏永嘉之學偏重事功。姚惜抱謂考據詞章義理三者缺一不可，斯言也，雖專論文章，而學術之本末源流已燦然大備。曾文正師其義，謂吾輩欲法孔孟，固將取其道與文而並學之。余竊以爲不刊之論。劉霞仙中丞則專主道德，謂德至文將不期而自工，其論與文正終身不合。近日南皮尙書謂存詞章即以存道德，通人之論，若合符節。斯文存亡斷續，與斯民生死安危，國家治亂得失，極有關係，未可作騎牆模稜語混人心目也。年來鑒於場屋空疎浮靡之弊，屏棄八股，而矯枉過正不學無術者，欲並有用之文章而廢之，害道甚矣。

十八日晴。晨行三十二里。午飯芒隆集。行二十八里，宿歸德府城內西關。逼近西門途中有詩，寄永

城周世丞大令。晚莫君厚齋、李君晉卿來談。

將晚，同華封昆弟游西門關帝廟，內有義學，初改蒙小學堂。童子五六人，諸生某爲師，有授讀洪範者。余語之曰：「箕子乃遜於荒者，然武周之道，承之文王，訪於箕子，陰陽五行之理，發明自箕子始也。」箕子本洛書作洪範，當在文王演易之前，是爲中國哲學之始。周公制作五禮，經綸天下，多用其意。尙書諸篇多記事，惟洪範言理。人能抱道，何往不宜，東夷之封，西山之逃，其道同也。」塾師聞之欣然，歸寓已昏。

寄永城周世丞大令

大令文忠孫子親，王謝家有賢父兄。高勳衣被半天下，忠孝奕世猶專城。太邱門戶拱淮宿，桑麻叢深雀苻伏。文忠馬上親治之，甘棠陰留種花竹。飾經作吏第一流，簿書鞭撲玉堂羞。風流豪翰過乃祖，淵源外祖湯浮邱。

十九日晴，住歸德府，宋之南京也。首縣商邱，邑宰楊君清魁，保定人，癸酉舉人，庚辰進士。因病未晤。縣少尉來代爲周旋。午後發家書至無錫，囑兌銀三百兩交西安新泰厚號。同一山往拜厚齋晉卿，厚齋未遇。回獨游宋氏先賢祠，神室中三龕，中座爲明宋莊敏公，左明福山令宋公沾，莊敏於福山右國朝

國史院大學士宋公權。東楹一龕爲牧仲先生，均塑像。西楹尙虛。蓋宋氏先賢以德位重，非宗祠也。中堂三楹，左一碑記福山公，右一碑記文康公，卽牧仲父也。牧仲撰文，其子至書壁，上刊康熙。宸翰，已多殘損，懷抱清朗四字額尙全。天馬賦存二石。此二種墨蹟均爲余藏。西陂二大字尙存。宋氏先德名位兩隆，令人景仰，然非遭際盛時，明良遇合，亦安能震耀一時傳之無窮也。神室共五楹，中三楹，東一楹，上嵌橫石，刻宋氏十三世譜系圖；西爲祠丁所居。院中大皂角樹，心已全空而枝葉蔚然，猶有世臣喬木之思。徘徊久之，出已斜陽西下矣。西陂離城十二里。

二十日時，住。余在永城客店見壁間懸狂草屏條，缺末幀，學懷素祝枝山，守法甚嚴，筆亦老健，若再參入二王，去其枯柴，加以腴潤，便成名家。詢之店主，呼爲王半仙而不能舉其名，到此訪之店主，並索他書觀之，知爲商邱人，名心友，號益齋，見小對二幅學松雪甚工，已作古矣。將晚，同人至酒樓小飲，回寓車馬已齊，明早定行。

店主王敬堂負販三至上海，頗聞新學，余初下車，來謁，升自阼階，草笠卓如，布衫長素，坐而梁言，起而康趨，與之語，力主腦能印物之說，謂心無用。余曰：『君所私淑者固世界十九世紀中大有心人也。莊子云：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張平子云：有胸而無心，不可節之以禮。帝釋謂心爲毒蛇惡獸，備謂心卽』

理也。或善或不善，莫不有心。余尙有心，安能愴悅憤恨兮去故而就新。」劉賓客詩，不改南山色，其餘事事新。東坡云：京師萬事日日新，故人如故，今有幾？朱竹垞云：時日趨於新，未必盡愜吾意，所存在往不若出於舊者之無敵，則新者反陳而舊者祇覺其可慕，均有心人語也。

許仙屏中丞工書，深於柳誠懸。撫粵時，告予曰：「曾文正嘗言作書要似少婦謀殺親夫，人多不解。公曰：『既美且狠，』可謂形容盡致。」予曰：「不獨書法，詩文亦然。古今大家美且狠者，惟杜與韓。昔長安名優十三旦演蝴蝶夢，桂雲演雙釘記殺皮，均極美而狠之態，不見此等脚色，安知文正措語之妙。」

凡能樹勳名修德業之人，其作字無論工拙，必精氣盤鬱，筋骨多於血肉，自然流露。昔曾文正見李文忠手書，決其必大用；彭剛直微時，衡陽高知府見其稿書，謂當大貴，且有功名，殆以此也。

昔賢未遇時，偶有吟詠，識者見之，能決其祿位所至。如「不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不嫌寒氣侵入骨，貪看梅花過野橋。」類此者多矣。楊石泉制軍撫浙，掛吏議，左文襄奏請起用，賞四品頂戴，襄辦陝甘軍務，有句云：「上相壽邊未肯還，湖湘子弟徧天山，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文襄亟賞之。未幾復大用。周玉山制軍同治中以知縣往從李文忠於天津，渡海有句云：「蒼煙割破浮雲影，多少魚龍側目看。」家君曰：「有此氣象，大用無疑。」今果然。

商邱城中聞筑

江南一瞥二十年，破山雲樹惠山泉。吳娘青絲掠雲鬢，歌喉低逐琵琶絃。醉魂未醒香夢幻，別有哀怨生情天。停車晚步闕伯國，忽聞高調西風前。音宏響厲近殺伐，悲風易水開別筵。酒酣耳熱觸幽憤，白虹上燭南斗躔。梁王消歇二千載，平臺衰草堆荒煙。角聲變徵震林樾，雕鷲驚起雲霄盤。渠黎萬里在何處，玉關遠與長城連。使我淚墮髮怒指，明月滿地不成眠。渭城曲，涼州唱，天涯斗酒同悲壯。梅將絲竹娛中年，恍聽_{去聲}鼓鼙思猛將。

二十一日晴。卯正行四十里，至觀音店午飯，行二十里宿寧陵城內。縣令陳君紹漁，山東曹縣人，與寧相距僅四五十里，青豫接壤處也。自入永城後，沃野千里，穉菽豐收，沿途樹木蔥鬱，有接陰數里者，中原氣象固非邊鄙所敢望也。夏邑商邱，繞城皆水，兼葭彌望，風景極佳。夏邑有水患，地勢較低也。

輿地之學，大同之始基也。不考輿地，不能辨種族，不辨種族，不能知性質，不知性質，不能施正教，不齊其異，不能導之同也。西學新理，周秦諸子已發其端，惜未竟其緒造其極耳。中國輿地之學，惟騶衍能觀其通，衍之言曰：『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名曰赤縣神州，乃禹鈹之九州，九州外有裊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其外天地之際也。』騶子夜驗極星，晝觀日景，以九九之數測算全球廣輪，與佛說海水中間平陸有三千洲，正中大洲大國凡三

千三百；河圖括地象言神州爲中土，東西南北更有大九州，語皆同。當時以爲怪迂，至今乃驗。衍之語闕大，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衍非能躬歷而耳食之也，理想精微，由近知遠，由小喻大，自無不究其極爾。時論因西人制造攻守之法，與墨子近，遂謂出於墨子，非也。墨子之書具在，曲瑣繁重，用之攻守必敗，其意或有合者，其法則不可泥。衍所謂外九州者，卽今之五大洲也。東西往來，紆繞南大洋，風濤險阻，動以月計，其隔閼可通處有三：曰蘇彝斯河，曰巴那瑪，曰綏斯土腰。自蘇彝斯河大功告竣，利賚萬國，而綏斯土腰、巴那瑪亦因之開海渠運河。天欲混一全球也，必先予以交通之器，而後生混一之人。汽船、電報、汽車，交通之器也。天欲演成大同之世，人力焉能閉塞。客曰：何謂大同？曰：國與國角力，教與教角道，其始也力相敵者相持不敢發，持之既久，必有爭先發難甘爲戎首者。力與力較，必有一大力者出而統一之，此統一之一人，生於聖教，則宗孔子，生於釋迦，則宗佛，生於默伽，則宗木哈默德，生於天主耶穌，則宗天主耶穌。大力所攝，力無所施，育而爲智，必又有大智者出，舉衆教而合演之，於是道之最優者存，遂統衆教以歸於一，力無所角，教無所爭，此之謂大同。泰西進化之速得於學者十之四，得於教者十之六。凡教皆有禁制力以遏其惡念，學有增長力以啓其良知，有學無教，增長而不禁制，有因學而滋其非心者矣，故泰西大國均以教爲初基，而輔之以學。士大夫學果日進，不妨菲薄其教，而平民得教之禁制，雖

不學亦不至於肆惡。諸教皆有禁制，惟孔子無之，大賢以上始可與言克己，聖道精深，宜於賢智，若以導民，反不如諸教之淺而易從，簡而易守。管子曰：「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秦西近焉。中國法律，究之已然，而不能禁之於未然，無教以助之也。將來大同之世，一人易，一教難，倘不俟其時，必欲強諸教而一之，則大亂作矣。禮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此大同之極則，萬世不能易也。

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騶子謂如一區中者爲一州，最得井田封建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之意。中國燕、代、晉、秦、隴、蜀、滇、粵、閩、吳，周乎四紀，是爲一大區；區之中又包區焉，大者爲州，爲國，爲郡，爲師，爲鎮，爲道，爲路，爲省，爲衛，爲旂，次者爲同，爲邑，爲里，爲朋，爲鄰，爲通，爲井，爲旅，爲成。能成一區，然後生氣聚，民物茂，寒暑適宜，災沴不侵，可以扞禦，可以樂生。西北蒙、番以牧畜爲生，不務耕種，擇依山跨水青蕪彌望之地居之，謂之夏窩子，重巒合沓，積雪沒脛，而背陰向陽，入其中，平沙細草，和煦生春，牛羊糞厚，如氈，謂之冬窩子。推之江海，何莫不然，直而長者爲港，曲而深者爲澳，緣岸作之玄形爲灣，洲嶼環峙爲島，束納衆流爲口，歧出而縈帶者爲瀆，凡小山宮於大山，小水客於大水，可以泊舟楫集貿易者，統謂之埠，西人最講商業地學，而我茫然，故海埠盡失。區之爲字，中藏多口，塞其三人不能入，虛其一我可以出，

形何肖意何妙焉，遼斯道也，可以經綸草昧，整頓河山。

二十二日晴。卯正行二十五里，至楊驛小坐，車夫飯畢即行，二十五里宿睢州城內西關。下午病水瀉六七次，州牧徐君佐堯號秋岩，代延士人徐禮南一診，其世兄其論在省城師範學堂服於朮、蒼朮、猪苓、葛根、木香、藿香一服，略愈。

世界柔脆，惟堅忍剛強方立得住。聖賢看世界是病痛，佛看世界是缺陷，神仙看世界是虛花遊戲，各自求安身立命處以濟人。今日中國世界柔脆極矣，遇有堅忍剛強者當之輒碎，世變愈急，必有傑出之才以擔當之，亦不過堅忍剛強拚得一身而已。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悼世變也。吾自恨柔脆，與子芳語，感而書此。堅忍剛強其妙用全在一柔字，老氏旨也。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易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午後檢篋中杜詩冊贈禮南，繫廣州時書也。人處憂患恐懼中，最易動心，心動則氣耗，氣耗則自餒，惟能讀書作字，則心息氣靜，一切自不干犯，雖在囹圄，自覺光氣不減，神明湛然，余於癸卯八月初見收，至乙巳三月離粵，約作二十萬字，周易、洪範、中庸、道德經、參同契、楚辭、相如子雲賦、李杜韓蘇詩、太極圖說，皆有寫本，字大徑寸，正書十之四，惟周易乃指頂楷書，蓋作字最要心定，稍一紛亂，便指鬆腕顛，不成

點畫也，吾故常以此自驗。

友人某游學英美歸，出所著論說三十餘篇示余，余賀之，以爲亞於馬建忠。然泰西各國內政命脈，宗教源流，格致家析理，政治家立法，皆從反對處著想，因而利道之，整齊之，不肯以逆拒逆，此微旨也，尙未道出。一日問余曰：公自審何如？曰：太陳。又曰：公度余何如？曰：亦不新。友愕然，余曰：君所言猶同光之際，外交家心得之新理也，施之今日已大不合。余舊處樞舊，每厭聞唐宋後議論，若說新，則甲歲舊說已嫌與丙歲時局不合，各國國際日求日精，非此不能對付之也。友心折而去。

欲萬國太平恃公法，欲一國太平恃憲法，欲一國不失權利恃條約，然爭競世代，強者有公法，有約章，弱者無；弱者有公法，有約章，強者無；辦交涉者動云守定條約，試問條約果能限制人否？城下之盟與和平之約，本截然兩事，今將城下之盟作爲條約，所損已多，而奉行者又誤會拘泥，不能騰暢約義，以之交涉，是衝工御車，盲人校射也。余辦交涉，從不輕引約章，外人引約章以縛我，我反從而駁之，庖丁解牛，目無全牛，得間而入也。交涉二字各有實義，交者友道也，方交之時，同氣相求，既交之後，各得其所；涉者川行也，非涉不能知深淺，亦非涉不能獲利益。從來文字極有關系者無如約章，得失利病皆我身受之，三五字欠斟酌，便斷送數千里之江山，斬削數百年之國脈，虧折數千萬之財利，蹙礙億萬人之生命，思

之可危。李文忠與各國議約，每因一二字竭十數人之心力，窮日與夜，推敲磋磨，使就範圍，幸而得之，公喜見於色，相助者亦欣欣然有德色。余曰：『是放江河而吝瓶罌，察秋毫而不見輿薪也。』公曰：『狂生安知此中甘苦？爲今之計，宜設學堂，講求國際，從約章入手，逐條逐句逐字簽證註釋，心思要密，眼光要遠，一人發端立論，要多數人與之反對駁詰，刺之使無間，譬之使無憾，然後彙爲一書，秘密傳授，視爲科學，凡辦交涉，非學堂中人不得任用，能深入約章之中，然後能游乎約章之外，能游乎約章之外，然後能操縱離合，範圍不過，因應咸宜，此於無佛中求佛之微旨也。』書此以待解人。

二十三日晴，因病住一日，請禮南再診，將前方略易，余加肉桂四五分。午後瀉止，稍食炒米飯，漸愈。偕介侯謁湯文正公祠，規模簡陋。州牧因余病多住一日，而夫馬已齊，使家丁致意，余笑曰：『主歌驪駒，客將何歌，遂決計行。』

是日得仲若無錫寄書，老親以下均安。六月初二日自九江渡江，逾黃梅，入皖境，仲若自金陵攜一笠一席，單身徒步北行，晤於舒城南港荒店中，余慰之曰：『何自苦乃爾？』仲曰：『兄弟急難，忍求安乎？』蓋隱以孫君僑自任也。同行，自合肥連床數夕別去，別之日出東門，入茶肆，倚竹榻茗飲，弟誦坡公句云：『留連知無益，惜此須臾景。』余曰：『與君聚散若雲雨，共惜此日相提攜。』仲笑曰：『吾儕流落豈天

意，自作迂闊非人擠，將何尤耶？』弟歸耕之志甚決，余力言親老，須謀祿養，茫茫四海，何地爲家。奴子促行甚急，余立道旁，看弟行入穉叢，笠影出沒，久之乃登輿去。余於五倫均有慚德，一官小試，即獲重譴，親年八十而不能養，自省何如，惟與仲若幼共學，長同奔走，悲愉迭更，友愛無間，覺天下人之有弟無如予季賢者。弟性刻苦，居家凡勤劬事，悉身任之，將艾未就一官，泊如也。嘗言我弟兄晚歲得於老親室內置一榻，共長枕大被，足矣，何富貴爲？自今思之，不知能踐約否也？

二十四日晴。病愈，辰刻行三十里，至榆錢午飯，四十里宿杞縣城內。省委王大令政敷號芷同，護送至潼關。芷同保定新城人，爲丙戌同年，平涼道，今官蘭州道，晉卿觀察長公子，篤實穩練，士氣可人，會署新鄭，著政聲。杞邑宰孔君繁潔曲阜人，會官首縣，人極開展，握談甚歡，留暫住一二日，趨程，婉卻之。李莫兩公明日回歸德，詢之輿夫，來回兩日共發一百八十文，沿途夫價無省於此者。騾車雙套一站給五六百文，至多千二百文。

予初見收，雷霆殷怒，人人以爲不測之誅將在旦夕，而同輩中撓禍糜軀者更日有所聞，余視死生禍福確有一定，飽食安眠，漠然置之，遂不免有狎侮憂患意，自問未得罪君父也。繼思古聖賢處憂患，皆震驚恐懼，夙燥不安，所以敬天命也，始痛自斂抑，作側身悔罪之思，奈克治不密，稍縱即逝，仍時露骯髒

曠達語，亦生性倔強有以致之，益知文王周公眞聖人也。痛定思痛，書以自儆。

過杞縣贈孔玉如大令

繞郭荷花照眼明，長堤楊柳亂蟬聲。風光又入江南夢，便欲爲氓老杞城。
攷獻徵文神禹國，開宗論政聖人家。偶將治譜傳雲耳，種徧黃河兩岸花。

崇祠行 并序

僕過合肥，見李文忠張靖達諸祠，崇深宏麗，心竊壯之。及至商邱，見宋牧仲父子合祠，睢州見湯文正祠，皆規制卑隘而有樸氣，因作崇祠行。

聖皇神武除神姦，錦繡江山日月懸。龍飛九五在天上，堯舜湯武乘坤乾。民忘耕鑿帝之力，戶習詩禮時多賢。重臣方召植棠蔭，大儒閩洛綿薪傳。能罷虎豹守禁籞，桑麻雞犬安閭閻。否泰循環陽九運，祖宗功德億萬年。小臣累葉席毛土，我生弱歲驚烽燧。宣王與周石鼓作，世祖復漢銅馬殲。運籌肅張入帷幄，戰伐李郭揮戈鋌。礪山帶河王侯誓，寶玉彫弓孫子傳。已將汗馬耀書史，更錫飛鞚崇豆蓬。丹青將相

報功重，金貂部曲酬恩偏。豐碑鉅刻轟霄漢，崇祠大廈連雲烟。咸同翹企熙雍世，成康上溯文武前。質文古今實遞嬗，奢儉治亂相因緣。吟風弄月在陋巷，高牙大纛親寒氈。藍田山水近幽逸，絳帳絲竹終腐酸。商邱荒祠賸碑碣，睢州故宅猶歌絃。文治太平武戡亂，詩書戎馬時所肩。風雲淮酒佐玉鬚，淵源伊洛成聖賢。偉人間世必再出，蒿生嶽降開始安。雕梁畫棟一彈指，冷豚薄酒珍瓊筵。撫今思昔夜不寐，使我慨歎抽吟箋。

二十五日晴。辰正行三十五里，至韓曙集午飯，行二十五里宿陳留縣。縣令孫君小秋浙江人，其兄小屏，光緒十四五年官天津知縣時，余叔父仿白公辦海關，頗熟識小屏，談及舊誼，殷殷邀入署小酌，因沿途罕入公署，婉辭。

近患齒痛，服涼劑，飲食不甘，行走力弱。枝葉動搖，傷及本根，有身與有國者不可不知此義。

二十六日晴。辰刻行二十里，至太平岡午飯，行二十五里抵汴省，住南陞店。近晚極倦，食亦不甘，腹中餘滯未淨也。

余至汴省城外，見新軍營壘甚整。白楊林立，牧馬嘶鳴，而軍士面有驕怠之色。君子力學，將帥治兵，皆有分數，須自銖積寸累得之。顏子求仁，自視聽言動始；管子治兵，教目教身教足教手教心；孫子亦以

視心視背視左右手爲整齊之本。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漢詔非教士不能從征。學日新，生
日變，其意與道無不合者。萬事求諸身心，先精思而後實驗，自然廣大精深，兵其一端也。

太史公論蘭相如曰：「知死必勇，」推之知生必弱矣。賈傅云：「彼且爲吾死，吾故得與之俱生。彼
且爲我亡，吾故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吾故得與之俱安。」兵亦猶是也，爲將者當爲萬人求生，爲士
卒當爲一人求死，知生則驕怠，知死則謹而勤事，治兵者其知所擇焉。

二十七日晴。早起腹瀉，四肢熱，殆病水也。甚畏酬應。祥符縣鄭君鴻瑞號思敬，浙江人，來拜，謝以病。
因有數日住息，力辭例送飯菜。鄭君爲己卯同年，聞余病，爲覓吳君蘭浦來診，方用柴胡、五味、乾姜、細辛
等味，晚服，夜深大熱，腹瀉甚。

東坡嗜竹髓，屢見記載，罕詳其狀者。蜀與隴秦之交，有山綿亘千餘里，土人呼爲老林，產百藥，遍生
細竹，叢密巖谷。筆工取竹爲管城子材，竹內多髓，長尺餘，四足高二寸，小尾短頸，首與身齊，鼻孔翻向上，
兩齒尖利，能療百毒，東坡詩所謂「兩牙雖有餘，四足僅能髣」也。性靈警，工穿穴，取者尋得穴，二人齧
鋤力挖，髓覺，以前兩足穿穴，須臾丈餘，或入石罅，或洞穴逃，人不能及。春夏食笋，肥美如鴨，冬食老竹，以
口齧斷，拖至穴內，乃去其枝葉，截爲段，長相若。穴內整齊如築牆，有儲有廁，彎曲隔別，井井有條。天之生

物，予以五常之德，略與人同，惜人能察物者鮮爾。

二十八日晴。未明即洞瀉，微覺沉墜，下紅白痢。少許思敬同年遣人問病，告以故，復代延學堂醫官石君亮字炳南來診，改用蒼朮、滑石、括蕪皮、苦杏仁、川樸、陳皮、焦山梔、淡豆豉、雲苓、澤瀉、建麵一服。將晚熱漸退，夜中腹稍長寒，又瀉三四次。

友人斥某將領不識字，以爲無用。余曰：不見西蜀安漢侯王平乎？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禮義，使人誦史漢，備知大義，安可輕也。讀書識字人不必盡有用，可知不識字人未必盡無用矣。

論文須自出手眼，勿爲己見所蔽，勿爲昔人盛名所壓。古文自望溪惜抱出，可爲正宗矣。編選至古文辭類纂，可謂網羅千古精深博大矣。乃望溪獨阿一劉才甫，惜抱亦以之入選，才甫以評時文之法評古文，著語無多，能益人神智，其自爲文，筆氣流利似退之，而經史根柢不深，無精思內運，安能如退之字噴薄出之也。舉此等文以示模範，是導天下學者入於支離淺滑。何以爲文？或曰：才甫上承靈皋，下啓惜抱，選才甫文，以述淵源而酬知也。夫惜抱爲文章正宗，上承秦漢，下續韓歐，豈才甫所能囿者？文章千古事也，難將一人手，掩盡天下目，必將才甫推而上之，以儕古作者之林，是愈暴其短也。精金美玉，世有定價，文章之在天壤，非可以意低昂也。惜抱自爲文及所編纂，無一不鑿人心，存古法，立萬世文章之正

軌，何獨於才甫而目眩也？此不可解也。予讀姚選，愛其精善，而惜其小疵，特書以相鏡。

二十九日晴。早起洞瀉一次，且重墜出汗，乃一瀉之後，至昏不再下。午飯一小盃，晚亦然。思敬言在江南時，極承家君器重，聞余在長途患難中，欲一見，可白大府緩其行，就余榻款曲絮語，乃去。午後石君復來診，方用杭芍、川樸、焦查、青皮、煨木香、括萎皮、蒼朮、帶皮苓、澤瀉、滑石、神麴，服之夜眠。

吾友費、肥、懷、太史嘗喜讀龔定菴詩文，間以語余，余曰：才士也，余亦好之。初讀愛其奇警豪邁，欲有所作，至心怯不敢下筆，再讀之則奇警者盡側媚，豪邁者或逸而馳矣。試取太史公、韓昌黎文讀之，有一語不方正，有一語不恰如人意者乎？乃至有意求奇，便是才力不足。如犬逐兔，如貓捕鼠，如獺刺魚，靈便狡捷，何嘗費力。任天下奇才博學，萬夫之乘，百年之業，伸紙落筆，不過如此，多讀古人文字自知。自東漢至六朝均不善散體單行，其奇特者半是駢體，昌黎出始將駢散陶鑄爲一，直接周秦西漢，然其出色之作，亦只平淡耐人咀嚼，何嘗有意奇驚人耳目。吳藝父言曾文正作墓誌碑銘，必繙閱昌黎文數十過，始落筆，既成篇，又繙閱如初，始加點竄，爲文之難如此。文字感人不在于奇特，余每讀熙甫、周孺人事略，退之女壑、壑、銘、書、張中丞傳後，六一翁瀧、岡、阡表，未嘗不淚盈眶，文在真，不在奇也。今日有友示近人魁、星樓記，驚以爲奇，其實不中程度，舉此告之。

八月乙酉辛丑朔，卯初起瀉一次。思敬復遣人來問。早食粥一盂，午飯半盂，晚粥兼麵食少許，胃口漸旺。石君又來診，將前方酌加焦於朮、米炒薏麥，去蒼朮、木香。是日見客頗多，客去閱書作字如恆。

杏如盛稱衛生學，余曰：衛生卽養生也，衛者扞其外，養者全其內。然養生不如藥生，藥生不如忘生，忘生不如無生，此義惟佛能知之，聖賢但言養生樂生而已。

有友性隘，聽讒言，憤與人忤忤，後又自悔，偶以語余。余曰：病根在不知言，故冥然罔覺，不知言安能養氣，故悍然不顧。嗣後聞言當察，能察自能知，能知自能擇，是非了然，則氣自平。鄒陽云：「偏聽生奸，莫若勿輕聽，則諸病自絕。」

初二日辰正始起，瀉一次，食粥照常。昨晚芷同語子芳，前月餘有陳史二君，汴省同官也，曾任某邑，相接代，一夜史已醉，因事訪陳，陳已臥，史坐候，噪之起，陳強起，出與語，甫就坐，窗外有聲慘以厲，四鄰皆驚，燈光爲之昏斂。語畢，陳送史出，將啓門，聲又作。史回宅，次日卽痰厥卒，陳亦病幾殆，不知是何公案也。介侯昆仲患腹瀉，贈以正氣丸厚樸，余仍服昨劑，甚安。

唐宋後儒者議論有極深切著明而實與三代相背者，如柳州論封建，荆公論理財，東坡論養士，皆非三代聖王本意，而於後世情勢實合，其言究不可廢。古今事變不同，學者須有卓識以會其通也。

初三日夜眠不熟，已初始起身，微汗。汴委吳大令德貞，汪守備繩武來晤。吳癸酉舉人，前署靈寶縣，年近六旬矣。借車往載黃河水，澄而清之，煮茗甚甘。石君復來診，用六君子，加川樸、括蕒、只殼、建曲、腹微痛，加桂薑，飲食大進。到汴足不出戶，詢之友人，如豐樂樓、玉津園、艮嶽諸勝，悉就湮廢。宋一代君臣寬仁簡靜，士大夫宦遊所至，探幽選勝，發爲詩歌，潤色承平，而官民相安，無刑罰之苛擾，罷官後亦多作寓公，不歸故里，蓋時爲之也。然百餘年後，一遇外患，遂不能支，或亦怵惕振作之意少歟？荆公百年無事筭子，於宋累世因循積弊，言之深切，目光如炬，突過坡老，奈病是藥非，投之無效，轉以增病，貽千載守舊之口實，惜哉！宋之不振，新黨舊黨，厥罪維均，獨歸咎荆公，未足服其心也。兩宋士大夫只是矜名尙氣，無堅忍不折之志，雖賢如伊川、君實、李伯紀、趙文鎮亦不免，憂患猝至，有不潰裂者乎？

汴河水烹茶

隋堤楊柳一千里，涼蟬斜照秋風起。東西大道直如絃，走馬來飲黃河水。汲水帶得明月歸，畫簾綺席生清輝。貯瓶澄去泥六斗，冰甌輕瀉霜花飛。高陽酒徒招我飲，當壚醉倒游仙枕。清風吹面不知醒，歸來卻煮龍團餅。過江六月急西征，賊害那復避溝隄。願借魏王五石瓠，上不許龍王壺一甕。

初四日卯正起，早粥午飯均甘，仍服前方。華封病荆劇，爲之酌定一方，因昨方太寒滑也。晚與凌郭二君擬訂初十日起行。

友人問泰西國債民債利息若何，就所聞答之，曰：泰西各國民借民債，律例分二類：一曰貿易債，一曰家用債。貿易債者，歸商官辦理，若爭訟至官，不干利息之高低，照所立合同判斷，若無合同可據，以一年五分子金爲公允。家用債者，屬國家裁判官辦理，年息向不越五分。舊有索息過多治罪之條例，今已作廢，無論貿易家用之債，惟以合同判斷，或國家銀行借民債，亦遵此理斷，並無律定之息，各國皆然。無論官民借債，皆應立合同，定利息之分數，此合同隨意斟酌，絕無勒限。民債利息之高低，惟看市內金銀之多寡，及官民借債之安危。國家借債，大要關係內外政情，若一國起釁端，則各國股票公所所有該國之股票價值，決其將落，新債之利息決其將高，譬如該國每股一百兩，取年息三分，如遇國幣空虛，則股票之價跌落，然利息仍年取三分，倘跌至七十或八十兩一股，則每股每年之息約在四分左右，欲再借民債，則利息以四分左右付之，方有人買票，故有票落利高之說。各國所借國債有永遠付息而不還本者，其法最善。各國以法國債款爲最鉅，然民亦最富，故國家永遠借之，年息不逾三分。奧國借票出四分年息，俄與日本年息皆在五分左右，民間私債年息五六分，歐洲美洲民借民債年息亦在五六分左右。

至別洲債主無保可憑，又市內無多金銀，則息自漲，印度及緬甸常有八九分之年息，銀行洋行亦如之。尚有絕遠之地無大銀行開設，民間無處通挪，有放債者，即借之則息必昂，此弊最難禁止。聞新疆南路，無論漢纏及印度人，皆按月取息一錢六分之多，越南亦有印度人放債，以田地收成作押，若年荒即將田地抵還，必須金銀富足，廣開銀行，始能敵之。民間有銀欲存銀行者，另有理論。泰西惟國家銀行方准出銀票，私家則禁。各國律例，國家銀行庫內，應照銀票所值之數，藏現銀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一，如國家銀行應付十萬之款，則出三十萬之票流通於民間，一俟出盡，庫內照例存二十萬現銀，餘下十萬准作貿易以博利，故國家銀行不必存民銀。百姓若欲存銀於國家銀行者，或不收息，或取年息一二分，歐洲上等私家銀行付存銀息一年不過三分，此其大略也。

初五辰起，炳南復來診，服高麗參邊桂六君子，加甘菊括蕪皮，精神較好。今午杏如來，立日圭取影，曰：日中矣。余曰：日無早中晚，人各就所居之地以爲早中晚耳。日繞地球西人謂地球繞日，只在赤道北二十三度半、南二十三度半內，往復上下，不能逾也。欲求日中，當於南北極及赤道之中線求之。一年祇有二日，每日祇有一時，一時祇有一秒，東半球有此一秒，西半球亦有此一秒。日至東半球，則西半球暗，至西半球，則東半球暗，互爲晝夜，其明線暗線漸進漸退，與行光照定物等。試將五洲萬國之時表，按地球

形勢列作一表，自了然於目。

初六日頗適，瀉止，食亦進。停一日服藥。將晚發金陵無錫兩信。汴省到鄭州一百四十里，鄭有火車站，兩日至湖北武昌，由武昌乘江輪直達九江。憶自六月初二日由九江渡江，至七月二十六日始到汴，曠日持久，公私勞費，若乘火車，僅四五日程，而言者必曰：非馳驛不可，拙哉！此後眷口往來，定由此道。由汴省到西安十八站，不過一千二三百里，兼程十一二日可到。是日未刻雷雨，泰西謂雷擊人，乃觸電氣，無關神明，此語中國早有之。老子弟子文子曰：『倚於不祥之木，爲雷所擊者，皆偶觸其氣。』凡西人格致哲理多中國諸子所已言，要亦西人理想所及，非沿緣中說也。

初七日辰刻起，甚健。午後炳南來診，方用潞參、野於朮、木香、陳皮、杭芍、括蕪皮、麵包、只殼、法夏、川樸、雲苓、遠志、麥冬，服之加健。兩手心常患熱，自服括蕪皮四五劑，熱便減，能清脾肺熱也。一老之壻劉大海太守由湖北來，午後晤談，眉宇間時露英氣，年三十四。晚至一老處答拜，回寓子芳復來，言庚子二月離縣李氏婦有二子，一七歲，一九歲，婦一日忽向所親借快刀，詢所用，以切菜對；夜未半，其夫在母房，忽聞其子發聲慘劇，知有異，驚視，則婦已將七歲者殺死，九歲者方在血泊中相撐拒，婦將其頭顱亂斫，血肉狼藉矣。婦平日甚婉順，問之，類瘋癲不自知，有時醒悟，亦知哭泣，報官無理法。子芳以爲係離縣妖徵，奈

曰，此等非常變異，其應恐不僅在一邑也。其夏遂有拳匪之亂，應入五行志。

初八日辰刻食粥，午刻芷同招至景福樓會飲，肴饌極佳，黃河鯉尤冠絕。出門時雨甚，飯後仍未止，欲往觀劇，未果。

友人易頭書『太華西南第幾峯，落花流水自重重，幽人只採黃精去，不見春山鹿養茸』一絕，作杜工部詩。余曰，此東坡書艾宣畫四首之一。宋人慣將坡詩作杜，天聖間李受晤北客杜師顏，謂少陵麗人行坐中八姨真貴人句，八字最響，竟句當於此類求之。按少陵詩無此句，乃東坡題魏國夫人夜遊圖句也。又五代趙巖畫人馬圖卷，藏余齋，屢見著錄，後有松雪書東坡題韓幹牧馬圖七古，亦作杜詩，王穉登跋云：杜集不見，以爲散遺。蓋東坡詩文曾經燬禁，必有人將坡詩混入杜集以傳，不另標姓氏，致有此誤。惟天聖在仁宗初，何以坡詩已傳誦人口？又米元章書李潛華月照方池賦，行楷墨蹟全學蘭亭，刻入壯陶閣帖，乃前書月照方池賦，後題作李潛華，宋人刻本詩文，俱先人名，下連題目爲一行，元章故將華字移作人名，然宋不重考據，亦於此可見。

初九日辰起，檢點行裝。午後又雨，將晚子芳杏如來知會，改十一日行。今日身體甚好，飲食亦加。炳南午後復來診，方略同前。余自甲辰秋後所作詩已積數十首，度嶺西征，途次復有作，到汴後託芷同覓

一鈔手錄成冊。患難道途中，所歷悉具，將寄示弟兄輩也。午後進之來，夜雨甚暢。是日爲 先母李太太入諱日，焚香望禮。小病初愈，宿垢全消，日食所納，以淡薄養胃，覺清虛之氣，油然而生，充盈胸膈。竟日無來客，惟取新舊稿收拾點訂。午後靜坐，市藪都寂，偶聞蒼蠅觸窻，撲撲如鳴小鼓，怡然自得，將傲羲皇上人矣。列子云：孩抱以抵昏老，幾居其半，夜之所餌，晝之所遺，幾居其半，疾病哀苦，亡失憂懼，幾居其半，暈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然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反復此語，輒爲出涕。

三代以前，士皆躬耕而食，後世悞會『不家食吉』之旨，輒以口舌干人，列鼎而食，風斯下矣。孔顏勝人處，只是能飯疏飲水，簞食瓢飲耳，不但養品，亦可養身。養身以淡泊爲主，每食作十分計，宜食植物穀稻品七分，蔬菜品二分，食動物脂膏品一分，此一分脂膏品豬肉須擇筋肉，俗所稱膏脊肉者佳。每日約取十兩，割去脂膜，以葱薑黃酒揉盡血汁，加南腿數片，海味少許，入磁罐封固，投沸湯中，以文武火煮至三大時之久，取出加鹽醃少許，清激作淺絳色，以此湯煮菜蔬最良。食牛羊宜海味姜棗，燉法同前，鷄鴨亦然。每餐於五者得其一足矣。當力戒赴尋常筵宴，水陸雜陳，調治不精，每見夏日主人延客，次日必有一二病者，蓋久坐傷神，食多傷胃也。孟子曰：『食色性也。』人知戒色，不知戒食，食戒不慎，害等於色。飲食之費，至成周已極，外饗掌賓客殮饗饗食，羞用百二十品，余恆疑周官中類此者，皆歆莽僞造，非武

周本意也。近日士大夫事事欲改良，而於饗客一事，誇多鬪靡，勞民傷財，牢不可破。昔曾文正知其敝也，欲加裁抑，於是有五簋八碟之約。余親見當時貴人希文正之風者，其五簋中魚翅一品，多至三四斤，蒸肉滿一籠，有用燕菜至十餘兩者，其名爲儉，其費更甚，而其勞神傷胃也亦同。余有句云：自笑此生不負腹，曾貯寒菜三百畦。今訂食譜，雖去孔顏遠甚，而士大夫果能行之，亦尚無所苦。養生宜慎出入，出入以畜爲主，入不畜則外盜侵，出不畜則內藏溢，外侵內溢，氣弱神昏，欲其能勝憂患，慮事變得乎？

初十日早陰雲未雨，各物檢齊，專候登程。同人議明日若晴定起行。午後書近作四幀，贈炳南，聊答謝忱。一老芷同子芳杏如午後來久談。

介侯問導引之術能長生否，不死果有術否。余曰：人能於生時欲死即死，必能於死時欲生即生，人於死時不能生，猶於生時不能死也。欲求長生，其術在先求速死。竊爲東坡「長生未能學，願學長不死」下一轉語，東坡所謂長不死者，文章道德也。

十一日巳初行，出汴省西門，門街宏深，爲東南罕見，惟金陵聚寶門堅實雄壯，則又過之。各省城郭塘環橋梁多明初所造，見明史，至今磚縫堅整如新，非財力極盛時不能成也。城內經山陝會館城隍廟均宏壯，而城隍廟前牌樓尤鉅麗。行宮在大梁書院前，因病未能瞻仰。出城行半里許，即隔水，沿途一

望，白草黃沙，不長五穀，成林者皆棗樹，紅饑可愛，車夫以鞭取食之。行四十里，至韓莊尖飯，已過午，飯後行三十里，將晚抵中牟，寓西門內。縣令周君常炳，天津舉人，病痔不能出見。余同華封登西城關遠眺，沿城數里皆柳陰菓林，風景殊佳。復至城隍廟，各碑林立，明正德年行書一碑頗工，皆半沒於土，屢爲黃水所淹也。城內房屋多沒河淤中，加築增高。中牟祥符向係膏腴，近已瘠苦不堪，黃河所至，附近百餘里內，浮沙厚積，不能生物。距河遠者泥多沙少，便爲沃壤，宜麥豆，沙淤處若種菓樹棗梨楊柳，必易成林，惜中原官民不講求植物，竟成廢棄。

十二日晨行三十里，至白沙午飯，行十五里，至圃田小住，卽周禮所謂豫州藪澤也。往謁行宮，宮門前照壁一座，第一層宮門三間，中左右三門內垂花門一座，中門大上徽圓似圭，內爲第二層，正殿三間，左右廊房各五間，殿後垂花門一座，同前。第三層正殿三間，規制較前殿略大，有廊殿，東壁有小院，再東與殿同廊齊脊，有殿三間，殿東壁外又一小房，與正殿皆一廊相通，有小圭門出入，西亦如之。正殿左右廊房各五間，而廊房背後同牆一脊，又各有廊房五間，卽東西院偏殿之廊房也。正殿廊下東西各一圓門，通東西殿，與正殿東西廊小圭門齊。行宮之制，大約本三五九之數，以合陰陽闔闢也。梁柱磚瓦皆不整實，規模亦隘，現已損漏，任貧人困臥，不一二年將圯矣。又行二十五里，至鄭州，次西門外客館。鄭

素齋米，奈連年水旱，今年四月始升爲直隸州，轄三縣，由開封府地劃出。初通火車站，一切加繁劇也。夜作書寄無錫，途中距鄆約二十里，見西南有長山連綿不斷，自鳳陽至此千餘里，始見山也。

仲來書，言在廣州別時，諄以修身造命悔過回天相勉，別後細思，凡一家門祚之衰微，子弟之不善，皆父兄之過也。中國今日屢經創敗，中國之恥，乃士大夫之過也。引李二曲學在反身，道在守約，功在悔過自新，而必自靜坐觀心始，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悔乃能自新等語爲證，因言今日欲行新政，須自士大夫知過能悔始，一人之心能悔，天下之人皆新，與顧亭林天下興亡士與有責焉語合。余竊以爲確論，緩而錄之。

天下橋工最堅鉅者惟閩與吳。吳工高聳，如虹腰掛漢，多作一洞；閩工則廣長坦迤，如青龍偃臥，其爲洞由三四至數十不等，尤重基址，濬之欲其深，培之欲其厚，鎔之欲其固，築之欲其堅，石段層疊，復鑄以灰粉，滲以油絮，灌以鐵汁，使百千萬億之石合而爲一，以故衝波濤，敵風雨，載物負重，歷歲月而不壞，甚矣前人心力之雄也。己亥六月，余在潮陽，奉府檄至饒平理案，行經湯溪，距饒平城四十里，北岸有橋焉，橫亘南北，長三四百步，寬容五馬，夾以欄楯，工石堅緻，巖然如新，共七八洞，而每洞於橋脚上流各樹一掌，下穿重淵，上出橋面，作劍背式，以劈流而障橋，壁巖聳峙，幾於華嶽三峯入目，氣爲之壯，惟北岸橋境達

岸處爲廻流所激，已崩折，以致全橋廢棄。至饒署，言於黃子惠大令，檢志書，乃道光二十年後縣令邱君所建也。余曰：乘此修補，工力尙省，再遲十年，將波及全橋矣。因捐資爲倡，屬子惠集其成。余回潮十月，子惠遣方紳來見，並持一冊，已募得千金，皆余曰：海禁未開，閩粵孔道，公私往來，全恃此橋，自橋壞行旅不便，沿岸別闢小徑，崎嶇險阻，並南岸舊路而廢之，今補橋擬並復故道，聞之快極。逾年工竣，同官過者稱便，每向余道之。子惠囑余敘緣起，書之碑，植橋側。未幾，子惠去任下世，余亦難作遠徙，偶憶及，記其崖略如此。

晚間諸友齊集，闕談京津繁盛，各道生平歡樂事，因聯軍之役，滄桑浩劫，風景頓非，同深慨嘆。有友言收京之後，創深痛劇，必有維新諸大問題，新舊之際，必有大風潮，是可憂也。不佞曰：果行新政，果有大風潮，尙是好消息，但恐懲前車之失，望風而靡，緘口而息，決東則東，決西則西，將維新作口頭禪，作終南捷徑，並風潮亦湧不起，便是可慮。友曰：何以言之？不佞曰：月暈而風，礎潤而雨，見微知著，可於人心士氣覘之，吾但願斯語之不驗也。乙巳八月十二夜。

十三日晴。一山小有不適，任一日早起發家書，下午陰雲，同次海出門散步，往眺黃河。歸寓共食，久談，至子夜倦甚。芷同杏如來訂明日准行。偶閱班書，河間獻王傳有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八字，爲漢學入

門要旨，人人口頭語，悉有所本也。

禹定九州，皆以水分野。中國水之大者，曰江，曰河，曰海。江利多害少，河害多利少，海有利無害。漢唐以來，河患日增，中州以東無寧宇，而魚鹽之利日普。近年防河未已，防海日急，且恐河流順軌而望洋之嘆，將與終古。黃河二千年來，水之患四，因治水而益其患者六，皆繇之罪人，無禹之功臣也。治河無善法，惟賈讓三策，範圍百世，然猶不及孟子行其所無事也。一語爲桶底脫，惜無大智慧人隻手挽狂瀾耳。任水所之，略加疏導，不與水爭地，以治河之費，爲移民之費，約省十之五，而民與河皆得所矣。世無禹與孟子，誰解此無等等咒耶！余在陸豐，行金廂海岸，句云：蹤其所至隄防之，欲挽狂瀾不在手。范肯堂驚爲大句，許仙屏中丞見之，笑曰：汝作河督，便不作此語。余曰：能作此語，焉能作河督。中丞曾治河，頗著聲績。

鄭州望黃河

積石導源歸大海，宣房負土困中原。薪芻民力今難繼，疏鑿神功古尙存。一曲南來蟠二華，萬靈東走下三門。遷流可有迴瀾日，白草黃沙霧雨昏。

十四日晨起，吃粥遂行。出城十五里，至三官廟集，出西寨門，卽入鴻溝，車轎俱行溝中，兩岸土壤壁

立，無類裂痕，高或百尺，低亦數丈，寬處五馬並行，狹僅容一車，預候寬處交讓。溝內時有積水，綠坡登岸，一望平原，叢黍連雲，路僅一線，下臨深險，卽漢楚所劃之鴻溝也。又行十五里，至須水鎮，午飯，鎮有寨，磚石砌成，雄峙類名城。飯後行四十里，至滎陽城，宿西門外。邑宰張紹旭號序初，湖北武昌人，來晤。鄴州滎陽東門內皆有石陂，層級而上，由東至西，愈行愈高，不虛也。

鴻溝

終南太華天下脊，嵐翠岩嶂接二室。長山凝峙免澤流，分取黃河一枝脈。龍門外抱天作隣，虎牢中挖地爲裂。首衝函谷貫灑汜，尾閘直注圃田澤。揚珠搗玉冠中原，敖倉輓運關中實。憶昔雌雄爭楚漢，鴻門宴罷隆準逸。手劃河山衣錦歸，美人帳下重腫泣。君不見秦皇菜武謀萬世，小築長城作房闕。皇威今播天山外，直取鴻溝會萬轍。吁嗟乎，牛溲安能困龍虎，沐猴無乃弄蛙匹。

十五日辰正行，今日宿汜水，僅四十里。夜臥榻上，蔽苜蓿席未去，爲臭風所苦，將明始酣臥。行二十里，飯於野店，復行二十里，至汜水城，宿東門外。仍行溝中，稍寬處有人家池樹，間有穴居者，風景頗佳。有時肩輿出溝行平原。黍米黑豆葷麻子，已熟未收，青黃彌望。節屆中秋，征人高興，幾忘之，晚見月圓，始悟。

邑宰孔君心泉廣達，曲阜人，邀余入署晚飯，並多住一日，婉謝之。

十六日卯正起，辰初行，過汜水城，度烏沙河，入虎牢，皆土山，凡登五嶺，過鞏關，計三十五里，至老隄坡午飯。坡頂有行宮，飯後登坡四望，乾坤端倪，軒豁呈露，黃河繞坡脚，白氣蒼茫中，舟楫隱現。緣坡開作田，方野層疊，林木蒼翠，到目如畫，卽古之成皋虎牢也。中州平陸千里，此爲西上第一險隘。成皋本石溜之地，而韓之取鄉，從成皋始，大擅地利也。有謂坡上鞏關卽虎牢關，而土人則謂虎牢實在汜水西門外二三里，初入溝處，兩坡夾峙，中有關門，輒驚遺趾尙可見。偕芷同瞻仰。行宮前豎牌樓，第一進宮門三間，二進正殿三間，東西廊各三間，三進正殿明五暗三，殿基高敞，距全坡極頂，黃河如帶，青山如環，一似天造地設，特怡天顏也。何蟻叟成皋詩：「土如能化石，虎牢卽劍關，石如能化土，岷峨卽鞏洛。」到此方知其論創而確。下坡行十餘里，漸落平地，黃河外抱，洛水內縈。又行二十五里，順坡而下，路頗平迤，至鞏縣東門外，市廛尙盛，入東門，門洞土塞其半，聞四門皆然，防水患也。城內人烟寥落，蓮塘櫛比，紅妝雖卸，翠蓋猶擎，蓮子沿門出售，香嫩可食。人家門與水平，游魚振鱗掉尾，唼唼菁藻，咀嚼菱藕，極似江鄉風景，亦西北罕見者。出南門，宿客館，邑宰遣人來迎，詢之來介，名舒秦，號心泉，奉天滿人，癸未進士，癸酉舉人，因病瘥不能出署。店後山岸如削，半夜雨。

天以疾疾憂患待聖賢豪傑，爲古今不易之局。吾二十前處貧賤，五十後遭患難，貧賤至饑寒交迫，不畏溝壑而畏屈辱，患難至死生呼吸，不畏鼎鑊而畏屈辱，萬念灰冷，惟此念不冷。至於貧賤使子弟向富貴人告貸，患難使子弟向權勢人求救，尤爲酸慘。太史公曰：「知死必勇。」曾文正常勸人耐貧受辱。非知死不能耐貧受辱，非耐貧守辱，不足言勇也。能打破此關，便一生受用不盡。予初離粵，入清遠峽，訪飛來寺，雖對名山福地，而胸次迫塞，山自山，我自我，故有青山破夢驀語。度梅嶺，謁張曲江祠，其時小極初愈，微雨新涼，肩輿行萬松中，清風吹面，忽忽睡去，自顧身是嬰兒，熱如探湯，忽墮清冷淵中，涼氣沁頂門，一悸而寤，開眼南安城郭空濛如畫，忽有所悟，如蠶之出蟄，蠶之脫繭焉。過南昌，登滕王閣，飲百花洲，簪組雜沓，舳舻交錯，浮彭蠡，游石鐘山，望匡廬彭澤，想見陶靖節、虎溪和尚、李太白、蘇東坡一流人物，萍塵軒冕，嘯傲烟霞，何等風概。予無故自尋繯鎖，入牢籠，拖泥帶水，萬金之軀輕於一擲，便自笑自悔。抵潯陽，留十餘日，湖口至九江，外江內湖，乃羅、彭、楊、李諸帥百戰之地，曾文正所謂割肝膽，判吳越，終古不得合併者，今則波平烽靖，柳暗花明，闐闐喧闐，桅檣櫓比，江山到眼如膏沐，蓋承平四十年矣。日與友人入南湖，泛小艇，沿緣荻花楓葉間，惟見大江風影如織，五老踏雲欲來，大孤小孤臨水相嫵媚，清風脫至，兩岸珠簾搖曳，時聞琵琶聲，而白司馬移船招紅袖故處已不可復識。將行，命仲弟回建康省親，至無錫取

書史，有欲伴送出關者，悉謝遣之。將渡江，南海同官呂鹿笙暨亞農、伯愷兩弟送至江干，鹿笙曰：「行矣！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別離可憐之色，今子適萬里，獨無幾微見於言面何也。」余曰：「躊躇畦苑，遊戲平林，詠歸高堂，安神閨房，吾不如子；黃鶴一舉，今知山川之紆曲，再舉今識天地之方圓，壯游萬里，則子不如吾行矣。而今而後，請勿以爲念。」伯愷曰：「送君者自崖而返，君亦自此遠矣。」於是送者皆含淚望江水，不能交一語，余漠然也。既登舟，金陵書適至，淑兒示予，忽念萬里行，老親咫尺，不能一見，不覺泣下沾巾，爲此鬱鬱者累日。過桐城，見龍眠山水奇秀，栲栳、香草峯下，耕夫野老，皆有隱君子風，益恨入山不早。至濠梁，毒暑，從人有病者，休一日，僭華封騎驢謁明陵，羣峯遠抱，淮河前縈如帶，平洋一突而凹，其中形如仰釜，而俯納萬象，卑而彌尊，卻自具鞭撻風雲，駕馭英雄勝概，惟二百七十七年，傳十七帝，寵任宦寺，戮辱賢良，類皆德不稱位，豈亦山川之氣爲之歟。渡淮，一望沃野千里，鷄犬相聞，桑麻被地如綠雲，便有蹕厲中原氣象，得句云：「北渡長淮九軌開，中原葱鬱氣佳哉。六月紅塵揮汗如雨，至永城歸德時感暑溼，遲遲其行。七月下潞抵汴垣，患身熱下痢，服藥十餘帖，宿垢乃蕩淨。中秋前三日，發大梁，行八十餘里，入鴻溝，昨晚宿汜水，晨興涉烏沙河，陟鞏關，踞虎牢成泉之巔，右俯黃河左揖嵩嶽，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而氣象又復一變矣。此後扣函谷，越潼關，秋高氣爽，日與終南、太華相晤對，當更有乘鸞仙子，控鶴真人，招

予作汗漫遊者。西上一步高闊一步，一步自在一步，宋賢句云，從前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非親到其境不能道也。此貧賤中之自得，患難後之真樂，心與境會，神與天遊，不足爲外人道也。特書之以寄吾仲若。乙己八月十六日。

十七日早仍微雨，辰末行十五里，登高望宋仁宗諸陵。又行十里，至黑石關午飯，旅店面河而居，修竹繞簷，風景清曠，流連不忍去。飯罷渡洛水，滄波浩渺，相傳卽李郭同舟處。渡後沿北邙南趾，洛水北岸行，十餘里，至孫家灣，又望宋陵。午後共行三十五里，至偃師縣城，宿西門外客館。邑令張君子峯，山東人，宋陵背嵩面洛，陵前有山透迤，土人指爲玉帶山，又呼洛水爲玉帶河，出鞏城後，行溝內，兩岸壁立，黃土結成，如奇峯怪石，上有叢草，青翠娟娟，乃知大小李、劉松年、王晉卿、趙王孫金碧山水，悉本於此。兩岸相距寬者數十丈至百餘丈，中隸紫蓋、天柱、太室，少室均在望中。道坦夷，余易車而馳，奴子探頭頻顧，覺之墮車，西行奇勝，令人目不暇賞。昔太史公年甫二十，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規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汝泗，宜其文之雄哉。一統志：北邙山在洛陽北，後漢成陽王葬於北邙，其後王侯公卿多葬焉。

首陽山夷齊廟

寸心慕黃虞，眼底無武周。至人識君父，千駟真蜉蝣。酒池肉林禍已極，孟津大會風雨集。救民伐暴乃至仁，亂臣賊子有口實。叩馬諸侯驚，非痛湯祀亡。誰能識義士，仗鉞老鷹揚。尼山論定垂萬世，申生伯奇其苗裔。周粟何苦薇何甘，首陽配獄箕山礪。

北邙山

大河東去晚烟昏，洛水微波帶遠村。黃土漫漫秋草合，人生到此總銷魂。

十八日早晴。辰正行三十里，至義井，午飯再行，經管鮑分金處，紆徑往遊白馬寺，殿宇宏闊，塑像莊嚴，後爲毗盧閣，閣基踞高臺，類覆道階而升。僧人住閣之東西廂，閣下有北魏七佛碑，已三斷。與住持小談而別。晤搨工劉克明，自言家有龍門二十種各拓片，共行四十里，入洛陽城，卽河南府首縣。縣令徐仁麟號定甫，常熟人，來晤，諄留住二三日，邀便酌，堅辭不獲，明日當一往也。將晚又雨，宿南館，窗前綠竹數竿，極幽靜之趣，對之塵氛頓洗。舊友汪灼齋新鼎來見，詢知分府在此。

昨日將夕，遙望嵩山絕頂，披白雲如絮帽，晨霧初陽掠峯，明霞翼嶺，巖壑呈露，蒼翠極天，如亘青城而排玉案，其方削如壇，壘立如屏者，是爲中嶽中峯，固宜降生碩輔而薦福帝王也。憶癸巳春，余由黃浦

渡海至五羊，二月初六泊香港，出視羣山明淨，草木可數，惟負海一峯，豐隆突兀，衣被樓閣，點綴星辰，而自肩以上沒於雲以自晦。舟子曰：春霧迷漫，煤熏奔赴其頂，不易見也。次晨攜文兒立柁樓下，祝曰：南服神山，豈一經割棄，遂無真面目示客也。余此行亦非草草者，倘自垢，有如日入艙。少頃，文兒奔告曰：山雲淨矣。出視果然，復祝曰：山靈果不拒我，當再隱現。已而三現，復沒於雲。文兒欣然，余忽悟曰：此韓公麟衡山，蘇子見太行故事，其爲遠謫之兆乎。小子識之！至今萬里之行，天乎人乎？

由鞏縣偃師至洛陽

囊有百金輕萬里，逐客無家亦自喜。東南山水但清麗，偏促英雄老髮齒。神靈西北帝王都，尺地寸天證經史。成泉阨塞虎牢險，九曲更帶黃河水。戎衣一著周定鼎，債臺旣築秦成。灑灑王氣難久埋，春陵鬱鬱真人起。風雷士卒幻蟲沙，帶礪王侯等蜂蟻。北邙春草秋更綠，珠襦玉盃出泥滓。崧生嶽降闕精靈，寶冊金繩罷封祀。銅駝荆棘沒何處，寧論金谷迷片址。行人指點宋陵園，數堆落日荒煙裏。龍輿虎視付杯酒，一泝微波弔妃子。

十九日住。午後往晤劉太守，

時官河南府知府，府署新修，大堂前牌樓書天顏咫尺四字，卽行

宮賞還者。太守父獻夫曾官津海關道，余從父仿白爲理關務，余亦數過從，時太守尙未冠，其師劉丹亭乃丙戌同年，每至書齋劇談，今相距二十年矣。晚至徐大令行衙宴飲，肴饌甚精。大令明幹有吏才，而熱腸好友。席間約定明日往遊。

關帝塚龍門山諸勝。

洛陽

河嶽英靈蔚紫霞，經營太保會書車。九州神鼎開周宅，六合黃圖繼漢家。馬踏斜陽金谷柳，鶯啼曉露玉川花。顧瞻新邑渾如昨，父老權傳駐翠華。

洛陽河神廟

翠華巡幸處，恩禮遍羣神。玉馬遶王路，金鱗幻法身。安瀾懷禹德，瑞雪靜胡塵。聞說鑿輿過，黃

龍擁護馴。九月十九 聖駕幸伊闕，夜大雪，及渡黃河，有河神現身，類大王將軍者五六附御舟，人咸見之。

二十日辰正出南關，渡洛水，行十五里，至關帝林塚，入內瞻拜，正殿極宏壯，有坐臥觀書等像。院中古木蒼鬱，最後卽帝塚，竊以紅牆中爲墓門，塚上羣樹攢立若蓋。閱文太守記，辛丑年兩宮巡幸

時，賜帑千金，又捐募鉅款重修，故壯麗如新，爲東都各寺院冠。碑多不及細閱，相傳當時東吳歸元於魏，魏以隆禮葬於此。歷代崇奉，規模雄闊，非一時所能增飾。出林後行十五里，登龍門伊闕，伊闕者，伊水從中出，兩山相對，望之若闕，北流出龍門後，東流匯於洛水，洛東流，至偃師，匯於河。水經伊水出南陽魯陽縣西蔓渠山，陸機云，洛有四闕，斯其一焉，是亦可謂之洛闕也。水經注云，東巖西嶺並鑄石，開軒高聳，架峯。今萬佛三龕爲西嶺，香山寺爲東巖。初登西嶺，歷石級而上，石壁高插入雲，鑿爲三窟，卽三龕也。三大佛各踞其一，有侍立諸菩薩，均就山石雕成，圓體如塑，高數丈，龕頂及四壁另有淺雕各佛，無一不莊嚴如生，具天人表，乃北魏時精工妙手摹肖諸經像成之，決非唐宋以後所能奏刀。三龕而外，但有一石卽有一窟，有一窟卽有一佛，大者至數丈，小者數尺至一寸數分，無一不窮極神妙。余從北巖沿山脚河岸向南行，至山之西南隅，約三四里，仰觀懸崖陡壁，無寸土，全山一石結成，而玲瓏剔透，高下層疊，散爲無數之石，就石開竇，卽竇成佛，如恆河沙數，不知幾千萬億，亦無一像雷同者。飯後渡伊水，登東山，游香山寺，有白太傅重修香山寺記，汪士鋐大書，刻十二屏門，至今未損。書法圓渾適麗，得瘞鶴銘、定武蘭亭神髓。堂內供香山居士神主，佛殿上懸 純皇帝賜額香岩淨域四字，體肖褚虞，遠過董趙，並懸 兩宮賜額三。與僧長隨茗談，憩息炊許。下山渡回西巖，乘輿歸，行至洛水南岸，已昏黑矣。回寓晤一老芷同，

訂明日起行。楮中令楷書伊闕三龕佛記在第三龕外北石壁上，龍門二十種亦在西山，距三龕頗高遠，工人以木架梯而上始得拓，余在巖下遙觀，不能至也。宇內以龍門名者，難以指數，禹鑿黃河之龍門在陝西韓城境，兩岸陡峻，中開一峽，河水自上而下，境更奇闢，若枚生七發之龍門，但云下臨百尺之豁，不言黃河，應指隴州之龍門洞，至今梧桐連陰，有鸚鵡鷓鴣巢於其上，汧水出焉。宋邱真人修道之所，與枚賦景物悉合。

二十一日辰正行四十里，至磁澗午飯，有

行宮。午後行三十里，至函谷關，飛樓聳漢，峽路通車，

攀籐披棘，陟乎層巔，西望新安，城闕冒落日，熊熊如火如車輪，東望山環澗，繞中有白光一線，縈紆蜿蜒者，來徑也。關樓已圯，惟存順治年間重修函谷關一碑，此非秦之函關，乃漢時楊僕恥爲關外民所築也。自鞏假以西均土山，卽北邙綿亘數百里，亦不見石，惟此關山石雄峙。關內里許卽新安東城樓，正塞關口，高峻得勢，幾於萬夫莫開，項王西上，秦兵扼諸侯兵於此。城內古廟多殘毀，市廛亦不盛。住西門外客店。西門樓刊峭陵風雨四字，明日將過二嶠也。縣宰言君有章，字審博，大興優貢，子游耳孫也。風雅淹通，工小楷，能詩，乃范肯堂吳攀甫弟子。聞余至，一夕兩來，久談不肯去，促之始歸，多情好事，非俗吏也。

二十二日辰起，已正行過二陵，一南一北，突兀相望，二嶠在雲霧間，嵯峨隱現，左傳：「瞻有二陵焉，

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元和郡縣圖志』：『東瞻至西瞻三十五里，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南望日色，陰慘，黑雲如蓋，豈項王阮秦卒故地歟。三十里至鐵門午飯，東南有棋盤山，卽王喬爛柯處。出洛陽後，澗水自西而東，紆廻萬山間，日來數渡。過麥仁嶺，相傳光武麥飯處。居民猶漣麥仁，加玉露葦豆煎湯餉過客。行六十里，已昏黑，宿灑池東門外，破屋支帳禦寒，未明卽起，連日仍行溝道。邑宰楊蔚字蒼亭，江蘇進士。接光武至燕蓂亭，馮異進豆粥，至南宮，異復進麥飯，因復渡潁沱河，在今直隸真定境。

二十三日辰，正行四十五里，至觀音堂午飯，冒雨行二十五里，雨甚，山路崎嶇難行，至硤石驛，無店可住。芷同商之驛丞，寄宿。行宮廂房，仰瞻殿宇，雖結構不宏，甚爲整齊。將晚雨益甚，行李車仍向民房栖止。將近硤石，雨中峯巒蒼翠，林木蔥鬱，似江南而氣象雄厚，宜爲翠華駐蹕也。行宮三進，正殿三間，前殿三間，東西廊房各三間，宮門三，沿途所見，此乃完整者。硤石本隨硤石塢，唐硤石縣故地。連日觀洛陽西來山勢，中幹自太華東行，再結崧岳，黃河在其北；自潼關起，得邙山綿長，背隴黃河，南跨洛水，直至成臯虎牢，洛水入河，邙山始止；而澗水由西至東，紆曲萬山間，八水交匯，同入於河，鍾靈毓秀，三代以來，帝王將相，文人名儒，萃此千餘里，宇內壯觀也，安可不一履其地。夜晴見星月。

二十四日早起，陰欲雨。辰正行過硤石關，二十里至張毛，有行宮。又行二十五里，至磁種午飯，行三十五里，至陝州城，入東門，出南門，渡澗河，行四五里，至南關宿客店。硤石關應即古石壕村，杜詩「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一統志謂在陝州東七十里。自辰至酉雨不止，山路崎嶇，泥滑難行，夫馬極苦。張毛磁種均行深溝，兩壁赤立數十仞，仰天僅一席。將至磁種以西十餘里，景象蕭瑟，儼然邊塞，中原之外郭也。草木甚稀，人民悉住土穴，附近州城，樹木漸盛，黍穀在田。洛陽以西之路，澗池至新安九十里，山路多碎石，溪澗曲折，向稱難行，而澗池西至磁種，僅四十五里，若遇久雨，往往遷延負轅，八九日不能進。自入澗溝，凡城池民居，悉在溝內，低平寬廠，兩岸相距甚遠，即以岸爲外郭也。

二十五日雨未行。諸友聚談甚歡。一山言某年粵東某山出禿尾龍，經省城赴海，西人輪舟大副以礮轟之，龍怒掉尾，將西關民居商船掃蕩一空，香港亦被害甚重。此事未久，粵人咸能道之，南海畧尙有報災檔案。昨夜夢有人送古琴二，較常琴爲短，琴枕漢玉，精極，外匣尤滑澤，彈之音響奇逸。又南田仿大痴青綠山水，濃重如染，一小幀。又紙本花卉似系碧桃海棠。又石谷山水一長幀，着色濃潤。風塵奔走中，忽作清夢，惜夢中之物不能舉示人也。將晚雨止，夜見星。午後爲言審博書鴻溝詩，橫幅。又爲潘硯濃書夷齊廟詩，小立幅。西人謂水族無龍，即見之亦目爲蛇，蓋飛龍在天，實主中夏，非海外所能有也。六月初

七日未申之交，行近潛山城四五里，夾道皆渠水，忽烈風雷雨，掀輿掣蓋，余亦立道旁，頂上電光熠熠，黑雲噴涌，有白龍露一爪，垂其尾，鱗甲森張，蜿蜒夭矯，渠水皆立，與人禱且泣，余笑曰：蒼生待澤久矣，顧舍江海而取溝瀆，龍之澤可知，尙作怪駭人耶！登輿不顧而去。

二十六日早起，陰雲欲雨。辰正行四十里，至曲沃午飯，冒雨行二十里，至靈寶縣城，宿南門外客店。將到靈寶，溝道有狹者，不容一車。民夫陳姓年十八，面有菜色，體無完衣，詢之，乃四川廣元縣人，三年前年荒，其父予錢二百，饅頭一，令其出外度命。聞予至，候於河南府城，昨自陝州充擔夫，定價三百，而夫頭僅給小錢二百文，負荷四十斤，途雨難行，輿夫代肩十餘里，余見而憐之。彼言得錢二千文，至西安則鄉人多可結伴歸矣。爲買棉襖褲各一，攜至西安。陝州系民設夫馬局，應差夫一名三百文，轎夫每乘八名二千四百文，局中夫不足，必須由縣代傳，少一轎請縣傳夫，竟費至五千八百文，據云，卽十千亦不能不給。途經各縣，有由縣自賠夫價者，有由民間每日繳役費由官自僱者，有逕由民間設夫馬局供差者，但官收費而僱民夫，民間往往故昂其值以挾制官，若由夫馬局自應，而官又故多開夫馬車轎以與局爲難，丁役因而取利，又有所謂夫頭者，串通丁役，折扣多端，使實惠不得均沾，長途數千里，經過百餘縣，應役發價，毫無劃一定章，任由丁役上下其手，以病民而難容，殊可慨也。

子芳問宋代宰相孰爲最賢，余曰：李太初、韓稚圭。子芳曰：司馬公竟不及乎？曰：吾論識度，非論事功也。識由知言，度由養氣，事功乃迫於時會，時會至則功業顯，未至則無所樹立，惟識度在己，不能增損，而識較度尤難，生於天，成於學，不能強也。司馬公之相業，太初、稚圭易地則皆然。太初能辨丁謂之奸，稚圭能知安石不可爲相，而溫公以用安石爲得人；朱子謂溫公致知工夫未至，堯夫謂溫公是九分人，下語殊有分寸。子芳曰：如何是十分人？當於三代上求之。然安石之誤國，能欺溫公於一時，而呂獻可、蘇明允皆豫知之，豈溫公之識不及二公乎？蓋荆公文章學術，推倒一時，歐陽公文澁國皆譽而薦之，溫公好賢，豈能舍諸？今果有荆公其人，吾寧蹈溫公故轍。惟溫公再起於荆公新法，不論是非，一概反其所爲，又過矣。知言知人，知言養氣，孔孟諄諄辨之，治亂所關，重可感也。

二十七日夜雨，至午不止，旅次滲漏，青苔及榻。午後季良、芷同、子芳，杏如冒雨踐泥來談。酉刻雨止，聞前途水深數尺，河又漲，鉅城十里內，卽有峻嶺，車不易行，因商定雨止當遣馬往探明再行，免至中道趑趄。季良亦因阻雨不行。陝州靈寶以西至潼關，古之大戰場也。吾二十後，卽夢想虎牢、成皋、潼關、函谷，以爲必石骨嵯峨，羣峯拱抱，故爲天下之雄，今親至其地，乃數堆黃土耳，已費盡英雄氣力，何其拙也。

徐季良名仁傑，前官廣東連平州知州，能治盜，著政聲。奸民誣控，大府委查，委員某欲見好上官，文

致其罪，大府卽據以入告，革職遣戍。有訟其冤者，大府委再查，委員某守正不阿，白其誣，而前奏已奉准，不可救。季良尊人前官遼陽州中東之役，堅守危城，力戰却敵，大局得全，紳民德之，釀萬二千金助賑捐，奉天將軍爲請於朝，奉旨釋回，時季良行至蘭州，尙未出關也，折回過此，得數晤。

二十八日雨止，蚤起西南風競，巾車脂轄待發，偵役回報河漲，浸車沒馬腹，溝路積水沒軌，遂止。季良已早行東去，路雖難，尙無河阻。下午發家書，交郵局寄金陵龍鎮台轉交無錫，家君已回錫也。縣宰王君翰臣來談，四川人，癸酉舉人，大挑補是缺，與余同年。縣學宮在城內，將城墻開通作戟門，勢甚雄壯，古松柏成林。

汴梁以西均產棗，新安陝州更佳，而以靈寶爲最，大如鷄卵而核小。

書杜集後

詩亡誰續楚騷憂，杜老哀歌仰白頭。枌樹秋風亦屋漏，浣花春水草堂流。亂離稷契終無補，心事匡

劉古與儔。最是感人忠愛作，惹予清淚不能收。

二十九日辰正行，由南關向西行里許，渡穀水。顏延之詩「伊瀨絕津濟」，李善注，「伊瀨二水名」。

俱作澗。唐昭宗爲朱溫逼遷，過穀水，左右僅小黃門十數人，卽此水也。登岸兩山夾峙，崇關高聳，函關也。關外有同治癸酉年蜀涪周某新建關房三間，壁嵌一記甚佳，而名已泐。前立一石，刻古函關三大字。余躡衣而登，關樓面東，內塑老子像，童子牽青牛臥於旁，關尹侍焉。舊藏李伯時著色老子度關圖卷，老子修面青衫，臥榻上，鬚髮皓然，關尹盛服拜床下，老子作將起未起狀，覺道氣拂拂從毛孔出，前有宋徽宗御題賜朱勝非，後附松雪行楷五千言，以校塑像，尙未得老子脚汗氣也。憑欄遠眺，黃河繞其北，靈寶塞其衝，穀水前橫，古今奇險不虛也。何二千年來竟無秦丸泥之功者，使吾奉命爲將，率精兵萬餘，抉黃河之流，遮桃林之野，雖開關延敵，東諸侯將遂巡而返矣。關右立片石，曰夏直臣關龍逢之墓。山根土石崩裂，作慘碧色，以杖探其罅，深不可究。自鄭州以西，皆傍黃河行，惟此最近。入關行函道中，兩山壁立，山皆土結而奇秀如石。元和郡縣志引西征記，路在谷中，深險如函，東西十五里，絕岸壁立，柏林陰谷中，殆不見日，今童山濯濯矣。行二十里，至臭桑墩小住，卽稠桑驛也。一統志，稠桑在靈寶縣西二十里。又行四十里，至達字營午尖，午後出函道，漸平曠，行二十里，至閿鄉西門外，宿大王廟。廟向北，面黃河，內障一堤，垂柳森護，堤外有大石礮二，作張翼形，衛廟卽以固城，而河聲洶湧如怒雷，羣山迫繞，尙不至爲大患。廟內祀各大王甚虔，老道主之廟新修，殿宇廊廡均完整，往來貴人悉宿此。邑宰王直隸人，名號未詳。九微志，

周武王時，方輔先生與老聃跨白驢入山煉丹，是老子亦騎白驢也，而知者或鮮。

黃帝嶺鑄鼎原在縣東南十里。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陽桃林塞。自函關至潼關卽桃林塞地。黃帝陵在鑄鼎原。夸父山卽夸父逐日所死之處。秦山在縣東南，統名秦嶺。韓文王適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一旦載妻子入闕鄉南山不顧，亦此山也。將到縣城，見黃河北岸有長山青亘不絕，詢之輿夫，曰中條山。

辰太子塚其子史皇孫塚在其側在城西三十五里，底董村南泉鳩水邊，當時死於此也。崇禎二年縣令修黃帝廟，帝身生芝，人以爲祥，立碑記之，十六年流寇破城，像毀。

女媧陵在城西四十里黃河中，后風姓，名風陵。天寶十三年六月，天雨冥晦，失所在。乾元二年六月，瀕河人夜聞風雷聲，曉見墓湧出，上有巨石，石上有雙柳，時號風陵堆。見舊唐書。自虎牢以西，僅新安縣之函谷關及峽石爲石山，此外皆土山，望之類石。

過閿鄉宿黃河邊

扶桑枝葉明朝暎，六鷲背上揚微塵。蓬萊隨波沒何處，神藥已斷琅玕根。安期羨門欲安往，羣聖將

躡青年轡。黃金不成霜。鬢重，鼎中丹訣誰與論。九曲東流我西上，孤槎萬里窮其源。織女停梭玉珮冷，星漢清淺愁黃昏。仙人滄桑久見慣，山河劫盡餘灰溫。風雷猶護女媧塚，弓劍親尋黃帝原。人間清都萬靈會，應奏鈞天觴百神。鄧林遺杖入吾手，便追駿御登崑崙。河聲入吼催早起，曉日中條青到門。

三十日辰末起，行四十里，至壘底午飯，飯後行二十里，至潼關，上刻第一關三字。又名金陡關。光緒二十七年新修，巍峨峻整。關外有『河南西界』一碑，巡撫崧壽立。黃河繞關之左臂，形勢與函關略同，而雄壯倍之，惟虛無一人，不知誰掌鎖鑰。唐哥舒翰統河朔兵二十萬駐此，竟爲漁陽賊將所敗，以至埋豔馬嵬，傷鈴蜀道，豈在德不在險耶。欲登關樓，無路可上。又行三四里，至金淋關，面對黃河，別成形勝。石路城樓，均新修，寬平雄麗，下爲關卡收稅房。入城次於五省行臺，規模頗壯。潼關應劉君蓉第，直隸昌平人。由閿鄉西行，見道南長山綿亘，峯巒叢簇，高入雲表，閿志，卽秦嶺也。一峯一名，如荆山首山，夸夫皆是。黃河北岸有長山，峯平而峻秀葱鬱，兩日來均見之，中條山也。今日仍行深溝，壁立數十丈，黃白土結成，不見片石，土山奇秀萬狀，盡於此矣。

由靈寶至潼關兩站，共一百二十里，而輿夫咸謂每十里加四里，或謂加八里，以余驗之，每十里僅加二里。

九月丙戌辛未朔，住潼關。午後偕同人散步市間。城四圍皆山，雉堞依山而立，城內如在釜底，其形勢全在東門外。杜詩「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唐時必有兩城也。劉華封云：東城內麒麟山上建鐘樓，鐘頗鉅，大定二十九年鑄，其款識頗多，僧人云，非有警報不敢撞，撞之聲聞數十里。按大定爲金世宗稱帝東京年號，其時陝西早沒於金矣。劉君託陝委郭大令永豐來言西省定章，委員出差，只給大車二，此次亦欲仿辦。余與陳一山云，委員本省出差，主僕二人，行李無多，與我輩迥異，我輩萬里荷戈，不知何日賜環，或攜眷口，或帶應用衣物，已西上數千里，人與物皆有定數，勢難捨之而去，已有車數，勢不能減，肩輿到潼後，向不供應，不敢破例，當自爲計，郭君亦以爲然，約明日作定。余將肩輿賃就，用六人，每站人三百五十文，住日不給，送至西安再定。夜將半，風大作，庭中老槐奔騰澎湃，作怒濤聲，頗有杜陵茅屋，萊公秋風之感。潼關多老槐，協鎮署前一株更古茂，殆數百年物也。王芷同回汴梁，昔晉老因公入蜀，取道陰平，即鄧艾伐蜀行無人之地七百里者，製行輿，便往來，芷同今以假余。

初二日仍住行臺。午後登麒麟山，俯瞰全城，三面倚山，獨北面平坦，黃河繞之，市廛井然，如看指上螺紋。山頂有鐘樓，鐘上文字分爲四層，上層大字，皇帝萬歲，臣佐千秋，國泰民安，法輪常轉，大定二十九年重陽月二十有八日記，二三層刊佛語，並捐資及鑄工姓名，河南東路石州郭下鑄；下層金剛穢跡神

兇形模古厚，字畫亦清勁不俗，惟二層心月輪圓二十餘字，系梵篆，餘俱楷書。山田立二碑，刻李三才詩：「入潼關，暮雲滿目舊河山，曾記年時獨出關，尺寸無成空欲老，吏人莫擬素儒還。」潼關訪蕭觀察，「清夜談心坐曉鐘，十年南北嘆浮蹤，從今更有相思夢，只在秦山一兩峯。」李三才道甫，山陽有大佛殿三層，塑像莊嚴，東爲關帝廟，再東爲牡丹亭，殿西院爲荷花池。牡丹亭之東爲蜀晉秦豫會館，屋宇精緻明爽，扁聯皆前甘肅提督馬德昭題。修建工費當以萬計，曾幾何時，佛殿如新，而迎賓之館，對碁之樓，已蛛網牽塵，鶴簷漏月，幽畦曲徑，遍生荆杞，無下足處，秋風蕭瑟，佇立斜陽，爲低徊慨嘆久之。每見中興將帥，手握重兵，擁厚資，丹青土木，到處輝煌，而後之人視爲傳舍，漠不關懷，一任傾圮破壞，委諸草莽邱墟，是前人之豪侈，後人之廢棄，厥過惟均，尙不如空門有替人也。鐘樓有碑記云，北周大定閒僧守定鑄二鐘，後黃河水漲，一浮於陝州，一浮於潼關，止焉，卽此。按北史北周五世，僅二十五年，靜帝大定元年卽爲隋楊堅所篡，何以有二十九年？仍以金世宗爲是，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也。

見羣鳥自紅霞落日中來黑影一綫掠潼關東去

朔風九月下涇涼，飛雪連天野草黃。鳥鳥亦知邊塞冷，欲隨鴻雁到衡陽。

江南秋盡草萋萋，黃葉村多傍柳堤。定有玉人刀尺倦，畫樓明月夜烏棲。

初三日午刻行，仍用大車五載行李，隨從，余肩輿行，三十五里，申初宿華陰廟。流關西門，門甬宏深，門樓兩重，巍峨壯麗。出城垂柳夾道，風草相摩，柯葉絳繚，三十餘里不斷，從柳陰中見太華千態萬狀，一步一變，雖有謝靈運柳模山範水之筆，恐難寫其萬一，惟工部「雲斷岳蓮臨大路，天清官柳暗長春」二語，能將行人心目中之太華曲曲傳出。羣峯攢拱，中聳一峯，圓抱如城，傑立雲表，望之巍然，果司寇冠也。偕華封瞻謁嶽廟，入廟城正門，松柏參天，豐碑林立，殿宇尤崇宏，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飾黃綠瑤瓊瓦，類王者居。正殿九楹，祀岳神，案上置希夷睡像，長尺餘，豈玉泉院洞中移來耶。東頭藏漢碑殘石一段，或謂即華嶽廟碑原刻，審之非也。後殿砌文石一座，莊嚴精緻，上勒「聖祖御書嶽蓮靈液四大字，振彩欲飛，氣凌華嶽。寶城四隅望樓各一，規模悉仿宮城，較之秦岳廟雄古略遜而壯麗過之，蓋自漢唐華陰祠宇已冠天下，神明之曠，光景動人，歷代又推崇仿嘗之也。最後起高臺，登石級數十，上爲萬壽閣，奉聖祖皇帝萬歲龍牌。寺僧云，兩宮西幸過此，親詣拈香。登眺久之，閣三層，南朝蓮臺，冕旒端拱，咫尺可見，呼吸相通，俗嶽嚴重，聖賢之鄉，華嶽雄秀，帝王所家，不虛也。緣梯陟其巔，胸轉意迷，倚檻若墜，見黃河一綫北繞，從荒煙落日中來。道人指點登華嶽微徑，紆曲隱現石礮木杪間，而東西北三面平

疇萬頃，疆場綺分，溝塍刻鏤，餘糧棲畝，青黃如繡，游目天表，飄飄有凌雲氣。下閣向道人購碑拓十餘紙，而漢碑殘刻無拓者。廟城扃閉，出西角門，舉頭見新月纖纖，斜掛仙掌第二指。縣令崔肇琳南海人，庶常散館，選是缺。

登華嶽廟萬壽閣

已過潼關險，曾登秦岱來。巨靈開華嶽，高閣抱蓮臺。白帝旒千仞，黃河酒一杯。長安在西牖，抉盡暮雲堆。

初四日早起，用遠鏡照視蓮臺，嵐翠欲滴，仙掌螺紋可數。辰正行三十五里，至敷水午飯，午後行四十里，入華州東門，宿行館。州城逼少華，行館軒敞，鋪陳整齊，肴菜甚美。州牧褚君成昌字稚昭，餘杭人，其兄成博，官御史，放惠潮嘉道，余同年舊識也。由華嶽廟西行五里，入華陰東門，出西門，從柳陰中回顧中峯蓮臺，左右各有一峯，高幾與并，乃昔人所謂華嶽三峯者。登萬壽閣，祇見蓮臺巍然獨尊，衆峯列立如兒孫，而中峯之東尚有一峯，高圓與蓮臺相傲，至此始見。出華陰城西行數十里，三峯既過，惟見衆峯巒峩崔崒，無一峯雷同者，可謂極天巧矣。傍山行七十餘里，柳陰如張幕，北望平曠盡沃野。行近華州，山脚

水泉不擇地而湧，新稻登場，清漪冒畦，秋林疎密，雀鳥啾啾，風景絕佳。聞山村之民極富，華山峯頂悉大石，而山腰稍平處則多土壤，山民開田種菽芋，高下鱗次，凡白黃色者均山田也。過汾陽故宅，郭姓仍繁衍，汾陽祖基在赤水西十里，山脈從少華來，穴東向。汾陽陪葬肅宗建陵在醴泉縣東北十八里五牀山。

大華

金精積氣連瑤池，突五千仞噴薄之陰陽。爐冶聚大塊，誰能雕斲張坤維。巨靈摩天揚鉅斧，冠絕五岳誇神奇。冕旒端拱正兌位，萬靈朝會翻雲旂。凝妝玉女窺曉鏡，銀河影落明星暉。芙蓉縹緲耀初日，蓮花萬古青萎蕤。睡仙石室在何處，空傳棋局驚愚癡。謝朓不來太白去，孰與刻畫煙嵐姿。年來萬死得一刻，飛笻上躡青雲梯。黃河雪浪動天地，蒼茫一綫潼關西。中原萬里容幾曲，誰教浩瀚趨委蛇。天風吹衣仙掌冷，雲雷繞足眞兒啼。與酣舉手擊落景，紅霞片片開朝曦。呼吸青天通帝座，應草皇王封禪儀。

初五日辰正，行二十五里，至赤水午尖，飯後行二十五里，至渭南，入東門住行館。沿途柿樹正熟，密如繁星。出赤水後，過周處故里。將晚陰雲不雨，夾道多稻田，水聲瀟瀟，禾黍菽豆包穀甚豐，高地已種麥。近山之地，蒲富臨渭四大邑均上腴，關中之富半由於此，閉關亦足自給。華山正餘全石，其枝葉附庸則

土，自成皋虎牢以西，路旁之山罕有石者。華嶽一脈出兩幹，其南幹東下河南，再結嵩嶽，北幹由潼關渡黃河，結中條，再結太行，東至山海關入海。縣宰劉馨齋名德全，湖北人。今日所行之道可五車方軌，余與一山肩輿并行十餘里，談貴州苗疆起事始末。見田野間鷹掣雞，犬逐兔，鵲龜襲狗，狐豚咋虎，蜻蛉啄蚊，螻蟻食蜻蛉，黃雀啄螻蟻，螳螂捕鳴蟬，始悟中庸一部惟多一不字，子芳問故，余曰：萬物並育而相害，猶並行而不相悖。

初六日卯正，行四十里，至甯口午飯。出渭南西門，行十五里，有三聖寺，殿宇殘圯，院內存一大鐵鑊，款明萬曆四十年九月望日造。又一鐘，小亭懸之，製形鏤文亦古而精，匆匆未能讀其年月，大約亦明代造。廟門外置三碑，中一大者字極精，陰面字類聖教序，旁二碑陰面均大字，侯其魯書。近廟爲良田鋪。午後過新豐，元和郡縣志，新豐故城在昭應縣東十八里，漢高祖七年置以娛太公者。臨潼志謂已非故地。共行四十里，實有五里入臨潼東門，宿行館，卽唐華清宮故址，溫泉宮、長生殿、集靈臺，皆其地也。溫泉初出爲兩大池，再由地中引至各屋，成數小池，有曰貴妃池者，相傳卽華清賜浴故處。往代荒淫之跡，本不足傳，然湯池可除痼疾，余亦一浴。池方而長，瓷以文石，階而降，淺可濯足，深不沒頸，解衣攬巾，微寒襲人，先浸兩膝，繼沒腰脅，乃趺坐而勻息，游泳炊許，日輪流燄，陰泉潛燄，與血輪相摩盪，浸潤乎華蓋，出入乎

丹田；又一炊許，覺一縷元陽，脉脉綿綿，蘇蘇濡濡，自幽闕命門，上歷重樓，達於崑崙，守於黃庭，初如雲騰，漸如露注，垂簾內視，嬰兒彷彿，人沐其外，我浴其內，非知道者不足與言其妙也。將昏，驪山頂上一彎新月，娟娟窺人，入夜即循山髻，逡巡而下，二更墜至山腰，忽爲嵐影遮蔽半弦，而清光燿燿，猶如皂羅帳裏斜露迴波，天造地設，乃華清宮中第一佳景。當日翠華蒞止，殿閣被山，不知更作何清艷，照盡繁華，耐盡悽冷，固同是一月也。辛丑 兩宮回鑾，亦住蹕於此。

斜陽滿山，有鳥鳴婉轉清脆，遠近相和，子芳曰：此何鳥也？余曰：豈阿濫堆歟？何以知之？曰：明皇曾採其聲入曲，固是驪山本地風光。

初七辰正，行三十里，實有三十五里，過霸橋。橋長三百步，寬約二十餘步。橋西岸老柳四五株，心空皮裂，百年前物，而自有綺縵繾綣之姿，蓋爲離人折殘矣。過橋行二里餘，至龍王廟旁 行宮午飯。復行八九里，過灤橋，橋寬十步，長二百步，橋兩堦各有石犀臥石闌上。登橋一望，東南有山綿長如臥蠶，藍田也。村落烟樹，華子崗、斤竹嶺、菜萸泝、辛夷塢，歷歷在目。橋下灤水自南來，繞藍田山下，紆餘淪澗，澹蕩漫衍者，輞川也。藍田山脈由鹿原來，最饒靈秀，宋名臣諸呂先塋在焉。登岸行里許，卽十里舖，長安舊城外郭也。出舖見平野間，邱阜墳起，大小星羅，古陵墓也。十里入東門，經大街，住橋梓口客店，與子芳同住。初

出行館，緣驪山西行，至山西北隅，過一小澗，淺瀾鱗鱗，紫蘚繡石，青芹怒芽，山腰一帶邱壑尤美。秦漢李唐宮殿必萃於此。俯視平原百里見秋毫，今已廢爲民田。東坡句云，「六龍西幸峨眉棧，悲風已入華清苑，羯鼓樓高空夕陽，長生殿古生秋草。」閒閒老人句云，「塵埋梨園骨，火燒花萼碑，寢殿通樵徑，宮牆插酒旗。」曷勝興亡之感。自東都以西，舉目皆興亡陳跡，不僅華清也。回望始皇一塚，卓立驪山之北，下圓上銳，巍然如獨夫，天風東來，似聞輻輳餘臭。是役也，與長城等，一坏土，萬民膏血也。元和志謂驪山泉水本北流，陂障使東西流，又取大石渭北諸山，故費功役。形家謂驪山巒頭爲火星，奴僕方又強旺，主弱奴強，故不旋踵而趙高之禍作，理或然歟。要之，始皇暴虐，卽佳城龍臥，亦安得不亡？水銀江河，明珠日月，與阿房美人鐘鼓同歸一炬，哀哉！

王右丞少年本功名之士，而胸次清澈，漸老漸近道，其詩亦如之。予兒時避亂山中，讀右丞鹿柴竹裏館諸絕句卽愛之，常攜亞弟戲深林，手攀蒼松，足踏青苔，曰，此鹿柴也。又於月夜入竹林，磊石覆茆，曰，此竹裏館也。出山時，至涕泣不去。縉卿從祖嘗問曰，爾何志？予曰，鹿柴在何處？曰，在西安鞏川。予曰，三十年出將入相，不敵空山不見人二十字，當至鞏川過一生。從祖笑曰，小子竟有此志！今得親過其地，天殆鑒我素志乎。唐人傳右丞引孟襄陽謁明皇，襄陽誦北闕休上書一詩，有不才明主棄語，明皇不悅。

而罷，後人惜之，謂襄陽若誦八月湖水平之作，則明皇必大用矣。鄙哉此言，我輩尙視天爵重於人爵，襄陽抗情物表，乃陶靖節龐德公一流人，豈枉道求合，以一官爲榮者，其誦詩正表明不欲仕也。王孟深交，其薦於明皇者，亦以人事君之義，冀襄陽之或一出也，乃始終不渝其志，高矣。

藍田山中產蘭葉，長三尺餘，花箭高四尺，花瓣長二寸餘，香國偉觀也。

生平極嗜右丞五律，以爲清機妙悟，不減楞嚴，肩輿中取輞川諸作，一面看，一面讀，字字皆在眼底，乃客子眼中有情，輿夫足下無情，大有叔寶辭宮景象，解讀右丞詩者幾人能攜向輞川讀者幾人，謂非幸歟！

杜曲爲長安名勝，產牡丹花，大逾盤，開時游人咸集，庚子董軍駐此，伐牡丹爲薪，工部刻像亦碎爲數段，後人重摩之，可慨也。

鄜山之陰樹林陰翳，百鳥翔集，朝暮鳴聲相和，人不能舉其名。有五靈鳥，雞再唱卽發聲，曰冷清清黑迷眼睛，日出，曰太陽照行人，太陽照行人；將午，曰曬破瓦盆；遇雨，曰淋倒牆根；午後，曰山深山深，和尙敲磬；將晚，曰斜陽明，早歸林。好鳥妙語言，無過於此。余將晚始至，但聞呼斜陽明早歸林，不絕聲。蜀中春日，有鳥呼曰，清明酒醉人，卽以其聲名之，所至處提壺鳥必尾其後，如主客然，或謂爲劉伶酒榼所化。

過灞陵調同戍陳一山軍門

歐榻豈容他人寢，龍城一箭天驕慄。君將旗鼓樹中原，我亦威風赤縣尹。蕭條雙騎度邊城，死灰每傍將星明。灞陵醉尉爾莫狼，猿臂明年守北平。死灰用韓安國事。

夜渡灞陵

虎氣縱橫灞碧山，藍田新月半弓彎。自從犯夜將軍去，醉尉三更不閉關。

初八日住。子芳杏如往見西安府尹長齡，四川人，談及余事，問途次安分否。子芳等答以某生性安靜。尹云，小安分，大不安分。又問余聞尙有十萬資財，又曰，中國人何以避至港澳，子芳等告以故。余西來六七千里，所過封疆牧令，言及鄙事，或不置可否，或溫語慰藉，或更有鳴不平者，余此時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詭益甚耳。古云，弭謗莫如自修，謹誌之以爲自修之助。黃澗蘭師嘗言，學問可在人下，意氣不可在人下。予途中畏客如畏虎，恐觸忤貴人也。古英雄處貧賤憂患中，開口光芒射人，一旦得志，便奄奄無生氣，齊桓皆文皆霸主也，齊桓伐楚，詰楚子語局促如轅下駒，遂爲楚所折；文公以一亡人當雄國，竟有

晉楚治兵遇於中原之對，隱以霸主自任，重耳真可人也。

初九日午後往惠經士中翰寓久談，並邀其友蒙蘭亭同往南轅街古玩店游覽，見古器甚多，有五穀罐琉璃所造，制模甚異，可作花瓶。又一漢瓦當硯，篆文古秀，類漢婕妤小印，余給價一金，未售，容再往購。經士爲前南雄州牧濂堂先生之長公子，好學，工書法。

長安曉望

匹馬西風作陣寒，唐宮漢闕繞烟巒。雲開渭水明如練，不見金莖指露盤。

九日

朔雁西風一倍涼，濱溼天氣陣雲黃。菊花亦避登高客，彭澤何曾去故鄉。

初十日午後往拜長安縣李君，未去李已來。君名經江，號問岷，合肥人，前兩廣總督小荃宮保之七公子，年二十餘，明白幹練，而能知大體，達人情，亦難得之材。入夜往訪經士，已睡，得晤同住之林君映西，談片刻，踏月而歸。

將晚西風作緊，羣雁南翔，孟子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孔子則稱驥以德美，雉以時數，黃鳥爲知止，視孟子尤爲盡物之性。人之賤禽獸者，謂其無羞惡心。余西來車馬應足，日與跛驢鴛鴦爲伍，方知人能盡如禽獸，則世界太古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祇是工於揜著，其敗德之處，可令禽獸見哉？騾馬有骨相端凝者，植立終日，清高深穩，儀觀偉然，及服役任人駕馭，無不如志，食芻飲水，皆自力役作苦中來，夜間牝牡同攬，無稍亂者。東坡韓幹四馬圖贊能爲騷騶寫真傳神，古人以良馬比君子，若論性質，卽騫駘亦君子也。禽鳥尤守義而深於情，曾見二雁同宿，弋人斃其雄，雌者哀鳴不去，逐之飛丈餘輒下，後羣雁來，始隨之去，夜息洲渚，此雁獨宿數驚，如警夜然。曾照棠云，鄉人得一雁，視之乃中彈者，絆其翼，食畜之，一日羣雁飛過，此雁仰空而鳴，忽一雁墮，繾綣良久，以翼掖之，少起復墮者數，遂交頸而死，乃其偶也。此二事聞之令人深伉儷之情，古人昏禮奠雁，良有以也。

人知萬物之性與人同，方知人之所以異於萬物。余幼居鄉，羣樹繞屋，每春夏之交，鳥抱子成雛，日求出食哺之。一日雛墮屋上，鳥來覆翼慰勲，以口啣之，不能舉，乃向空噪，羣鳥翔集，共啣入巢，此後鳥出，必有他鳥來守之，俟其歸而後去。及雛能飛而鳥已尾禿羽毳，不能求食矣，雛乃啣魚蝦之屬反哺之，滿十八日鳥復壯乃止。鳥反哺，羊跪乳，孝慈與人同也。

十一日午後往游城隍廟，並詣北轅，瞻仰行宮，入東花園，見壁間嵌得天精楷閣帖考證目錄，

又張祥河畫花竹團扇屏幅各刻。復偕華封游城隍廟，殿宇壯麗，衢路多石，車行頗頓。晚間陳君陽致扶來談甚歡。致扶與子芳同縣，兼姻好，乃授卿學士文孫，丁酉優貢，以知縣來陝，入曹中丞幕，約日來看書畫。致扶世藏金石，爲海內冠，爲人亦有王謝風。

十二日午後偕二劉君詣西安府學觀碑林，先至藏唐石經處，共八十餘碑，長短整齊，其間有補缺者，嵌在各碑對面壁上。又觀唐宋以來三百餘碑，其精者五十餘碑，另有標目。凡余四十年來目見夢想諸名碑，咸在其中，得手模而遍讀之，眞人生快事。世人僅見拓出碑字篆額，其碑額以上摹刻奇異，夔龍翔，虬最蜿蜒，穆然存千百年前氣象者，無由見也。其碑頂尙有一石覆冒，以庇蔭全碑，如人之有冠冕，更爲訪古家所罕道。碑製宏壯，以唐開元孝經注四面碑爲冠，每面一碑，寬四尺，高丈餘，四碑合成一碑，上戴碑冒，如屋之垂簷，雕刻精麗，嶄然如新，下有石座，細滑如脂，悉唐代原石，不少殘損。其次則魯公家廟碑亦兩面，兩側古厚端重，如見魯公風概。其他唐碑雖稍有損裂處，而其完好者如新發於硯，精古堅緻，歷劫不磨，亦人之精氣貫注也。余每憂古碑易於銷沉，以林內諸碑衝之，若無兵燹水火土木之災，尙可千年不壞。按碑林始於宋元祐中，唐石經舊在長安城中唐尙書省西隅，元祐五年知龍圖呂公領漕

陝右，始移於此，中建大亭，置唐天寶書孝經，復架置種種舊碑，乃碑林所自始，見宋黎持新移石經記。唐石經已散失，乾隆中畢秋帆尚書哀集度藏，乃得完整。午後接仲若無錫寄書，由曹中丞轉交也。內附玉帥函。

十三日下午致扶來，約至明德樓吃燒鴨，肥腴而焦嫩，勝京師便宜坊。同坐者，趙介之餘恆，山西人。聞一鴨之價，上者三千，次二千，次千餘文，其四百餘文者乃不入等之物，已美於東南矣。子芳述曹中丞語云，某與余同官西曹時，英姿卓犖，青鬢照人，一旦改外，亦所至有聲，今落拓摧殘至此，可爲慨歎，聞之遂不免有商婦琵琶天涯淪落意。中丞爲仲弟已丑鄉闈座師。將晚登長安城南樓，忽憶歐子「九月星河人出塞，一城砧杵客登樓」爲之諷誦不已。

十四日午後同一老至新泰厚小坐，伊由上海電兌銀五百兩已到，詢之擋手云，每百兩約須兌費二兩，電費在外。凡授銀於人，必取息於受銀之人，惟匯兌則受銀之人反取息於授者，宜其獲利也。子芳問古人取息若何，余曰，古金一兩直錢十千，太史公云，農商工賈萬金，歲息二千，百萬歲息二十萬，是漢時二分年息，與今略同。途次吟稿悉納囊中，經士代懇其友蒙君蘭亭繕成冊，得一百二十首。蘭亭名儒香，關中人。

今日入市，以大錢六千購古鏡七枚，內有漢鏡一，以今尺度之，圍一尺五寸，徑五寸，銘曰：「津治同華清而明，以之爲竟宜文章，長康益壽去不羊，甕天冉匝。」以許書證之，殆西漢物。近人不識本字，不曉古韻，動加偏旁，動稱叶韻，失古甚矣。昔苗先麓得君子館瓦，驚爲神餉，曾文正以志其墓，人於蕭條寂寞之境，鬼神每以奇怪之物相餽，以慰其不遇，余之得此鏡也，亦然。辛丑秋余在南海得海燕蒲陶漢鏡，徑九寸，光黦如精漆，土不能蝕，古鏡大如此者甚罕。南漢劉襲墓中物，承以金盤，乃南漢造，初出土得之耕夫。古人製鏡，非徒鑿形，朝夕擊之，可當鐘磬。古鏡精者音必清越，鏡有架，有盤，有衣，有帶，有奩，有拂，今不見矣。

余初購古鏡，有缺者二枚，同人皆曰：棄之。余曰：鏡本圓也，人使之缺，非鏡自缺也。鏡之神本完，鏡亦不自知爲缺也。況缺者尙存，我爲完之，以復其天可也。人情愛圓而惡缺，缺者不取，將成棄物而終缺矣。鏡雖不以圓缺爲輕重，我能使缺者皆圓，豈不美滿。乃購歸。乙未在陸豐咏新月，「晦極明須漸，圓從缺處求。」明年五月，田淑人遂棄世，若爲兆也。

昨得一鏡，精白類銀，已折爲二，圓徑五寸弱，菱花八瓣，邊細如薤葉，鏡背凸起，飛龍五爪，外布慶雲四片，或疑爲秦鑄，余曰：秦鏡乃規圓雙盤龍，漁洋詩云：「熒熒古鏡雙盤龍，流傳本出咸陽宮」是矣。此

乃唐百鍊天子鏡，香山樂府云，「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日午時，鏡成將進蓬萊宮，揚州刺史手自封，人間臣妾不敢照，背有九五飛天龍。」與此鏡正合。

予一生得力全在一逆字，及其久也，每於逆中得順。憶初官陸豐，月必有十餘日赴鄉，所居之屋多蚊，多臭蟲，多蟻，每臥遍身皆癢，搔不能止，繼念爲人，只是身上痛癢耐不過，若耐得痛癢，何事不可爲，而顧爲皮膚累也，從此遇癢處便忍耐不搔，久亦不自覺矣。每酣睡稍醒，必速起，聞仁和王相國嘗語人曰，我每早起時，如持新雨傘，硬將他撐開，此言最爲有味。三餐遇美味，必戒多下箸，吾身自有精氣神，但得飲食充潤腸胃，使不枯槁足矣。此雖小節，皆易適體快意，常於此等處用力，久之自然見利不趨，見害不避。吾孤身遠竄，而安之若素者，皆得力於逆字訣也。孔子言克己，言克伐怨欲，孟子言三自反，言強恕而行，皆此旨也。寄仲弟書中語。

十五日晴。徐仁輔觀察山東人，官御史，建言與廷意不合，回本衙門，改官道員來陝。聞余至，囑子芳致意來訪，聆其言論，於軍國大事，均中肯綮，而胸次超邁，隱有遺世之志。自言來此，以官爲隱，即以避世。贈余聯云，「浮雲不蔽天能問，滄海難填石亦冤。」沉痛激昂，其自處可知矣。余出落水蘭亭與觀，又林和靖書梅花詩三十首，冊多大草，觀察亦能曉暢源流，自言於閣帖二王草法，探心十年，別有考證，

眞老輩風流也。

出華清宮，緣鄜山西行里許，道左土垣半規，青松六株，孤墳已圯，前立短碣，半埋土中，以竹枝剔視，上題女士王淨如壙，後署乾隆丙戌歲仲春張椒立，餘不可辨。余悼以詩，有華清苑廢溫泉冷，一角青山讓美人之句。女士王淨張椒六字，猶余剔出也。

鳴鳳吟贈徐仁輔觀察

北風雨雪天蒼涼，蒼鷹擊血下大荒。寒威仗馬口爲噤，丹闥九天鳴鳳凰。一鳴捧曉日，再鳴豁天關，三鳴四鳴帝厭倦，鳳凰斂翼蒼雁翔。翩然下視人寰窄，上林從古鸞鳳宅。一鳥寒餓死，一鳥葬江月。雞栖鴉噪梧桐枝，藍田白社無顏色。口啣元霜出玉署，拋却獬冠脫鷄幘。勁翮橫開太華雲，和聲嘯暖終南雪。芝田瓊圃不餽飢，文彩紛紛更何益。重霄阿閣舊巢寒，竹老無花實啄殘。燕雀蔽天龍戰野，青山何處化爲丹。

十六日晴，午前經士偕蘭亭來談，並看書畫。連日添買洋綸綢斗篷，寧夏狐肱袍，滄洲大襟馬褂，又爲家丁等添買皮衣，共費三百金。家君年來皮衣多半敝損，有輕暖者亦不肯服。仲弟性儉，僅服羊皮

之次者。余因西北遠行，又爲同人聳恻，浪費至此，甚不安也。買野潞黨二觔，製附片二觔，購紅銅腳鑪一，印文曰張鳴岐造。張製薰爐最著名，竹垞鴛湖權歌，不及張銅爐在地，三冬長煖牡丹驪。予得之，以煨芒鞵布靴，未免辜負香溫耳。

十七日晴，寫家書，寄仲弟，問嚴君安。午後同一老游古玩店，得漢唐六朝各鏡十一枚，內有復圓者四甚精，並得常品瓦當研二，小造像三，明日發家書。

河海崑崙錄 卷二

西域戍卒霍邱裴景福著

十八日午前發家書，交郵局。午後趙介之偕友來，求看落水蘭亭，時已收，檢篋出之，諸君快閱而去。然萬里之行，玩好必從，珍異是聚，予亦可謂好事矣。

丙戌冬客京師，於周六皆中翰處，得東坡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二詩草稿真蹟，後幅潭溪老人精楷長跋，至今歸許負雲山句，初作自憐老境更貪生，又饑寒未至且安居句，稿三易始定，已摹刻壯陶閣帖中。翁跋云，「東坡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二詩草稿真蹟，第二首無末二句，蓋當時脫稿未完之草也。中有塗改數處，第二首十五年前真一夢句塗去，改云憶昔還鄉沂巴峽。又其與今本異者，落帆樊口作武口，長江袞袞空自流，作長江袞袞流不盡。按施注原本云，「此詩墨迹在臨川黃揆家，嘗刻於婺女粹廳，但當謝客對妻子，墨蹟作閉門謝客對妻子；憶昔扁舟沂巴峽，集本作還鄉，真蹟作扁舟；」二處與此蹟皆不合，蓋施氏所謂墨蹟者別一稿也。近日秀水汪桐石有題是稿真蹟詩云，「重函本是子京物，」

又注云，「稿中塗改甚多，」然不言末二句之有無，則又別是一本也。此本雖無前人收藏印記，然其筆法的爲坡公無疑，且所改字句，與原本對看，尤見詩法。其云十五年前者，此詩作於元豐三年庚申春，先生年四十五。老蘇公之歸葬在治平三年丙午，先生以謫喪歸蜀，過黃州南岸，時先生年三十一，距此時正十五年，故曰憶昔還鄉泝巴峽也。若作扁舟則太渾，若僅云十五年前又未明白，其改定之精密如此。今註家罕有知之者矣。丙申九月十四日蔗林少宰出以見眎，因爲考其可信者如此云。金殿撰，李陳二吉士同觀，明日借來予齋細翫，其爲蘇真蹟斷然不惑者矣。客或謂汪桐石所題之蹟今必尙存，既未對看，焉知此爲真耶？予曰，若東坡有兩草稿，亦未可知，若無兩稿，則彼僞而此真。客曰，何以知之？予曰，以桐石之詩知之，其題曰「定惠院月夜偶出及次韻前篇」草稿真蹟，而此蹟初無題目，古人從無先寫題而後作詩者。且此二詩尤不應先寫題，題既云月夜偶出，而前篇止言月夜，直至第二篇末乃說明偶出，所以二篇是一時所作，必無分二題之理，其次篇之題乃後來補寫，或先生所綴，或後人所加，皆未可知。要之脫稿時必未嘗先寫題也。假如後篇乃其另自和作，則何以偶出意前篇留不了語，待下篇始明出之，曾謂東坡詩而有此脫節者乎？或在後來先生重書此二詩，分爲兩題，自無不可，若其初脫稿時，即先定前後二題，則是今人爲時文者之所以爲矣，是豈非先生集本之題而寫入者乎？故曰彼僞而此真也。

且以愚意度之，此二詩之點明偶出全在次篇末二句，而當其月夜徘徊，信手書稿，至次篇之第九韻而稍稍停歇，迨末句既成，則遂不復登錄，是乃當日真情景也。正惟此蹟無末二句，乃有此情景可尋，而後此二詩之骨節通貫，不特足以證是本之真而已。暇日當錄入拙著蘇詩補注卷中。九月十八日錄此以奉少宰先生誨正，容即當用此韻作詩，以記此段賞味之意，續寫呈也。」

方綱蘇齋此跋誠善，然尙有可商處，扁舟易還鄉，非嫌其渾也，殆與下句帆桅字相犯，故避之，不然，沂巴峽三字已說明還鄉矣，何渾之有？桐石詩題作『定惠院月夜偶出及次韻前篇』十二字，乃桐石自題其詩之篇目，非東坡稿內題目也，未可執此以詆彼之僞。然蘇齋所跋固真跡無疑，觀饑寒句三易始定，故倦而捨去，想稍緩續成末二句，必另有一清稿也。按覃溪蘇詩補注，予曾得其手稿二卷，約數萬字，皆嶺南學使任內零星箸錄，精核絕倫。庚寅春家君由上海調任通州，爲債務所逼，同他書畫質於龔景周懷西兩太史，數年前具書幣易原物，而此二卷竟未歸璧，他日當商之懷西昆仲，須刊刻流傳，方不負覃溪苦心也。

十九日晴，今日爲子芳四十九生辰，邀同一老備小酌祝之。晚間致扶蘭畦均來飲，歡甚，王懋伯名樹棠，乃晉卿觀察胞弟，亦來入談，論詩文門徑極合。西來萬里，無此解人，爲之快慰，然士衡難爲兄矣。仁黼來送行，贈七古一篇，甚雄肆，並諄諄以古名節之士相勉，殊可感。

二十日早晴，訂明日起程。午後憩伯來送行，復暢談，深贊余九龍祈雨五古有昌黎談詭意，復贈晉老刻詩一冊，讀之才力雄傑，七古初學長吉，繼宗杜韓，七律聲滿天地，盛唐高格，五古神女祠一篇，議論精確，措詞高渾，直與坡老神女廟比美，五律功力尤深，是工部血嗣。

二十一日辰初起，檢點行裝，將行，店主人室火，衆爭出，予俟於門，火息乃發。余初意同一老各賃騾，亦不加貼，騾轎須三十二兩，此更費省而身逸矣。已正起行，出西門，行三十里，至山橋午飯，飯後行二十里，過涇水，水清見底。又行三里許，渡御河，即渭水，河寬流濁，車馬多而船僅二，候良久，始得渡。出西安，遠見雍，巉巖，豁呀豁，巖磈嶮，隱鱗鬱，南山也。是日午後西風緊，冷甚。入咸陽東門，至第三行館，已昏黑，與子芳同宿。縣宰楊君調元，貴州進士。夜間風大有冬意。涇渭俱繞咸陽，由南向北流，涇入於渭。初入渭時，二水並流，三十里清濁劃然，中流以碗取出，猶半清半濁，少頃方混爲一。然涇入於渭，終爲渭混，久之見濁而不見清矣。渭之下流，匯於黃河。文王、武王、成王、三陵俱在縣境，文居中，武、昭、成、穆，詢之士人，三陵在東北，大道在西南，相距約十餘里，陵前水脈交錯，極崎嶇不易行，勢難親往，明日將遣一介騎馬前詣陵上採蓍草。余過舒城，臨淮時，有與夫田姓馬姓相隨至西安，堅欲送出關，以天寒路遠，彼

各有妻子，不便遠離，各贈大錢三千，促之趁煖速歸，臨行泣不止，余亦悽然。萬物衆生皆有情，惟佛無情而情更深，余鈍根沾戀，安能學佛。蓋中土苦人極多，應官府之役，咸以鞭撻從事，驅之如牛馬，余不忍也。並戒僕從不得呵叱，間以所餘飯菜分食之，只是小惠，已足感動愚人。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寬則得衆，惠則足以使人。因入家書以示諸子。

午後將至山橋，沿途詢陳陶青坂所在，土人已無知者，因咏工部悲陳陶青坂二詩以弔之。野曠天青，蕭條滿目，甚惜次律泥古而不知兵也。夫天子之權能賞罰一時，文人之筆能進退萬世，李陵名將也，房瑄賢相也，然凌稽一敗至降匈奴，陳陶一敗幾搖唐室，若論功罪，皆不免於春秋之誅，乃馬遷上疏訟其冤，杜陵上疏救其失，原其心也。後之論者遂從而右之，至今覺此四人悉凜凜有生氣，少卿次律何幸得此知己也。曾文正曰：碧化袁叔之血，而觀者以爲頑石而置之，虹貫荆卿之心，而見者以爲淫氣而薄之；每誦斯語，輒爲出涕。

途中土人指示始皇焚書處，謂土色猶黑，即叔灰也。余謂始皇所焚乃民間之書，其藏於官者盡付阿房一炬，三王世紀於此告終，痛哉。或謂漢王入關，丞相圖籍，鄼侯先收之，其府庫金貝寶貨仍封以待項王；羽貪人也，必空所有而後付之一炬，理或然歟。惟愛寶貨者多，愛古籍者少，漢王素不喜儒，戎馬

倉皇，妻子尙不能保，焉能載秘書以行，後世滄桑之變，卷軸未有不殘燬者，羽陵舊藏，安能獨全，此中古之大變也。自秦漢至六朝，蕭梁典籍淪燬，類於秦火者，更非一次。隋秘書監牛宏表稱秦皇焚書起，逮周師入郢，蕭繹焚書七萬餘卷，已有五厄，而北齊、後周、隋、唐、南北宋尙有六厄，書籍總目所謂秦火後十一大厄也。自明以來，張李之厄，洪楊之厄，庚申割明園之厄，庚子聯軍之厄，其他收藏家水火小劫，隨時隨地有之，更難悉數也。

二十二日辰初行，出西門，南望終南太白綿亘濃鬱，屹如長城，北邙在其北，咸陽面終南，背北邙，高原迤邐，萬塚纍纍，皆周秦漢唐帝王將相之寢宮也。出城十餘里，登高崗，望文陵，以遠鏡視之，如在咫尺，隨一遙拜。余西來過函谷，一拜老子像，謁西安府學，一拜至聖像，於此而三。遺僕人劉德乘馬詣陵採著草，惜無老幹可用爲著者。青子離離，馨香盈把，與他蒿迥異。或曰，文武周公三陵在長安西南之畢原，此乃秦文王武王陵，前人辨之甚詳，何可誤也。應之曰，余心中所拜者，文武周公也，古聖神靈，如水行地中，畢原畢陌，無往不在，豈秦文王武王所能襲取乎？自長安以西，樹木漸少，楊柳望秋將零，而青翠如夏，野原蕎麥殷紅，棉花吐白，來牟遍種，青青如靛，路旁低窪之區，荻葦盈望，葉蒼黃而花濃白，令人秋思蒼茫，宜兼葭白露詠於秦風也。是日西風甚緊，太白峯頭嵯峨璀璨，積雪皓然，遂覺冷氣逼人。行四十里，至店

張驛，驛荒寒無住處，徘徊市中，遇保育堂馬榮垣，邀余同子芳入其齋小憩，索余書聯贈之，聯云：逐客至如歸，鮑叔夷吾敦友誼；先生隱於市，終南太白見高情。飯罷行三十里，僅二十里至醴泉縣，入南門，住行館。劉僕述文陵後有武王陵，同在一垣，相距二三丈。成王康王陵在前，約三里。周公太公墓在文王陵東，皆據土人所言也。本日晴朗無雲翳，咸陽西北長山，有一尖峯獨高，與洛陽北邙同一山，此其首也。潼關以西，土色漸黃，有稍赤者，至西安以西，則仍白矣。向聞人言，西北寒早，九月草木黃落，今曠野草色猶青，楊柳濃綠，不見一葉凋零，僅荻葦飄蕭，秋色撩人耳。

至店張驛，飯後爲馬君書聯，申初始行，途次暮色催人，介侯尤慮日落，余解之曰：自明以前，中西天文家均謂地靜，日月繞地運行；自西人哥白尼始發明地動日靜之理，當時以爲妖言，嗣是精天文者驗之，中星恆星行星，躔度遠近遲速盡合，而地球繞日，月繞地球之說乃定，恐後世不能易也。獨怪衆人謂日出日沒，月缺月盈，日月食，而天文家亦斤言之何也？自有日月以來，固未嘗有出有沒，有缺有盈，有食也，生人目力太短，妄以坐井之見誣日月也。若天算家藉日月以爲量天測地之表尺，則謂之出也，沒也，缺也，盈也，食也，斯可矣。介侯問故，應之曰：俟到西域崑崙崙頂，與君略言之，俟到英國大天文臺，與君詳言之。介侯曰：君精天算乎？余笑曰：亦宋儒理想之推步耳。

二十三日巳正，行四十里，宿乾州。唐之奉天也。住行館，雖規制略小，而屋宇整潔，鋪陳甚備。將晚同華封登顧樓，望乾陵，陵在城外北山，卽古梁山也。秦立梁山宮於此。唐諸陵乾陵最壯麗，古柏萬株，石甍王來朝像六十四，下有章懷太子墓。金元之際猶存，溫韜發唐諸陵，獨乾陵欲發，輒爲風雨所阻，天豈留此以暴金輪之穢惡歟？不然，卽取多用宏，爲鬼猶強盛也。

余觀終南太華雄秀葱鬱，始知山川日月歷刦不壞者，只是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能光景常新。人能吐納山川日月之氣，必清必新，可以處富貴，可以處憂患，余返躬自省，處憂患時尙能激發志氣，不怨不移，處安樂時侈然自放，不及檢者多矣。

發乾州

太華終南策馬過，六盤九折更如何。唐陵珠玉埋黃土，漢塞風沙接絳河。去路雲山朱閣近，望鄉花月白門多。經宵三時原頭客，清夢依然繞薜蘿。

二十四日天明卽起，卯正行，出西門，登來子嶺，高約十里。造頂下輿，入山家遠眺，二犬怒吠，一老婦出叱之，遺余坐具。詢之童子，婦姓王，其祖母也。蕎麥登場，棉花軋機，土垣茅屋，大有世外隱君子風度。坡

見綠柳陰中柿林掩映，葉落柿熟，朝日射之，密若繁星，爛若濃霞，又如綠綺萬丈，滿繡碧桃，雖石家錦幃，不能逾也。行四十餘里，至安家公橋，一帶土山平坡，忽深陷數十丈，俯視峯巒，皆在海底。土人就巖穴爲屋，如鴿房。共行五十里，至監軍鎮午飯，仍多穴居。西來漸高，土山平漫，有深窪處，方有民居墟市。自鹽泉乾州以來，水皆鹹苦，不宜飲，到此頗甘。渡淮後，汴梁以東，水半苦澀，以西近黃河處則漸甘。飯後行四十里，至永壽縣，宿東門外行館。出乾州城，卽逾大嶺，愈行愈高，九十里內有登無降，至永壽城外，登高四望，立身千仞崗矣。兩嶺夾道，中陷一澗，自頂起土田鱗次，遞至澗底，有類層梯。自監軍鎮以西，土田枯白，麥僅見苗。道旁間有楊柳，蕭疎斷續，野草叢薄，大半黃落。永壽壓山而城，荒涼可掬，土人穴山而居，高下洞開，望之如千門萬戶，每爨燒黃蒿，黑煙噴湧，迷不見人，婦女褌衣百結，面垢不濯，而所生小兒，壯實可愛，邊地生計艱難，東南真福地也。此去乾州不百里，風景已有霄壤之別，前途更可想見。百穀惟蕎麥最晚種，九十月收割。今日始見明駝，豐茸碩大，一駝可負三百斤。宋呂大防令永壽，無非善遠汲，尋得二泉疏爲渠，民賴之，曰呂公泉，見宋史本傳。

二十五日晴暖，辰正行，出城登秦峪嶺十里，下嶺約三十里，數渡澗水，下坡卽地窖溝，過溝至秦峪鎮午飯。自咸陽以西，層級而升，歷二百里，至此始下，崔巍蒼莽，厚負土而深包石，太古以來，風雨車馬，摧

蝕蹂躪，加以澗水冲激嶺下，道旁石骨迸露，有碎石結成巨塊者，有方正平直層疊礫砌者，有壁立數十丈巖根深凹如覆簷者，有大石深臥長百丈而背脊豎立如獅蹲鼉負者，千怪萬狀，幾於天柱折地肺裂矣。山間穴居如蜂房。值秦峪鎮演戲，負戴攢集，婦女逐隊往觀，粉黛紈綺無異中土，貌亦端厚，下峻嶺，則面山倒行，蓋雙足纖小，不勝下趨之觸也。但久居洞府，膚色黝黯，正太真未浴夷光未浣時也。飯後出鎮，踰大嶺，高十餘里。自嶺頂中裂一澗，深數十丈，人馬行其中，兩壁削立，蔽虧日月，仰天僅一席，峯巒奇秀，萬變不窮，而風梳雨淋，土紋如織，如鏤，如注，如漏，如畫錐，如蟲蝕，木不鬆不塌，正在仰視驚異，低頭一瞬，深巖陡壁，更在脚底，爲之駭然。下嶺約十數里，近邠州，東五六里兩壁高聳入雲，奇變更勝，間有土橋寬丈餘，長二三十丈者，洞壑以傳，覆土於上。午後行三十里，宿邠州城內行館。途中駝最多，負物山積，駝性極慈，牝者三歲二胎，孕十四月生，每胎一子，初生不能行，爲置於所負物上。母始行，或有斃者，仍負而嗅之，必俟其臭，方捨之，舐犢之愛，略與人同。邠州牧張世英，甘肅人，良吏也，民感頌之。曾官渭南六年，餘資盡作善事。聞邠州歷任皆賢明，獄內空虛，生青草，獄卒以種菜爲生，凡儉瘠之區，民風純厚，易致刑措，非東南所能企也。

二十六日晴，卯正行，涼颼砭骨，初陽怯霜，平蕪羣秀，英靈將頹。屈子云，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

遲暮。又云，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遠游悲秋，動我精魂，此嬌紅嬌紫之真相也。取宋玉九辯諷之不能終卷，慳悽增歎，涕下沾袍，天地至文，必至其境，讀之方字沁入心脾，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急索解人不得。四十里至亭口午飯，午後行四十五里，宿長武縣署旁行館。距邠州十餘里，明岵山有水簾洞，就山開穴，穴內各嵌石佛，玲瓏如峯房，遠望龕中燈火隱現，惜未一究其勝。行二十里至大佛寺，唐慶壽寺也。貞觀二年尉遲敬德建造，穴山爲龕，就山石琢爲佛，高五六丈，旁二侍者略低，龕上徧刻小佛像。出龕躡石級上，有三龕亦滿刻佛，與龍門同，精巧稍遜，古樸過之。唐使西域，宋用兵西夏，諸將帥僚佐過此皆有題名。購拓本十餘紙，拓全約八十餘紙。佛龕上層爲平臺，中露大佛面，旁爲僧人客堂，極清曠。再上更有數層，不及登矣。出寺依山傍河，行十餘里，全山一石結成，色赤而黝，如聚億萬鍾來牟之粉，菽粟之漿，和爲大劑，風雨霉蝕，縱橫皴裂，可謂奇絕。出邠州，棗林逶迤至寺前而止。土人曬棗以蓆，葉粟成堆，今年大熟也。出亭口後，所行多溝道，深峻與地窖同。縣令李煥墀，湖南監生，署是缺。

邠州大佛寺

邠州風景似吾鄉，剝棗堆紅落木黃。看到六盤山色好，髮絲吹上二涼霜。

西來佛祖大慈悲，手握金輪轉四維。世界微塵身丈六，山河劫盡欲安歸。

二十七日晴，卯正行，長武城西有碑，署隋牛宏明景清故里。四十五里至瓦雲驛，一名晚雨，午飯，飯後行五十五里，至涇州城，宿行館。路平而遠，名百里實有一百二十里，二鼓始入城。介侯賃一驢代步，途次數顛蹶，笑曰，龍象蹴踏，本非驢所堪也。出長武西行三十里至窰店，陝西境止，入涇州境，屬甘肅。出瓦雲後行二十餘里，登拿山高屏嶺，嶺盡下趨頗陡，與夫幾難駐足。紆迴溝道中，上臨絕壁，下俯萬仞，其崩陷處如削壁，如立錐，如石笋，如劈桃榔，如疊帶，如堆酥，如蛟螭昂首，虎豹怒奔，如僧披袈裟，如美人拖裙，綴珮，纓絡萎蕤，如崩濤壞雲，如危牆半裂而垂倒，幾於不能形容。入涇州境數里，楊柳夾道，疎密不斷，途中客商販物，悉用駝負，來往雜沓，西上者多棉花皮紙，東行多蘭州煙土藥。夾路柳陰張幕，平疇麥苗鋪氈，西日將沈，紅霞漫天，羣駝背負棉囊，行萬綠叢中，起伏蠕動，如千丈白龍游戲碧海，真洞心駭目之觀。

二十八日晴，換車未齊，住一日。晨起檢點什物。子芳山東濰縣鉅族也，其先世瞻月尚友先生，官戶部尚書，文予夢齡先生官巡撫，至今科甲聞人不絕。述其令祖瑞周臨終，將親友借券，無力償者悉焚之，諭其尊公漪亭先生曰，家不匱乏，爾謹厚，不留此濁爾也。漪老恪遵先訓，一生言行忠信，動不逾則，嘗訓子芳曰，爾遇事不肯沈思，如食物僅至喉，不下咽也，可稱名言。昨晚至試院住宿，適交卸涇州鄧君賚翁

住眷其中，與之商，概允讓廳事，與子芳同住。今日晤談，官差過境，定章每員給車二輛，遣員則可通融。前徐君季良過此，多給三四輛，因懇鄧君向州牧張君小山元漆婉言之。甘省向章，凡差到涇州，即發給長車，長價由地丁內坐扣，開報公家之款，嚴防濫支也。

二十九日午前陰雨，午後晴，車不敷，仍未行。與一山閒談，光緒元年六峒苗民四角牛作亂，雲貴廣西三省會剿，在蠟樹坳一戰而克，彼時親歷行間，事平得保。同治十三年丹江廳取楠木出山，派苗民扛運，每日每人給醃菜錢六文，一木需三十餘人，山路崎嶇，十餘日始到鎮遠，以鞭責督之，苗民在雞講者聚衆殺廳官，全家僅餘一女。蘇宮保龔繼昌督師平之，一山時爲營哨官。午後同子芳一山華封往游王母瑤池。涇州在畝山之陰，涇水之陽，瑤池在涇水之北，回山之南，坳回山橫，亘涇涇二水之間，其東麓涇水匯涇處也。涇水清而歸，土人謂之黑河，古名宜祿川。瑤池用白石甃，作方式，上有王母像，池內泉聲淙淙，清澈甘滑，前有稚桃一株，壁嵌昔人題詠，岳正七律一章云，雲鬢霞帔一樣妝，侍兒誰是段安香？仙人漫詫長春術，寺宇重來比舊荒。武帝豈知桃核異，穆王空辦馬隴忙。雲霞不改回山色，依舊蒼茫下夕陽。天順五年得罪，謫戍鎮夷，賜環後，過此題。古燕岳正季方書。回山頂有王母宮，聞多古碑，宋僧夢英小篆一碑最工。山高日晚，疲於登降，未半途而止。涇州嘗秦隴衝要，東北距董字原五十里，宋討西夏倚爲重

鎮，韓范諸帥悉屯此。憑弔遺跡，無復存者。接省電，車僅得二不敷，因電懇蘭州道王觀察，未知應否。

回山王母宮

仙山金闕在何方，瑤池倒影蓬壺光。長生金母得真訣，羣仙參禮如皇王。紫雲煉丹搗霜雪，玉童灑掃東西廂。霓裳縹緲偶來下，走穆天子驚武皇。八駿飛塵奉清宴，明珠乙帳掛瓊漿。電氣雷鎗在掌握，小兒方朔來拍張。無端龍戰弱水竭，桑田螺蛤餘天荒。桃花一實六千歲，雪鬢蕭颯生秋霜。至今荒祠壓佛閣，殘碑斷瓦明斜陽。寒泉白石朔風緊，破板黑河秋水涼。詞人弔古尙綺語，巫山神女同荒唐。我聞王母壽天地，戴勝穴處難俱詳。後王好色復畏死，欲求神藥登仙鄉。重樓覆空候光景，浪傳青鳥通雲房。我皇有道繼賢聖，萬年自瀟南山觴。

過涇州

皇恩同覆載，霑灑到微臣。驛騎馳金勒，氈車輾玉塵。崑山青似黛，涇水白於銀。爲問瑤池姥，桃花幾度春。

十月丁亥庚子朔，陰小雨，候省電。何煥初出示回山各碑，有宋人題名及賜高顯禪寺碑甚佳，擬拓未果。將晚雨甚，賚舍來久談。午後偕同人入城游覽，至馬王廟觀劇，微雨乃歸。電懇王觀察加車，電資三千餘文，張直刺豎辭，使三反。雨頗寒，恐將雪。仲弟來書，將改就一官，藉謀祿養，問出任後應看何書。答之曰：應分爲三門，曰身心，曰政治，曰文字小學。近思錄、歷代學案可以約束身心，而曾文正家書切實細密，爲宋儒所未有，日閱數則，遇事自有條理。孟子周禮是政治之本，勤加溫習，後世治具治理悉發源於此。五種遺規、吾學錄本末燦然，平實有用；曾胡政書，近六十年來利害得失，可資考究；漢以後地志、循吏傳，亦須流覽，地志因革不同，形勢未改，循吏政績，時代風氣不同，萬勿拘泥誤事。文字是心性所好，自不能離，然亦不可好之太甚，落文字障。姚氏古文辭類纂、曾氏經史百家雜鈔，弟所素好，已足賞悅；古今體詩有漁洋古詩選、湘鄉十八家詩鈔，詩派略備。以上各書，皆吾家所有，弟可檢帶，至新政時務必須多看。近人著錄，擇其善者從之可也。

初二日陰風作寒，接省中王道台來電，每人添給二車，可以行矣。午後與何煥老閒談，自此至瓦亭三站，便到六盤山脚。當六盤未開之前，大道由瓦亭至固原，過海子溝至靜寧州，現由六盤過山至隆德縣，由隆德至青家驛一站，至靜寧一站，此三站較固原大道省五六十里，同是三站而有遠近難易之別，

因海子溝路爲衆水所匯，年年冲損，不易行也。至乾州以西，山澗深處，土橋有高數十丈者，均左文襄命營勇修築。車價照章由涇州至蘭州省城十二站，計九百里，官價每車發銀十七兩有零，領銀十八兩零。西來惟長武涇州一帶米糧最賤，至蘭州便昂，涇武麵一筋八文，米一筋上白二十文，窮人最易度日。甘省所有南邊小菜，均文襄公攜種來教人栽植。

崆峒山在平涼南三十里，黃帝問道處。涇州乾州各山俱從此山發脈，西上爲六盤山。初三日辰正行三十里，實四十里，至黃冲午飯，午後行四十里，實五十里，左相勘丈共九十三里。至白水住宿，無客店行館，覓一駝店居之。將昏始到院，大屋破，無門窗，無燈，冷氣逼人。余得一屋，遮以破板，然燈輒爲風滅。更餘家丁火食車始到，煮粥食之。初出涇城，渡涇水板橋，沿回山東麓王母宮前，西折入大道，兩山夾道，涇水中流，循涇水南岸向西行，柳陰夾道，交柯接葉，九十餘里，沿山草地牧羊者千百成羣。回山禿藉枯劣，似無靈秀之氣，招引王母自西來，綿延百里，至東麓而止，涇水卽由此入涇。山根白石層疊，每層約尺餘，由南迤東轉北，平齊如線，層疊如砌，青白相間，石紋如此，可爲繼長增高之證，地逐漸結成不虛也。余意回山與崑山本係一體，後爲涇水所割，涇水又從而冲刷之，始自成一山，形勢尙可推求。日落寒甚，回山北面有削立處，風雨摧剝，遠望如樓閣隱起。傍回山行十餘里，忽於柳陰蒼翠中，見山根豔若塗丹，爛若潑火者，

二百餘丈，初疑柿林，近之乃橡栗樹也。

發涇州

塵土欺人可奈何，帽簷斜欹自高歌。秋風芳草悲青塚，春雨桃花照黑河。乘傳急馳蒲穎馬，歸裝穩送木蘭駝。涇堤南畔千株柳，莫忘征夫載酒過。

初四日辰正起食粥，辰末行三十里，至四十里鋪午飯，復行四十里，酉末至平涼府城，宿南關外客店。昨見山根平地牧羊，以爲草地，今視之乃麥苗也。詢之土人云，凡冬月麥苗，縱羊食之，春月發科更茂，此與牛山牧羊之理不同，而與老子爲道日損，禪家拔斷草根之義，卻可參會。東坡云，君欲富，餅餌要須縱牛羊，信矣。夾道柳林與昨同，而葉黃零落者漸多，田中已有積葉，土人棄不取，近山多柴也。自黃冲以西，每十里建兵房三間，旗竿臺一，土墩五，標明里地。平涼踞嶺而城，涇泗繞之。城東兩幹並抽，南幹初起，均小山數斷，至三十里外，石山冲跌斷再起，卽回山之首，綿亘直至王母宮而止；北幹其高大不及回山，而東去更長。平涼城西三十里外有山巍然，巉巖也。今晨霜積甚厚，至午煖甚，夜涼手足覺凍。府東十里外大路寬三十餘丈，植柳四五層，三路並行，參天合抱，想見左文襄經營而陘，同於召伯甘棠，而遠略尤

過之。途中橡栗，霜紅耀目。

初五日晴，辰正行四十里，至四十里鋪午飯，飯後行五十里，宿瓦亭客店。出平涼西門，兩山中開豁爲平川，過三四小水，清而溜，皆涇水上流，源出陸峒山。陸峒在西南三十里，突兀聳峙，元氣渾淪，回山之祖也，一名斧頭山，黃帝、秦皇皆至焉。酈註以爲大隴山，乃隴山之最古者，惜未能往游。出四十里鋪，行十餘里入亂山中，連環合匝，四無人煙，湖水怒號，寒風蕭瑟，怪禽啼野，雉兔馳突，羣駝散放溪澗中，輿夫呵之，卽讓道，柳葉零落，枯枝纖纖，叢草厚積，蒼黃彌望。燕城賦云：『萍葵依井，荒葛冒塗，饑鷹厲吻，寒鴟嚇雛，崩榛塞路，崢嶸古燼。』數語極肖近邊景物。至去水溝，有三四小兒衣紅襖，不著褲，向余啞啞笑，鄉兒女之念爲之一動。山人野燒，行煙焰中十餘里，赤日斜烘，重棉欲解，漸有春夏氣。自窰店下輿，覓茶小坐，再行至三關口有古廟，日晚未入視。土人云，內祀楊六郎昆弟，聞有吳欽帥八分書碑。宋史楊業有子七人，延昭最著，契丹目爲楊六郎，梨園演劇，盛稱楊家將，殆本於此。廟前兩山欲合，相距僅以尺計，懸崖赤立，巖旣垂注無寸土。湖水怒流，卽瓦亭川也。傍左山根石路而行，對岸石壁鑿『峭壁奔流』四字。山石奇怪，彷彿龍門，而兩山相摩，尤覺駭目，連山不斷，一石融結，而變態各別，以畫法喻，有鬼面皴，有旋螺皴，有牛毛皴，有荷葉皴，有大小斧劈皴，長短披麻皴，有折帶皴，有象鼻皴，有灰堆雨點皴，直萃南宗、荆關。

董、巨、子久、黃鶴、仲圭、石田、伯虎諸大家絕筆於數十里內，爲之歎絕。坡仙云，峽山富奇偉，得一知幾喪，不謂隴山亦然。屈曲山峽中，約二十里，至瓦亭，近瓦亭諸山，石上細沙流注，慘青黝綠，或謂內有鑛質。既至瓦亭，四望羣峯，環合無隙，西南有鉅嶺橫亘，卽六盤山也。昔人出關記程，皆經過六盤，洪北江作樂蟠，倭文端謂卽古之絡盤，殆文襄重加修鑿耳。瓦亭古爲隴阪阨塞，水經注，隴水出隴山，一西流逕瓦亭南，一東南流歷瓦亭北，二水合流爲瓦亭川。魏嘗聞略陽陷，使牛邯守瓦亭。六一翁尹源墓志，源遺大將葛懷敏書，謂元昊攻定州堡，不宜救，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南宋吳璘使子吳挺破金兵於瓦亭，唐與回紇分界亦在此。晚寒到店遲，土炕燒牛馬糞，頗觸鼻。

尙書史臣記事多拙略，惟願命一篇最工整，爲史家別開門徑。至國策國語每於敘事中傳神，太史公繼之，更化堆垛爲雲煙矣。其描摹細膩入情處，多憑空結撰，筆補造化，本事未必盡如此也。孟堅意在翔實，不解遷史鑪冶妙處，其大篇便委瑣板重，以之記事則有餘，未能盡文章之妙。太史公後要推昌黎君實爲鉅手。

曾文正宗法三十二子，聖哲畫像記初成，三原賀清麓先生見之，猶譏左莊班馬李杜蘇韓非聖門之言語文學，不免陳同甫王霸并用，義利雙行，攪金銀銅鐵爲一器，然則學者除語錄外，無書可讀矣。張

考夫先生祖述孔孟，憲章程朱，而於通典、通考及明代章奏，皆誦習無遺，四六亦能爲之。程子除言理之文別無措意，朱子則兼綜博覽，詩古文辭卓然成家，何嘗墨守章句。三代後詞章蔚起，攻詞章者非博不精，欲博安能免雜。周秦以後聖道晦塞，至揚雄始尊孟氏，昌黎始識孔孟，亦因文見道，載道以文也。竊謂學者能博而精固善，否則寧雜毋陋。

關造化之機緘，著鬼神之情狀，闡道德之精微，文之至者也；感慨興亡，進退人物，次也；流連光景，發舒鬱陶，又其次也。工於爲文者必先肖題，寫東南山水，不能移之西北，摹春夏風日，不能移之秋冬。余年十七，薄游江左，大亂適平，社鼠宵鳴，山鬼晝嘯，頽垣廢井，觸目含愁。初至冶城，取哀江南賦讀之，寒雨荆榛，倍增歔喟。復游維揚，紅橋衝波，玉鈎弔月，意有所感，取蕪城賦讀之，雖悲壯蒼涼，究與劫後景物不合。西行過涇涼，逾甘肅，春風馬上，秋雨燈前，怵目憧心，驚魂動魄，無一非賦中景物，乃知明遠別有寄恨，不僅爲蕪城發也。東吳山川秀麗，人物綺靡，雖城郭摧殘，河山破碎，落花濺淚，啼鳥斷魂，亦不過如西子捧心，憔悴亭羅，息嬌嚙語，寂寞桃花，卽至青塚琵琶，烏孫黃鶴，風沙慘淡，鼓角悲涼，而蕙心執質，玉貌絳唇，終不脫脂粉氣味也。若夫高隴極天，大河動地，阿房劫火，長城夕暉，禾黍邱墟，梧楸霜雪，而風土儉嗇，氣象蕭條，則如項羽橫戈，烏騅陷陣，曹瞞對酒，老驥憤懷，易水激昂，河梁慷慨，伊涼塞曲，勅勒鐃歌，庶幾近

之。蓋東南譬之美人韻士，西北則烈夫俠客也。燕城一賦，確爲西北寫照。吾過咸陽，所經雄關壯邑，沙磧荒原，凡心中所有，腕下所無者，便引數語以自代，幾於字搜句剝，剿說雷同，非此驚心動魄之詞，不能狀次溲凍粟之境也。

子芳曰，與君久處，見所誦習者仍重詞章，何以平日論人每輕文士？余曰，自周以來，莫不以文學兼德行，卽孔子之聖亦以文莫猶人自任，況大賢以下乎？夫視聽言動非禮必謹，惟顏子身分始足以語此。三代以後，舍文無以爲學，舍文學無以求德行，我所輕者何嘗是真文士，真文士未有不見道者。吾歛施先生、虹玉教學者以九容養外，九思養內，最爲切要，嘗書此作聯以自勵，從此入手，渾乎文行之迹，而實握文行交修之原，聖賢千言萬語，但有一二語心得，便受用不盡，爲文以博爲主，制行以約爲主，我之好文詞，所以終難進德也。

初六日晴，晨正起食粥，行十五里，至山脚火燒店小坐，登山至六盤山頂午飯，路極陡峻，盤紆而上，路旁臥亂石，開道時所移也。流泉鳴咽，陰風怒號，深澗積雪皚皚，石惡土劣，植柳不能成行。東望日色慘薄，雲霧混茫，自念此身，如虛空微塵，巨海浮漚，不知存亡何所，起滅何從，忽聞來車有嬰兒啼，慘於四聲猿矣。三秦記云：『隴西關其阪九迴，不知高幾里，欲上者七日乃越，其上有清水四注，俗歌曰，隴頭流水，

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肝斷絕。今之六盤，豈亦昔之九阪乎。極頂僅一茆店賣麵酒，行人湧集，無立足處，索麵一盂充饑，食時一老亦到，杏如子芳食畢，因行李車重，每用兩車驟馬拽一車上，再返拽之，候至未初，尙未齊集，余乘轎先行下山，車路坦直，不似上山之陡曲。與夫行小路近里餘，直下幾難留步。至楊家店，楊柳成行，山戶十餘，有牧羊者。土人謂山頂至隆德二十五里，余度之不過二十里。下山沿北嶺行，大石斜倚層累，如堆酥餅，如牡蠣片，石上有青灰細沙溜注。六盤山一帶，山根有草，英落苞開，白毛茸茸，圓如毬，白如絮，從風飄揚，土人謂之野棉花，又名夜明花，吾鄉亦有之，卽苜蓿菜也。六盤之西，兩山夾道，隆德當衝而城。邑宰送柴炭二十餘斤，可謂雪中炭矣。將至火燒店，東北風甚厲，戲作一詩嘲封家姨，登山遯息，雖積雪在目而不覺冷。下山宿城內，風復作，冷甚。

六盤山頂有牌樓，題隴干鎖鑰，聯曰：峯高華嶽三千丈，險據秦關百二重，陶勳肅建，羣峯陰翳，高入雲表，夏月常遇雪，今竟晴煖，同行者皆謂難得，平生所向無一遂，茲游何事天不阻，不可解也。

六盤絕頂旅店主人，湘產也。初入伍，流寓於此，築室三楹，繕以短垣，門四達，客至則啓，傍路北向者，而居室南向，一妻一子一婢，隔一椽爲內室，甚清潔，釀酒細麵，鮮腊足以供客者，穴地藏之，索則立應。時北風甚寒，入其室，已擁地爐烘乾柴，叢山絕頂，四無居隣，豹鹿接迹，飛鳥不至，客至皆在午前，既散則沈

寥闕寂，西日未下，卽閉門，妻子怡然，取供客酒肴自奉，絕不知塵世事，其有託而隱者歟，未詳其姓名。

六盤山

崑崙一脈西入關，萬山東走飛巖岫。雙丸出沒蔽光景，天梯石棧紛鉤聯。連環突兀衆峯合，截斷隴阪膠秦川。益焚禹鑿不到處，五丁力盡空長嘆。中興桓桓左侯相，氣壓喬嶽吞神姦。安平河湟臨瀚海，西域萬里知朝天。渺茲蟻垤梗王道，移同王屋原非艱。特留阨塞限回紇，號令兵甲開雲烟。材官健兒執春錘，枯杖亂石分火鏑。童禿赭立太蕭瑟，更種楊柳青毳毼。宛駒越象接躑跡，羊裘翠屨通賈遷。大車礧礧響格磔，驪駱汗出珍珠泉。筍輿登登縱緩步，俯聽流水鳴潺潺。峯迴路轉飛走絕，陰崖積雪堆壑鹹。中原回望在何許，混茫一氣連終南。便欲凌雲斥八極，騶鸞駕鶴非神仙。飛沙走石將相力，山靈往往遭呵鞭。壯游欲摩崑崙頂，到此嘲笑攀孱顏。

初七日已初行四十五里，至神林堡午飯，復行四十五里，至靜甯州，宿行臺，頗好。途次山地柳漸成行，但稍瘠耳。早起冷結冰，昨夜北風欲雪，及曉日出，同行皆喜。人謂過六盤畏風阻滯，過山便煖，不知至隆德地氣愈寒，六盤橫亘南北，直割東西，寒煖所由分也。將到州城十里內，有所謂九里十三灣者，兩山

對峙，深淵中蟠，傍北嶺行，鑿山就路，縈帶巖側，上戴崇阜，下臨絕壑，一壑一澗，對山犬牙相錯，彼凹此凸，湖水作之字形，州城出水口也。住行臺，有賈姓七歲童來賣飴糖，一文一枚，衣服整潔，與之語，對答了然，頗識數，人皆愛而購之立盡。詢之，其父已亡，母守而育之，蓋孤子也。自河南以西，客店皆賣麵食，至涇州乃有米飯，以豬脂雞卵同煎，頗佳，今日雖有，稍粗糲矣。潼關以西，車軸加寬，能載物負重，涇州車廂反狹，軸雖寬而不能載物，駝馬亦疲，此官僱之不足貴也。

杏如昨過六盤山，捨車步行，雪滑徑窄，下臨絕壑，千氣萬力，喘呀不已，脫一衣擲同行車中，車夫拒不納，遇途人挈之以帶，帶絕援之以手，始出險，天下人性善惡不齊如此。

初八日晴，辰初起，辰末行，四十五里至高家堡，午飯，飯後行五十里，任青家驛行臺。出靜甯西門，約行十里，登大嶺，高峻不及六盤而紆遠過之，幸坦而易行。輿夫行捷徑，下臨深淵，窄而多缺，有時懸輿直過，俯視心悸，有峻陂直注，輿行如飛。下嶺後約二十里，到堡，午後登一大嶺，赤土孕結，披離腫漫，如綻如爛，如大肉山，有百千眼，無量唾食。將至青家驛，十里內有坡，初向西北，折向東過淵，復轉向西，卽倒回溝也。行館爲李良穆軍門建，左相有碑記湖軍周紹濂修路築橋緣起，楷書學顏，惜未拓得，碑文深厚沈細，正宗也。已見磨盾餘瀝。土山深陷，奇在俯視，石山壁立，奇在仰觀，此西行看山要訣也。潼關以西各城多

土築，壁立而不頽卸，六盤附近多石山，遂無穴居者。至靜甯復見土穴，山地多耕，亦湘軍招集有以啓之。道旁柳漸黃落，而一望蔚然，小株尙垂青。過清水河見山嶺醜醜耀目，以爲雪也，而日光甚濃，詢之士人，乃鹽硝也。水不甘，山溝早晚結凍，着棉袍狐皮馬褂，足少冷。

初九日晴暖，辰末行，四十五里至翟家所，谷臺午飯，又行四十五里，宿會甯城內。出青家驛，卽行亂湖中，高下崎嶇，至太平店以西，二十餘里均傍右山麓行。山嶺豐隆，連環相接，依山傍澗，澗環繞曲，無數十丈平直者。山高澗深，雨水沖突，路窄容一車，多缺口，萬一逸軌，則不可測。湖中沖刷日久，槎枒破碎，零崎峭削，險惡萬狀。入潼關後，所經溝澗無奇於此。蓋自青家驛以西，衆水所歸，太古以來，風吹雨蝕，劃整爲碎，蠹高爲深，極荒僻險阻之境，而幽泉秀壑，奇峯怪石，卽在其中。路傍山根，以山之凹凸爲路之曲折，或轉入山腹，或下落巖根，幾於移步換形。翟家所東三四里間有一大灣，積水深泥，同行之車無不陷入，用五六馬始拽之出，至尖所，已過午。民居多土穴。飯後出所，路稍寬，行二三里過一山，方趾圓頂，沿山麓行，度一橋，巖壑甚美，復度二橋，路曲折，約行二十餘里，至張成堡。西下坡，入大澗，水黃濁怒號，靜寧所險大嶺，水均西流，自此過。輿夫涉之，上左岸大道，行二百步，見車軌半沒，裂陷成穴，如甕，如池，如碗，下視無底。途遇一人，告以前路橋斷，不可行，遂紆道折回，過一大穴，路僅數寸，輿夫健步側行而過。復下澗行亂水中，

湖寬約三四十丈，水渴，在湖底，紆曲盤旋，或左或右，遇卽涉之，至數十次，諺語謂七十二道脚不乾也。如杏

以錢記之，過二十八次。

兩岸壁立，高插雲表，爲水所蝕，崩沓潰裂，峯巒奇幻，岫壑沖深，卽終南太華天臺雁宕無

以過之，但彼石此土耳。石一成不易，土爲風雨所虐，一年百變，愈變愈奇，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西來第一奇險也。太店以西，山根時見赤坂，有一嶺盡赤者，大湖底平水處赤白層疊。行二十里登右岸，途中多穴，與前略同，蓋車路均下臨深湖，初或蟲蟻蝕一小孔，風遂入而呼吸之，久則通而爲穴，一遇風雨，水卽浸入，愈刷愈大，上仍平坦，下已深陷，車馬受害最大，昔人謂隴阪多風穴，卽此也。蘇子云，衝風振河海，不能號無竅，隴多大風，奔騰澎湃，竅爲之也。吾人孔竅開張，故吹求掙擊，鬼咀神嚼，亦乘間而入。莊子云，一日開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旨哉言乎。張成堡以西大湖，乃隴阪大道，而兩岸高峻，竟無他路可移，若遇夏秋大雨，洪流洶湧，雖千人萬馬，必爲魚鼈，當道者宜措意焉。二鼓後始入會甯城，店狹隘。

初十日晴住。自瓦亭至此三站，均九十里。昨日一站，據驛夫云，曾經丈量，實一百八里，故人蓄同困疲。商之同人，暫息一日。青家驛至會甯，應作兩日行，中站翟家所行臺，房屋整潔，最好住宿。自所至城實有六十餘里，一日行之，尙不竭蹶。店主王姓，本土人，已故，號振甫，有左文襄書聯二甚精。會甯宰蔣康號公度，常州武進人，已卯同年，午後往訪之，留晚餐，詢及昨路湖水源流，公度出示請修稟稿，歷敘東境諸

山水道原委，前人修築始末，知此澗來源，發於太平店大山，卽漢之祖厲河也。

連日飲澗水苦滿，同人皆有腹疾，余亦不免。義山句云，秋霖腹疾俱難遣，萬里西風夜正長，不至其境讀之，不知其言之悲也。義山七律工於言情，而又善怨刺，得楚騷杜詩微旨，其妙處全在善於製題，每篇皆有所指，而所製之題俱將本意隱匿，使人讀之，猝不能解，便覺幽深冥杳，惘恍悽迷，若題目卽將本意揭明，亦祇眼前語爾，玉谿可謂狡獪。

江南亂後，顏垣渴池，往往掘得窖金鉅萬，非賊所遺，卽民所藏也，於是貪人聞之，至穿垣穴地以冀野獲。近有友人述二事，頗足解頤。京師西直門外某旗員宅後園，牆圯露大石板，下覆鉅甕，以爲藏窖，秘不告人，月夜率妻子孥婢焚香敬禮而後啓之，去其石，乃一僧拈指危坐，頂髮青如新雜，面團圓白如粉，兩目映月有光，少頃拆裂有聲，化爲白骨一堆，衆驚散，主人撲地，一病幾殆。宣武門內西單牌樓肅府故第，相傳內有寶藏，後歸某宦，內堂有屋，連環周匝，舊呼爲姨太太房，一日奧下陷一穴，甚深，羣臆果寶藏也，燭以火，結束纍纍，青白相雜，鉤致之咸不識爲何物，一少婦趨視，擲而唾之，衆始闕笑，蓋白者淫壽，青者信布也。或知其事，諠之曰，得財夢穢，古語驗矣，至今傳爲笑柄。

坤輿厚積土石，母萬物，坻四海，以成其大，惟水能以浸潤排蕩之力銷土蝕石。西北富於土，圍九邊

以爲帶，使中土安若覆盂，大塊臃腫，人不知土之貴也，水乃濬之使深，高者以成，彫之使零，聚者以散。東南近海，土幾爲海食盡，惟石質堅，能與水戰而益著其奇幻。柳子厚寫柳州山水，每藉助於石以形容之。隴山蒼莽不在石而在土，繪石易，繪土難，古今畫師畫水石無畫土者，土之賤久矣。子厚怪造物者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柳州何幸得子厚也，使子厚譎隴，發抒景物，必能易寫石之筆以寫土，使土重於璫璣也。君子無入不自得，造物所以摧折困辱之者，亦卽所以自挾其闕，與君子何損焉，而造物又何巧焉。

治天下有三重焉，曰道，曰人，曰法。法與道依人而行，從古如茲，無新舊之界也。維新者必從法始，倘信法而不信道，重法而不重人，浮慕夫新之名無當也。凡造器者，有良匠始有良模，有良模始有精器，今欲得精器，不求良匠，安有良模。天下重器也，造器者道也，今不患無匠，特患無造匠之匠，與識匠之匠耳。道者造匠之匠也，能造匠者必能識匠，能識則不待造而匠已不可勝用矣。夫迹者履之所出，迹非履也，法立於道而非道也，法行於人而非人也，以今日國本國勢而論，無所謂新也，但去故而巳。中國之故非二百餘年之故，乃二千餘年之故也，以二千餘年之故而欲革之於一旦，雖三王孔孟無所措手。如種穀然，天時不至，粒不實也。如炊飯然，火候不至，粳不融也。善人百年，河清難俟，卽欲速成，亦須俟之十年，以

五年燭敵，以五年除敵，此十年限內，皆立法之際也。燭一敵即立一法以除敵，與天下共議之，國人曰：可而後行之，能除一敵則故退一步，故退一步即新進一步，後五年中所需之人才財政，皆於前五年內預備之，其時有無成效尚不敢必，若但憑一二人之心思才力，謀之於密室，書之於細氈，而朝發一令策其行，夕發一令課其功，上以空文求，下亦以空文應而已。善治天下者，見道而不見人，見人而不見法，孰新孰舊，其致治一焉。無道則無人，無人則無法，道既失矣，法從何立；人未善也，法將孰司？其究也，人愈雜，法愈紛，法愈紛，人愈困，視人愈輕，視法愈重，必至人與法同爲虛器，吾未見其可也。周公制六官，洪纖畢舉，古今法制無善於此者，然周公未必果行之周也，果行之，周其弊立見，以其是法而非人也。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周公知之審矣。今日新法能過於周官乎？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抑深思法之所以行者何恃乎？

李文忠自粵入京，將行，同官謁送，問應變機宜，將出，僕請曰：國難即解，公將奚先？公蹙額曰：事定後，中外局面又一變，我國惟有專心財政，償款不清，無以爲國，若求治太急，反以自困。中國地大物博，歲入尚不及泰西大國之半，將來理財須另籌善法。僕曰：多取多用，各國皆然，取天下之財仍還之天下，出入相敵，萬端就理，有何不可，但須利不外溢耳。公曰：聯軍不足亡中國，可愛者恐在難平之後。僕曰：公憂及此，天下之福也。竊有一言爲公陳之，中國之弱，弱於人，非弱於法也，人有得失，法無新舊，果得其人，因時

損益，法雖舊亦新也，不得其人，雖博採古今，組織中外，適以滋弊。公笑曰：八股舊也，策論爲新，策論得也，八股爲失。我與爾皆八股匠，故說舊話。衆爲闕笑。有同官極言時局艱危，公亦愴然。僕曰：君子當國，不震己之強，不侮人之弱，亦不怯己之弱，畏人之強，惟求一己以應天下，守至常以待至變而已。公太息曰：國運所關，實有天命，後事殊難逆料也。遂辭出。公生平堅忍倔強，雖處甲午乙未之變，從容鎮定，未嘗以鬱悶之色示人，及庚子難作，每深談時事，便淚含於眶，氣之衰痛之劇也。

堯舜以上，君臣皆聖，下民之聖者皆可爲君相。堯典授受吁咈，但重命官，無所謂立法也。至武周承夏殷極敝之後，大勳新集，封建益衆，世祿世官，去民日遠，已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非法制周密，便難鉗筭天下，故周公六官始專以法治天下，五帝醇風日就澌滅，三代之衰至周而始，雖以武周開國，神聖一堂，而治安之效僅及百年，從此治天下者知有法不知有人矣。同一法也，得人則治，失人則敗，今欲救敝，不求之人而仍求之法，欲收富強之效得乎。

唐虞二帝是真憲政，君有執兩用中之心，民有於變時雍之化，雖無立憲之名而有立憲之實，此其故在君而不在民。君從民俯而就之，取人爲善，其勢順，民從君仰而企之，不令而行，其勢亦易。蓋二帝本有公天下之心，二帝在一日，憲法即存一日，若泰西所謂立憲國者，大半由亂民迫脅而成，民強君以必

行，君亦從而予之，名爲立憲，實則互相詛誓也。人至積不相信，始出於詛誓，有久要不倍者乎？此人人共見共知之理，而下民強迫之，國家亦樂從之，並深恐人之阻其成者何也？在上只爲萬世一系四字所誤，在下只爲平權自由四字所誤。立憲之後，果能以萬世一系責之民乎？果能以平權自由責之君乎？東西立憲各國，君權民權，君黨民黨政黨，無一日不在水火中，固彰彰也。人之有所挾而求者，求者愈力，予者愈靳，至不得已而予之，未有不隱施拒力以自善其後者。人之相與也，雖細微之事，有一念之私存乎其中，未有歷久不敝者。今以天下之大，億萬之衆，而各挾一私心，以成就久大之業，是市道也。我中國果有此舉，必以堯舜之心，行武周之制，統君民而納於軌物之中，則憲法可略言焉。修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尊五美，屏四惡，舉直錯枉，親賢遠佞，君之憲法也；學道愛人，敬事節用，大臣法，小臣廉，恭寬信敏惠，果達藝，知仁勇，官之憲法也；親其親，長其長，孝友睦婣任卹，莫敢不服，莫敢不敬，莫敢不用情，好學知恥，有勇知方，士民之憲法也。大學首章，憲法之綱領也；周禮六官，憲法之條目也。君能以天下公之民，民必以天下私之君，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歷聖相傳之憲法如此，若僅陶孕泰西，組織東瀛，則淺之乎視中國矣。

十一日辰末起行，出會甯西門，羣山四豁，一路高原，白楊夾道，青青未凋。初越三四溝，涉二河，至曹

家河，下深溝約三四里，出溝兩山漸狹，又入溝中，至董家河午飯，共行四十五里。飯後出店，仍溝路，寬平易行，出溝四山環繞，中平如砥，白楊蕭蕭，陰連響答。早起白雲漫天，有釀雪意，午後雲斂日出，溫暉如春，行十五里，宿西鞏驛堡，行臺荒涼，改宿茅店，較有煖氣，荒遠之地，非旅店不能利行人，成聚落也。靜寧以西，土鹹水苦，民間悉穴窖藏雨水，官廨亦如之，住店購雨水爲第一義，小壺亦須數錢，幾於水二石入絹一匹矣。作家信，託蔣大令寄無錫。

粵人鄧某以買起家，頗好事，多收禪王畫，倪雲林佛因地圖在其家。余官南海，屢約往觀，未果，卸篆後避著翠林園，來晤，越日邀至其書室，觀四十餘畫，皆精。見其幼子禮恭而意甚殷。自澳門歸，知必遠謫，江南籌五千金寄余，交鄧暫存，未幾鄧病，友人勸余往索，余曰：與人交，託以資，聞病而索之，是料其不起也。彼若愈，再見將何以爲情？旋聞鄧病甚，友復曰：不早爲計，後勿悔。余曰：是迫人死也，友誼安在？月餘鄧卒，遣人往弔，徐詢前款，代鄧主持者竟以無券證爲言。或爲計曰：鄧妻佞佛，請質於神而要之，以幼子爲誓，彼愛子不忍誓，則趙璧歸矣。余曰：乘人之危而咒其孤，非仁者事也。竟止不索，而萬里行資斧頗窘，終不釋然。一夕閱紀氏閱微草堂，云有狐女與某少年合，其父訴於法師，法師攝狐女至，諭之曰：留未盡緣，作來世歡，可乎？言訖，見一華衣女子飄然而逝。余深嘆狐女解脫，既而思之，可以人而不如狐乎？從此胸

中洒然，不復置念。粵人知此事者頗多，今接兒輩書，猶詢及鄧欠始末，故書此答之。

十二日晴，辰正行五里，登青嵐山，三十五里至嶺，尖於山店，飯後行四十三里，至安定城內，宿客店，僅土炕，徧假不得一櫬，向隣舖假一炕几，置食物，荒涼可見。青嵐山雖不及六盤高峻，而峯巒綿亘，湖壑盤紆，其遠倍之。下嶺從左山度一大澗，至右山足，西行不五里到城。青嵐山東趾有柳數株，青青孌孌，山之四圍，高低層疊，均旱田，已開未種。六盤以西，風氣愈寒，來春二三月方可種麥，冬麥每怯凍不生。關內外均以春麥爲佳。由青嵐山南向至秦州，約六程，履山脊而行，卽小隴山也，爲隴阪正幹，其阪亦九折。農民耕山背，僅通騎行，遇雨更爲畏途。會寧東窮山惡水，無地可耕，至安定以西，多熟田，旅店稍佳者，非湘卽蜀人也。近見店夥桿麵，於尺餘案上和麵一拳，抽之，擻之，擺之，疊之，須臾圓徑三四尺，劃以刃，細如絲，亦絕技也。

中庸善言天地，其切要處只不息不貳四字。惟其不貳，所以不息。天地性質特別，絕非萬物所能及，萬物皆貪安逸，惟天地最勞，萬物皆工變幻，惟天地最信，億萬斯年未嘗住一息，未嘗差一秒，聖人無可形容，特演一誠字。子芳因問天地有知覺否，余曰：若有知覺，便不能誠，萬物有知覺，所以不誠。卽如我等行路，一覺體倦，便思住店，既住店，又欲擇屋，是息且貳矣。天地不知倦，又無所擇，所以不息不貳。吾於誠

字外更演一說，曰大勞，曰大信。人能學天地之無知覺，則自能勝大勞，能成大信，因材而篤，卽是不擇註脚。吾此論可破赫胥黎天擇之隘，有知覺而能誠者，功夫最大，孔子外惟顏子庶幾能之，孟子便有許多機鋒。昔人謂日行程度，於冬至驗之，每八十年必退一度，其說互異。余謂積算歲差，自古已然，既有一定之差，予人以可見，則其不差也可知矣。

青涼山

即大涼山

萬重嵐翠落尊前，小飲微醺兀欲眠。西北風來雲捲淨，讓余豁眼看青天。

二涼山

二涼山頂小盤旋，歸路方尋太華眠。西望黃河東白日，狂來幾欲啣青天。

寄仲若無錫

滿目青山隱落暉，途窮忍與世相違。于時已滅懷中刺，出走方裁短後衣。傳語岑參空有淚，悲秋宋

玉欲安歸。寄聲雲外南翔雁，爲帶鄉書向北飛。

十三日辰正，出安定西門，行兩山之間，數踰溝澗，夾道殘柳鬢髿，村落相望，來牛去馬，交錯於道。行四十里，過澗河上岸，至驪口午飯。早起白雲瀾漫微雨，將午北風作緊，蔚藍萬里，晴曦灼人，手足欲汗。飯後度澗河上岸，兩山夾道，行四五里，入深溝，過大澗，傍右山下深溝，循左岸行，約十里，至稱鈎驛，宿行臺。連日旅店卑狹，幾難安枕，間有行臺，奴子病其荒涼，器用水火俱乏，舍之就小店宿，有煖炕易呼應也。驛行臺周凱山芳吉軍門修建，堅固整潔，入門覺有生氣，同子芳住焉。夜宿甚煖。明日過二涼。土人謂之大涼子

秦隴均土山，無林木，終南太華乃石棧天梯，其附庸諸山則土也。所見石山已載記內，大至六盤亦土多石少，青嵐則純土所結，至安定以西，各山寸草不生，鹹澗故也。水苦之地皆然。安定山土純白，粘膩，高原亦如之。出城約行三十里，有一峯，厥土赤填，土厚故無靈秀之氣，鹹澗故不生五穀，地脈使然，安得格致家一洗滌之。

食品園蔬難得，豆腐三日始一見，土人以鹽下飯。楊柳搖落，餘無青色。炊飯用枯杖，木炭一斤十五六文，甜水一擔百文。隴麥二三月種，六七月收。

王君秉粹由通渭至安定，經鳥鼠山下，親見鳥鼠，鳥首鳥尾，身與四足同鼠，飛走林野間。昔人注『

鳥鼠同穴，其說歧出，有謂荒誕不經者，可見鳥鼠實有其物，山亦因此得名。後晤王晉老云，鳥自鳥，鼠自鼠，二物同土灰色，甘涼伊犁一帶皆有之。元和郡縣圖志，鳥鼠山今名青雀山，其同穴鳥如家雀色，小青；其鼠如家鼠色，小黃；近穴溲溺，氣辛辣，使人嘔逆，牛馬得此氣，多疲臥而大汗。

伊犁三臺海子有鳥鼠同穴而居，鳥類鵲而小，尾長背綠，鼠色灰如常，每晨鳥出翔空際，鼠立洞口望之，少頃鼠出，鳥下墮，立鼠背，鼠往返急馳，鳥在鼠背，張翼而噪，久之同入穴。徐氏水道記謂卽爾雅之鼯，與晉老說合，兼粹所見或別一種也。

一劍

新詩綺語未爲奇，一劍隨身萬里時。客子光陰秋雁過，孤臣心事夜烏知。艤舟西極探星宿，飛矢南山走月支。好逐羝羊訪蘇武，便騎天馬下龜茲。

十四日辰正行，出驛不遠入深溝，溝盡登二涼山，即車道嶺其高略同青嵐，路頗陡峻。十五里至第三峯頂，山店午飯，皎日當空，青天如洗，舉目見百里西來站路最大者，長武至涇州，青家驛至會甯，此二站必須破作兩日，遠而難行也。飯後行三十五里，至甘草店住宿。午後雖下嶺，而或高或下，忽東忽西，盤旋

衆攀之上，下嶺三四里，卽到店。今日四十九里，不啻五十餘里。甘草店百餘家，市面頗好。

二涼山南四十里，危峯層出，疊障迴環，煙雲縹渺，林木蔚葱，頗似少華。詢之土人，乃金縣興隆山也。距蘭州九十餘里，南連龕谷，北俯馬衝，時爲異人所棲。近有悟元子劉一明於其西修棲，雲山道院，與興隆對峙，朝夕鐘磬，以次遞擊，朝起東山虛皇殿，至西山頂混元關止，暮起混元關至虛皇殿止，清越可想。悟元能書善醫，著道書頗多，所居爲自在窩。

十五日辰正行，出店後行兩山之間，中開一澗，柳枝已禿，楊葉猶青。初傍右山行，度澗後傍左山行，二十里至新河灞，左山斷而復起，澗多頑石。仍傍左山行五六里，至山西麓，爲山之起處，右山亦漸低平，路出平原而深陷崎嶇，越溝度澗，竟無坦途。至下關營已未正，共行四十里，不啻五十里。飯後出店，右山漸逼，左山復起，大河中貫，車行河中，肩輿渡河，傍北岸而行，十里山根多赤石，乃紅斑碎屑結成，名紅崖澗，產喬理貓，似鼠而尾長五六寸，毛色可愛，貓見之齧而不食。又十里至買子堡，秋林迤邐，土垣茅舍，掩映高低，挖渠作圳，引澗水灌田。傍山臨河一望，膏腴皆種烟葉，婦女沿流浣衣，礮杵四達，若春夏間過之，真一片江南也。惟車行河內，碎石格磔，大路在北岸，深溝曲徑，極不易行，民間引水用木槽，橫置若橋，人行其下，淋漓飛洒。行十里住金家崖，行臺房屋整潔，器用亦備，行人之福也。早晴，下午微雨。近二日道傍

多牧羊，麵一碗二十四文，或三十二文，入甘境，白酒釀甚佳。涇州平涼一帶，細麵每斤八文或十文，上白米一斤四十餘文，會甯安定白米極難得，木炭一斤十三四文或十七八文。自河南以西，人情愈厚而愈拙愈嫻，見有乘轎者必謹讓之，而轎夫動加呵斥，余深戒之，此野蠻性質之一端。隴西婦女裹足織織而執粗役，亦自苦也。入甘境後，米麵青菜豆腐麻油醃醃皆不可得，原野禿白如洗，無子種在地者。稜稜霜氣，蔽蔽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景象最爲蕭索。凡久耽安樂，邪氣結韜，而有四支委隨血脈淫濯之患者，至此必不治而自愈。

十六日晴，辰正行，山水林木民居，悉如昨日，而一望明瑟，水田更多，圳高於路，沮濡難行。十里登右岸，入一山硤，見黃河縮入硤中，深不可測，車行河內，肩輿行沿岸小徑，至陡絕處下輿徒步而過。渡河抵响水午飯。下關營河向西流，經買子堡，金家驛名買子堡川，四十里至响水，入於黃河。遙見河北岸長城迤邐，亘歷山脊。按長城在嘉峪關外者，燉煌玉門均有遺址，漢所築也。自關起東至鎮番東北，折而南行，至古浪縣東而爲二，一向東復折向東北，絡賀蘭東麓至甯夏止；一向南經平番，東繞蘭州黃河北岸，至响水子止，皆前明補築，非秦之舊也。飯後仍沿山坡行，三四里，下大澗爲桑園河，似張成堡溝路，而石更奇，寬約四五十丈，夏月揚波北注，湧流赴河，秋冬水渴，淺灘曲瀨，踐石涉而過，兩岸懸崖怪石，又似龍門。

登岸踰東崗坡，黃河兩岸皆山明淨如堆沙，東崗坡以石爲骨，以土爲肉，以沙爲衣，微颺拂動，鬆撲如沸粉，峯巒重疊，徑路紆迴，或壓於頂，或礙於肩，豐隆當前，幾於無隙可入，而危崖線路層折不窮，山根多赤石，忽見青氣一道，乃黃河也。晴天若潑藍，丹壑若塗砂，素湍如委練，望之蕩人目精，尤奇者山頂每陷爲深溝，仰視僅一線天，而已置身千仞崗。乃一溝分爲數溝，一峽劈爲數峽，細塵飛沙，不見片石，天造地設，鬼斧神工，令人莫測，較之六盤青嵐，二涼高險百倍。計上下十餘里，至東崗堡始到平地，又行十里，至空心墩，又十里入蘭州東門，宿督轅東街客店，房窄價昂，每房日銀一錢勢難久居。夫隴阪在中原之西，長河以限之，萬峯以阻之，闕惜險遠，幾令東南人不能窺仇池一拳，越雷池一步矣。而人力所至，無遠弗屆，騎疊跡，車塵軌，塵閉撲地，歌吹沸天，履險如夷，過於康莊，此何故歟。下東崗坡後，黃河在右，左山從東崗坡迤邐直達五泉山。

今午入店具食。門前土阜，羊豕雜蹂，塵穢堆積，屋後一池，濁濁更甚，滌器生臭。飯罷行黃河岸，見滌染者濃藍蘸波，蕩漾卽沒，因憶前過烟臺，見汽船傾煤屑數十石於海，沈碧浮花，淨無點墨，始悟卓與池之宿垢，乃其體小而滯於物也。若河海崑崙之大，何所不容，人患不爲河海崑崙審耳。區區玷汚，焉能挽我。葉爾羌西南四百餘里曰密爾岱山，一曰高山三萬八千尺，巖壑重深，四時積雪，是爲崑崙玉京，巖石黑

黜，中函瓊瑤，運斤揮斧，肆意取之，雖連城百雉，廣廈萬間，皆可以玉爲之。聞採玉者初至，土人偶指一峯曰：此玉也。從者笑之，曰：黜石也。玉安在？土人曰：焉有美玉而不蘊於璞者。爲鏟其石，玉乃見。

金家崖西行十里買子堡，又十里响水。金家崖西四五里產米，皮紅而糙，屢舂不能去。至响水產米，色白而粒細。土人取响水稻移種金家崖，一年色白，次年半白，三年復紅，可見籽種雖佳，地能變易，猶人性善，爲習俗所移則惡矣，瓜菓亦如之。

响水向南數里有萬眼泉，山石透削玲瓏，偏開小孔，吐水下注成渠，至西坪，以溉田，極膏腴，產煙葉。土人取石以位置盆池，拋麥稻孔中，茁芽青青，伊犁果子溝亦有此石，色蒼白。

十七日辰末起，陰雲微雪，午欲晴，率家丁整行李，取出應用之物。銀一兩換錢一千一百二十文，每百九十二文其平與京市平同。途中平最大者莫如涇州以西各州縣。皋蘭趙大令靜涵贈着饌燭炭。午後腹內有時作痛，晚服姜桂。

十八日清晨起，大便甚暢，腹痛止，服厚樸煨姜焦查以滌蕩之。初服豹裘。同縣李芬三在陝被議，升帥調來充文案，聞余至來候。本日晴暖，午後晤同成劉君禹。至一老寓小坐，子芳杏如亦至，同往看屋未合。

子芳問江淮巡撫之設，是非蠶起，究竟何如。余曰：必作罷議，凡改建者非與時有關系，即與地有關系，無故而改建者鮮。蘇松常鎮江徐淮揚，吳楚之舊疆也，自東晉至南宋，凡劃淮守江者，皆不得已之策也。江蘇以太湖爲內藏，江北以裏下河爲內藏，而共以江爲腸胃，海爲尾閭，譬之於人，外有四肢毛髮，內有心腹腎腸，形體具，神智乃生，從無將肢體腸胃中分爲二而得生者。今江南北劃江而治，即劈分腸胃也，吾知江南縉紳，必以全力爭之，不作罷不止，若謂國小地狹，不足回旋，猶後也。

十九日晴暖。迪化府潘祿吉太守之長公子伯庸來謁，談新疆近日情形甚悉。下午同一老往謁蘭州道王觀察，並謝涇州添車之惠。晉老言新疆官車局差事過境，諸多阻滯，現改新章，發官價僱民車，每車給銀一百四十兩，由蘭州直至迪化，新撫吳中丞所訂也。因詢余近況，並暢談詩文學派，語語愜心，爲西來第一快事。將西征詩就正。

子芳談某娶妻美而慧，琴瑟甚調，後置妾，遂反目，妾去復調。余曰：此義繫傳早言之，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易以一陰一陽之謂道，若一陽二陰，二陽一陰，必有悔，故天下妻妾無和者。此雖戲言，可以喻道。

二十日晴暖。午後楊守備培德來談，約日內往游望河樓五泉山。午後同鄉張海秋泗林來訪，久談。

其祖父光緒初年曾官蘭州道，祖母夫人即葬於甘，來掃墓。海秋壽州籍，現居霍邱南鄉，與管府姻親，詢知吾師墨賓先生之父揚熙公，樞仍屠兩江義園，有碑記可尋，此吾師終天抱恨事也。憶師館吾家，課「游必有方」題，因言父歿於甘，尙未歸骨，母妻同遭平涼回亂，埋骨山邱，屢尋不獲，淚下如雨，余兄弟爲之感惻。師常言得積金二百，必親往負骨還故鄉，旋命其胞弟琴舫前來，竟半途折回。及余兄弟隨侍江南，師歸里，贈二百金，瀕行而病作，彌留之際，猶張目西望，捶胸不能語，此仁人孝子所同爲悼惜者。余每念及，年遠世溷，故老無存，必付諸荒煙蔓草，恐難慰兩世夜臺之泣矣。聞海秋語爲之狂喜，當親往尋明，歸骨一事，定力任之。發錫電，用晴暖到甘四字。

二十一日晴暖。午後答拜李芬三、張海秋、潘伯庸、談夢九，至夜始歸。芬三談陝甘鹽務甚悉。海秋言管樞回里，檢金入篋，驟負之行，尙不甚難。

友人問古樂府與唐人樂府同否？余曰：咸周雅頌卽樂府也。漢以後大祀樂章亦雅頌之遺。大要樂府有二，有譜聲與辭以被之管絃者，有使人歌唱而以絃管和之者。唐以後所著樂府，未必果能被之宮絃，要其美善刺惡皆足以感發人心，樂與政通，詩之精者感人心，厚風俗，陶情淑性，與樂同功。心之所發爲聲，聲之所著爲音，音之所譜爲均，詩與樂同也。古聖作樂，有樂器，有樂歌，器有短長，清濁，歌有抑揚疾

徐，其爲器也有八音，其爲歌也有五聲，依器和聲，而宮商角羽二十八調以次相生，各以其律節之，按律審音及銖黍，十二律者六陽六陰，所以候天地之氣，備四時之樂也。凡萬物之有音者不外乎八，凡諸字之成聲者不外乎五，在物有八音，在人亦有五聲。大行人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禮曰：寒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班固曰：凡民涵五常之性，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可知稟受異，則唇舌齒腭喉之長短厚薄廣狹剛柔亦異。字同一聲，五方之人讀之，輕土多利，重土多濁，其音各別，唇舌齒腭喉爲之也。就一字而審之有五音，就萬字而審之亦不外此五音，音泛而成聲，而宮商角徵羽分焉，五聲分而平上去入各有一定不易之音，以各從其聲而韻生焉，此天地之數也。約而言之，唇舌齒腭喉，宮商角徵羽，平上去入，三而一者也。精而求之，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一以貫之也。唐虞三代以迄兩漢，君臣之賡和，友朋之贈答，詩教日盛。唐初取裁於六朝五言詩而研晰聲病，益加密焉，特定爲律以取士，詩亦本於樂也。宋策論特頒禮部韻略爲場屋詩賦之用，於隋唐分部尚仍其舊。元經義之外兼用詞賦，明屏詩賦，韻學幾廢，故一代學者皆病空疎。乾隆二十一年釐定科場條例，鑒於前失，始用唐試帖取士，嗣後大小試皆有五言律，所以存韻也，存韻所以正萬物之名，齊五方之聲，同天下之文也。古經文多用韻語，漢魏唐宋號爲能詩大家，無不精習聲韻。古體近體一韻或十字，或十四字，

必有三五字審聲以從韻者，所以音調和諧。漁洋覃谿論聲調而不根本於韻略同填詞，猶皮相也。今廢八股並廢試帖可也。因而廢韻不可也，而今而後，不學詩者將不知韻書爲何物。今之通行韻書，分部從劉涓，已失隋唐之舊，古韻幾亡，若並此而不之習，矧論宮商律呂，聲音道喪，生人麤鄙暴戾之氣，何以化之，可慨也。

二十二日晴暖，梁書韋叡爲豫州刺史，與北魏楊大眼戰，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大勝之，魏傷亡十餘萬，平日被服儒者可風也。千萬貫隣宋李雅與呂僧珍事，珍生子，雅進金錢千餘，珍遂薦爲衡州刺史，可見雅攀附勢要，非君子交也。午後同海秋潘志言往看江西會館房可住，言定月租四千，押租十金，擬二十四移居。或問遣戍永不釋回，始於何代，余曰，自帝舜已然，或以爲過，余曰，使以堯舜之聖，施之共驩，何過也。古之赦典，漢儒鄭君尙不謂然，而究不能廢。堯舜世遠，深恐以共驩之刑誤加之皋夔也。佛最慈悲，佛說我今示汝無所還地，卽永不釋回註脚也。東坡云，欲問雲公覓心地，要知何處是無還。佛法反對無還，參透卽還矣。

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樂固如此，詩何獨不然。唐人近體始有律詩之目，余甚惑焉。古詩自唐虞廢歌以至漢魏六朝，精求之莫不有律，其禁更嚴於近體。漁洋論古詩，名之爲聲調譜而不言律，是

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然也。余直斷之曰，古體爲古律，近體爲今律，二者無少軒輊，敢以質之海內大匠。二十三日晴暖。昨訂江西館屋未成。晚間洛陽張石洲來談。子芳偶問交友之道如何，余曰，寧爲小人所棄，勿爲君子所容。海秋來留共食，問曰，君嗜學如性命，請舉其要。余曰，湘鄉文正馨香三十二子，道源學派盡之，吾力弱不能兼綜也，約而求之，有四宗焉，曰禮、姬、辯、孟、龍、老、魚、莊；有四配焉，曰巢、騷、腐、史、肥、韓、聶、姬、孟以治行，老、莊以涉世，屈、遷、韓、蘇以盡文章之變而洞吾天倪，此吾憂患種子，亦活命金丹也。海秋聞之，噴飯滿案。

周孔而後，學分兩派，曰漢學，曰宋學。漢學尙考據，宗周公，宋學尙義理，宗孔子。今之西學亦不外考據義理，其獨到之處實有足以羽翼周孔者。漢學、宋學源流不能強合，朱子後姚惜抱會文正漸欲融而爲一。余意數百年後必又有大儒出，研精西學，去其枝葉，擷其菁華，與漢、宋並存，亦昌黎、墨子必用孔子，孔子必用墨子之意。西學最精者，哲學科學，不能責以詞章義理，從此漢學、宋學、西學，三峯鼎立，恐亘古不能易也。

嘗語仲弟曰，我輩讀破萬卷，欲貫澈天人，通知古今者，將成聖賢、仙佛，次亦不失爲文人名儒耳。若時至臚將相，佐天子，安萬民，駕馭無外，究能消得幾行書。三代以上重立德立功，至周公、孔子始以立言

教萬世，而納功德於言之中，嗣是學者非言不顯，非言亦無以著功德，試問秦漢以來名將相能立言者幾人，能讀書者幾人。仲曰：如君言，將相可廢書矣。余曰：不然，古將相所以加於人者，天姿英邁，器識宏通，凡天下之高材異能奇文博學，一見皆納而入之策中，分布天下，窮儒下土，片長薄技，皆供彼之儲用，雖不讀書何傷。

二十四日晴暖。午後同強心如劉華封出西門觀黃河橋，橋長三百七十步，寬十步，用二十四舟聯接而成，上覆以板，亦古法也。晉書五行志：太和六年六月京師大水，朱雀大航纜斷，三艘流入大江，卽浮橋也。後漢吳漢傳：進逼成都，阻江北爲營，作浮橋。東坡在惠州，羅浮道士鄧守安以四十舟爲二十枋，鐵鑿石礎，隨水漲落，有詩紀事，法與此同。說文：併船謂方，又方舟爲航。今此橋每舟相離約八九步，空其中以防水之滯滯，旁植木欄以防人物墮落，河兩岸各鑄大鐵柱二，斜插入地，上露數尺，北岸一柱勒洪武九年魏國公鑄，並列指揮使以下各官姓名，鐵色甚精；一柱勒道光十九年鑄，列總督以下各官銜名，其圓均合抱，南岸二柱亦如之。南岸東一柱道光年鑄者，埋土中，露尺餘，勒文不可見矣。柱上各繫大鐵索，粗逾臂，一在橋西，一在橋東，夾而束之，以防橋之崩移。河從西來，兩山夾峙，水極洶湧，非極人力之雄固，不能禦也。鐵柱外另有木椿十餘，各繫大竹纜，以輔鐵柱之力，亦偉觀矣。陟北岸山，登北極廟，階六十餘

級，以遠鏡窺全城形勝，泉蘭五泉如指諸掌，久坐始下，至中流西望落日，大逾車輪，與水光相激射，金紫灼目。登車入城，燈火如繁星。同子芳至王端生寓夜酌，同坐者王芾卿皖人，尙秀卿河南人，飲酣，二君各奏曲，盡歡而歸。

二十五日晴暖，午後同子芳杏如心如介侯華封游五泉諸寺，風景似江南惠山而秀麗幽逸不逮也。近山平田多煙葉，歸已昏黑。二鼓海秋呼門而入，談史事及班書人表，余曰：三代下文字惟史漢最精善，政事文學悉發源於此。其精善處不在學而在識，子長之識高於孟堅，孟堅創地志藝文志極佳，古今人表便蕪雜可笑，不僅有乖史例也。若子長胸中祇有秦伯、夷、齊、屈原、虞卿、魯仲連、蘭相如一輩人，卽淳于髡、荊軻、蒞政亦加倍摹寫，至侯王將相大半視之如土直奴隸，於武帝封禪不能明言其非，但敍太史公執手流涕語，深痛當時大臣贊成封禪，陷君不義，直是賊臣媚子；於三代後帝王最服膺漢文，張釋之馮唐傳俱爲文帝加倍寫照，猶之張耳傳中寫貫高，實加倍寫高祖也。吾嘗欲撰人表，大旨以秦伯、文王爲仁，伯夷、叔齊爲勇，伊尹、周公爲義，舜禹爲智，魯仲連、范蠡附之；秦政、新莽爲愚，君盜國臣盜君者附之；讓天下而不取仁也，阻人毋取天下勇也，身任天下之重而無所私義也，取天下之長以爲善而知未形之順逆智也，私天下盜竊天下大愚也。吾此論爲民政憲法濬其源而立一影子，海秋粲然。

蘭州烟葉兩種，一名棉葉，一名白條，以五泉山東紅泥溝產爲良。每年二月種麥，麥長寸餘，灑煙子於麥內，五月拔麥去根，留烟苗分栽成塿，間八寸一株；入伏後葉長尺餘，剪中心之葉，遏其生氣，使旁行上地留八葉，次留六葉，恣其肥碩，中心葉生枝，仍勤翦之，謂之翦煙心。九月初白條連根採之，陰乾色綠，棉葉留地經霜，色黃。冬末摘葉後，始拔其根，白條良，食之能化痰消瘴，綿葉雜青油紅土薑黃食鹽，土人以白楊刮成片，然火食之，易致痰喘。

二十六日晴。午海秋來，午後移居鐵柱宮，賃金照前議。晚至金谷園赴伯庸之招，同坐九客，杯勺皆銀，爲東南酒館所無。甘委殿典史襄臣護送，湖南人，來見商起行之期。

子芳盛稱唐貞觀知人納諫，爲三代後一人。余曰：此奮時濟物之英主，非真帝王氣象也。子芳問故，余曰：只是心中理不勝欲，古帝有天下，均視作哀痛迫切，萬不得已而爲之，豈忍骨肉相爭。三代下有帝王運量者，惟漢文帝、漢世祖、宋太祖，觀賜趙佗，遣匈奴，賜寶融書，海涵地負而至誠自足動物。太祖寬仁，孝友發於至性，又與陳希夷友善，必能得其深處，語趙普曰：風塵中若識天子宰相，人人得而物色之矣。好微行，或諫之，曰：『有天命者自爲之，』是何等氣象。錢俶入朝，羣臣欲留之，卒不聽，俶遂感獻地。奉杜太后命，傳位太宗，而與太宗友愛益篤，絕不爲妻子計，使貞觀處此，又釀建成元吉之禍矣。此三帝者所

謂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豈貞觀所可擬者。

二十七日晴。午一老子芳來，午後至協同慶晤任曉初，商由上海電匯銀兩，兌費每百三兩，電費自出。答拜古浪縣李幼田大令。晚歸患頭痛，夜半三吐乃已，眠甚酣。初換絲棉被，表裏皆絨，溫軟欲蘇。

僕人購薪引火，有枯枝乾脆易然，詢之，乃盜伐官柳，聞而傷之。涇州以西達關外，夾道楊柳連陰三千餘里，左文襄公鎮隴時所植也。凡苦滴不毛之地，旋植旋萎，沃土則蒼蔚于霄，逾數抱柳三五株間以白楊一，觀所植之盛衰，而知土地之肥瘠，奈守土之官不告戒愛惜，山阿荒僻，翦伐多矣。入隴後沿途墩房有立榜禁盜伐者，曰：「崑崙之陰，積雪皚皚，杯酒陽關，馬嘶人泣。誰引春風，千里一碧，勿翦勿伐，左侯所植。」羅穆情刺史輓公聯云：「食性我能諳，白菜蒲園供祭饌；濃陰公所芟，綠楊夾道逐靈旗。」昔賢經緯萬端，洪纖悉寓精心，十年培之而不成，一日覆之而有餘，今昔之感，豈爲此依依者耶。

二十八日晴，早醒甚安，食粥少許。致電無錫囑由協同慶電兌銀三百兩，並告月初將行。晚芬三來談奉委開辦巡警，因經費支絀，僅挑標兵二百，每名連額糧加至四兩八錢，就甘省論，口糧已優，將來再逐漸求備。又言陝甘惟花馬池產鹽富，此外則取給蒙鹽，蒙王向將鹽池租與內地商民，由官收釐，每年萬五千金，現向蒙王租賃，妥擬辦法，果整頓得法，民食旣便，國課亦增，取民之財以衛民而養民，國之利

民之利也。早陰雲漸冷，午偶見日。海秋攝示令祖寶卿觀察手書詩稿二冊。

近代士大夫隨筆著述，惟張文端聰訓齋語、紀文達閱微草堂、閱之有益身心、文達抽芭蕉之心、翻蓮花之舌，尙有時才鋒瀉溢，不免近雜。文端則光風霽月，金和王粹矣。其論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一則云，考亭注不知命，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而無以爲君子。少奉教於姚端恪公，服膺此語。又云利害之見既除，而爲君子之道始出，此爲字甚有力。又權勢之人，豈必與之相抗以取害，到難於相從處，亦要內不失己，果謙和以謝之，宛轉以避之，未必決能禍我，此亦命數使然，又安知委曲從彼之禍不更烈於此也。文端所謂謙和宛轉者，尙係可謝可避之事，若地方利害攸關，一己名節所係，稍涉依阿，萬事瓦裂，其勢不容謝避，亦只有遷其禍而已。居官者當事不避難，果遷其禍而死，亦我之命，非人之陷害也。今晤王晉老談及古今是非曲直，萬不能無公道，不過生前身後略分遲速。予驚以爲至言，竊觀古人受禍慘毒者，亦只數年數月數日數刻之間，便爾過去，人生下壽亦六十，何不忍此數年數月數日數刻之暫，以待百年之論定乎。

甲午庚子償款盡取諸民，時之所迫，雖孔孟處此不能不言利。夫剝肉補瘡，猶剝己之肉補己之瘡也，今因父兄之急，剝子弟之肉，供坐客之大嚼，國家萬不得已以爵賞獎計臣，而士君子不幸處此，即能

籌鉅萬，其爲悲痛悼歎當何如，尙忍以萬人之膏血博一己之顯榮乎？況朝廷理財，臨之以勢，折之以理，動之以情，非甚操切，商民未有公然抗拒者。予昔在粵，隨同籌辦新捐，多者百萬，少亦數萬，至今思之，同事諸公，口舌之勞，誠不能免，實無奇才異能他詭巧也。或曰：君謂孔孟處此不能不言利是矣，果使孔孟當國，審可否，知得失，必無償款之事，是亦一說。

二十九日晴，夜蓋絲棉被覺暖，不安眠，早醒飲茶二盃，天晴稍寒。昨晚服健脾胃養陰之劑，頗適，惟覺力弱，不耐看書久坐。讀張觀察詩數十篇，性曠情真，頗似白傅。海秋謂公喜隨園詩，尙未盡其旨也。居室有舊聯云：『曠懷掃氛翳，公論懸日星。』似特爲余著者。臥室自書一聯曰：『閉門思過，開閣延賓。』晚端生約秀卿明日來看書畫。客去稍檢行裝，預定應添各物。

蘭州無時鮮，酒筵多用海味，黃河白魚最美，大者一頭千餘錢，鴨雙掌四五百錢，河魚之大者惟雙鬚，黑魚長幾盈丈，水漲始浮出，不可食。

粵齒繁多盜，秦漢已然，近愈熾。文武獲盜，距省遠者道府覆訊定讞，近者錄供送營務處緝捕總局覆審，獄成候督撫令下，兩首縣視行刑，一月者數。嘗語同官董仲容錢樸如曰：敕令民之父兄也，父兄不養不教，任子弟爲非，從而殺之，我等監刑，與爲子弟送喪何異？聞者慨然。同官中常以獲盜得優賞，予與

仲容樸如呂鹿笙黃子惠諸君子相戒不肯爲，凡獲盜均保營員，亦可謂同志矣。

粵中訊盜有情輕法重者，問官每將犯供酌改數字以就例案，有謂萬不可改者，相爭不能決。余曰，如情有可原之犯，移重就輕，雖失出，究系仁者之過，若移輕就重，故入人罪，則萬不可改矣。爭者乃定，蓋情既可原，例內必有可引之條，亦非問官放生之也。

三十日晴，冷。午後秀卿來觀落水蘭亭趙十札，至昏始去。十札彼有原拓本，頗着意也。東坡在儋耳，自言我絕不爲海外人，近日頗有還中州氣象。未幾果渡海。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東坡不妄言也。海秋謂予九死一生，隻身萬里，不作牢騷抑鬱語，若論氣象，亦不應久於塞上。余曰，此由命也，不盡在氣象。海秋曰，氣象亦自命來，君平日論人最重氣象，究竟如何是氣象。予曰，張楊謂氣象當於顏色容貌詞氣求之，自是確論。二帝三王，其政治後人皆可憲章祖述，惟氣象便難追步。堯舜吁咈，禹湯勤勞，伊尹耕莘，傅說野築，太公釣渭，文王囚羑里，周公居東山，其氣象可於開卷得之。此後留侯從赤松子遊，馬伏波征五溪，武侯耕南陽，李泌隱衡山，陸敬輿徙忠州，溫公居洛陽，歐陽公謫夷陵，明道貶涪，東坡竄海外，王文成入九華山，皆與顏子陋巷，淵明三徑，同一樂天知命氣象，其所以有此氣象者，皆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天下如此橫逆，彼容得下，天下如此膠黏，彼丟得開，氣象焉得不好；我輩胸中常有此等人物氣象，自然

不同。春秋賢卿接武，惟一子產；三國時人才輩出，惟一武侯，欲求一人作對不得，其氣象均在三代上也。海秋因言曾正文、胡文忠延攬人才，削平大難，亦是氣象好。余曰：文忠能下官相，文正能用淮軍，此是何等氣象，今日有替人否？海秋默然。孟子謂傅說、膠鬲輩是動心忍性，困心衡慮，尙是英雄舉動，余謂是居易俟命，樂天知命，與孔顏一脈更近，試與海秋參之。

十一月戊子庚午朔晴，不冷。近日體氣尙好，惟目力不明，或謂肝腎虧耗所致。檢蔡藝香同年所贈陳李昌固本丸，服三錢，服後頗燥，夜眠不熟。余弱歲卽墮文字障，性不耐閒，所爲皆無益事，近年猝櫻憂患，亦僅一身一家之禍福，別無關繫，蒲柳之姿，何遂望秋先零耶。嚴君常言我乃頑鐵，椎鑿不入，汝輩柔脆，又入仕途，若無安身立命處，滄海一粟，漂沒何所。西行時思此語，已恨用力太晚矣。蘭州近邊，冬月極寒，今年獨雪少而溫，多南風。章石琴述土人言，道咸以前，隴境雷不震鳴，雨不破塊，北門外黃河大橋立，冬十餘日必凍，凍後橋拆，人車行冰上，謂之冰橋，冰合後必大雪厚積，至來春驚蟄春分前後始開，歷年不差，自光緒十年後，夏月常有疾雷震電暴雨，與東南同，冰橋須冬至方結成，亦無大雪，至來春雨水節便解凍，可見天地氣化與時變通，不但東西異宜，南北異候已也。

蘭州至嘉峪關，四季多東風，西風，少南北風，不解其故。余入潼關至蘭州二千餘里，所行路均在兩

山之間，幹山自西之東，或遠或近，或兩幹，或三四幹，無不由西而東，若南北橫亘，不過六盤青嵐二涼隴，阪東岡坡數嶺而已，故風亦由西之東，由東之西，最爲疏達，若南北山旣阻隔，風亦因之不通，此自然之理，形勢與理氣合也。

李楚生云，平番出牛黃翎綠香羊皮紅花麝香礪砂名馬犀牛尾纓紅氈等物，帽纓用茜蔞草染之，色紅而瑩，歷久不殘，史記千畝茜是也。近有用洋紅者，色紫暗，新疆亦產茜草，惜土人不諳染法。

初二日晴暖，購各色氈作車篷門簾牀鋪之用。作篷者每氈銀一兩一篷，共用四氈，寬厚結實，再糊洋布，以障沙灰。車前用布簾，外加氈簾，使風不能入，一篷需竹席四張，覆氈上篷架以木爲之。現言定三篷氈皆自購，席架由店家代辦，共價銀十兩。余坐一篷，內加洋布。出關之車篷要厚而密，雖大風雪不入，夜臥車中也。

古循吏傳中最奇特最渺茫之事，後人每驚以爲神，在當時行之，皆有至平實至微細道理，第粗心人當前放過耳。余昔在南海沙頭鄉辦匪，舟泊河干，將寢月色皎潔，小立船頭，忽西來一船，飽帆駛過，視之西江米艇也。余遣三勇率線工掉小舟尾之，告之曰，若行至某埠停泊，便舍之歸，否則仍尾追，中途如有人下小舟，卽挾之來。行至三山，見小舟來就載二人去，勇丁拘之歸，果劇盜也。爾時億而幸中，却亦有

至理。是時盜風披猖，賈商相戒不夜行，各要隘皆有勇船嚴緝，盜不得逃。米艇開行有定候，中途至某埠，必再裝米而後行，今深夜非開行之時，又不至某埠停泊，非盜船卽載盜以逃，明矣。緝捕類此者頗多，然亦或得或不得，有驗有不驗，記此以見爲民牧者當時處處留心爾。

初三日早陰雲，午見日。午後至秀卿寓小坐，秀卿工書，能篆刻，書齋雅潔，出示宋紹興二年大甯廠臣蘇漢臣監造至德壇香鉅，長方式，四周鏤漢文，上蓋壽字，通花底，小篆極工。按此鉅非鏞也，略同今日香盒，曾見兩浙金石志載之，惜行篋無書可考。秀卿見右軍千字文卷，驚嘆不已。

吾友余子昆，工制藝，中州名士也，近接其書。科舉廢後，舊雨星散，問字不來，竟無以爲生。予解之曰：八股雖廢而八股之義理終不能廢，至今詔令公牘仍八股也。經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女子在家孝父母，和兄弟，謹身勤事，卽學養子也。士人未遇，力田讀書，孝弟忠信，隱居求志，未有不行義達道者。若日日言經濟，人人思得美官，下帷攻苦，卽邀王侯之顧盼，朋儕之標榜，下筆爲文，卽侈談時政，非薄古人，人心之不靜，亂之機也。今日學堂中之人才，非果成之學堂，仍出之八股也。三十年後，八股餘氣銷磨盡矣。爾時視學堂中人才與科舉孰多，便可定此段公案。子昆復書曰：得君言亦足慰我寂寥矣。

初四日晴，早冷。午後同海秋志言出南門五里許，至兩江義園。

此四字翁叔平協撰書。

尋管太夫子旅櫬，前

有廳廊兩進，園在廳後，坐南朝北，叢塚林立，枯蒿被徑。同海秋志言久尋不獲，於西園牆下距南牆約十餘丈，甫牆即園得一土壙，壙內三塚，壙背西面東，上一塚已卑塌，下二塚並立，左塚獨大，右塚前暨片石，題同治某年管公讓文卿府君之墓。據海秋云，最上一塚即揚熙先生，左爲文翁之三小姐，右爲文翁側室某氏，片石署文卿之墓者，文翁柩已回里而遺此石於塚前也。然三塚纍纍，別無碑記，至今可彷彿揚熙公一坏土者，類此片石耳。當時擲此，或亦吾夫子誠孝所感歟。歸寓將昏，秀卿來索看書畫，出鍾太傅季直表真迹，松雪小楷參同契卷，麓臺青綠仿大癡山水卷，秋帆尙書贈王夢樓者，前題烟雲供養四字，後附長跋，秀卿詫爲未見。夜間往問杏如近恙。

初五日晴和，秀卿借觀劉太史鼻煙譜，較晦叔勇盧閒詰加詳明而遜其雅奧。同住單大令來候，將晚答拜之。幼谷亦來，談凍冰後，西甯甯夏向有湟魚鯉魚來，價廉而味美，今年冬溫尙未至也。廚人以大錢四百購黃河鯉一尾，類江南白魚。自河南以西剃頭匠漸拙，秦隴尤甚，間有能者，皆湘蜀人也。今得一匠梳髮輕透，而奏刀滑潔，輕重得宜，尤善挑耳，爲之一快。然適體之端多則累，不可盡責人之拙也。余嘗論書家運筆，當如善刺者之奏刀，目無全牛，則善矣。

日讀韓子文，歎其雄奇詭譎，睥睨萬象，純乎陽剛，絕類莊子司馬子長。唐以後作者無不力追韓子

而未有一人一篇能嗣響者，其所詣皆至六一翁而止。六一真能爲韓子之文者，下筆沈鬱昭彰，俯仰跌宕，無一語不以矜重出之，而自饒風韻，熙甫望溪惜抱，伯言湘鄉文正皆學韓不至，退而爲六一之文也。後世傳誌碑銘，當以韓子爲宗，取法乎上，上者不能至，自與六一翁爲近；倚入手便學六一，欲求爲六一之文，又不可得矣。文正深知韓子妙處而力不能逮，古今絕詣未有能繼者，不獨文也。

初六日晴漸冷。午後與介侯昆仲出北門，眺黃河，歸談崑崙河源。中國輿地之學，於西北塞外，足跡未至，多採傳聞，如山海經淮南子郭景純諸書，言崑崙高低里數荒渺，似崑崙更在西域之西，或從海面積算，亦未可知。惟山海經云，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水經鄜注河出崑崙，淪於蒲昌，二說最明確，應專指塞外之河，不能與黃河混而爲一。今之羅布淖爾卽古之蒲昌海也。羅布淖爾有二，小者在西，長百餘里，寬十數里，大者在東，長闊各百餘里，相距八九百里。漢人所謂星宿海者在青海西南，大積石之西，去黃河源已三百餘里。舊說謂萬泉湧地，如星麗天，乃河之重源，旣云重源，故有伏流之說。予考之各圖及熟於西域形勢者，羅布淖爾居三十六國之中，地最低窪，深水所匯，水至此而止，非自此而始也。小羅布淖爾東流爲蒲昌河，又東流四五百里爲阿拉罕河，又東流二三百里始入大羅布淖爾，前人多混爲一。阿克蘇喀什葉爾羌和闐于闐各河匯於羅布淖爾，最著者曰塔爾奇河，卽葱嶺南河由塔爾塔什

山發源，向東流至葉爾羌，即莎車府，爲澤普勒善河，又爲葉爾羌河，再東流經瑪納巴什境，即巴楚州，匯阿克蘇河，入小羅布淖爾。洛莊曰喀什噶爾河，北河。由吉布察克山發源，向東流經瑪納巴什境，匯阿克蘇河。曰烏什河，由雪山發源，向東流匯阿克蘇河。曰和闐河，即玉河。由卡拉胡魯木達坂南尼莽依山發源，向北流，匯阿克蘇河下游之渭于河。即塔里木河。曰穆咱喇河，由招罕嶺發源，向東流百餘里，至拜城爲拜河，再東流至東河灘後，爲英氣蓋河，入小羅布淖爾，出小羅布淖爾東流，爲蒲昌河，再東流爲阿拉罕河，與孔雀河匯。曰珠勒都斯河，由騰格里山發源，向東流至喀喇沙爾，即焉耆府，爲開都河，再東流經博斯騰泊海子，向西南流二百餘里，經哈滿溝，至庫爾勒之小鐵克奇莊，折向東流百餘里，爲孔雀河，再東流六七百里，與阿拉罕河匯合，向東流二三百里，入大羅布淖爾。淖西岸爲羅布莊，曰于闐河，由哈拉塔克山發源，向東流經葉斯泊海子，入大羅布淖爾。于闐河自哈拉塔克山流蒲昌河下游阿拉罕河水色濁，孔雀河水清深見底，自南來會，如涇渭然。孔雀上流近庫爾勒爲開都河，初流渾渾，經博斯騰泊流出，洶湧清駛，淨綠可漱，故庫爾勒一帶物產人民得其清淑之氣，秀美爲南疆冠。由小羅布淖爾東至碣羌，細沙平漫，不見片石，沙質柔懈，見水卽頽，隨圓隨散。自碣羌至墩煌，平沙極天，隨風飛揚，非載水以行，不能飲濯。揚關大道，久爲沙揜，伏流之說，實臆度想像也。予友湘陰陶自耕久客喀什葉爾羌和闐

媧堯，曾親歷各河，予檢各圖校之，頗爲明晰，亦前人所未發也。

河源出大積石極西，在青海西南塞外堯中，東流三百里始匯星宿海，本朝自康熙以來探考最確，其地有巴顏哈喇山，謂卽崑崙，予尙疑之。舊說山以崑崙名者十數，若論崑崙坤輿之首，則當以和闐南卡拉胡魯木達坂爲崑崙主峯，是山卽一統志岡底斯山西北幹之僧格喀巴布山也。他山無玉，或有玉而不美，此獨產美玉，卽玉以定崑崙之所在可也。山海經云，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又云，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以于闐南山爲崑崙主峯，則葱嶺適當崑崙之西北，北河正源，適當葱嶺之東北，嶺卽崑崙墟也。卽崑崙以定崑崙墟之所在，卽崑崙墟以定河水之所從出，而崑崙與葱嶺有定位矣。昔人謂羅布淖爾伏流，自大積石復出爲河之重源，今河源所出，或泉或澗，皆有山名可考，水不能逾山而伏流也。天山南北凡衆水所歸，有入無出者，皆謂之海子，如迪化白家海子，綏來阿雅爾淖爾鎮西巴爾庫勒泊，哈密沙爾泊，綏定養里木泊精河，喀喇塔拉額西柯淖爾塔城赫薩爾巴什泊，艾拉克淖爾諸海子，小者數十里，大者數百里，皆容納衆流，不渴不漲，與海同體。詢之土人，卽聞有伏流復出者，亦不過近在百數十里內，若羅布淖爾距大積石一千五百餘里，限以平沙，阻以羣山，何以能伏而再出也。黃河之所以成其大者，不在源之宏而在流之遠，黃河源高而就下，長八九千里，千萬支水用水皆歸之，所以

成其大也。土能尅水，理不可易，塞外各河奔流洶湧，遇沙積則漸耗散，遇土壤則東而納之，行乎地中，水能穿沙，水不能穿土與石也。若伏流地中，不過百數十里，必有突出而爲泉者，凡河之兩岸，雖一蟻穴，灌注既久，必至潰決，安能伏至千餘里，經高歷卑，而入之深遏之固，不一見也。此說始於山海經「不周之山，東望渤澤，河水所潛也。」數語，漢人頗祖其說，昔人已有疑之者，但未暢發其旨。洪水之患，必西北塞外數千里，冰山積雪融化，洪流泛濫，溢入中原，始有昏墊之災，四潰既導，萬水朝宗，戈壁之地高而且平，葱嶺天山諸水既不能歸西海，又不能歸東海，稍低窪處便爲海子，其地質皆粗沙碎石，塞外恆有峻風吹蕩，助沙石之力以耗水，沙石久爲水浸，日光灼之，鬱蒸之氣騰爲雲霧，降爲霜雪，迴環更始，流行不已，水行於地，源出於天，萬水同出一源，一水各有一源，江河之水皆源於山而出於泉，但一山有一山之泉，此山不必借助於彼山也。昔人伏流之說，咸以羅布淖爾容納衆流，入而不出，永無增減爲疑，不知四海收納地球之水，皆入而不出，永無增減，何獨於羅布淖爾而疑之也，蓋衆水皆爲日力消耗，水面闊者消耗愈多，日力能吸水入空際，化爲雲霧，雨雪霜露，天地之所以交，萬物之所以生也。使吾親至河源，大積石觀水有術，必能更破重源伏流之誣。

羅布淖爾產魚，多虎狼，多鹿，鹿魚所化也。天鵝錦雞鳧鶖飛鳴游泳，生機洋溢。沿岸胡桐叢生，綠天

千里，荻葦蒼茫無際，水中葦根肥白，如糖如堇，味甘，纏民碾碎爲粉，入沸湯，成糊食之。纏俗少者耕地，擁
央格三四爲妻妾，食牛羊肉抓飯；其老者則逐居渾內，泛桐舟網魚，取乾葦根鳧鴨充饑，採野麻織塔海
即負米爲生，其子孫者亦不過問也。

涇與渭匯，灑與淄匯，澗與湘匯，漳與漳匯，皆清入於濁而終爲濁混，君子之不敵小人宜也。惟開都
河匯孔雀河乃能易濁爲清，其清可以勝濁，然必自博斯騰泊海子涵瀆澄淀，而後清光大來，湜湜其泚，
博斯騰泊者，操激濁揚清之大權者也，顧安得此海子主衆流而挽狂瀾乎。

庫爾勒又名可爾開都河，水最清澈，游魚成隊，居民伐木爲竿，結繩爲綸，屈錐爲鈎，以麥粉裹棉爲
餌，沈諸水，霎時脚鈎潑刺，大者至二三尺，味鮮美。土人夾河而居，架長橋，通南北往來，橋上置闌闌如市，
風景類東南。引河水爲小渠，寬數步，魚游其中，可俯而拾。下游產胡桐，大者數圍，土人剝以爲舟，呼爲卡
盆子，相傳即張博望乘槎處，卡盆殆槎之遺製歟。東至羅布淖爾有纏種，曰野纏頭，見漢人即走避，噉魚
爲生，以手接飲，古謂接手而飲，即猴飲也，今仍其舊。

初七日晴，晚冷。芬三來，談黃河龍王迪奇勝，在今陝西韓城縣東北五十里，即古龍門也。河水經龍
王迪，自上懸流而下，勢如倒瓶，怒濤衝擊，飛沫噴湧，上流十里外，隔山觀之，蓬蓬如釜上氣，又如烽煙上

突霄漢，船至稍不檢，便爲疾流吸下，立成齏粉，須就東岸泊，將篷艚貨物拆卸，將船麗岸，以橫木鋪石灘上，百餘人牽挽而行，約三四里復落水。河流下迪後，入石峽中，河身縮小，僅十餘丈，寬處約一二里，兩岸懸崖峭石，飛走路絕。山根平坡多民居，取魚者坐岸邊，伺魚過以木杵擊中而後取之。計行二百六十里，始至底柱三門，三門者俗以神門人門鬼門別之，二鉅石壁立中流，有斧鑿痕。舟行人門神門，溜急如箭，鬼門多石，舟至輒碎，此奇勝非身歷不能言也。晚秀卿端生復來，索書畫看，夜深始去。午後任曉初來，示無錫回電，寄到蘭平銀二百九十兩。將晚劉禹川來。

初八日晴，稍暖。午後張翰香匡可行來。可行館晉老處，言其公子爲人，時有不忍人之心，推此可致遠大。余過其書室，適晉老在坐，談韓文奇妙，爲秦漢後所無，柳文於六朝餘習尙未擺脫，老泉之文儼成一子，高於二蘇，劉子政文雖古茂，究嫌氣局緊實，不能撒手游行，然的是漢人氣息。王荆公文高妙渾成，爲宋文冠。韓文杜詩蘇詩皆無蹊徑可尋，蘇詩尤機趣橫生，韓詩便有蹊徑可以學步，爲李杜先導，山谷詩燦如古錦，可醫庸俗，荆公詩亦妙，不免爲文所掩，六一翁詩有精心結撰處，爲詩家正宗。韓文天馬行空，而一有依傍，便覺束縛，如順宗實錄是已。五代史於史漢之外，別創一格，所以能傳。望溪說理之文太多，難動人，歸熙甫文善於言情，出色不刊之作約十餘篇。梅郎中文過於刻畫，間有沈滯不能自了處，不

如柳文渾成老練。龔定菴詩文求新奇，無範圍，可謂文妖。李習之說理之文獨變面目，似高於望溪。所論多與余合。

初九日晴煖。午前海秋來，讀余西征諸詩，並談芬三詩亦有佳者，因誦其黃河經五絕云：「龍門生長地，不肯到江湖，投入珊瑚網，只應供御廚。」頗饒情韻。將晚至致蘭齋買茶食，西安雪裏紅尤鮮美。與一老聯銜上升督憲書求給車各五乘，不知邀准否。

初十日午後芬三來，邀余往見嚴子卿廉訪，談新省南北路情事頗悉，有風弋壁，多大風，有飛狐似狐而尾長，飛走空中，則大風至。同治中有李觀察三營人馬爲風吹去，不見影響。風來黃塵突起，遠望如塔牆，高入雲表，一遇風卽停車，人伏輪際，碎石飛走，風過車行月明中，見飛狐無數伏地，食駝糞。土人云，是物能作大風，殆如江豚之舞，浪蜥蜴之脚，也。復同芬三至督署後園一游，即明肅府花園過肅王妃塚，登拂雲樓。樓北簷下觀肅世子書二碑。相傳肅妃殉難，卽碎首碑上。天陰尙見血瘡。樓時北城垣上，垣外卽黃河，迤城東去，背北山，面五泉，極河山之形勝。左相篆大河前橫額，聯云，積石導流趨大海，崆峒倚劍上重霄，雄壯足稱是樓。園門聯云，閉門種菜，開閣延賓，左相撰書也。至今園中菜畦縱橫，皆公闢也。過一繫舟，觀壁間刻石。游畢同芬三至酒樓暢飲，歸已二鼓。

十一日晴稍寒。午後伯庸海秋來，晚赴秀卿之招，坐無多客，所談皆書畫，出冷枚洛神，張浦山董香光藍瑛山水各軸相示，二鼓後歸，伯庸來索石谷山水大冊影本，卽以贈之。

庚辰春余在琉璃廠得畫馬一卷，外籤署子昂畫馬，展視之，乃唐麻紙，鈎勒設色，絕非宋元人所能，知爲韓曹筆，數之得十六馬。一日閱東坡題韓幹十四馬詩，他本又作十五馬，同一詩也，因思既可作十五，獨不可作十六乎，取此詩細讀，始知所題者卽此卷也，被庸匠裝裱倒亂，就坡詩考定次序，所謂十四馬者，將老髻奚官騎且願句內一匹混過，旣云騎且願，所騎必一馬可知，又將最後一匹馬中龍句混入，前有八匹飲且行內，故只得十四匹，所謂十五匹者，知最後一匹在八匹之外，而奚官騎且願一匹仍未看出，坡詩無一字不摹寫畢肖，故自言蘇子作詩如見畫，不見畫不知詩之工也。樓鑰攻媿集，趙尊道示龍眠臨本，爲書坡詩於後，亦以此圖爲韓幹作，馬實十六，坡誤作十四，豈知坡詩實不誤，乃題目誤耳。壬寅秋在南海有友攜示一卷，山水人物橋梁樹屋有閱武者，着色濃厚，用筆渾勁，絕非唐以後筆，草草一閱，因事他出，旋得仲弟書曰，前畫卽退之集內所謂雜古今人物畫記者，聞之深訝，歸取韓文與畫卷對觀，如『兵器弓矢旌旗之屬，士卒所服用者也，坐而指使者其帥也，坐而脫足者，寒附火者，涉河者也，畫寒附火者殆冬狩也，奉壺矢者，舍而具食者，挹且注者，行人食於旅舍者也，箠笠錡釜，舍中物也，寢者，訛

者、人立者、痒磨樹者、羣馬戲於林野者也；駝三乃行於途者、牛驢之屬乃繫於舍前者、孺子戲者乃一車載婦孺六、車前童子九人、各抱一膝、作商羊舞、旋轉而行、不知何戲也；各車皆豎一旗、殆旂車也。』距旅舍西數武有土橋一、舍旁綠竹蔚然、古木成林、枝枯無葉、乃韓文所未記者。畫中人物龐雜、韓子各歸其類、東坡譏此文同記帳簿、誠然、極繁極簡、非韓子不能爲、東坡題韓馬、何嘗不是記帳簿。按此卷卽隋朝官本數游圖、但不知是趙侍御所臨之本、抑是國本。韓子此文本歸畫於趙侍御而記此以自釋者、其不附畫後宜也。惜此卷未攜出關、想像大概如此、他日得歸、當另作一記備考證、亦韓文中一大故實也。又東坡前赤壁賦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食字尋常刻本均作適、明以來書家屢書之亦同、吾見東坡墨跡書赤壁賦者二、均作食、其最初本爲元豐甲子將去黃州前數日書贈潘邢老者、指頂楷書、最精、藏于壯陶閣。前明入鳳洲爾雅樓、後有賈秋壑印、亦作食字、與三希堂本同。按耳食出史記、人所共知也、而阿含經云、眼以色爲食、耳以聲爲食、又目以睡爲食、亦本佛經、周櫟園曾引之、是共食二字、上頂耳目句、義法最爲精密、若用適字、便少味、書畫中類此甚多。唐宋古畫多存市間、惜無識者、余見卽收之、往往可取以證古車馬衣服器用之制、嘗擬作書畫存古錄、於考證不無少補也。

十二日同一老往謁榮廉訪、詢余事始末甚詳。榮公補鎮迪道兼新疆按察使、遣戍人員應一見也。

晚約友人小酌，伯庸屬題繡谷墨牡丹詩，成七律二。天晴頗暖，久於蘭州者，俱謂甘省近年地氣變爲融和，然亦從無今年冬之暖，往年九十月必見大雪，前登拂雲樓，見黃河有冰地順流而下，芬三云，每年河凍亦只在省城上下數十里內，餘仍不凍，可異矣。

回民奉穆罕默德之教，與纏民同。穆罕默德一作摩哈麥特默加一作麥加人也，生於陳宣帝大建四年。元一作默加又名默克，在愛烏罕之西，地近紅海，唐之大食，元之天方，明之默加，皆其域也。生而敦魯不識字，少爲商娶猶太富商寡婦，曰比比黑里奇，黑里奇信猶太教，意不合，遂入山讀書。年四十，忽言奉天神託付，闢阿拉伯耶穌諸教，闡清真之旨，著天經三十卷，名曰甫爾加尼，一作可蘭，一作庫魯安，一作甫爾堪。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其王發兵捕之，逃于麥地拿，徒衆復聚。唐高祖武德四年攻破王兵，據其地，始立國，立十年卒。其妻父阿伯拜堪及瓦滿代之，漸強盛，遂滅波斯。自印度至大西洋皆爲其教所統，東及葱嶺，開元時逾嶺而西，流入西域。其始祖曰阿丹，卽亞當，生於天方，產七十二胎，每產一男一女，自爲夫婦，傳至秦漢之際，有名囑撒者，始興其教，後六百年而穆罕默德生，故又謂之天方教。其教規有五，曰唸經，曰報恩，曰齋戒，曰課己，曰朝真。七日一禮拜，與泰西同，其常誦習，有憫憐力毛魯的兩經。明金陵回劉智撰天方性理天方經典兩書，以發明其義，大要以誠主爲指歸，以敬事爲實行，頗與儒通。乾隆四十六年馬明心蘇

四十三自西域歸，稱得天方不傳之祕，創爲新教，田玉繼之，謀爲不軌，先後伏法。嘉慶間有穆阿渾者，與馬化澂之父馬二演新教，至馬化澂自稱總大阿訇，託名商販，到處煽惑，其餽益張，遂釀關隴之禍。其傳教者曰海里飛，曰阿滿，其誦經者曰阿洪。教規略同老教，惟老教端坐誦經，合掌向上，新教則搖頭仰掌，合誦唧噥；老教送葬不脫鞋，新教脫鞋；老教剃髮與漢人同，新教則留兩耳畔之髮下垂。衆回見總大阿訇必長跪，不命之起，不敢起，凡殺一雞一羊一牛，必延阿洪誦經超度，否則不食。經內謂馬聖人爲漢人鋸而死，誦至此便擗踊號泣，忿火中燒，欲殺漢人以復馬聖人之仇。回民犯大辟者口誦唵喇呼三字不絕聲，唵喇呼者，謂升天堂也。西甯河州爲回民巢穴，有四大門宦，曰穆扶提臨洮拱拜，創新教死者立廟，謂之拱拜，教主爲狄道馬維翰，甘涼狄道西甯回衆多奉之。曰華寺，教主爲馬永琳，已伏新教主爲馬如彪，已伏西甯循撒及河州西鄉八方多從之。曰白莊以地得名，教主爲馬騏馬驥，河州東鄉多從之。曰胡門，其始傳教之人多顛，因以爲名，其興不過三、四十年，教主爲馬福壽，河州東南鄉多從之。此外尙有七門八戶大拱拜，畢家場拱拜之屬。門宦中惟大拱拜最先與蜀之松潘保甯諸回聯絡一氣，而保寧回族充營兵者尤衆，諸回各奉一教，雖父子兄弟不能強同，創教之人死，則墓于拱拜中，禮拜寺以祀天，拱拜以祀教主也。既有拱拜，則子孫得世爲教主，謂之門宦，以漁利，有慶弔事，其教下皆歛財以饋，有改從他

教者，則聚而爭之，回與漢爭，則衆回一心，新教與老教爭，則一教一心，而禍亂作矣。其教之源流新舊與治亂極有關係，亦政治家所當究心也。日前過西城禮拜寺，介侯詢回教始末，爲考其大略如此。

光生日，日生明，明生觀，觀生相，相生想，想生像，萬像皆空，得像與空之至者惟佛。氣生風，風生動，動生覺，覺生知，知生意，意生理，萬理皆實，得理與實之至者惟儒。此宗教之大源也。宗教者始於一人一念，及於千萬人，以一人之理像所得於風日者，獨全獨先，故能鑿乎萬人萬世之心，雖欲出其範圍而不得。釋迦生於西，卦位屬兌，孔子生於東，卦位屬震，儒能深入憂患之中，故震驚恐懼之意多，佛能超出憂患之外，故解脫說豫之意多。凡宗教不外兩義，曰迷，曰覺，迷則使人暗，覺則使人明，儒與佛惟恐人不覺也，邪教外道惟欲人迷，恐人覺也。萬教忽起忽滅，與時廢興，惟儒與佛參天地亘萬古而不可易，楞嚴華嚴大乘諸經，佛心中有儒，大學中庸繫辭，孔子心中亦有佛，儒攻佛，佛不攻儒也。天堂地獄，佛爲愚人說法，其精深圓妙處，佛知非儒不能代爲傳也，得儒數語足以開太平，得佛數語足以開心太平，其有功於世略同，而儒更平實利於行爾。

伯庸屬題司馬繡谷墨牡丹二首

九霄黃紫占春時，別有榮華出墨池。國豔當風凝翠黛，天香着雨洗胭脂。潑將米芾烟巒色，譜得徐熙富貴姿。最愛夜深紅燭暗，片雲冉冉墮堦墀。

一品花開倚禁庭，重樓深貯皂羅屏。薰天富貴心猶黑，傾國妍華眼更青。月照玉杯惟見影，梅殘金粉尙聞馨。儻能解語真無恨，墨齒餘芳待酒醒。

十三日晴不冷。君禹來談患頭痛，開香蘇飲，令之服。午後芬三借楊鼎臣觀察來，索看落水蘭亭。晚晤晉老，言學老文功力甚深，高於梅郎中，於八家神理，各有心得，而下筆却自成機杼，傳誌尤多佳作，惟銘詞究不如曾文正之奇崛沈厚耳。余與塾老相識二十年，尙未能多讀其文，彼亦閱之，及見刻集，深悔生前知之不盡，今晉老亦作是語，並云讀其文，愴然出涕，向余索塾老集，僅此一部，卽以持贈。晉老自言初作古文，極爲黃子壽方伯讚賞，塾老見之，謂其不工；沈思力學，復有所作，塾老曰：得之矣。自述生平得力之處，諄諄不忘死友，則其虛心服善，愈老愈進可知。惟塾老天演論序多溢美之詞，深於中學者似不應爾，況西學過於中學者亦多，何必專崇此論，天演固譯書上品，而理致究不外乎中庸生物因材數語，卽推勘盡致，亦周秦諸子緒餘，塾老殆有所激而發歟。晉老以余言爲不認，三鼓歸寓。

十四日晴頗冷。午後與海秋看西甯羊皮袍一二件，尙與市間不同，瑩細如絲，毛一莖必七八曲，皮

板甚輕，蓋甯羊飲灘水，食山草，牧者日夜看視，不令臥地，故毛色潔淨如此，惜價太昂，一袍須三十餘兩，議而未成。晚芬三同督幕廖靜之陳仙樵傅玉蓀來，索觀落水蘭亭。

入市見駝褥，取駝領下鬚織成，鬚長尺餘，色殷黃，坐臥其上，厚積三寸，疏勁而茸密，禦寒之具無逾於此者。西北生狐貉，東南產葛絺，天育物以養人，人伐物以厚生，可謂至矣，將何以報天而愛物乎？君子抱仁負義，既溫且肅，允稱是物，宜名之曰仁義褥。

十五日晴頗冷。閱晉老陶廬古文，其出色之作有似荆公者，有似韓歐者，要亦神理相近，非摹肖也。有一二篇用力太過，稍覺未盡自然，然正可醫淺俗之病。高處立，闊處行，真勇於爲文而能進道者。此老與吳摯老皆以文章爲盛德大業者矣。余每誦古人文，至沈痛處便覺背上灑灑生粟粒，今讀晉老文亦然。歸熙甫曾文正文讀之恆如此。若讀六一老惜抱軒文，則雖寒冬亦覺身溫溫然，肝腎陽氣以舒。至太史公韓昌黎則喜怒哀樂，或歌或哭，百變在前，迷離荒幻，不能自主，及掩卷而坐，穆然遙企，一似身在冲虛之天，冥漠之野，而放乎無何有之鄉矣。吾心知，口不能言也。海秋來，談顧幼庚爲顧元熙耕石之子，在四川年已八十，才名大著。馬王廟聯，卜王道其昌乎，看天馬來從西極；此房屋之精也，有蒼龍見於東方。又有聯云，『引袖拂寒林，古意蒼茫，看四壁雲山青來劍外；停琴佇涼月，余懷浩渺，喜一篙春水綠。』

到江南。一時稱爲佳構。有友自武昌來，言晴川閣有南皮尙書聯云，「洪水龍蛇循軌道，青春鸚鵡起樓臺。」才雄氣壯，固宜爲八州督也。余因言蘭州拂雲樓中佳聯甚少，文襄一聯尙不專爲樓詠，似須得一佳聯以稱是樓。一老來言其婢昨已故，婢僅十一歲，由粵來，相從萬里，一老與如夫人起居飲食，一切賴之，其謹勤趨事類成人，從未見其游戲，同行者嘆爲難得。聞其在粵起行，擬攜他婢，婢自請相從，或諷以道遠且苦，不動也。初病僅中風寒，服藥未嘗，遂發疹，夜起便，旋撲地，傷頭面，亦不自知，臨危猶曰，我願來，死亦無悔。一老甚傷之，年穉而忠於主，殆亦有宿慧歟。葬蘭州南門外義地，姓名未詳。

十六日晴冷。午後於常賣舖內得一器，上侈下殺，類酒卮，玉色白膩，土斑如雲，而無底，不知何用。演繁露，「堂谿空見昭侯曰，今有玉卮無當，瓦器有當，君渴將何以？」以爲喻言，果有無當之玉卮乎？擬拂雲樓聯，「終南太華鎮東方，楊柳金城萬井挹關中紫氣，葱嶺崑崙階西極，葡萄玉塞，一尊吸天上黃流。」出潼關後，西行二千餘里，惟拂雲樓能得山川形勝，關隴節度兼轄陝新，必如此則長安迪化方爲拂雲樓所有。午後芬三來，述榮廉訪意，邀之同往，晚留便飯。庚子年七月二十一早廉訪值軍機處班，軍機大臣不知。聖駕西巡，廉訪將軍機堂印藏懷中，晤王相交堂印，自帶金牌，友人堅勸之出，至北城暫避，復往晤王相，力請從。聖駕，謀定大計，王相始奉印出京。前數日榮相面奏拳民不可恃，各國不可失。

和，剛相在旁多異議，榮相出，至軍機堂猶忿忿，廉訪至前厲聲相爭，剛相怒之以目，後到行在，僅憑軍機處一印辦事，廉訪臨難不苟，亦司道中錚錚者。

十七日晴冷。皋蘭趙靜涵大令來晤，余到此尙未往候也。同海秋至，芬三寓晚飯，芬三出珍玩相示，有田白洞印章一枚，高二寸餘，上雕一馬，四足踏印四隅，文曰以清白吏貽子孫，白文全體溫膩瑩潔，如水晶羊脂合化而成，刀法亦精巧，真尤物也。又漢鏡銅質凝厚，鏗鍊精工，鏡銘三十五字，車騎作鏡大無傷，浮雲連出逮四方，白虎避邪居中央，子孫慎守富貴昌，壽如金石宜侯王。夜半歸。

十八日晴冷。午後幹臣來，榮廉訪交還蘭亭季直表二卷，復借閱明皇訓子圖、麓臺山水卷。晚子芳來，邀赴協同慶任曉初之招，甯夏駐防常冠山協領在坐，談甯夏羊皮之佳，緣賀蘭以東，西自赤木口，東至洪廣營，長七八十里，寬約三十里，羊皆食灘草，飲澗泉，故毛色絕異，佳者一袍須三十金，尙不易得，甯夏武弁每年向牧戶豫定運至京獲大利，欲購者年終付定銀，明年六月交貨，夙傳以輕不及三斤者爲上。冠山言此乃將皮板刮薄，底毛刷淨，不足禦寒，非原產也。余問，諺云黃河富寧夏何故？冠山曰，黃河出塞蟠屈，寧夏屬田低河高，開渠首尾皆達於河，旱灌而澇輸之，故無患，向產米，近多改種阿芙蓉矣。

曉初招飲，席設東西向，或以爲不恭，欲易之，蘭俗以南向爲尊也。余語子芳曰，不憶武安侯召客飲，

自坐東向，而坐其兄蓋候南向，不以其兄爲主，時論非之，可見古人不以南向爲客位也。主人遂止不易。按古禮平常設席，南向東向上右，北向西向上左，是東南房西北向者必上左，西北房東南向者必上右，東南爲陽，西北爲陰，取天地對待之義。鄭康成曰：布席無常，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然余偶以劉項鴻門宴及武安侯召客，戲排作圖，客皆坐南向北，客之屬則坐東向西，主皆坐西向東，主之屬則坐北向南，似平常布席，亦有一定，與舊說溫厚之氣盛於南，上南者厚賓主之交也。義合，豈設席之堂皆東向南向而上右乎？古人居室必有堂，如南向屋三楹，以東楹爲室，中楹西楹敞而爲堂，室之四隅爲奧，奧者藏物取物之所也。召客必在堂前，主客位次與今俗或尙南向，或尙西向，皆不同。若古鄉飲朝享，則賓主各設專席，與平常又異。子芳問古人一席廣若干，余曰：古三席合成一丈，一席應得一丈三之一也，古今尺度不同，今之席廣於古明矣。

十九日晴冷。車輛傳牌由臬司發下，同一老各給車五，由涇州來每人四車，因冬日出關，衣物食用須多備，求加一車，蒙升制軍照准。余與一老由粵至浙，除私費不計外，一路夫馬取之官者，廣東江西水路三千里，每縣發水脚二十元，酒席等費約十餘元，有本省本府道委員火食過九江後，陸行，長解委員二，省委一文一武，河南有經過府委，每日需夫二百數十名，每名一百五六十文，二三百文不等，加以驛馬夫料，經

過一邑至儉亦需百餘千，至河南永城，人則乘輜，物則車載，夫少用而車價儘足相當。河南供給飲食尤周到，入境日起，每餐人一席，大小八簋，每站約費百元。至官費可計者長解委員路費四千兩，到涇州用二十乘，每車支二十餘兩，由甘省至迪化每車支官項一百四十兩，大約發遣一員至戍所，公家所費多則萬金，少亦五六千金，而遣員私費仍三之一，凡遣員窮乏者居多，非由驛供給無力到配也。午後入市購小紅銅手釧一，宣德釧一，晚聞一老患腹瀉，往候。

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堯之仁爲江河，爲黍稷，黎民賴以不饑不渴。舜有羶行，所至民從成都成邑，堯以天下授之舜，舜之德足以感人。孔子如天不可階而升，其明如日，萬物冒之以爲目，孔子之道足以範圍萬世也。乃有所謂活佛者馳釋迦之外道，昧如來之真詮，倡爲死生禍福天堂地獄之說，塞民之紛，賊民之智，利民之愚，中其說者傾顛駭癡，驚竄摘擗，如野鹿之觸而絆其足，如游魚中鈎而不得脫，瞠目相視，攘攘嗃嗃，如淫於色，如失其母，而惟佛是歸。前後藏內外蒙古，朝廷豢育以恩，涵濡以德，納之於宥者二百餘年，有政教之所阻，恩禮之所窮者，以一二活佛臨之帖耳而伏，雖被其踐踏荼毒，至死而無怨悔，仁人孝子所不能以之事父母者，而三百萬衆獠狃之蒙番莫不延頸跂踵，兢兢欣欣以事佛，佛之功德威應至此，賢於堯舜孔子遠矣。班禪喇嘛駐後藏，達賴喇嘛駐前藏，哲普尊丹巴呼圖克圖駐庫

倫，章嘉呼圖克圖駐青海，皆活佛也，此外各盟旗復各請一佛以爲之宰。活佛多產於西甯而授命於達賴喇嘛，有請佛者，達賴遣一人往指爲佛卽佛也，既得請，沿途進香進財寶，望塵逐影，絡繹擁擠，雖荒涼寂寞之區，活佛一過卽成都市。近年內蒙古某旗請得一佛，年十五六，本丁姓子，其恣睢暴戾過於盜跖，終日騎人背游行市間，蒙民道旁叩頭，偶觸其怒，卽舉足踢之，所著皮鞞堅而利，被踢者面目血出如湧泉，其秩屬有忤輒鞭之，血透重襦，其人曰，我應有災，血出災可免矣。蒙民有病不服藥，危篤請佛誦經，佛至諭某某誦若干經當瘥，須謝駝馬牛羊若干，乃誦經未竟，病者亡矣，佛乃收經卷驅駝馬以去，病者之家無絲毫吝悔，曰，此人應死，升天堂矣。西藏活佛日以飲食所餘，和濃涎涕唾，雜堂前土模作小佛像，人得之，朝夕頂禮，以爲護身保命逾於金銅所鑄也。夫熊蹯之臙，豸豹之胎，駝峯猩唇之腴，入之於口，輸之於胃，出之於尻，糟粕腐朽，遺而爲矢，以之糞田，禾役穉穉，此聖凡貴賤之所同也，乃活佛之矢，其左右承之以櫛，貯之以盤，晾而乾之，碾以爲粉，裹以霏楮輕紈，珍爲靈丹大藥，每分少許，俟元且有族戚來賀者，送出門，探懷贈之，其人銘感焚香，百拜而後食之，如飲屠蘇，如灌醜酬，曰，今歲大利，可無災矣，其不能得者，艷羨欲死。佛所過處馬蹏塵，取之以治疾無不驗者，蒙民偶有不祥，必延佛誦經，客至其家，不忌大便而忌溲溺，有奉公人役過其家，稍不如意，臨行特向其室中溺焉，招蒙民示之曰，此吾所溺也，蒙民噤不

發聲，俟其去，延佛誦經，費數十金以爲常。嗟乎，宗教如此，迷信如此，性質如此，將操何術以祛其惑乎，果有人焉以堯舜孔子之道祛其惑，鑿其智，易其俗，則大亂作矣，此義惟蒙莊知之，吾雖竭唇脛舌，萬言不能盡也。

二十日晴冷，午後訪常冠山，相見極歡，留小飲，言晉豫荒歉時，入京，路過山西平遙縣，餓殍滿路，北門梁姓世族也，收藏極富，引至其家，檢古碑帖三十餘種，議價未就，僅購松雪大德三年行書道德經及顏魯公書誥身，共酬十金。誥身後有米友仁董香光跋，顏書墨色黯淡，卷內有大印文已模糊，後有蠅頭書當時各官銜名，上鈐吏部印，與書畫錄及三希堂戲鴻堂帖刻合，當是真迹，惜未得一見。晚芬三同裕振甫來，索觀落水本蘭亭。日前於協同慶遇冠山，初通姓名，入座肱相並也，把酒共語益愜，罷席邀余至其寓，夜深未往，今日訪之，入室已溫尊酒相待，舉箸大嚼，欲去強留之，告余明日卽回寧夏，極戀戀。余回寓，逾時來答拜，既出門，遇芬三，又偕之來，余深怪何意之勤也。冠山曰：以君名高詩工而命又蹇也，隻身萬里，特來相親，君若爲南海令，燿耀天南，不敢踐君階前一尺土矣，語迥異，殆亦食昌歎羊棗別有所嗜者歟。

二十一日晴冷，竟日無客來，頗覺靜中有味。將晚至晉老署閒談，論及說文轉註，昔人多就訓詁說，

未合造字，由一部首之字，推之，如由考至老十一字，同一首卽同一義，同義之字既盡，然後由本義推至他義，其字亦各以類相從，說文分部均本此意序次，未可混雜倒亂也，其說甚諦，當與許氏自序合。張廉卿先生以能古文名當世，而八法以北碑筆法成南朝結體，遂造極境，李文忠嘗推爲國朝第一，晉老偶舉其輓山中故人汪某聯云，「三載情深，桃花潭水；百年人遠，薜荔山阿。」情深意遠，可謂工絕。晉老復示余舊作古今體詩一冊，余作拂雲樓聯，頗爲賞嘆，將萬室改萬井，一字師也。

二十二日晴，冷甚。午後往問一老病，入夜晉老來談，自言於中庸周易爾雅夏小正諸經皆有考證著述，有已刻者，有並原稿而亡之者。生平文字於史事傳記尤擅長，如歐洲列國戰事本末一書，敘戰事精采處似左傳五大戰，史記項羽本紀，世已盛傳，必不可廢。近著希臘春秋，余見數卷，其博大謹嚴，合旨傳廢史爲一手，而沈鬱跌宕又似五代史，凡著述家漸老漸精，此書當加於歐洲戰事一等，世多識者，必不以予言爲阿好也。晉老曾得金閨閒老人詩集抄本，知不足齋藏而未刻者，爲之詳考生平，著年譜，並詩刻之，亦罕見書也。

過蘭州柬王晉卿同年觀察

曠代卿雲著作身，曾聞摯老道津津。鴻文縱筆調天馬，龍戰搜瀛續魯麟。清節陽城能勵俗，和風隴阪自生春。障川獨立湘鄉叟，心折而今有替人。

年來噩夢幻沙蟲，得失無心問塞翁。搥鼓黼衡天不死，投門張儉路誰窮。龍吟欲縱三山浪，鵬舉須乘萬里風。餐雪荷戈經瀚海，陽春長憶玉關東。

二十三日午約可行秀卿芳三小酌，午後至人家觀劇。人之生也，外具五體，內總百骸，養欲給求，其需於物也至劇，陽無陰則亢，陰無陽則溺，於是姦聲亂色，奇伎淫巧，左歌童，右舞女，蕩情縱欲，棄嫌踰矩，無所不至，亦血氣之盛，養求之侈，未能節之以禮耳，論者或目之爲牛馬禽獸，抑又過矣。太史公曰，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醎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璋以通其意。荀子曰，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芳芷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第几席所以養體也。聖人知飲食男女生民大欲，不能強之使滅其性，但防之使不過乎中，此禮樂之大原也。予幼值喪亂，竄身巖壑，旣冠移家吳下，頗暢山水之情，極耳目之好，年來出入生死，煎灼憂患，憶少壯歡樂事，如夢如幻，奔波勞辱，衡慮苦思，始慨然有味於悅生之旨。西行萬里，黃沙白草，景物蕭條，斷角哀笳，音響悲慘，耳目之娛安在哉。今日邀二三友人圍爐把盞，

既散復同往觀劇，晚歸獨坐，猶覺舞衫有餘色，箏琶有餘音也。始悟西人腦筋印物之說。人之精氣上聚於腦，腦髓充滿則耳聰目明，心君愈靈，觀劇時金鼓以震之，絃索以宣之，清歌慢舞以動盪之，百脈俱興，薰灼澎湃，上聚於腦，腦汁熱力大增，目光如鏡，故印物速而且肖，留影不散。凡觀劇後，夜深人靜，耳目必旬，薰恍忽依稀影響者，腦爲之也。樂記曰：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孰爲鄭聲，孰爲雅樂，其爲無益之事，悅有涯之生，則同也。

二十四日晴冷。午後晤嚴廉訪，談浙省風土，秀野亭在烏魯木齊滿城外，已湮廢不可考。南疆爲崑崙嶺嶺衆流所匯，土脈膏潤，林木葱鬱，麥稻瓜果，家給人足，土著盡纏民。北路地廣而荒，舊開之渠，非湮卽決，屯田早廢，米穀價賤，終歲勤動，不敷工本，相率罷耕，聞近年穀價三倍於前，正宜屯墾，民寡而貧，必須發官款，相水源，濬舊渠，招民承耕，俟歲收有餘，卽分年攤還，民亦樂從。北路漢民雖多，皆意在商不在耕，吐魯番伊拉里克坎井，林文忠廣爲疏濬，民間亦繼爲之，至今產木棉葡萄，芝蔴尤豐。官吏能注意水利開墾牧畜，民將不招而自至，此浙省要政，天而欲興西域也，必有人焉，出而任之。

纏民有三劣，曰愚，曰惰，曰貪。惰與貪，愚爲之也。好貨人之所同也。纏民得一錢則視如性命，有匱乏堅不拆換，將盜寄當，不惜重利，未幾子倍於母，益之子而後已，不悔也。墾田專備完糧，官貪多取，則多種

而勤於耕；官廉少取，則任其荒廢。南疆多桑子，最甘美，入夏甚熟，將釜餽出售，相索甚繁，密處鋪一氈，仰臥而俟其墜食之，飽即偃臥，甚盡始去，瓜果熟時亦如之。至冬始典衣購爨具，俟其饑而後力作，有三日糧不出戶矣。與人交易，值一金者予五六錢，再增至七八錢，必售，有予至一金外者，必索二金方出手。應供之役，官司善言導之，或酬以值，避不應也，施以鞭撻或執鞭示之，則奔走恐後，故有三句好話不及一馬箠之謠。不肖官吏不憐其愚，從而奴隸魚肉之，忍人也。治此等愚情不開化之民，應用強迫愛勞政體，設農商工官督課之，嚴定規程，勤則獎予之，不及則責罰之，取民有制，涓滴歸公，爲之正經界，課耕種，繁畜牧，教工藝，實倉庫，以待其乏而救其敝，猶之分財與頑弱子弟，子弟不能理而父兄代理，俟其成立而後授之，此所謂愛勞政體也。若僅沾仁厚之名，行寬大之政，輕徭薄斂，以助其逸而絕其生計，恐爲子產武侯所笑也。夜間與華封介侯談纏俗，泚筆記之。

二十五日陰雲欲雪，冷。晚至榮廉訪署小坐，復至晉老處，出示所著廣雅補疏四卷，凡高郵父子指爲誤字及音義未確者，悉引古義證明之，精博絕倫。晉老深於訓詁，而古文古今體詩極工，亦漢學家間徑獨行自樹一幟者，宜爲張廉卿吳攀父所推服也。

晉老言古文大家造乎其極者，同一矩矱，無所謂宗派也，詩人乃各有宗派，各有面目，確乎不同。余

曰，詩至李唐後流派遂多，各派皆有獨到之處，其所謂獨到者，有餘實不足也，過之實不及也，若李杜韓蘇以迄元明名家膾炙人口諸作，神理盡合，又何嘗有宗派也。天地之大也，民無能名，至日月星辰，江漢河漢，一立主名，則具體而微矣。

二十六日冬至，陰雲雨雪冷。有人送鎮番煤，然紅入爐，雞子大一枚，盡日方化。聞玉門安西所出更佳，用紙吹然之，置風雪中不沒。晚晉老邀便酌，出示西寧碾伯縣礦金一塊，重一兩八錢，色赤黃，與熟金無異，云由山澗流出，尚有重者，番人每把持私開。甘省多鑛產五金，人棄不取，地亦自晦。蕪城賦云，「孽貨鹽田，錐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甘隴足以當之。晉老嘗言宜收本省羊毛，購機器織造毛貨，充各省軍衣，可塞漏卮。俄人收甘新羊毛，歲約三百餘萬，織成後復售之各邊，便倍其值，凡氈絨羽泥光華類絲者，皆羊毛駝毛爲之。老萊子云，鳥獸之毛，可績而衣，三代以來，西戎重織皮也。劉瀛仙後來述贈張勤果聯云，西域橫行班定遠，東方大治管夷吾。由此知遇，延入幕。午後雪不及寸，晚晴明，星滿天。

二十七日晴較冷。蘭州紅棗遜那州之肥碩，煎以沸湯，皮厚而肉潰，味亦不甘。晚飲劉伯康寓，伯康曾祖湘浦及其祖，兩世爲陝撫幕客，負盛名，關中要政賴以參決，疏入。內廷亦知爲劉某筆也。其父蔚林先生工畫，尙宦西安，左相輓湘浦聯有天語吹噓句，紀實也。海秋邀華封至安定，爲相先登，二十日

去，今早始歸，據云，於其曾祖母墳左相得一穴，海秋擬將其祖母移葬，細詢華封，形勢元運，果佳城也。殷襄臣來，言甘委照新章又加一車，檄下可行。

席間友人論孫夏救東林，左魏事，余曰，夏峯英風浩氣，聖賢而有俠行，令人仰企，惟孫文正得書後，遽疏請入朝，面陳機務，忠賢大懼，繞御床夜泣，謂且與晉陽之甲，乃以嚴旨遏諸途，每讀史至此，深嘆二公道義忠亮，扶持善類之苦心，而究於事無補，爲可惜也。忠賢之惡，舉手障日，時會未至，豈易翦除，使文正當日得書，不必遽請入朝，即將左魏之冤痛切直陳，或別出祕謀，如楊文襄之誅劉瑾，康對山之救獻吉，或身握重兵，遙作聲勢，如唐甘露之變，各節度上書問罪狀，忠賢或不敢卽置左魏於死，亦未可知，乃疏請入朝，忠賢豈有不從中阻止者，果准入朝，一紙詔書，去其兵柄，並置之死，亦忠賢所優爲者，文正當日未始不早料及此而亦無可如何也。嗟乎，德業至孫文正，豈後世所敢輕議，然士君子處萬難之際，亦當委曲求全，冀千慮之一得爾。

二十八日早微雪，午見日，冷。餘臣贈漢武都太守李翁表，卽黃龍嘉禾碑也。碑在階州城縣北某山懸崖下，臨黃龍潭，必架梯而後可拓。余到蘭州數與晉老晤，晉老多談時務，余好論古詩文，刺刺不能休，今夕各談逸事，有二則頗足記。有僚屬餽晉老天津豆腐乾一匣，啓視非也，覆曰，「驚開古浪芙蓉匣，化

作天津豆腐乾，某未達，不敢嘗，」一笑置之，不責人以自異也。左文襄之佐賂文忠幕也，文忠信之專，文襄亦自任綦重，爲忌者中傷，廷旨逮問，胡文忠緩其獄，時郭筠仙中丞與潘文勤同值南齋，交最昵，文忠陰以重金求解於筠仙，適值歲暮，文動頗患債逼，筠仙聞其乏，以金爲壽，告以意，文動感文忠高誼，又素奇文襄才，因力薦之。此事甚確，人每諱言，余謂不必諱也，特記此以見三賢道義契合，能行權以解偉人之厄而靖世難，皆君子也，而文忠深遠矣。文動嗜金石鼎彝，文襄帥隴以三千金購毛公鼎，贈之，報前施也。午後晴。

咸同之難，湖湘諸君子不視爲國事而視爲家人父子昆弟友生之急，崎嶇患難，百折不回，卒撥亂而反之正，自淮軍出，此誼已稍替矣。然李文忠待諸將仍有休戚與共之意，故人亦樂爲之用。今則其功名者非同流合污，卽互相傾軋矣。利祿者功名所從出也，惟不以利祿視功名，而以道義視功名，自有誠意貫注其間，若功名之際，舍卻道義二字，則變相百出，要在朝廷能用君子，用一君子則百君子至，君子與君子共事，如疾痛疴養之在一身，焉有膜視者。一時之治亂，一事之得失，以此義求之，可以前知。易否泰初爻「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文同而否特加一亨字，宋儒將志在君也一語，看作忠愛一邊，遂不免牽就其說。余謂小人遇否，與君子遇泰同，君子一身無所謂亨也，雖位至將相，無室家之營，耳目之玩，惟

憂動惕厲，欲引未進之君子與之同升，而中無所繫，故曰志在外也。小人既進，其乘勢結黨，較君子尤亨，而惟欲得君以保其利祿，故曰志在君也。小人有亨，君子無亨，此義非聖人不能知不能言也。蘭芷升庭，夔龍躋躋，荆棘塞路，豹虎縱橫，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可不慎歟。

二十九日早微雪，將午晴見日，冷。萬物之生皆秉五行之氣以成形質，而生克卽在其中。凡煤火中置木炭，炭雖然，出爐卽息，煤置炭上亦同，若煤多而炭少，炭必早燼，炭多而煤少，炭燼煤亦不燼，木克土也。土盛木衰，雖不能克，而木之性亦鬱而不揚，雖小物亦然。

東南多水故魚繁，西北多山故獸育。隴西羣山峨峨，狐狸所穴，氈裘所產，衣被天下，食品中魚鮮罕而見珍，然亦頗有佳者，蘭州黃河之沙椎，靜遠之鵠魚，西甯之湟魚，寧夏之冰魚，悉肥美，尤以冰與鵠爲上品。沙椎其膩在唇，或謂湟魚出青海，海中有山，番人居之，死者棄屍於海，魚吞食之，味腥穢，人不貴也。鵠魚乃鵠所化，冰魚至冰結，穿一穴熱火冰上，魚卽躍出，官場尤重之。

十二月己丑己亥朔晴冷。由陝至甘護解委員強恕，乃嘉慶間滑縣令強忠烈公會孫也，承襲騎都尉，官都司。據強君自述，忠烈公由乾隆乙卯舉人，大挑官滑縣知縣，嘉慶十九年林清李文成牛亮臣等起逆謀，忠烈偵知其事，屢稟大府，請嚴緝，不應，事急，忠烈將李牛二犯捕繫，折其足，研供得林清在天津

起事狀，事聞，飭將李牛解訊，行至中途，林清已起事，將李牛劫去，卒以足不能行，爲步軍提督拿獲，研訊始悉此案始末。

朝廷深獎忠烈，欲大用，未幾滑縣黨與再嘯聚破城，忠烈全家三十六口殉難，隻身往見本府，爲恢復計，知府責其不能守城，忠烈憤歸以身殉。

睿廟特旨褒卹，有功在社稷語。城破時，僅忠烈二子逃出，其長子婦死，事尤慘烈。

錫封恭人，長子恩予騎都尉罔替，次子恩賜舉人，文武聽自便，應文會試不中，復賜進士，用庶吉士，本籍韓城加文武學額，以收令殉節。

恩賚爲曠古所無，可以勵萬世之臣節矣。強君家世中落，以騎都尉歸，標得都司，久無差委，至衣食不給，現隴督收歸督

標候補。強君衣敝緋袍，往來風雪中，余贈以羊裘，強君爽直，雖窮而能不墜家聲，可敬也。所傳忠烈事與

前人記載稍異，姑書之。晚至秀卿處閒話，出示香光七十八歲書桑閑居士傳搨本，甚精。子夜衆星隱現，

落微霞。友人送饌番煤二十餘觔，黦黦劫劫，灰凝重化石，碎之以斧，元珪天錫丙夜然之，紅到日出。

初二日早微雪，午晴冷。海秋來，談甘省田地不加糞，三十年上石子一次，大者如碗，小如拳，覆田

上，幾不見土，烟苗麥芽即從石縫茁出，至三十年石力盡，再易新者。隴阪向少大雨，五六月亦僅霰霖廉

纖，片時即止。石性最潤，得微雨一過，便流注到根，石質屬陰，雖烈日亦難灼透，可以障蔽炎氣，且性暖，中

藏硫磺能生物也。所易新石，必須挖取土內未見風日者，地上頑石不能用也。

或問余行記攷得許多古蹟，余曰：人行萬里，雙足僅一線耳，能踐許多古蹟，況行止跡也，非心也，足之所履且不暇記，遑論古蹟。吾馳騁萬里，有觸於心則記之，若古蹟已備載昔人圖志諸書，非行記所能撫拾也。

余降於咸豐甲寅十二月丙申日加午，今五十二年矣，愧修名之不立，悵美人之遲暮，將何以慰親心而覲往哲。入夜冷甚，將寢火盡，就枕覓溺器不得，披衣暗索，歸臥重衾不溫，甚怨諸僕，並悔不攜兒輩同行，輾轉不寐，忽念八十老親鰥居無偶，斯時饑寒安否，未必有人慰問，皆余之罪也，有此一念，忿恚盡消，不覺睡去。

初三日晴微暖。石琴來言黃河未開凍，橋尙未拆，爲向來罕見。自十一月初河中卽有冰塊順流而下，河夫日在橋上，持木棍導之使下，有結成大塊者，碎以鐵砸，恐損橋也。橋工定章每年領銀三千兩，由縣司其事，僅敷工料，倘水漲橋斷船毀，修整需三四千金，由縣籌墊，而河夫水手以橋壞爲利，每故摧之，橋毀用船渡，卽可訛索渡資，放私貨，滋爲奸利，每遇水漲凍結，縣令再四申警，置站籠河干，犯者重懲，法嚴所以保橋利行人也。三十年五六月之交，暴雨，萬派奔赴，水高數丈，時臬蘭令李楫亭奮力以與水爭，於尋常鐵練草繩外，加棕繩二，粗同栲栳，以維繫全橋，中洪怒號，如萬馬奔騰，橋心突起過兩岸丈餘，竟

得完固，樞亭亦勇矣哉。省城之東，東崗坡之西北，河流漫衍，有十八灘，地極膏腴，煙麥菜蔬均逾常產，其年大水，正值收成，漂蕩無餘。水盛漲時，有一橋船被水沖沒，順流至東崗坡峽口，橫閣不得下，麥堆屋椽叢積，河喉梗塞，須臾倒流，一片汪洋，城東北角樓塌陷數十丈，北城垣幾不保，居民大災，賑濟流離，修理城工，費帑金鉅萬始藏事，此亦蘭州黃河之爲厲者。

初四日晴冷。午後秀卿偕朱海幹生同年見過。幹生由某釐捐回省。幹臣來約至新泰與洋行小聚，主人孫紹曾善唱曲，幹臣酷嗜音樂，胡琴尤高妙，諸友各奏所長，幹臣以胡琴佐之，後有唱採桑者。憶甲戌春初入京，至四喜班觀劇，時伶人小福擅盛名，演此曲，聞者嘆絕，至入妙處，千餘人寂靜如啣枚，飛鳥十餘亦回翔空際，儼然淵魚出聽，至今思之，真有天上人間之感。甲申夏余客無錫，游惠山，晚泊蓉湖，諸媛雲集，有一伎歌此曲，撥絃發聲，與小福同調，詢之亦久在歐浦精習京都聲者，此後已成廣陵散，今夕重聞，振觸舊愁，低徊欲絕。荷戈西行萬餘里，陽關杯酒，青塚琵琶，宜唱漢家鑄歌，作金戈鐵馬之聲，乃忽聽此曉風殘月，令人思柳七賦媚矣。

初五日晴微暖。定車三輛，由甘省至迪化，每輛價一百二十五兩，若民僱百兩內外足矣。由省僱至肅州，價不過四十兩，由肅州至新省五十餘兩，中途尚可停歇，免受車夫迫促，但肅州車少可立辦，多則

不易。近年甘省解餉出差，每向地方官索車爲難，近由大府定章，省委一員給一車，出關者由省長僱，以免擾累地方，此杜官車之弊，若過客自僱，毫無所求於官，官亦無從限制也。

初六日晴暖。午後梳髮，始留上頰。華封家傳勘輿書甚秘，工於認穴，因語華封曰：古之葬者營於家人，掌之墓大夫，後世官廢，始聽命於葬師，郭景純著葬經，今世所傳，已失其真，青烏之術全本卦氣九疇，不知易不能言風水也。華封所傳之書，首列天心正運圖，有東四卦，西四卦，先天後天之說。余曰：此卽乾坤闔闢法也，彼以乾兌艮離爲西四卦，巽震坤坎爲東四卦；若論先天乾兌離震爲東四卦，巽坎艮坤爲西四卦，東四卦由正南至東北，天道左旋也，西四卦由西南至正北，地道右旋也。面向南從乾謂之闔，面向北從坤謂之闔。譬之面南而開戶，天左旋，地右旋，兩手外張，卽闔也。面北而開戶，天左旋，地右旋，兩手內拱，卽闔也。此卽易繫闔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乾坤其易之門之義也。華封因問何以爲易，余曰：說文以日月爲易，此象形也。說者謂日月爲陰陽，尙未盡日月爲易之妙理，易者盡萬物之變也，萬物惟日月爲變，一月三十日，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月之行未嘗瞬息踐故步，一月月之變盡而無一息之不易，一年日之變盡亦無一息之不易，而經行軌道變而不變，故以此極形易道之變動不拘，悠久不息，惟聖人深明天道，始取名以象易焉。晚冷，夜赴秀卿端生之招，與幹臣同坐，秀卿與李義臣孫紹曾均善歌，引商刻

羽，雜以流徽，幹臣司絃索，極金尊檀板，陽春白雪之盛。

養頤自詠

天公與我百吝惜，猶幸墮地爲男子。平生百慮煎我腸，一笑掀髯亦可喜。二十謁帝承明廬，清

癯生長山澤裏。長安卿相多少年，含香上殿談國是。中興將帥競朝天，虎頭燕頤等常視。湘鄉老子號多頤，自謂多頤老堪鄙。屢鄂冠劍動朝班，凌煙閣上神光紫。身外萬事盡毛髮，毛髮要亦天所社。污羹一語誤萊公，秋風萬里從茲起。我年五十尙濯濯，童山又縱牛羊齒。石田善種穎巖巖，嘉禾莫與草同耔。團扇從今畫放翁，頰上手神問個中。夜來老兵慎看燭，丞相文書高於屋。

初七日晴較冷。甘肅提學葉君昌熾借落蘭亭，託君禹約余一晤，談隴右金石，午後往，出示所得松雪書鮮于府君碑，並燉煌縣千佛洞書經畫像。書經有題大中年號者，余細審經字雖不工，而結體用法極似唐人，用單層藏經紙，中捲木桿心，卷首於本紙背書明某經幾卷，無包首，唐人書經卷子皆如此，首尾完整，惟紙色淺淡不滑澤，有色白者，質頗厚，非唐造精箋。西番崇尙佛教，以造像寫經爲功德，惜無名筆供役。佛像立幅用絹，紅綠燦然，俗匠所繪，不如書經之古。友人云，某年燉煌千佛洞有石巖塌露一

孔，入視大廈也，滿鋪氈氍，排列短足木几百餘，每几陳一銅燈，一經卷，類今蒙番禮拜寺。初啓氈色猶鮮，經風漸朽化。余謂當係回教大興，廢棄佛法所封閉者，西域唐以前皆宗佛教，開元時回教始及喀什噶爾，宋初便爲其教所據，遼興仍奉佛，元取西域封諸王，佛法益盛，此經卷豈宋初封閉歟。元鮮于府君墓誌，松雪五六分小楷，略兼行意，樂毅論十之六，黃庭十之四，與余藏趙府君冢表墨跡相同而字較大，行較疏，正力追鍾王時作，高於閑邪公數倍，明以來書家極稱之，惜石亡世不多見。提學出示一冊，前有梁山舟楷書題籤，山舟書墓志多用其意，後有王良常小楷一跋，稱爲松雪盛年經意之筆，並言松雪小楷過秦論三篇，黃絹墨跡，爲其友人張叔佩所藏，因欲壽母求售於人，以爲可惜，力阻云云。提學言此帖係沈韻初舊物，歿後其子出售得之，生平收碑片數千種，惟此帖爲篋中之冠。臯蘭趙大令招飲，並告車價銀發下。

天下最淒清最慘淡之境，處之最有味，最炫耀最快足之境，如自以爲有味，則最淒慘，最抑鬱之境，卽肇乎其中。爲民牧者更宜加意，蓋我所炫耀快足者，而小民此時已淒慘抑鬱矣，我之最淒慘抑鬱，已播種於此時矣，人苦不覺察耳。偶有所觸，書以自警。

接南中友人書，華桃於中秋夜半化去。桃字紺雪，吳人善昆曲，工寫桃花綠萼梅，居芙蓉湖醬園濱，

清溪曲巷，修竹壓簷，偶叩門，一小孃出應，臥樓西向開一窗，收納九龍煙翠，苔蘚被階，屐痕可數。余前得羅兩峯畫冊，內有桃花一幅，板橋野水，煙月悽迷，題句云：怕來長板橋頭立，短命桃花太薄情。蓋有所託也。紺雪愛甚，日取摹之，後有友索觀取還，旋爲奴子盜去，徧求不得，紺雪疑余誑而吝也，乃綴南田仿徐熙折枝桃花小幅償之，紺雪摹得，余題云：五雲樓閣綺窗開，天上蟠桃幾度栽，阿母不來青鳥去，胭脂和淚潑蒼苔。又紅雲片片下蓬萊，移向元都觀裏栽，畢竟人間勝天上，春風一度一花開。此二十年前事，今人與畫俱逸矣。

初八日晴冷。午後子芳至，皋蘭縣代領車價二百兩，每車先發七十兩，至肅州發四十兩，新省三十兩。晚至皇華館，幹臣留晚餐，返寓，晉老來約夜談，丑正始歸，途次極冷，星斗滿天，冰霜侵骨，邊地苦寒，惟夜爲甚，大約出關極冷時，白晝亦如此。晉老言近代儒者當以顧寧人爲冠，本朝學者攻漢學，詩文每不成家。余謂經學攷據與詞章本同源而異流，賈董相如子雲與毛鄭諸儒各造其極，古今無兼擅之人。聖門分四科，後史以儒林文苑分傳，然攷據可以人力爲之，而文章高妙多由天姿英異，居高明之地，既得正傳，又充之以積學，始克成家，未有鈍根外效，浮光掠影，而能傳世鑒人者。

初九日晴甚冷，收拾行李。昨夜歸太遲，睡未熟，天已將明，今日精神便不充裕，可見夜氣爲來日生

發根本，雖強盛亦須養之，稍違常度則戕折矣。友人來談甘新茶政，向由晉商承辦，謂之東商，口岸略同鹽法。回亂後，東商逃散，左相求之不得，遂飭湖南人承辦，謂之南商，所銷運皆湖南磚茶。及晉商歸，復向南商承撥分銷，至今東商僅十之三，南商十之七，另有湖北羊樓峒茶，謂之散茶，偶有販運，只可於南東兩商口岸不到之地銷售，其餘各茶均由官商，私帶查禁甚嚴，究不能止。茶政歸蘭州道主持，聞新疆古城奇台屬茶樹溝一帶，野茶樹長二三百里，天山冰雪，產茶必良，惜土人摘焙不精，余得數餅試之，色綠而微嫌青氣，若焙製得法，當不減湘晉。內外蒙古哈薩克均賴茶以活，若就地取材，官治官售，大利也，至漸當物色之。

蘭州別尙秀卿

皋蘭山色青峨峨，冰橋夜半喧黃河。天南孤鴻欲出塞，玉門雪片飛白鷺。王郎折柬招我飲，葡萄吸盡金匡羅。典酣起舞爲君壽，西涼絕調聽君奏。金戈鐵馬動邊聲，絳蠟光騰北斗宿。黃鸝驚號榆谷風，凍雲橫亘馬寒岫。薛米賞奇癖更同，開奩坐暖金絲絨。曉晴寶晉高軒過，晚聽臨川闌上鐘。胡笳吹老邊城柳，天馬歌成催進酒。青海月明瀚海沙，拔劍回頭撞玉斗。

初十日晴冷。日間客多，疲於酬應，端生、伯康來談，夜半始去。余脫外衣來往院間，爲風所襲，夜發寒熱作嘔，就枕熟睡，次早始解。

晉老賦長句二章答前作 莫唱陽關怨別離，漢家鑿吹入君詩。萬山脈絡來葱嶺，一柱蹄通繞地維。嚴譴詎堪親老日，遠征況復苦寒時。臨歧贈語須牢記，手大冰花壓鬢絲。望子高歌淚滿衿，天涯何處覓知音。烏頭馬角千年恨，臣罪君恩萬里心。海上未忘精衛志，匣中常作老龍吟。憐才杜甫年來甚，記取當時李翰林。其沉痛處不減工部、贈鄭司戶作，讀之感動。

或問淵明歸去來辭，其逸趣與樂志論等，何以東坡謂晉無文章，祇此一篇，綱目特書晉徵士陶潛卒。余曰，淵明處波靡之時，而能樂天知命，抱道不污，其身分極類顏子，此辭切要處不過數語，序內饑凍雖切，逢已交病，是一篇之骨。凡熱中而枉道者皆是心爲形役，故先抉其病根。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沉痛語令人淚下。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道盡一生得力處，而豪情奇氣，尤於詩中時時流露，後世惟邵堯夫氣象堪與作對。此二人若得志，其運量當不在武侯下，東坡、紫陽處患難皆得力於淵明，余西來方知此意。

十一日晴冷。午初起食粥尚畏風。晚約友人小酌，秀卿適來，邀之入座。葉提學見贈邢州大佛寺題

名八十五種，高顯寺碑一張。又於常賣舖中得羅紋拓荷氏蘭亭，甚精，西安新出土馬公廟碑，類顏書。

易乾坤二卦後始交而爲屯，是天地定位，必有首出庶物之一人以立人極也。卦辭曰：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是天下最難最險最不寧者，莫過於一人也。惟聖人知其難且險，始衆建諸侯，與之共治而不敢自寧。六十四卦惟乾坤屯三卦卦辭宏深蘊括，包羅萬象，後世人君不知天下之險且難，皆自求寧之一念誤之，一念求寧而禍機患氣已伏，禍機未發而患氣先中於一人之心，其氣最昏暗，最凶殘，最弛縱，既中其氣，必求同氣者與之居處親暱而後快，遇有清明仁厚莊敬之人皆格乎不入，雖入於難陷於險而不知悟。此患氣先中於一二人，蔓延滋長以徧於天下，可畏也。讀易偶有所感書之。

十二日晴冷。午後同盛和號尙芹洲來見，有店在迪化，卽八大號之一。前夜奴子來和，因懶惰欲責之，及喚至僅將其帽撲地，訓以飽食煖衣，不應安逸廢事，乃竟負氣私將皮襖脫去，着棉袍，次日病，詢悉其故，復喚之至，將撻之，繼思此亦倔強，不受嗟來食者，縱之則長其驕，撻之亦近於忍，命其跪而數之，以戒將來諸僕，令其將皮襖着回。余西來常覺胸中生意盎然，見窮苦饑寒者便覺惻然，而自覺享用太過，於推己及物四字，僅有是心，當勉行之。

十三日晴冷。四川小陳初來，囚手垢面，衣不蓋體，到蘭後，爲購善衣得飽煖，容貌遂更。近述其父來書，欲令之歸，或謂其言僞，欲有別圖，余曰：子歸省父，人之至情也，與我意合，但是子年少不解事，易受人騙，未便因疑而阻其孝心，給銀五兩，爲覓同鄉攜歸廣元原籍。

友人言四川成都府署有張獻忠七殺碑，文曰：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殺。覆之以牆，稍觸之地方必出命案。志林云：亂臣賊子猶蝮虺也，其所螫草木猶足殺人，况其所噬齧者，此固自然之理，不獨此碑也。

題沅江女史小像及所臨十三行

斑管銀箋寫洛神，沅湘蘭芷爲誰春。可憐絕代蛾眉影，多少風波妒婦津。
女史本土家女，流落兵間，從一武夫，不容於嫡，鬱鬱死，小楷甚工。

十四日晴冷。早起清適，閱漢書匈奴等傳。午後秀卿來，久談，詢及新餉所，左相原定協餉章程，應協省分陝西山西河南河東道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兩淮江蘇閩海關，每年九月以前應將本年協餉解足，自九月至年尾再提前將次年之餉解足三成，掃數者獎勵甚優，延欠者處分亦重。初定協餉四百八十

萬，後減去四十萬，每年甘肅防營餉支一百十六萬，滿營則寧夏涼州莊浪青海衙門共支二十萬，其餘二百九十萬均解歸新疆。現各省統算僅解至八成以上，能掃數者秦晉淮皖湘楚等省。每年核明實解到若干，即盡數攤支各營，如解到四萬，甘留一萬，以三萬解新省，此大概情形也。夜晤晉老，言謝太守葆靈豪於詩，工部草堂有野花天寶淚，秋雨杜陵碑之句。入夜甚冷，二更時月明落微雪。奴子來和受寒化熱，謔語身熱渴飲心煩，初延誠心如診，服表散劑，略解而熱復作，今早延湘人譚某來診，方固陰清熱，散寒疎風，一服輕減。得仲若絨，費帔懷編修在吳門以微疴化去，方子順太守怡在粵感時疫卒，皆予文字友也。而於配懷交尤篤，近則無日不相尋，遠亦無月不通訊，得金石書畫佳品，必馳書相告，揮手未幾，已隔人天，大江南北，誰爲後凋松柏乎。吾年未四十已爲哀樂所傷，居常忽忽不樂，遇天下第一流人，每不敢用情太過，情之所窮必生煩惱，他日萬里歸來，問舊驚呼，恐更無聊賴也。

予中歲遷幽憂之疾，雖名山勝地，置酒高會，前有墮簪，後有遺珥，舉坐若狂，而予輿致終不能鼓動，匡居獨坐，偶有感觸，便作太息之聲，或聞之以爲不祥，予亦屢戒而不能止。仲弟曰：此聲看爲何而發，若熱衷富貴，悼窮嗟困，抑鬱牢騷，此誠不祥，若心存君國，悲憫民物，屈子賈生皆作此聲，在一己縱不祥，而在天下則祥矣。士大夫嘗聞危論，嘗有憂色，一國之太和元氣也，貢之於君，立致景星慶雲，和風甘雨，煦

之於民，立見含哺鼓腹，蹈德詠仁，卽視之爲鶴鳴鳳吹，金鐘大鏞，有何不可。斯言也，雖爲阿兄破悶，卻亦有至理。

47563

標商冊註



裴景福著

河海崑崙畚錄
下冊

中華書局印行

河海崑崙錄 卷三

西域戍卒霍邱裴景福箸

十五日晴，冷甚。有老友至，患嗽，痰涎滿地，坐客皆避之。余曰：病也，當憐之。歐美士大夫入人家，有涕唾，以白巾承之，不污人地，此遵佛教也。大智度論：若入寺時，當歌頌讚歎，不睡僧地，杜詩：不睡青城地，卽用此經也。李月臣來，極言冬月戈壁雪深風緊，人畜死者纍纍，不親歷其境，言之人或不信。余延擱兩月不能行，月臣初奉委，公事勾當，年景已迫，萬無行理，預計出關，已到二月，可脫此厄矣。一老言廣西太平府土地廟河內產沈香魚，食之作沈香味，相傳河底有沈香樹，大數圍，年久徧生綠苔，魚附而吮之，故有香味。李簡堂中丞遣人沒水求之不得。上思應產香豬，重十一二斤，食之作蘭花香，其法用籠蒸熟，不入水，白切片，濡醬醃最美。夜月落微雪。

十六日晴極冷。來和昨服藥後頗安，二更許熱甚，心煩，天明徧身發疹，如紅雲，喉痛甚，以所製喉散吹之，痰涎涌出，遂安，午能食粥，用紅柳音即觀三四錢煮水，加芥穗一把，入黃酒搗汁沖飲之，疹盡自愈，此

單方也。近日省城冬溫無雪，患喉疹致命者日有所聞，盼速降雪以救衆生。

華封問日往月來，是地動抑是日月動。予曰：中西儒論地球動靜旋轉，如議禮聚訟，有謂日靜地動者，有謂地靜日動者，有謂日與地俱動者，有謂日旋轉而行者，有謂地旋轉而行者，有謂地左右旋轉者，有謂地斜立旋轉者，有謂日繞地者，有謂地繞日者，有謂日旋轉如球動而不移者，有謂地橢圓如卵，南北升降，東西往復者。今試置一卵於燭前，或令卵轉，或令燭轉，或卵與燭互相旋轉，其陰陽嚮背無不同者，可見中西異說，而之以之驗寒暑晝夜遠近長短則無不合。七政微奧難宣，其可見者惟食與閏，中西閏差法雖不同，而徵驗未之或爽，雖各執一義何傷。西人考驗日月恆星行星形體，全憑顯微鏡照視，自勝於憑空揣測，然千萬里之遙，非鏡力目力所能盡，昔人謂之視差也，將來如更有良法，上升數千萬尺以視之，方知今日鏡中之日月星尚未得真形也。

十七日晴冷。出關車久定，省委檄尙未下，年內勢不能行。車夫別有所往，將定銀退回。來和疹發，延醫診視，乃瘧症也，積熱所致，宜服清涼重劑，予石膏犀角黃芩黃連大黃服之，心覺安而腹瀉，咽仍痛。

余度隴阪，攬山川形勝，稽之往籍，其地險而遠，其民魯而武，唐宋以來所未臣服者，今皆奉聲教，遵王道，飲食耕鑿，可謂盛矣。咸同間回漢相釀成大患，東南底定，命將西征，久乃克之，然回民讐漢之心

未已也。論者謂天山南北，外逼強鄰，內統諸部，撫馭失宜，便萌反側，宜練重兵，以資鎮懾。余謂西域自古爲用兵之地，非養兵之地，孤懸萬里，軌道未通，呼應不靈，餉械皆仰鼻息於人，非計也。左文襄經營新疆，事事以陝甘爲根本，老成遠識，籌邊者從古皆然。嘉峪關以東，祁連山障其南，賀蘭遮其北，黃河中貫，前有三關六盤之阻，後有燉煌瓜沙之援，乃五涼西夏所恃以抗拒中原者，今盡爲回民巢穴，萬一伺隙而動，皮膚之疥，剝及腹心，亦可慮也。寧夏得黃河之利，據關中上游，後有屏蔽，前有犄角，稼穡牧畜，足以自給，地塞而不衝，民苦而能勞，正練兵養兵之奧區也。宜先修鐵路，東達張家口歸化城，西南通甘涼，慎選將帥，募滿蒙漢回之精壯合格者，編練一二鎮，開廠以製軍械，設局以轉糧糗，養精蓄銳，立爲重鎮，復集土著，移客民，稍以軍法部勒之，使墾種荒蕪，蕃息牛羊，以輔軍實，一旦有事，內可聯絡秦晉隴蜀，戮力中原，外可策應戈壁瀚海，從事西域，而肘腋之患自潛消於無形，此亦西北之大計也。謹布芻蕘，以諗識者。

十九日晴冷。來和復服犀角石膏三黃重劑，始有生機。

一老言苗疆羣山叢雜，關山爲田，高下層疊，山愈高田愈美，澗水足也。稻田中養魚，插秧月餘種魚苗，稻花落，魚吮食之，稻熟則魚長，味甜美，異江湖所產，鮮魚每斤十餘文，食剩製爲糟魚尤佳。

貴州銅仁思州府境米一斤約七八錢，人有銀二兩，購米即敷一年之食。苗疆凱里分縣火燒寨一

帶，鯉魚每斤十錢，一雞四五十錢，鴨百錢可購六翼，豚蹄一斤二十八錢，紋銀每兩可換二千錢。苗婦着裙不着袴，首飾悉以銀爲之，富庶過於中土。

一老言貴州丹江廳屬雷公山，苗民巢穴也，曲折而上，高百里，周千餘里，徧產杉楠，大者二十餘抱。杉有二種，曰油杉，曰糠杉，油者沈水，糠者浮。楠有二種，曰香楠，曰臭楠，香楠與油杉均宜棺槨，入土不壞。西南邊徼，巖壑叢深，人迹罕至，天地留不盡之藏。天山北幹自巴里坤至伊犁產古松，與雷公山之杉楠略同。由此推之，地球山嶽凝結，植物萌芽，必同一時代，而中國植物最古者，如四時逢春，恐尚在洪水以前。人民禽獸，洪水能漂蕩之，而深林古木蟠根巖穴，得水氣更易滋長。植物中生長最慳者惟黃楊，一年不能及寸，遇閏則縮，殆亦堯蕘之類。蕘以表晦朔，黃楊以表閏。滇南婆羅花十二瓣，遇閏則多一瓣，亦此類也。雷公山黃楊大者十餘圍，天山古松高百尺，大數十圍，乃植物之最古者。臺灣生番，瓊州黎民居內山，數百人伐一樹，取之三歲不盡。國家於此等植物，宜保護愛惜，以爲震旦開闢最先之證。

二十日晴冷。友人言制府崧公到京病甚，於城外佛寺養病化去。不入朝，不敢歸私第，禮也。公前官四川布政使，入京，晉老時官青神令，沿途供帳豐謹，至青神獨具一筵，無珍錯，公與眷屬共食，有索擾者，晉老呼杖，公戒左右曰，王老爺清官鐵面，若挈汝去，我不討情。及督隴首，薦晉老，授平涼道，其雅量殊不

可及。初廢時藝，公聞之，泣曰：我非愛八股，恐變亂舊章，濫觴於此也。前二日冰橋結成，將結時先從下流峽口最隘處，冰塊擁積不得下，愈積愈遠，上至省城北門外而橋成矣。大吏往祭，祭後人車始暢行，人謂必待祭而後橋成，驚以爲神，其實官吏瞰冰合後報明而往祭也。

科舉既廢，學堂未成，人才若斷若續，用新則舊訐，用舊則新訐，進退一人，衆人從而持其後，黨禍可慮也。惟當掃除新舊之見，中立不倚，不問是新是舊，但問是才非才，才將不可勝用矣。子芳因問取士用人之法。余曰：取士當於選舉中精考試，用人當於資格中求長才，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子芳曰：學堂大興，人才必盡出之學堂乎。余曰：中國人才豈學堂所能盡，將來必另立善法以廣搜羅。

午後有客至，刺刺不休，格格不吐，予以微辭謝之，客去。海秋曰：彼意尙未吐，君已默喻而隱退之，使不得盡其辭，何會心至此。予曰：此亦知言之。海秋曰：知言何先？予曰：當先知聖人之言。海秋曰：六經皆聖人之言乎？予曰：典謨訓誥，大半出自史臣；風詩禮經，大半出自採輯；惟周易論語是文周孔子三聖人真面目。凡聖人之言皆宏深肅括，放筆爲直幹，虛神實義，讀之隨口卽解。孔門諸子開口便有許多轉折，有時不能自了，非訓註便難圓到。莊列多喻言，惟孔子無喻言。孔子之言有奇有耦，有反有正，然耦多奇少，其耦由二三至九而止，如中庸哀公問政章故爲政在人以下，是子思之言，好學近乎知三語復引孔

子之言，知斯三者以下仍是子思之言，餘可類推。宋儒有時尙未了然，試取卦辭、爻辭、繫傳、與論、語、孔子之言讀之，均是一副筆墨。學者當以三聖人之言爲主，以學庸、孟子爲輔，方是純一不雜。周秦諸子，漢宋諸儒，皆鱗爪也。學者不知聖人之言，便不知諸賢淵源所在，安能辨古書真僞。昌黎文章清雄奇譎，粹然儒者，能知聖人之言也。學者生三代後，已大不幸，能體會周易論語，則二帝三王心源斯在，奈知此者鮮爾。

周易論語外，惟春秋是聖人之書。人謂春秋爲古史，余謂乃古律也。春秋所書天子之事，諸侯之事，大夫之事，民之事，大約不外此四者。武周開國，上惟天子，下惟民，諸侯大夫皆奉天子之命，布天子之德，以保民者也。諸侯大夫，違命失德，皆有誅，故無病民之政。自春秋時天子失位，諸侯盜天子之權，大夫竊諸侯之政，亂臣賊子接跡於二四十年間，無一不病民，而民日在水火中矣。孔子惜之，作春秋以討諸侯，大夫之犯上病民者，其法上以天子，下以民爲起例，凡諸侯大夫得罪於民者，卽得罪於天子也，能行仁義以保民者，卽盡臣道於天子也，其意嚴而微，其例曠而一，屬辭比事，從無自亂其例者，經解言之最確。春秋多諸侯大夫之事，而其事之是非順逆皆以病民不病民爲斷。三代王者以天與民並重，凡言天處卽言民，天不可見於民徵之。春秋以天與民作骨，責諸侯大夫，卽責周天子也。孟子深於春秋論政，論

君、論古人論時事，皆以民爲重，無一語不是法律，即無一語不是春秋。三傳解經，皆從此發。凡起例，三代上古律無專書，時散見諸經。三禮中，自鉅至細，綱常名物，包舉靡遺，大半如今之例文。漢唐以來，諸大儒所定律書，無一不本於禮經，惜無能深知春秋者。每遇一代大典禮，議論歧出，益廷聚訟，有能引禮經一二語者，便作定案。禮經是天理人情，春秋是引律斷獄。議典禮者，當以禮經爲體，春秋爲用，欲知春秋，當於孟子求之。

今日封印舊例，封印自上而下，開印自下而上，取勞先卑下、逸先尊上之義。海秋曰：封印有所本乎？余曰：古制也。月令『孟冬之月固封璽』，高誘註：『呂氏春秋曰：璽讀爲移徙之徙，封璽印封也。』三代官與民同用璽，周禮地官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古以土爲璽，故從土。至秦漢始改用玉，惟王者用之。見卷蔬閣釋璽。海秋曰：衙署置鼓始於何時？余曰：堯置敢諫之鼓，禹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幡曰：教導寡人以道者擊鼓。國家制度事無鉅細，雖萬變不能出古人範圍，世人少見多怪，不讀書之過也。

二十一日晴冷。來和天花毒甚重。

端生言四川馬邊有山，虎豹爲民害，獵者持弓矢，不能大獲。每歲地方官往祭，先期牒山神，告以某

日欲得豹二以款神，及期獵者必得鉅豹，如伏而待取者，亦可異也。天下極坎珂極艱險之境，薄植者當之，憂戚恐懼，消阻摧殘，此身不勝，便成齏粉；君子處之，堅忍淡定，履患難於坦途，視富貴如浮雲，讀書樂道，藉境驗心，如四時逢冬，正收斂菁華培植根本之候，來年千紅萬紫，悉胚胎於冰天雪地中，嚴冬既過，幸而遇春，生機自不可遏，卽終不逢春，生理已具，抱璞歸真，還之天地，亦不失爲達天知命之君子。從古賢聖遭患難，未有不淬厲光明德容盎蒞者，此中境地一毫不能勉強，而誠中形外，亦自然昭著，不能掩也。友人訝余近日體貌充裕，食何物所致。余曰：此三年來於五味中獨食苦味之效，殆古所謂肥遯者歟。孫夏峯言從憂患困鬱中默識心性本原，僕竊引爲知己。

晉老招飲，同坐者榮廉訪、傅衡堂、李芸、吾任、曉初，二十餘筮皆用羊，味美，無腥羶氣。省城庖人能此者二，亦云罕矣。

二十二日晴，不甚冷。冬雪少，亦無大風，故暄和，西北若盡如此，與東南何異。或謂余曰：爾少年處庇蔭之下，久居江南，備諸繁華豪縱，今隻身萬里，勞辱爲人所不堪，爾於岑帥怨乎？余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憶過九江將行，家君手諭：「爾此行正以考驗一生所學，莫視岑帥作怨家，仇人，當視作嚴師益友。」不敢忘也。余生性迫促，少年備聞嚴訓，謂逸樂爲人之醜毒，是立身大忌，每與友人留連三五日，燕飲

荒娛，或晚睡晏起，便怵惕不安，似有大譴隨其後者，必痛自刻責，惺動，作一二勞苦事，此心方覺稍寬。前在南番七年，心境偏促，面目憔悴，終日如坐針氈，無一事稱心快意，固由質弱不勝繁劇，實亦心窄性急，不能任事，不能容物所致，此豈能當大任者哉？今日浩蕩萬里，極人世蕭條冥漠之遭，而魂夢皆安，真出水火而登衽席矣。惟身歷者可與言此。海秋訂二十二日起柩遷往安定，明正初二日下葬，卽華封所定穴。

二十三日晴，不甚冷。來和天花甚險，熱毒不能解，而口舌咽喉已糜爛。端生在皋蘭審案，一日訊盜舉過余齋，曰盜何以可殺？余曰王者以德服人，霸者以力服人，爲盜則以兵劫人，至以兵劫人，良懦無噍類矣，所以可殺。夜間來和天花色黑，殆不可救。芬三來邀晚酌，出示明李文忠洪武三年誥身攜回寓細閱。

海秋曰，近改策論試士，文體一變，能復古否？余曰，國家取士以詩賦，則詩賦亡，以表判則表判亡，以策論則策論亡，以八股則八股亡，今日以策論取新學，則新學僅皮毛而舊學亦將亡。凡文字最重一真字，最忌一僞字，場屋伴色揣稱，下筆要見賞於人，真乎僞乎？古詩文從不以之取士，任人自爲，故亘古常新。文章自匡劉賈董相如子雲後，惟唐宋八家鏗鏘鑄史，閎中肆外，粹然儒者之言，羽翼孔孟。八家後欲

再續一家不得，無已，則以明之王唐歸胡金黃。

國朝方李熊劉儲韓諸老制藝直接八家乎。諸老制

藝與近時科舉八股本截然兩途，若廢近時八股，并廢

欽定四書文則傾矣。近改八股爲經義最善，

既云經藝，諸老制藝真經義也。諸老雖爲排比之文，而義法悉是單行，故能與八家沉澁一氣，吾知主持世運者，必有卓識以會其通焉。海秋曰：法可變乎？余曰：杜周云：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雖強詞，究有至理。古今之法未有不變者，窮則變，變則通也。曾子固云：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萬世不易之至論，變法而能綜之於道，雖萬變何害，八股策論經義與廢，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八股策論皆取人之具，非取人之本也。國家無論用何格取士，得人則同，策論與詞賦一也。舊學頑固非人才，新學支離亦非人才，將來不新不舊半新半舊中，必有真人才也。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此爲戰國暴君作當頭棒喝。孔子論政，君民並重，不稍軒輊。君主者有君而無民，民主者有民而無君，各有流弊，非完全政體，必也君民共主，擇善而從，始足保萬世之治安，作環球之冠冕，聯君民以立國，渾新舊以用人，憲政其基此乎。

二十四日不甚冷，來和昨夜極危，今晨花漸平，口舌咽喉腫潰皆消，心亦較安。

友人偶述長安某貴人見客，語多風趣，詢其語乃鄙穢令人掩耳。余曰：達官善談諧，好戲侮人，正雄才大略，深情內蘊，生氣遠出之徵，然卻不可施之賢士。賢士與常人處，溫溫不露圭角，及謁達官，往往立崖岸，樹芒角，達官盛氣，每爲賢士一二冷語所中，至嚙不發聲而休休有容，其心仍不校也。李文忠氣高天下，有洗足見鄺生之風，壬辰冬，余改官過天津，謁文忠，甫就坐，公偃身而揚聲曰：汝欲刮廣東地皮耶？己亥冬，公出鎮粵，余調南海，次年三月莅事謁公，公曰：汝再任首邑，政將奚先？余正容對曰：先刮南海地皮。公曰：十年尙不忘此語耶？余曰：公之命，公之戒也，敢忘。公驟然曰：地皮須刮得淨，吾鄉呼匪人爲地皮，南海多匪，公首重捕匪，故作是語。一日公檄撤隆慶，沈陳把總，余極言陳緝捕得力狀，公不悅曰：總督將不能撤一把總乎？余曰：果得賞罰之平，誅之可也，豈但能撤之勃然逕出。公至簾外以杖相招曰：好商量，何必動氣。余入謝過，陳卒不撤。嗟乎，當代賢宰輔如文忠大度有幾人哉？余之黷且隘，其獲戾宜矣。

庚子六月文忠奉

詔入京，二十一日蔣午發廣州，將軍巡撫以下送至天字碼頭，日近亭，既登

舟，待潮未行，余與番禺令錢君璞如候水次，未初公復延余入見。是日熱甚，公衣藍絺短衫，著魯風履，倚小籐榻，余至杖而起，坐定，公曰：廣東斗大城中，緩急可恃者幾人？爾能任事，取信於民，爲地方弭患，督撫不若州縣也，能遏內亂，何至招外侮，勉之。先是五月十九日總稅務司來電告急，公轉達榮相，力言國聲

不可開，神拳不足信，此後京電遂絕，惟日得東撫袁慰帥電報京中消息，於是沙面洋商聞耗，相率赴香港，公添一營護沙面，命余與廣州協李副將往晤各國領事，告以力任保護，赴港者乃返。余因對曰：內亂者所以召外侮也，東南之安危視乎上海，上海之安危視乎香港，香港之安危視乎廣州，廣州之安危則視乎南海之沙面，各國領事洋商聚集匪人，日思暴動，擾沙面以發難，沙面不保，必牽動香港，則東南大局不可問而廣州危矣，欲保廣東必先保沙面，其責專在地方官，區區既丁此厄，惟有與共存亡而已。近省百里內各匪巢已清查防範，或不至勾引外匪，請公過港時，將此意語港督，同心協力，以保東南危局。公曰：我雖北上，粵督缺尙未開，昨語各國領事，小事向地方官商辦，大事我與靜山一力主持。靜山，署督德帥字也。余曰：公已調直督。公曰：何以知之？余曰：外洋有電，諸領事額手相慶，當不妄。公自負曰：舍我其誰也。因詢大局安危。公曰：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我朝厚德，人心未失，京師難作，雖根本搖動，幸袁慰庭措拄山東，香濤峴莊向有定識，必能聯絡保全上海，不至一蹶不振。余曰：公看京師何如？公曰：論各國兵力，危急當在八九月之交，但譚貢亭已陣亡，馬宋諸軍零落，牽制必不得力。日本調兵最速，英國助之，恐七八月已不保矣。言至此，公含淚以杖觸地曰：內亂如何得止？默然良久。余復問曰：論各國公法，敵兵即入京，亦不能無禮於我。公曰：然，但恐無人主持，先自搖動。余曰：公何不將此意陳奏。公曰：我到滬後當

具摺，恐亦無濟。余起將辭出，公問左右：「潮至否？」止。余曰：「不忙。」乃自飲牛乳，而以荷蘭水餉客。飲罷，余復問：「萬一都城不守，公入京如何辦法？」公曰：「必有三大問題，勸拳匪以示威，糾首禍以洩忿，先以此要我而後索兵費賠款，勢所必至也。」余問兵費，賠款大約數目，公曰：「我不能預科，惟有極力磋磨，展緩年分，尙不知作得到否？我能活幾年，當一日和尙撞一日鐘，鐘不鳴了，和尙亦死了。」言次涕出如糜，余亦愴然，遂辭出。公復喚人出影像片爲別，送至艙口，復屬曰：「地方緊要，余曰：諾。」登岸炊許，安平船遂起碇去，此當日問答情事也。公行後，謠言大作，匪人屢致書，請封虎門，停互市，余皆焚之。九月初六有匪人埋炸藥，轟撫署，練垣二十餘丈，幸早有風聞。初七早即將首匪拏獲懲辦。二十六日順德民掠教民數百家，南海沙頭毗連順界，次日亦拆搶教堂一，教民十三家，余馳往懲首匪，撫卹教民，嚴事。嗣後與教民爲難者二十餘縣，皆秉公議結。惠州三洲田匪，起勢張甚，亦旋就撲滅。當事劇時，余請於靜帥曰：「國家多難，安危在呼吸間，我輩奉天子命，爲守土吏，當深求是非利害所在，出以獨斷，其不能行者，便置高閣，雖違朝命不惜也。事定後，天下必有公論，即被人指摘，一身獲罪，以保全大局，後世當有諒之者矣。」靜帥皆俯納。五嶺瀕海，內外交訌，易釀釁端，今危疑震撼之際，坐鎮晏然，各國亦未遣片輪入虎門以窺我，皆文忠與靜帥維持力也。轟撫署暨沙頭教案，南海有檔案在，茲不贅。公行後二十八日晚由驛遞到六月十三日

舊字樣，時公已由港赴滬，即事丁追，盜論者謂調公北洋已有悔禍之意云。

二十五日晴，不甚冷。王芾卿大令來訪。芾卿爲甘省老吏，沈毅有俠氣，工南曲，亦吾皖之俊也。子芳言前粵海關廣英，其父文輝，咸豐間官九江道，有旗人某以知縣需次南昌，久無差委，僅一老僕相依，爲之奔走衣食，或勸之去，曰：『主瀕斷炊，我焉忍獨飽？』某謂之曰：『爾若得所依，可以所餘助我。』乃許之，適有同官委署某縣，距南昌四十里某具書薦之往。中途大雨，將昏，避路旁古廟佛龕內，夜半雨止月明，廊下一棺忽作聲，一少婦出，月光照射，面色愁慘，頸以下血污狼籍，向佛膜拜，復望月指天，似有所訴。僕戰慄，忽聞門外馬蹄聲，二人自外入，一少年二十餘，一約四十，席地坐，少者曰：『我三人約爲兄弟，走江湖，誓劫財不劫色，昨二哥所爲，得銳劍甚微而殺其人，此良家婦之歸甯者，非淫其色，何故殺，背約甚矣。』復指女棺曰：『大哥若縱之，何以對死者？』語次，自振其佩刀，格格有聲，忽一人短衣仗劍，悄步自外來，少年抗言責之，語塞俯首曰：『我尚有眷口，恐以相累。』少年曰：『此事我與大哥任之，可勿慮。』即擲劍與少年曰：『卽以相煩。』少年接劍而撞其喉，拾地下廢席裹其屍，曰：『我卽歸諸其家。』四十餘者尙有所語，少年曰：『此可不勞君往，但稍經營數十金濟其家，明午後至省城某茶肆晤會可矣。』挾屍逕去。僕聽之了了，天明仍歸語主人。主人曰：『某縣撤任，卽爲是案。』面陳大府，屆時前往，二盜並

獲，某以功得署優缺，僕始終事之，得溫飽。二盜有俠氣，殺人者已自抵，亦得免死，留營効力，後均立戰功，得官。子芳初聞文公言甚詳，能各舉其姓名，今忘之矣。

余行至涇州，有孤身徒步隨車後者，奴子輩憐其貧苦，向余言助錢數百文，詢之姓周名勝武，懷遠人，欲出關尋其兄於迪化，視之類行伍中人。至蘭州復來求助，再贈千文，去多日又來，言已在營中補糧，月餘復來，言電報總辦助銀八兩，給信二封，途中可持信求助，仍求搭車。余辭以明正始行，車無餘位。彼言只求隨車步行，免失路，憐而許之。適小陳回川，來和病甚，奴子輩因引入，服役極勤，人皆贊之，余亦以爲難，許以來和愈後，重酬其勞。奴子輩憐其衣單，借棉袍與之服，決不慮其有他志。今晨先至介侯昆仲房，見其已起，匆匆出，至余臥室以然爐爲名，將鼻煙瓶二枚，李文忠誥軸卷並面具，挾之而逃，又將下房所存棉皮各奴子衣巾刀翦書硯，一一竊去，及覺，遣人偵緝，已無影響。余自物已棄如敝屣，惟芬三世寶曹國公誥軸，不能原璧歸趙，何以謝良友，余受此累，雖由一念不忍人之心，然數千里外毫無根蒂之人，置之肘腋，盜竊猝發，亦可謂不明不慎矣。將寄書以戒諸子弟。

二十六日晴，不甚冷。午後尋嚴廉訪，廉訪雞鳴即起，獨步所居內外一周。余問何以如是之勤，曰我登牀即熟睡，一醒即起，不能在枕反側，此病也，非勤也，三十年均如此。以歷久不懈之行而委之曰病，真

所謂雖有不有者矣。余西來，官場中所見艱苦卓絕，清操拔俗，以廉訪爲巨擘，而學問淹通，樹立宏達，以王晉老爲冠。海秋來，言天順店同住有龍顯榮者，四川南沖縣人，年二十二，在翎店僱工，病時疫已垂危，自言妻亡，家惟老母，深以不得一見爲恨，求海秋具牒訴竈神，求延一命，得回家見母，定視髮入空門，髮已自翦，辭意哀婉，幾死而蘇者數。一日將危，請海秋及其東人至榻前，言篋內尙餘十金，身後務寄回一慰母心。龍生平好善，修內行，時以濟人爲念，市井中人能孝母飭行如此，可謂靈矣。龍今年九月行至教場，遇旋風甚厲，見其故妻立風中，旋轉如葉，回寓大病。

二十七日晴，不甚冷。海秋言有友吳申甫大令，金陵世家也。與海秋有戚誼，述在山西鳳臺縣，有同事某，於晉省大饑時收一童子，年十一二，性靈警，能合主人意，亟愛之，人咸呼爲小鬼。一日，某與小鬼對榻臥，忽聞某呼聲甚疾，廊下有人自窗隙窺之，見小鬼自帳內伸頭撲某頸，漸長而身仍在帳中，某呼聲漸微，入入氣已絕，啓帳小鬼已不見，某已洞胸而失其心，遣人遍訪，竟無小鬼蹤跡，不知何冤何怪也。

黃河橋上流中洪有龍骨一道，自北而南，形象所謂過峽也。橫亘河心，如門限然。限西水深二十七丈，河橋各船皆用纜繫，一篋中實碎石，沈限內，如下碇，橋乃穩固。

冰橋將成，河中冰塊大小鱗集，枚枒罅漏，人不能行，必有水自下上泛，瀾漫冰之罅漏處。一夕凍結，

遂平如砥，河夫視冰上有狐跡，人乃渡。

秦漢以上之文皆直致而氣自寬博，唐以後文愈紆屈而愈緊促，筆力不足以舉之也。惟韓文妙處均能直致而波瀾無際，攬之不盡，此古今文章大關鍵，不可不辨。老泉送石昌言爲北使引天下之至文也，中有「自思爲兒見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數語，惜抱評曰：「此明允胸襟陋處，昌黎必不然也。」友人論及，亦和之，余曰：曾有老泉學識氣吞北虜，而豔羨一石昌言至此耶？不謂惜抱解人亦作此語，若論文法，此數語至「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云云，轉捩承接頗贅，若昌黎爲之，並不須此，惜抱不責文之未工而責以胸襟之陋何也。竊欲刪此數語，意氣慨然下徑接大丈夫生不爲將云云，何等奇緊，世有深於昌黎法者，必知此中得失也。

甲戌二月隨從祖晉卿孝廉入都，行至六安南十五里，阻雨，亂山荒店，蕭條岑寂，求孝廉授詩教焉。孝廉曰：探源風騷，研精漢魏，而以李杜韓蘇爲歸宿，久之覺李杜韓蘇外無詩，如此自不落野狐外道。謹受教。逾年孝廉問曰：張船山詩何如？曰：村婦也。問隨園詩何如？曰：倚門倡也。孝廉笑曰：可與言詩矣。三十年來古今人詩，鮮不寓目者，然皆一覽擲去，若李杜韓蘇則以身心性命視之，一人拋離，便忽忽不樂，惜孝廉久下世，無從請益也。

二十八日晴，不甚冷。巡警局王建、卓、亭與仲、弟、己、丑同年，來談李文忠語軸卷已失，幸錄存一分，謹識於此。詰用五色組麻織成雲鶴紋，共十版，每版高約九寸，寬一尺一寸，取古尺一書之意。第一版中織雙龍紋，內有奉天詰命四字，篆文版左邊墨書奉字。第二版接寫天承運皇帝制曰，咨爾榮祿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李文忠，朕思人生天地之間，恩親之深者，莫過於骨肉，此天性自然不待教而能也。爾文忠爲吾姊氏所生，朕創業以來，爾自幼提兵，愈樞金華，開省嚴陵，剿苗獠於烏龍，却援兵於諸暨，所至撫馭有方，民懷爾惠，連年戰勝，不聞爲敵所侮。比者再入甌閩，削平餘寇，近征蘄北，屢奏捷音，繼乃帥師應昌，得元之遺子暨寶冊以歸，威振沙漠，駿功益著。朕與爾親則舅，較爾前後之功當與助臣同列，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是用授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使爾子孫世世承襲爵祿。朕本疏愚，皆遵前代哲王之禮典，以報爾功於戲，爾瞻於我，如母存焉，當恪守忠節，光輔帝室，永延世祿，與國同久。宜令李文忠准此。第九版居中墨書洪武三年十一月日上鈐勅詰之寶。大璽每方約四寸，篆文渾厚，朱色爛然如新。第十版織洪武三年二月二十四日詰，制勅局大使趙恩、堅副使袁文三行，均篆文。此詰計首尾十版，第一版左邊書奉字，第二版一行天承運，二行帝制曰云云乃十字，以下每行均九字，每版五行，一筆墨書，取九五之義。洪武

初立國，制誥已如是之精，真一代創業垂統之英主也。書法端楷類柳趙，絕似沈度書，有明一代，館閣進御大文字均如此也。自第一版奉字起，至洪武年月日止，共九版，誥文已全，末版但織局大使副使銜名而已，存此以見元明勅誥之式。初從芬三借得，置案頭，二十四夜半華封來談，既去硯有餘墨，鈔一通，并原式詳記之，尙餘二版，華封呼余曰，雞鳴矣，漫應之，仍鈔畢就枕，次晨卽失去，將亡而存，有若或使之者矣。

昨夜洗足後，復拭臂，過於用力，腰微錯，午後覺痛，起坐轉側不舒，服喉嗣丸一王家圖製者稍舒。余每至冬月，易有此患，亦衰敝之見端也。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讀曹公句，爲之三嘆。

二十九日晴，不覺冷。今查出有與周勝武往來之董姓者，情迹可疑，由巡警局送縣一詢，託人致意臬關大令，此時尙無串謀實證，不可孟浪，故入人罪，但開導之，能代爲查訪，只要有文忠誥軸，賊及他物一概不究。大令曰，此等無來歷人，豈可任用，自不小心，從何代究。大令真直言以規我者，應書諸紳以戒將來。

晉老言桐城方存之先生，理學名儒也，令棗強時，有報盜者，輒笞責之曰，爾等自不小心防盜，老爺豈是爾看家奴耶？故當時竹枝詞有歪狗高牆都不管，老爺豈是看家奴之句，亦足資談柄也。

日將夕，獨步市間，過繹販與之語，今歲隴上兩熟，穀價平，一日稻麥出入，可二三百斛。出就太和藥肆購金匱腎氣丸，詢以售品孰多，曰參耆朮草日可二十餘觔。其東壁隔一小街有戶焉，白板離立，障以葦簾，瘍醫也。入其室，陰溼窄黯，榻上烏頭斷腸信砒蛇蝎酖羽咸備，南中所謂生草藥舖也。觸於目，嗅於鼻，臂上颯颯生粟粒。余曰：此毒物能殺人，將何售？瘍醫曰：凡患難疽鼓瘰癧疥瘡癩大風癩癩，非此不能療，服之不可過，愈後速服參朮，否則雖愈亦殆。詢之，一日所售抵參耆朮草之半。余曰：怪哉！黍稷救麥聖人也，孔孟也；參耆朮草君子也，程朱諸儒也；國無聖人君子則不治，萬民不安。砒石烏頭蛇蝎酖毒，猛烈尅伐，入口卽死，是乃商鞅李斯申子韓非也，用之中，病見小效，而其萎也可立待，生民之大忌，有國者所當屏絕仇讐也。聞瘍醫言，購者略同參耆朮草，已可哀矣，乃竟有屏絕黍稷救麥參耆朮草，視如蛇蝎酖毒，而寶蛇蝎酖毒爲靈丹大藥，生人元氣幾何，顧戕賊之至於是哉！噫！

三十日晴，不甚冷。過年食物量爲買辦。昨日發電無錫，稟知老親，留廿度歲。余腰軟怯，轉動疊痛。芬三來謂文忠話身已失，物之成敗，離合有數，無足介懷，然余愈自愧矣。午後靜坐，萬籟俱息，忽聞地舖水銚作聲，幽咽婉轉，與佛說天竺窣篳天自在樂無異。旁一銚從而和之，高低相答，約二刻許，忽大聲怒發，幾於萬馬奔騰。奴子來，瀉之始止。常賣舖老劉持體泉銘求售，閱之北宋拓也，惜殘失二十餘字，墨色昏

鬻以十金得之，重出八九字，亦宋拓，不知從何歸入，若重裝背，得一二名手，爲之題跋，百金以上物也。天下奇物眼前皆是，寶劍光氣，日夜冲斗牛，惜無張薛耳。購得後，卓亭同年一見，驚爲至寶。將晚，遠近爆竹不絕，兀坐一室，焚香掃地，煮佳茗，取書畫靜對澄觀，極人間蕭閒之致。余年二十一隨侍，歸慈居江南，歷無錫昭文上海通州四任。度歲時，極往來酬應之盛。及入粵，癸巳至乙巳十三年，僅己亥在潮陽度歲，山海一城，同官數人，尙無奔走之勞。此外歲朝均在省城，公私交迫，不勝其擾。甲辰秋收番禺，除夕逼繳罰款，至夜半未措齊，三四親友舉杯相對，如有物哽喉，飲啖不下。乙巳冬，羈廣州府經署，文兒及王子俊程禮賓來視，四人共一筵，小飲頗暢，權談至雞鳴始散，幾忘身在樊籠者，然皆不如今年胸中空闊，別無掛礙，人不來我亦不往，甚自得也。晚同介侯共酌，李玉作菜五六品，食之頗甘，舉杯徐飲，與介侯暢談，不覺帶醉。夜半詣許真君殿上拈香，歸作家書，渴甚思飲，酒猶兵也，兵猶火也，止酒固宜。丑未始就枕。

列子曰：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余西來始悟萬事萬物之理，宛然在耳目目前。經云：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身固近，物雖遠亦近也。至遠至大至微，莫過於天地日月星辰，然戴高履厚，仰觀俯察，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籠之藏，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星辰之遠，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從切近處體會，自然易知易能，然測算格致家卻有定法，有儀器，

不能專憑理想，非口傳手授，終不了然。崔東壁曰：天下事有可以思而得者，有必待學而後知者，理可以思而得，事物名數必待學而後知，至言也。然窮理亦必思與學兼至而後精熟，聖人謂學思不可偏廢，廢之克治私欲，檢察身心，須將聖賢語言文字沈思靜驗，方有入手處也。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正月庚寅己巳朔，景福在蘭州，天氣晴和，午後更暖。步至子芳杏如一山伯庸寓賀年，市間甚爲清淡。聞合省官僚詣督轅賀年，升帥在二堂受禮答拜，各司道即就督轅大堂與僚屬羣見互拜，傳諭勿再到署，以省虛文。李勤恪公世傑任四川總督，過年即如此，見洪北江記勤恪遺事。凡實心行實政者，外面浮文去一層，則向裏面進一層，上下情意自然洽愜，在當道主持變化之耳。發家書寄無錫。

初二日晴暖，昨腰痛漸愈。今午有三五知交來賀年，於答拜時，偶覺吃力，痛加甚。檢治腰痛古方一服。余五十以前嘗謂古今人才，經濟必由於學問，事業必本於經濟，天道福善禍淫，積善積惡，慶殃必各以其類至。常持此論，牢不可破。近乃恍然，古來英雄，經濟悉由於天授，參以閱歷，事業皆迫於機會，成於命運，至善惡之報有遲有速，有不報諸其身而報以空言褒誅者。自見及此，則胸次坦然，無可驚無可怨矣。佛氏慈悲，欲衆生有善無惡，每苦天道窮於報應，故爲三生因果天堂地獄之說，亦苦心救世也。太史

公伯夷列傳，晉李康運命論，乃古今絕大議論，學者胸中能見及此，便無入而不自得，曾文正頗主張其說。

宋麻城令張毅植萬松於道周，莠行人，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三四。東坡傷來者之不嗣其意也，作萬松亭詩，有爲問幾株能合抱之句。西來見左侯所植楊柳，豈第萬株，亦翦伐大半，余有句云，幾人能作十年計，於我難忘三宿情，有同慨焉。壬午癸未間，家君官琴川，余與仲若入虞山，往來破山三峯，維摩諸寺，每出遊，攜宜興陶器自隨，汲澗泉，掛壺松枝上，拾松毛煮茗，色香味俱勝。晚歸，仲若輒咏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句自怡。今日得黃河水，取柳枝，烹以銅銚，茗味大減，使余終老，虞麓亦自草草，於風沙冰雪中思之，如登仙矣。

初三日晴。奴子來和於午時化去，自去臘二十六七日病已大減，痘花漸落蒂，而萬君仍予柴胡前胡桔梗黃芩寒伐之劑，不爲培養元氣，調胃保津，余以病已退，而湯粥不進，將二十日，生氣從何而復，萬君力言不妨，有病養之，不患饑，曾見有月餘不食者，勸之不從。余連日患腰痛，未往看視，昨午見其仍開此方，卽戒勿服而已無濟矣。來和楚人，七八歲爲匪人，劫至廣東，欲販出洋，余時官南海截獲，匪雖抵法，而同拐者四五稚子，里貫全忘，原拐之匪又數易手，曾行文湖北亦無從根究，遂收養之。余避至澳門，由

江南喚之來，回粵入獄，又攜之服役，遣戍時願伴行，誰知中道竟物化也。悼之以詩。奴子生年月日均不自知，故時約十四五歲，性孤憤而訥於口，從余三年，未嘗竊一錢漏一言也。自言家在河岸小山，下常涉淺水，蕩小舸爲戲，父母已故，依兄嫂，被劫時有人負之落小舟，舟內十餘小兒，急放棹，一晝夜始入深水，易大船又行，久之抵一鉅鎮，有人接上輪船，轉徙至粵，詢之友人，所言必在荊紫關下，襄樊一帶。江湖拐匪猖獗至是，特書之以告爲民牧者。余之有愧於爲人父母，不待言矣。卽日市棺服，殮畢暫寄存兩江義園，俟余入關，攜之南歸，以慰其志。病亟時，屢言要回江南也。

悼奴子來和

見慣存亡劫裏塵，忘情爲爾一沾巾。三年形影真吾子，萬里風霜碎汝身。睡起檢書猶錯喚，酒餘看劍更傷神。聖恩若下金雞詔，定遣歸魂到海濱。

書太白詩後

海水深深湘浦清，別離何事泣皇英。孤忠預識楊妃禍，隻眼能成郭令名。天姥吟成招白鹿，夜郎流

後駕長鯨。祇緣親見蓬萊淺，鰲背飛霜醉月明。

初四日晴頗煖。游心一子芳杏如秀卿均來，慰亡僕之事。余腰痛漸輕，仍難屈伸自如。東坡云，大患有身，無身卽無病，最得老氏妙義。人身四體安和，百病不生，行住坐臥，心之所動，四體隨之，不自知有身也。及疾病之來，中於手，則覺吾有手也，中於足，則覺吾有足也，推之內臟無一不然。至人呼吸陰陽，沐浴日月，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將軀殼而蛻化之，專以神行，出入太虛，周流八極，安有五運六氣之相侵哉？吾喻此意，而無真訣，無實功，日爲塵垢所汨，纏網所縛，終與草木同腐而已，殊恨學道之晚。

古今撐拄世界，只聖賢豪傑兩種人，豪傑所忍爲者，聖賢多不願爲，豪傑所能者，聖賢盡能之；聖賢勝於豪傑，只是將利欲關頭打得開。當代豪傑吾見多矣，有薄將相而不爲，揮數十萬金如敝屣者，至飲食男女之事，便不克自治，萬事皆了，獨一己軀殼不了，殆龍象嶢嶢鼻頭少一短繩耳。須知大欲不謹，則軀殼變相，便不堪問，吾三十後於此關稍打得破，幸軀殼未壞，所以能涉患難。阿難爲摩登伽女攝入淫席，幾毀戒體，精氣神賴軀殼以存，吾未遇此天魔，幸矣。

嘗語仲弟曰，學者萬事皆當以古人爲法，卽死亦有法。仲曰，死以何人爲法？曰，當以曾子爲法。觀易贊時，呼小子啓手足，是何等神完氣定。後儒遂謂曾子全身爲孝，余謂賢如曾子，焉有手足不全之理，卽

使不全，於管子何損。王莽曹操手足何嘗不全，果能見危致命，喪元亦全身也。莊子云：單養其內，豹食其外，罵得痛快，余言軀殼未壞，所重仍不在軀殼也。

初五日晴不冷。子芳來言一山近日亦患腰痛，比余加劇。余笑吾二人亦可謂五同矣。明吳原博王濟之等

畫五同圖見惜抱軒詩集。罰款同，遣戍同，永不釋回同，到甘彼喪一婢，吾亦喪一童，今所患又同，豈非五同，此尙得

謂人害我耶？伊川先生謫蜀，江行覆舟，范忠宣謫嶺南，登舟失足之語，自是樂天知命。嘗謂我輩獨坐一室，忽起一貪心，動一慾念，便是自賊自戕之大者，若守義抱道，不愧不忤，雖刀鋸加之，市人睡之，不但無損，便是一生最得力處。只患我根淺力弱，當之輒碎爾。午後傳蘅堂太守來，久談，太守爲丙戌榜下分戶部二十一人之一，與余同分湖廣司學習，余丁內艱出都，君雖勤習公事，而淡於榮利，日以種花蒔菊爲樂，得菊花佳種二百餘，每九秋盛開，開閣延賞，人以不得與會爲歎。庚子隨 駕至西安，當道廉其清正，派倉差，一時官俸民賑，皆沾實惠，旋授主事，以知府截取，分山西，豐方伯授隴藩，邀君同來，欲倚重之，君以親老離鄉太遠辭，元宵後仍回晉也。

初六日晴頗暖。晚晉老招飲。來和樞寄停江南義園東院西頭，坐北朝南，收字號房內。向隆盛店定車七輛，每車索一百三十兩，尙未定議，車店均在河北。

晤施秀亭，述奉檄查界至葉城，前進由崑崙東址繞西南址，攀岩壑，踏冰雪，躡雲霧，獵戶前導，險峻不能登者，從溪澗行，曲折巉巖，逾絕壁，則於石罅中植一椽，繫長繩，援之而上下，則以繩繫腰，伏而縱之，防其墜也。與西域傳所稱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人墮不得相收視，正同。夜鑿雪窖，寢熊皮，覆以氈。初行十餘日，多犛牛，漸深則野馬牛遍山谷，再行乃虎狼熊羆巢也。穴間有羴豬，類小犬。一日於雪際見一足跡，度之長一尺五寸，寬八寸，駭甚，獵者曰：此人熊也。秀亭欲尋蹤斃以鎗，獵者曰：此物威猛，若不中，我輩無瞧類矣。逾澗見數石，高六七尺，掘起痕猶新，獵者曰：此人熊探羴豬所踏者，相顧失色。再行數日，冰雪迷漫。萬壑玉立，並野獸亦無之，其高峯西北當風處多野牛糞，乃暑月逐隊來此避熱也。山深且高，炊火慘綠如燐，不能熟食，燃牛糞炙鳥獸肉食之。至一山高峻礙日，造其巔，有石壁蜿蜒高下，類城中通一門，深丈餘，石上爲風雪所刷，成龍鳳紋。門左數十武有石臺，俯視懸巖萬仞，飛走路絕，遙望冰山層疊，冥濛綿邈，中如白龍赴壑者四五，乃雪山飛瀑也。自此不能進而返。所過火山，澗水如沸湯，山石搖動不止。鷗鷹巢絕壁之上，張兩翼，長丈餘，撲馬馬即顛。羴熊伏深澗石穴，俟他獸來飲，搏食之。熊性愚而貪，羴豬各踞一穴，得一則挾於左腋，再探再挾之前，豬已落而遁，如是盡十餘穴，亦僅得一焉。

王晉老招飲卽席賦別

雄邊鼓角殷春晴，尊酒羔羊話遠征。東閣梅花詩裏興，西羌楊柳笛中聲。堂前絳帳談經入，天上黃河出塞行。分手尙餘心似擣，神京右臂仗長城。

初七日晴，不甚冷。腰卽漸愈，作詩賀晉老生孫。晚海秋來，談性命學道大旨，自言在蜀聞之劉君芷堂也。

儀經六十四卦，卦辭爻辭最簡奧奇險，曲盡物情，其取象處天機湊拍，匪夷所思，精理奇趣，不但後人無此理想，卽古聖再爲之，亦必移步換形。註易者拘泥穿鑿，於古聖一縷精思，去之愈遠。吾於諸經講解，雖極沈晦處，一再探索，亦可了然，惟於六十四卦爻象，雖博採衆說，豁然貫通，一闔卷便覺茫然，實不敢自欺以欺古人也。故終身好之，亦爲門外漢，但賞其措語之妙而已。能得其妙者惟三百篇。三百篇後惟屈原離騷，離騷後惟司馬相如揚子雲韓昌黎，稍得緒餘，便爲文人極境。東坡亦能彷彿而古趣遂遜，時代爲之也。古經文章之妙有四大篇，曰洪範，曰繫辭傳，曰中庸，曰道德經，此乃天地元氣所結，試置於黑暗中，字字皆發奇光異彩，若無此等文字，便江河乾枯，日月晦暗，不成世界矣。吾嘗將此四篇端書，聯成一卷，朝夕莊誦，或隨時書數段，雖水火患難，不能厄也。四大篇外，惟首楞嚴經，足以頡頏。千載哲理政治人心風俗善惡生死之所以然，均痛切言之，其精深透露，雖顏子子思執筆爲之，不能過也，學者安可

不讀。

賀晉老生孫

銜珠金鳳翔春城，天女手抱玉麒麟。紅光三更照戶牖，呱呱墮地王郎孫。王郎保民衆人母，衆母之母神所祐。莫笑青衫黃葉枯，紛綸時傍綵衣舞。綵衣舞罷入蘭房，眼見蘭蓀日日長。遺經已授諸郎讀，傳硯尤占五世昌。多男多懼聞在昔，挽鬚含飴談何易。准備他年笏滿牀，先買河隄二千石。

初八日晴不甚冷。秀卿來贈桂附膏一貼，云治腰酸軟甚效。華封偶言某人品甚好，其心亦要作好官，而所至無政聲，民或怨之，何也。予曰，有愛民之心而無愛民之術，焉能作好官？華封曰，其術如何？予曰，有學有識，而又能虛衷耐煩，自然有術，以貴治賤，非虛衷不能得民，以智治愚，非耐煩不能得情。

予十餘年來，有一事如物梗喉不下嚥。一老今談廣州灣割地原委，因一傾吐。九龍爲東莞香山近海門戶，香港久歸外人，而商旅貨棧家室悉在九龍，香港無九龍，有門屏無堂奧也。丙申丁酉間，今山西巡撫張安帥參政廣東，予權番禺，一日談及九龍要地，宜開埠修鐵路，招商集股，且夕可就，予力贊之，安帥一再言於制府，以籌款不易作罷，未幾卽爲外人所有。及總署畫圖交割，近海村莊雖力拒，已無及矣。

壬寅予官南海，外人已來取斗斛科則收民糧也。六十年來中國蹙地類如此，安帥固智燭機先者，奈阻
力何。

安帥接僚屬和煦如春風，而臨事審諤不苟。一日文廟香班，督撫咸在，論南番緝捕不合，公憤然曰，
誤國家大事者，均是一二品大員，州縣不足責也。予解之曰，公爲監司應作此語，然地方小事無一不誤
於州縣，小事不了，乃有大事。許仙帥笑曰，我輩當各存此念，誤事自少。當時略分言情，上下交儆，故嶺表
得稍安焉。

初九日晴不甚冷。有友談明妃事，詩以吊之。是日甘省迎春，紅男綠女喧闐衢市。午後作江南家書，
偶憶東坡萬里春隨逐客來，十年花送佳人老句，書寄桐鄉君，乃落筆後，隨字誤作迎，竊念春氣由西北
至東南，余方西上，適與春迎，他日隨春東歸，晤桐鄉君，再爲改誤，未晚也。

介侯問州縣如何是好官，余曰，治己責己之意多，治人責人之意少，便是好官。而久於吏事者卻有
二病，簿書鞭撻，日不暇給，辦公外絕不閱書史，親賢士，久則心苗枯槁，無義理以敷布事物，一也。民情謬
張爲幻，左右因緣爲奸，明察自喜，誠意日漓，動以不肖之心測人，二也。此二病雖賢者不免，願力戒之。

明妃

一曲琵琶感不禁，春風小謫雪山陰。傾城便是明妃罪，遠嫁原非漢主心。團扇悲秋同紫塞，長門買賦少黃金。畫圖慣把紅顏誤，孤塚青青自古今。

初十日晴不甚冷。華封自安定爲海秋卜葬，歸述海秋祖母靈輿移至安定甘山下暫停，啓視櫬內已結成冰，衣衾牢不可解，左手三指拈一帕尙如故也。海秋封棺以火烘之，待其自解，殆棺內積水出土後始結成冰，惜未將冰水開穴洩出耳。余按乾坤二卦之後繼以屯蒙，地之象屯而蒙也。五行生於日而木水火風無形之氣爲土所蒙，仍在地中，往復激射，遇物卽着，物卽受之，棺屬木而內空，遇火卽焚，遇風卽吹動，遇水卽入而注之，日久聚無形爲有形矣。此理甚明，惟仁人孝子能以誠意覺察之，此棺未遷時，華卽謂其受水，亦名眼也。

列子杞國之人憂天，釋氏謂經歲久遠，人壽朝生夕死，然後有大水大火大風之災消除一切，更立生人，謂之一劫。劫盡壞時，火災將起，大地須彌山漸漸崩壞，百千由旬永無遺餘，四十天以下盡成灰墨。魏張陵受道於鶴鳴，謂劫終天地俱壞，其書甚爲禁祕。余謂天不必憂，亦未必壞也，太空無物，無物不盡，惟日球地球萬無不壞之理，日質純陽，動物之速無速於日者，能吸衆火以助萬物，卽爲萬物所食。抱朴子曰，今日不如古日之熱，日球熱力減一分，地球熱力亦減一分，萬劫之後，日冷光暗，月亦不明，則地球

純陰，海水凍凝，植物動物必先萎，其大者漸至野無芳草，水無纖苔，山岳崩摧，潮汐枯絕，而人類亦將漸滅矣，故吾獨憂地。天地生物之初，其細小者先生，及生氣將盡，必先萎其實且大者，小草冬榮，大樹秋落，此固自然之理。

電出於日，其行更速於日。有更速於電者，其爲聖經誠其意者之意，佛經於意云何之意乎，意者心與腦合而出焉者也。能鼓心與腦之動力者，則惟血，血之榮亦生於日，故日最速，而其所化之電與血，其用更大於日。有更速於意者則惟光，萬光皆生於日，光在上者必下射，光在下者必上炎，其速而普，無物可喻也。

大造初基，有氣無形，窅冥鴻濛，浩蕩無垠，赤白二光，晃搖飛淫，白而黑者爲陰，赤而黃者爲陽。陰在陽先，結爲一珠，飄泊激溢，積爲月輪，充滿澎湃，不能自勝。水性重墜，一珠初孕，隨月降升，分月之魄，久自成形，月爲地之母也。坤輿既降，月盈返虛，陰不勝陽，陽乃發舒，陰與陽媾，玄中之黃，鉛中之朱，牝能生陽，溫溫濡濡，水母土子，日乃爲父，緇縹摩盪，漸有飛沫微塵，如糠之肥，如粟之碎，塊坱一氣，無有崖畔，大耀赫赫，野馬馳騁，質成於陽而性喜陰，初漂泊於汪洋，繼凝沈於重淵，黃壤五色，中包剛柔，根莖萬物，反食其母，地產於月而待成於日，日爲地之父也。地球初生，只是一大水珠，其水由月分出，日爲月鬱，燥能生

水，溼能生火，其陽氣日盛一日，日之流饒與水氣相激射，日之熱力盛一分，則水退減一分，土進長一分，繼長增高而地成矣。地成之後，月虛弱而日益強盛，日之熱力能銷耗江海，使水退爲陸，生人得日中流質，亦日多一日，填海爲屋，築圩爲田，人與水爭，日助之也。由此推之，古日又不如今日之熱。堯夫謂自堯以來，於十二辰交午字，試觀中天而後，五洲文明大起，無一事一物不登峯造極，皆陽盛之徵也。堯夫嘗非謬語。果然午字既盡，則日力必減，吾不能測其所至矣。西人謂地球中含流質，其火由日球分出非也。日球之火有時飛出爲星，星亦有時吸入日內，若地體純陰，得日力薰灼，而後有流質，地生於水，非生於火也，果分日之火以成質，是又一日球，又一火星，但有炭氣而無養氣矣。

陰陽一水火也，水火一日月也，後天八卦，乾坤退位，坎離乘權，遂爲三才立極，萬古不易之至論。西儒謂日輪飛出火渣爲地球始質，謂月爲廢地球，又謂月自地裂出，不知大地生化之源，尙可與言推步哉？管子冰地篇謂水爲萬物之本源，希臘推里司亦謂水爲萬物之本，東西哲學理想多同。余謂地球一水珠，初由月輪分出，更有切近證驗，水火同爲生物之母，然人能立於水中，不能立於火中，以身入水逾數時無害也，以手入火立即焦灼；水中生物無算，火中金石灰流；凡就火者必圍爐而坐，火大則人遠避，浴於水者必浸潤漉濡而後快。故地去日遠，其繞日也一年往來一週，月去地近，其繞地也一月一週。一

年中多於日十一倍，母親而父遠也。地球外土內水，與月消息盈虛，倘有日無月，則水源耗竭，萬物枯焦，日輪久將炸裂，爲害最烈。凡日光所到之處，氣即隨之，無光無氣，萬物不生，其養氣皆在月也。東半球植物，夏月巳午未三時，烈日照灼，無不短縮，入夜得亥子丑寅潤潤之氣，始脫穎暴長，此日月交濟之功，確可推驗者，西儒知日而不知月偏矣。

十一日晴甚煖。華封云，下關營在金家崖東東二里大路南約半里，有一名穴，在王武舉祖塋上二十丈，卽其正穴，龍由西來，向東行十餘里，復轉向西逆行結穴，水亦向西逆行，入黃河東下，最爲難得，惜面岸微迫，乃美中不足，而結穴處四山皆作半月形，亦傑作也。

乾坤定位，胚胎陰陽，陰陽交而萬物生，其始自無而有，其後自有而有。天地之大德曰生，初生草木，次生禽獸，次生人，人有知識，因有文字，見乳而知點，見指而知畫，見五官而知分行布白，皆始於一以極於萬，最初龜篆蟲篆，至大篆而美備，小篆已減殺矣。大小篆皆由一點一畫，而顛倒上下，左右向背，錯綜變化，以成千萬字，故孳生最繁者無如文字。人謂倉頡造字，非也，字以形生，非一時一地一人所能造，倉頡殆彙集諸字，猶後世之字書耳。生物有兩種，由根而生者謂之連根生，草木中無花無子者是也；由子與核而生者謂之離根生，穀與菓是也。連根生者自下而上，出土始萌，謂之甲生；離根生者自上而下，入

士始勾，謂之乙生。凡以血氣生者皆離根生也，而生愈少者種愈貴。就目所易見，生生最盛，供人食用者言之，水族中惟魚蝦，畜類中惟羊豕。近有友人談及牧羊，孳生蕃息，利厚而速，亦治生者所當知也。伊犁平原饒水草，宜畜牧，如今年八月交銀八錢，與哈薩克，明年及期交二齒羊一，是爲第一年，本年羊卽產子，牡羊四乳，每胎多則三子，少則一二，兩乳足哺一子，多則難育，但以一胎一子計之，一羊本年卽有二羊，二年四羊，三年八羊，四年十六羊，五年三十二羊，六年六十四羊，一羊賤售可得銀三兩，六十四羊以一半出售已得銀九十六兩，而仍有三十二羊在，牧是一本獲利二百餘倍矣。每年養羊工費，將所翦羊毛售去已足敷用，昔卜式以牧羊起家，輸財助邊，有以也。

附牧羊芻言

一、養牝羊六頭，牡羊二頭，少則孳生不繁，多則亂羣，不可不慎。一、牧羊之人以年在四十以上者爲合格，羊性柔馴，且行且食，虛與委蛇，不可急躁加鞭。一、牧羊五百頭，羝羊即牡羊也，見額師古注。百頭爲一羣，以三人經理之，須備三犬三鎗，以防野獸。一、產羔時須用紅藍各色，將母子同點一處，以便間日抱乳，儻有錯亂，則舐觸傷生。一、產羔須記明月日，以便抱乳，及兩月滿時隔乳，另置一羣，免礙孳生。一、牧羊須待日出露乾時始放，不可食露水草，致有肚脹之病。一、圈羊之處須開一溝，約二尺餘，羊回圈

時能跳越此溝者無病，否則有病，須另放一處，或竟殺之，羊病能絕羣，不可不慎。一、羊須二日一飲，不可聽其食水，致滋百病。一、八月草成時，須多收草料，預備冬日雪大不能出放，倘冬草不足，羊必瘦損，且來春孳生不旺。一、冬日飼羊，須作一木圈，束草其中，令羊能探頭食草，免致踐踏多費。一、毛牀動時，必須剪去老毛，快利剪刀，亦須先備。一、產羔時，羴羊備用外，餘皆驅去，俟養肥賣去，另買乳羊，一可得二。一、公所須備一車，或載毛，或載草，不可少。一、經理之人不時到廠查察，產羔若干，剪毛若干，皆須登記。牧事有不盡此者，不過就最要者記之，若詳細節目，有齊民要術可參觀也。

購羊時須就原牧之地購之，仍養於其地，若零星收買，易地而牧，謂之離窠羊，性不適便易生病，一羊病則百羊立亡，無法可救，尤宜慎也。

十二日晴甚煖，子未丑初立春，地受天氣，由西北至東南，西半與在子末，東半與在丑初。

海秋偶論日俄之戰及聯軍之役，余曰國與國戰，視民勿恃國，恃國必敗。民與國戰，恃國不視民，視民必敗。國與民合，勿驕勿輕，一戰而享百年之和平。

日與俄戰，日軍士常得其室家書，必勉以殺敵死綏，以生還爲恥，各報競稱之。不知此義，朱子早言之，小戎詩註云，『蓋以義與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也。』不意日人竟踐此言，然亦不過

三十年養士尙武之精神，卽食其報。論中國大計，各省鐵路告成之後，通計戶口民數賦稅所入，酌訂兵額，練精兵四五十萬，萃天下豪傑置軍中，十餘年後須有小戰事，淬厲之，至二十年有戰事可以一用，方新之氣久則暮而鈍也。其用時徵調至十萬十五萬，須告捷立功，若調至二十萬三十萬，則軍心與財力兩耗，欲求勝難矣。造械須立一總廠，籌歲入常款以濟之，造一鎗可當百人，一礮可當千人，一船可當萬人，方有實濟，散置各廠，不精不一，非計也。練兵須取法於勝國，而取鑒於敗國，最戒虛驕炫耀，無事時宜儆，有事時宜哀。然兵之外大有事在，曰國政；曰民心，兵之基也。軌道靈通，若十日之間，各路兵可齊集，其時卽減練十萬，亦無不可。

十三日晴，煖甚。子芳邀晚酌，下午晤齋堂同年，談道家洗心靜坐入手之法。近日官場風尙，不重人才，不講公事，專以人情請託。晉老風憲蘭州，苞苴竿牘，不敢到門，有同官爲親戚請託者，公曰：就人才論可矣，若說親戚，是舍人才而講人情，我不敢以人情壞官方也。余曰：今日乃人情之天下，公所論乃無私情，非無人情也。爲官者在鑒別人才，若果可用，亦不可因親戚而棄之，不徇情，不矯情，事事愜乎人心，人亦必諒其非私也。將晚過市，春燈密如繁星，而冷容炫服，往來如雲，不免墮珥遺簪。海秋短視，余亦咫尺不分人顏色，二三同行頗以游目傲余。余曰：傾城倚市非禁人顧者，然一顧是天理，再顧卽人欲矣。海秋

夜來同宿，因論及人家書案宜多置善書及古賢圖像，令子弟隨手入目，可以啓發良知，儆戒惡念。同治初，家君從軍吳會，時粵匪初平，金闔繁華，子女玉帛，闔溢堆集，可肆意取之，家君衣敝袍，日游街巷，拾舊書字紙焚化，泛小舟送入太湖，遇有殘損舊帖，古人名筆，則收藏之，桐城江待老每爲鑒別。一日見小巷門首書冊狼籍，視之皆善書也，遂收拾補裝，丁卯春回里，悉載之歸，置書齋，余年十四，見太上感應編圖畫及戒淫書板刻皆精，日取閱之，始懷然於福善禍淫之果報。春日出游，有女如雲，偶縱目便恐爲神明所殛，從此不敢恣邪心。弱冠後理解漸開，胸中漸有把握，有時情慾泛濫，迷失本性，一發將不可遏，而一思善惡果報，便如冷水澆背，自然冰釋，此雖粗淺，然童稚萌芽，人禽分途，煞有關係，爲父兄者多藏善書，其收效將與遺經等，我輩不可裝道學門面，欺世盜名，而亦不可作風流冤業，自害子孫也。

十四日晴煖。午刻應楊鼎臣觀察王晉老之招。余初以爲便酌，未衣冠而往，至則金貂滿堂，甘省提鎮統兵將領俱在，余以籠禽繫鶴，參錯其間，不無侷促，與伊犁鎮馬軍門安良同席，酬酢甚歡，設席之地，卽馬公園亭也。同坐者多回教，肴饌亦用回品，烤羊肉清燉鴨尤美。歸途經大南門，春燈照耀，明月無光，復至芬三寓小飲，罷席後，芬三出示家藏書畫，精品頗多，尤奇者冰壺外史步景士女十二幀，紙白如玉，沈麗清潤，融會各家，而人物專宗老蓮，真駭心洞目之觀。每幀長五尺餘，寬尺餘，其題景如弄玉吹簫，懶

殘纒羊，茂叔愛蓮之類，不見此等鉅製，安知冰壺爲大手筆也。

別李芬二

長安西去二千里，天上黃河來不已。立馬長城雪滿山，一笑忽逢貴公子。公子身披紫綺裘，風雲懷抱覓封侯。談兵屢射將軍虎，學佛曾騎遠祖牛。登龍價重舊門戶，倚馬才高新幕府。儻折隴梅思故人，爲斬樓蘭報明主。

十五日冷，午初帶日微雪，午後晴。是時各大憲至東校場行迎喜神禮，入夜月明無纖翳，萬燈齊明，游人曳蹻而踵相隨，車轂麟騎，連伍而行，真太平景象也。日間客多無片刻暇，夜靜檢點行裝，並還筆墨債，亦客中苦況。晉老贈別五律二首，格律似李太白孟襄陽而帶邊塞饒吹之音，詩云：握手此爲別，蒼然各鬢斑。春風黑水渡，落日玉門關。哀樂中年後，升沉一瞬間。峨峨太古雪，立馬看天山。年來不如志，詩酒付吾曹。斫地悲長劍，登山憶大刀。邊關折楊柳，絕國煮葡萄。此去探西極，煩君訪斷鼇。

人生窮達顯晦固有命也，即衣食玩好之細，享用亦有定數。余好藏端石，新舊數十方。方于魯程君房曹素功墨，篋中崇崇，足支三十年。初見收，欲藉習字消遣憂患，案上僅一銅墨池，上嵌片石，縱二寸，橫

三寸餘，猶甲戌。朝考所製者，餘物蕩然，兩手如懸，命奴子購之，奴子問所欲，余曰：性命已聽之天，區區微物，尙何擇。購歸墨一笏，曰：五百斤油；百泉筆四頭，曰：純羊毫，白金五錢；紙乃官堆毛邊之次者。每晨起煮茗一盃，以餘瀝磨墨，墨得茶永不變也。汗既濃，覆以小鏡，將午用之，墨盡書止，午後亦如之。將離粵，統計墨已磨盡二十四笏，片石已微凹，楮先生耗十三金，中書君管領三十六，皆老而充矣。回思明窗淨几，筆硯精良，從不輕握管，宜有今日之厄也。

十六日晴稍冷。行裝略有頭緒。午後芬三來，留晚餐，市燈如前。海秋因余將出關，攜襖被來共宿，出示其母曾太夫人守節請旌，同鄉官稟呈大府批判，賢母苦節，得此已足不朽。其太夫人節孝與人同而賢，而多智，尤爲巾幗鬚眉。海秋挽余作詩，義不敢辭，愧無典雅清麗之作，以彰賢母爾。

初春尙冷，行將出關，海秋憐余生長東南，狎仁而畏義，不能敵邊塞嚴凝之氣。余曰：吾曾患中冷血熱，服姜桂不溫，飲冰雪不涼。醫者曰：兩病相妨，和緩束手，而中冷者血熱之變相，尤苦無藥回春，無已則攻其一患，血熱者久居東南火鄉，肝肺芒角槎枿，遇血氣同類之物，便相觸而發，相吸不解，必至火宮燎原，同化灰燼而後已。出嘉峪關後，得天山之雪，瀚海之冰，煎庫車之哀家果，佐以戈壁黃將軍之大力，頻頻曠服，肌膚若霜雪，吐氣成冰花，久之漸與涼血動物同，則中冷將不治而自愈。余問其候，醫曰：飲食男

女，車馬衣服，凡平日所不愛者，一見則饑涎上泛，而肢體麻木，又似不知疾痛癢者，便是時候。此論偷
恍，余不甚解，謹誌之以諗有道。

地能限物，不能限人，生於鹹水者畏淡水，生於熱帶者畏寒帶，火鼠雪雞，強之卽死，若人秉五行之
氣，備五常之德，體堅性定，雖夏可以衣裘，冬可以衣葛，天地之寒暑猶不足以侵之，況人情之冰炭乎。納
之洪爐則口噓冷飲，藏之冰窖則腹滿陽春，其欲死我者，正其生我也。元奘云，沙門心夷生死，雖入鑊湯，
若在清池，非謾語也。若其人生理已絕，雖無饑渴寒暑之患，亦未有能幸免者。余質素弱，初遣戍，某廉訪
測余必不願行，使人探刺，余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粵何所戀，新疆何所畏；候命下，青鞵布襪行矣，豈能
作兒女子態也。未幾小病，廉訪促行益亟，語某某曰，某途次必病，病仍促之行，勿任偃息，度至秦隴，爾等
歸矣。或以告余，余笑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人也，非天也。強者壽，弱者夭，弱者重勞辱之必死，亦人
之常也，然未可以例我。行至九江，欲一見家君，家君傳語曰，行卽行耳，何必多此牽掛。復手諭曰，人
能認得天定，天便不奈人何，勉之。東坡潮州韓文公廟碑云，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余謂其
所不能者人也，其所能者己也，己者何，命也，受之天也，所謂認得天定，天便不奈人何也。今至蘭州果健。

古今文人蔡邕彌衡盛稱於世。邕著獨斷，堅卓是漢人文字，其他作光芒遜曹氏父子遠矣。當日已

惜邕死，未成漢書，邕果成之，其遺文學故必詳於蔚宗，若論典贍雄肆恐不能及也。惟邕八分造乎其極，實爲古今之冠，足配史籀。正平文字更少，鸚鵡一賦略有寄託。惟二公均不得其死，人更惜之，以重其聲價。王允曹操真二公知己也。人生天地如蜉蝣，於億萬人中獨有一二人忌我而欲我死，非知己而何，惜王允曹操世亦不多見爾。

十七日晴不冷。車夫催裝車。午後聞子芳頭痛甚劇，子芳欲速行，余謂病未輕減，未便登程，傳語車行明日方作定。晚間至晉老處辭別，偶論項劉興亡陳蹟可行，深惜羽鴻門不殺劉季。晉老謂雖殺劉季，羽亦不能成帝業，當時羽果如范增策，高祖外何人可成大業？高祖諸將應輔何人爲主以與羽抗？余曰：蕭張輩皆非能自主者，舉足分輕重，其淮陰侯乎。侯之智勇皆在羽上，鄒侯必樂爲之用，留侯必遠引，淮陰必滅羽，則帝業不在劉而在韓矣。晉老以爲然。人謂殺淮陰者，呂后、蕭何、高帝也，不知乃張良也，觀於躡足數言，殺機秘謀已見端矣。

十八日晴不冷。午後可行。振輔曉初煥初齋堂石生芬三均來送行。午後同芬三至子卿廉訪處辭行，廉訪言巴里坤 天山關 帝廟有唐姜行本 紀功碑，向傳觀者不可朗誦，犯者風雷卽至，金提督督師過之，僧人告以故，金曰：將疑我不識字乎？大聲讀之，須臾黑雲突起，狂風繼至，前隊急馳去，後四十餘駝負

軍械火藥，行濡滯，風已至，飛沙走石，雪片大如掌，未半日已深五六尺，人駝俱墮山澗，駝死人逃免，時光緒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也。子芳頭痛較減，明日裝車，二十日成行。夜將半，微雲四布，月色冥濛。近日天頗煖，恐釀春雪，行人心旌懸懸。

十九日晴頗冷。蘅堂可行端生心一芬三秀卿妻吾翰香先後至，應接頗繁。又檢理行裝，終日碌碌，甚以爲苦。子芳已愈，車夫日相迫促，明日准行。自奴子來和啟後，左右惟懷德一人，勢難兼顧，廚房三餐，李玉主張，時牽他事，而李才病瘥久，途中難支，因添李芬一人。芬四川南部縣人，可行義子，匡輔亦隨同出關。作七古一篇別張海秋。

有習法家者流質於余曰，吾業此有年矣，章批句解，愈繁以贖而不得其要領，君言萬事皆有本末，括之片言有餘，釋之萬言不盡，請揭其端以發吾蒙。余曰，刑之作本於禮，禮經者刑之權輿也。帝王非德禮不能用刑，儒者非學禮不能定律，民出於禮，卽入於刑。唐宋以來，編定禮書，卷帙浩博，書雖成而不果行，刑書權操自上，未有不能行者。穆王之呂刑，李悝之法經，蕭何之九章，叔孫通之十八章，馬融鄭康成諸大儒復疏解之，書雖不盡存，而造律之人無不深於禮者。禮之大綱不外君父，刑之大原不外仁義，權服制之親疏，定罪名之輕重，門以內之刑，皆由父推之，仁也，視賊害之鉅細，定罪名之大小，門以外之刑，

皆由君推之，義也。天下之人苟傷天理，害人羣，妨治安，起亂源，父之仁所不能止者，而君得以義正之，此刑法之所由作也。呂刑曰：祥刑，曰德刑，曰德威，國語修意，修言，修名，修德，而後修刑，不得已也。中國政治書完備而又實行者，惟刑律一書，乃三代以來聖君賢相名儒精神心源所萃，可修而不可改，因時制宜。國家必欲續修，須廣聘禮經通儒以主其事，逐條首引禮經，闡明定律本旨，禮經所不備者旁採疏解，子史及歷代名論以成之，次列歷代刑律異同，次將辦過例案擇要附注，復將交通東西各國刑制列表，以殿全書之末，廣見聞，備參考，不必盡從之也。刑法輕重，視禮教之盛衰以爲進退，刑與禮合而後人人有不忍與不敢之心，聖人之道德仁義即行乎其中。後世法日密，刑日重，皆廢棄禮教有以致之。孔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禮曰：婚姻之禮廢則淫辟之罪多，鄉飲酒之禮廢則爭鬪之罪多。安得堯舜禹湯文武爲之君，起臯陶、伯益、蕭何、叔孫通、馬鄭諸儒而商訂之。中外交通以來，如商埠海關租界巡警、商賈工藝債款礦產教民報館等，其事多舊律所無，而其理與意已爲舊律所包括，應別定專條，本虞書贖金、呂刑贖鍰古制，參以歐洲罰金多寡之數，以便交涉，若關係君父名分，國體防維，卽照舊律以遏橫流，不爲過也。

發蘭州別張海秋

君本壽人而家於靈

豐胡一曲明鏡光，八公嵐翠鬱清涼。小山叢桂久零落，荒徑孤松更老蒼。觀魚自別清溪月，立馬忽踏長城雪。手折隴梅遇故人，眼穿塞榆悲逐客。春風吹度玉關西，誰賭黃河遠上詞。雪消我過牧羊積，春盡君歸留犢池。思鄉莫憶柳莊柳，銷愁且醉酒泉酒。君家鑿空開西天，慣引星槎泛牛斗。

二十日晴稍冷。嚴廉訪來送，余未起，坐待，急起盥濯，延入久談，勉慰殷殷，諄囑宜責成家丁不可爲商人所誘，夾帶私貨，爲關卡所持，真直而要也。嚴老清正而深於情，與人交始終不渝，其勸善規過類如此。午正出城，余乘肩輿，介侯華封與匡輔李玉李才懷德李芬共三車，什物太多，車夫頗費唇舌。余先行過冰橋，冬春均暖，距上游半里許，冰開數丈，波濤洶湧，流入冰窟，其上卽冰橋也，履之聞冰下水聲汨汨。過河行四十里至朱家井，天已黑，水鹹苦，化冰水煮茗。店屋窄狹，門窗破碎，寒氣逼人，行李火食車未到，枯坐以俟。杳如處飯已粗具，邀之同食，二更後車始到。海秋送余來，夜與共炕。今日車發太晚，人畜均疲敝，擬明日僅行三十里，稍舒困乏。初渡河過金城關，北開置金城津，隋改爲關，沿岸向西行十餘里，入亂山中，折向西北行，有邊牆數段，土人指爲長城，實前明所築也。又行十餘里，樹林多棗梨，又八九里入沙溝，寬約三四丈，四山陡立，路傍山足頗曲折，山高路低，四水所歸，淺冰皚皚，若夏月經此，暴雨漲發，竟無可避。聞二十年前某太守乘驪轎過此，被水冲至十里店遇救，其子沒入黃河死焉。山土黃紅色，有峭巖

懸崖，遠望如樓閣簷廊洞開者。粵韶州北江岸邊有掛榜山，望之與此同，絕肖海國層樓也。

宿朱家井

百年真逆旅，萬里問行程。白髮關門望，黃河日夜聲。隴雲低遠戍，關月伴孤征。支枕吹燈後，天涯夢不成。

二十一日晴冷甚，日中始暖。將車重裝勻稱，午正行三十里，申初至俞家灣，均行山峽中。將到店，始下坡，一往一復，類相見坡。海秋今午別去。店內水甘而不清，窖水也。窖略同井，夏月大雨，收屋上水藏之，封以泥石，恐塵入而水耗也。俞灣諸峯，下圓上銳，山根風雨摧蝕，作赤黃色，東有老楊一株，百年物也。車夫屢言載物太重，又因湖南陳任二君搭坐，更憤憤，余因道遠負重，而騾馬疲弱，萬一趑趄不前，豈非自誤，許以添僱一車，不吝此百餘金也。西北來見最苦者無如駕車負物之騾馬，車夫重利，客人吝財，每一車動至千斤，而輟駒無不以驚疲充數，至不能行，惟鞭撻從事，往往斃於中道，復取其皮，真地獄種子也。西行途中服役得力者均舊僕，新人之巧不及舊人之拙，不相習也。昔在粵常勸大府於資格中求人才，卽此義。

二十二日晴，早微冷，午暖甚。出俞灣，見枯柳數十株，行亂山中十餘里，過山坡，有村民十數出視。村旁一小山，亦立十數丈，上一小廟，又四五里，山峯上有廟，又十里至哈家寨，覓茶小坐，出寨二三里，過土橋，紅綠欄杆，有碑亭。過橋傍澗溝行十餘里，兩山緊抱，高低升降。過一小澗，水濁而白，冰鹹相雜，上坡卽鹹水河鋪。由俞灣至此名四十里，實五十里。午飯後出鹹水河，柳林疎密不斷。蘭州以西各店，除切麵外，無可充饑，民居均平房，荒涼可掬。行三里許，度一土橋，紅欄有碑。過橋上坡，沿右山脚行，山有廟，又行二里許，過土壩，下有流水，對岸正西有圓山，峯頂有廟，風景頗佳。又五六里過觀音寺，村店數家。出俞灣後多向西北行，至此始漸向西。又十五六里至徐家店里，晚色蒼涼，林影遙邈，燈火隱現，犬吠兒啼聲與駝鈴車鈴相和。人家均依山傍水，沿河行，水聲潺潺，途頗泥濘，村樹民居，直達紅城驛，風景極似金崖驛，出蘭州後，未嘗見也。初更抵紅城，各車至二更後始到。由鹹水至紅城名三十二里，實四十里。行山峽內，高下崎嶇，入夜頗冷，途次惟早晚覺涼，自辰正至申，極煖。河水甘。

六朝時亞喇伯

即大食國部落

祀風水火土樹石萬神，無專拜天主者，而猶太

猶太又曰如德亞，今土耳其屬地。早

有禱祀天主阿羅訶之事。默克始汗曰青斯汗，裔孫派噶木巴爾，國人尊爲別語拔爾，卽穆罕壽德，波

唐書天主使者，卽

隋初爲哥累斯

即唐書孤列種也

貴族貧人，入山牧羊，遇商人隨之至猶太，聞其耆老所傳

聖乘稗記，遠國後欲廢舊像，因猶太教兼併亞喇伯教，創新教於默伽城，而亞喇伯人未信之。唐武德五年，敵人追逐謨罕壽德，與其徒奔默德那一作麥他拿城，回人以其年爲回歷之首。此後新教漸墮，懾以兵力，蔓延三洲。貞觀六年謨罕壽德歿，壽六十二歲。初生四子俱夭，以女妻同祖兄阿布塔拉布之子阿里。其三大徒阿布貝克鄂瑪爾亞得蠻相繼爲教主，而阿里不服，會亞得蠻死，遂自稱教主，爲第二世；回教從此分二派。一曰施亞教，波斯纏民皆信之；一曰蘇尼亞教，土耳其霍罕及西域回回皆從之。傳至二十世，最得衆心，噶勒丹策凌誘囚於伊犁，並繫其二子，長曰都斯尼都，次曰霍集占，卽大小和卓也。自唐以來，中國有異教五，曰波斯火教，其寺曰胡祆祠，或曰火祆祠，或曰波斯寺，或曰大秦寺，爲波斯上古所崇之教。大食克波斯後，其徒皆奔別域，今西印度頗有尙火祆者。曰景教，西安有景教流行中國碑，兼稱大秦教，則西洋所謂尼斯多爾教者，天主教之外道也。曰摩尼教，亦天主教外道，而兼染波斯火教，回紇尙多信之。曰猶太教，西洋書謂唐時已流入中國。曰回回教，五代時已漸布於西域，元時吐魯番始廢佛敎摩尼教，專宗回教，此其大略也。

二十三日晴，早冷，辰正行四十里，至孫家莊午尖，飯後行三十二里，至平番城內住宿。是日路遠行

遲，到時天已將黑，各車二更後始到，名七十二里，實約八十餘里。出紅城傍河行，夾道柳林不斷，村舍相望，直達平番。自紅城以西，羣峯東走，大河南橫，天開沃野，原隰龍鱗，漢趙充國請屯田，因地利也。武帝竭中原之力以事西域，枝陽乃四郡後勁，營平既創此議，必有規畫，繼其後者，必竟其功，史言理湮陔以西，道橋七十，所留步士萬人屯田，似非徒託空談。元和志謂充國以屯田之利支解先零，非誇也。莊浪滿城在平番東五里，逼河而城，壯哉。邑沿河水磨，瀧瀧隆隆，詢之居民，年來苦旱，收成大減，種麥十之七，煙葉十之三，二月始能播種。平番令陳君源滉，湘陰人，送菜八色。

紅城

遠役心何憚，征袍旭日明。白雲橫紫塞，綠樹繞紅城。地勒羣峯住，天圍大漠平。屯田遺壠在，冬旱誤春耕。

二十四日晴暖。住一日，添一車，價銀三十兩，送至肅州，將每日應用火食氈簾專裝一車隨余行。前數日車重，行滯，每到店輒候至一二時，饑寒交迫，不勝其苦，凡事不豫籌細思，動委之家丁，受苦宜矣。平番產白米，購數十斤，犀尾纓上一兩三四錢，次七八錢，射香一枚大者值十金，馬鞍不精緻，一鞍銀三四

兩。昨得句云，狐裘盡染緇塵色，馬糞新薰繡被香，又雪埋沙磧行人斷，日落荒墳故鬼多。野鴿羣集，啄臚馬糞中殘豆，雌雄相呼，一山僕人結髮類網，須臾絆獲十數，機械日勝，雖微物不免。莊子云，弓弩畢弋之知多則鳥亂於上，鉤餌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可慨也。玉谿詩云，荻花村裏魚標在，石蘚庭中鹿跡微，又城中獼犬憎蘭佩，莫損幽芳久不歸，詩意深微，荻花石蘚尙有危機，而幽芳蘭佩其見憎獼犬宜矣。余昔有句云，移花香遠嘖蜂至，種竹林成怕鳳知，亦此意也。

二十五日感風寒作嘔，微熱，休息一日。購馬鞍一，羽纓三。清曉大雪二寸，午見日，夜兩夢與仲弟歡晤，覺後聞柝聲。奴子駢聲，篝燈熒然，微風拂帳，牛糞觸鼻，始悟身爲萬里客也。

介侯有友官蒲犁通判，詢其驛路情形，附記於此。蒲犁卽塔什霍爾罕，一名色勒庫爾，一名賽里河，東卽無雷國境，在莎車正西，喀什西南，西界俄，南界坎巨堤，西南界阿富汗，卽愛烏罕，首驛名新化驛，每驛兩夫三馬，房五間，光緒三十年設。一百里至申底驛，多大石，有河阻，夏日洶湧難行。七十里至奇恰克驛，多大石，過土達坂，多積雪，骨慄神寒，人馬一跌，不可收視。八十里至塔爾巴什驛，風大雪多。七十里至托魯布倫驛，過熱水溝，極險峻，水中多大石，須騎犛牛。八十里至七里拱拜驛，過大達坂上下六十里。七十里至塔希代克驛，平路略有村莊。一百里至巴海驛，路平天暖，有村莊。九十里至開子驛，多沙石，沿溪

而行。九十里至阿普里克驛，過石達坂，山上聳下陷，劫窪衝突，冬冰馬力難施，須步行，九十里至托乎拉驛，行山破中，罕見天日，大石礮惡，陰森襲人。四十里出山，一百二十里至莎車府屬之牙合咬勒克驛，經大戈壁，此驛在山外有村莊。八十里至莎車府城。統計由廳城至莎車府城一千四十里，至喀什噶爾城八百五十里，至英吉沙爾城七百數十里。

賽里河在蒲犁城東，發源塔爾塔什嶺，雪山衆流，匯而爲一，頽波瀾注衝擊，橫山過蒲犁城，向北流，折向東流，經申底村，入於澤普勒善河，溜激涵湧，如怒雷奔馬，巨石礫礮，交積巉峙，傾瀾潏盪，水力走石，磕觸如擊子。騎渡者於下流橫長繩，緣繩而過，否則人馬沖沒。中土設官爲治民，邊地設官爲守土，二義並重，人每重於治民，輕於守土，故邊地侵蹙日甚，坎巨堤早設官，何至爲英侵越，使蒲犁不建廳城，將蹈故轍矣。鹽務緝私口岸明知私銷難絕，不能不緝者，甲岸不緝，將並乙岸而失之，邊地瘠苦，無民可治，無財可理，多設一官，歲耗數千金，以爲失算，不知邊陲被人乾沒，悉由於此，謀國者損益盈虛，當通盤籌畫，天下之大，豈能有利而無害，有益而無損也。

二十六日午刻出平番北門，積雪在地，行深溝十里，始見柳林，枝禿如沐，日中無陰。又行深溝約十餘里，至屬郎坡，下坡山勢漸合，循右山麓傍河行，水青冰白，激射怒號。行十里過永濟橋，低而平，橫木覆

土長五六丈。過橋循左山脚行，過一小澗，至武勝驛宿。客店狹小，僅蔽風雪，共行四十里。據驛夫言，實有五十里。由此向西南行一百六七十里，至香爐山，通西甯青海驛，有把總駐紮，馬姓涼州人，夜來巡更甚勤。聞鄰人唱番歌，哀婉類江南舟子水調，復以角吹和之，便覺悲壯，作邊塞音。

二十七日天明出店，傍河左岸行八九里，過一山脚，崖石瘳懸欲墜。以上河面更寬，汨流紛歧，積雪成冰，流斯帶凍，爲亂石所拒，橫流逆折，洶湧嗚咽，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礪石相擊，硠硠礚礚，天光慘白，山色蒼黃，路邊楊柳斷續，枯無生意。又十餘里，右山麓有殘缺邊牆，又二十里至岔口驛，午飯，換號馬，午後出店，傍左河岸邊牆內行，不二里北風雨雪。邊牆外隔河白雲無際，浩如銀海，時有遠山出沒混茫，邊牆內牧羊墳坑盈谷，齧枯草，吸新雪，羝羊呼母，遠近哀鳴，不見牧者。邊牆每二三里築一大烽墩，參差聳峙，此段荒寒景色，未識與湯琵琶榆關馬上聞聲築何如，惜無王右丞寫關山風雪圖也。申刻雪愈大，倦極小睡，捲簾已黏結不開，盧生夢才然一身立馬風雪中而寤，夢境且不堪，矧非夢乎？共行五十里，至鎮羌驛宿茅店，雪仍未止。

昨晚多食切麵，渴甚，飲茗二盃，徹夜不眠。襄臣云，凡食麵後渴，飲白滾水少許便止，若飲茶，愈飲愈渴，信然。

今午入店，饑甚，奴子炊飯未熟，因事他往，余代司薪，適讀離騷，至衆不可以戶說兮，孰察余之中情，因念遺世獨立，知希爲貴，屈子乃自潔其身，自完其璞者，何忽作是語。又讀長門賦，至邪氣壯而攻中句，似欠婉妙，沈吟未已。子芳排門入曰，飯焦香何太烈也，驚視黃粱已成劫灰矣。自蘭州至此得七律八章，寄仲弟。

自蘭州出關寄仲弟八首

隴頭春色照江波，欲寄梅花奈遠何。繡轂觀燈過元夜，冰絲壓帽渡黃河。數竒老將封侯少，命薄佳人出塞多。回首馬衝山翠好，一尊濁酒動高歌。

萬鴿朝飛風雨聲，平番楊柳護春城。天圍漠野青常暗，日照邊牆白不明。燐火荒墳聞鬼哭，胡笳古戍斷人行。晚來稅駕寒侵骨，破屋西簷北斗橫。

雄心髀肉兩銷磨，青鬢年華逐逝波。鐵板拍殘聲慷慨，玉壺擊碎涕滂沱。黃粱富貴邯鄲夢，白草牛羊敕勒歌。炎海成冰炎嶺雪，方知絕域有陽和。

湘水哭菴真雋才，七言兩句我心摧。死遭黃祖翻爲福，生嫁烏孫更可哀。瑜服亮才甘下拜，尹驚邢

豔自無猜。悽涼雪窖冰天裏，不見斯人躍馬來。易實市觀察

斫地王郎歌絕塵，高吟雪後見青春。長城五字堅無敵，工部千秋大有人。鬢臂撐天天不漏，馬蹏行

地地無垠。天荒地老烏頭白，一笑扁舟弄釣綸。王晉老句天涯生白髮雪後見青春。

痛飲琉璃老上庭，彈箏夾格自娉婷。明珠惹我天知我，美酒葡萄醉不醒。星海梧桐千里碧，雪山松

柏萬年青。原來城外乾坤大，說與壺公未必聽。羅女呼爲夾格

脫略東南風月鄉，朝朝壓酒醉吳娘。飄零玉笛臨江調，結束金戈出塞裝。流盡縹塵狐素暗，熏殘繡

被馬通香。眼看青塚歸來日，一聽琵琶更斷腸。

蘇武山高日色陰，窮邊風物晝沈沈。孤根未識蒼天意，遠謫初非 聖主心。宛馬春回思首宿，河

魚書到盼林檎。最難白髮閭門望，兩字平安萬笏金。

二十八日陰極冷。卯正行出鏡羌驛，欲雪未雪。過懸崖，綠河岸上嶺，七里至湘子廟，小住。登烏梢嶺，

六七里至巔，嶺豐隆逶迤而不陡峻，路出嶺尾，甚寬坦，下嶺約十六七里至安遠店，都司駐紮。又行十三

里，過龍溝河，日出鳥雀聲喧。二里至龍溝堡午飯，車夫欲宿此，余促之行，出店入亂山中，雪甚。十五里至

黑松驛堡，北有唐氏九世同居碑。過灘河，上山坡，入古浪峽，兩山夾峙，峻阪中通，上陷深溝，下臨絕澗。行

十餘里，輿夫指視落星石，屹如瑤臺，與雪一色，卽釀酒石也。相傳剝片石熾之，入水卽成美酒，石上刊天開玉正四字，已不可辨。又十里至十里舖，南有石壁如門，過十里舖，兩山益陡峻，中抱澗河，水石相擊，作怒雷崩濤甲馬騰踏之聲。路傍左山趾巉岩崎嶇，極不易行，入夜雪明於月，夾道大石，側立如奇鬼猛獸，森然欲搏人。又十餘里下坡過長橋，至古浪縣北門外，計行四十一里，宿客店，時已二鼓。午前陰雲密布，山爲雪埋，天爲山遮，仰視大銀海中時露一線青天，一隙白日搖眩眸子，空色相涵，幻成異彩，一彈指間，四山瑩澈，開徧水精蓮花玉芙蓉，覺尋常瓊樓玉宇，墮粉飛花，皆爲臆語，不能形容萬一。午後雪花如掌，四十杪鐘厚積至寸，浩浩一色，並天花山影亦渺不可見，自覺此身與天地混茫，同爲元氣所化，幾欲乘風舉臂，借若士而游太虛，此塞外奇觀，乃古今詩人文士所未見者。近塞極冷，而古浪峽烏稍嶺尤爲陰慘，四時皆雪，土人云，終年非雪卽雨，無兩月晴者。放翁句誰知冰雪嚴凝候，自是乾坤愛育心，旨哉。

自武勝驛至古浪縣，山皆土石相半，頑石塞路，車尤頓擱，山以無草木而窮，水以有石而惡，近邊山水大半如此。邊牆在北，有沿莊浪河左岸者，有踰河而築於山巔者，或傍水，或踞山，而依於山者多，可謂雄矣。

自鎮羌至縣八十六里，據土人云實有一百二十里，以余度之不謬。由十里舖至城十里，不啻二十

餘里。諺云，甘肅人用錢九十作一百，走路則十里作九里，信然。今日極冷，點水成冰，過嶺時寒甚，入湘子廟，輿夫拾破席燃火煨手足，余倚佛案歌近作「黃梁富貴邯鄲夢，白草牛羊救勒歌」句，屋塵下墮，藪藪有聲，輿夫驚而走。少頃乃止。平番向出白米，然心硬而粘，不甚佳。

夜郎潮州儋耳不如西域荒遠，而太白昌黎東坡得之，便發舒光怪，以爲生平奇遇，自余視之，三君子胸中尙少此一段奇境。

過烏梢嶺

過盡秦關望漢關，西天未到鬢毛斑。金丹爐火無真訣，冰雪長封鐵櫃山。

二十九日晴冷甚。屋內結冰，雖墻扉繪壤，不能禦也。住一日，古浪令李君幼田約晚飯，酒肴甚盛。李君初到任，於官差過境，不肯出馬票擾派，民甚德之，地方極苦，衙門亦簡陋，席間談及伊名九波，初補廣東遂溪曲江，又選古浪，恰孚九波之意。伊姪秀翁孝廉在坐，余詢及縣境古蹟，曰縣南十餘里有鐵櫃山，上有老子廟，相傳有鐵櫃藏書，老子西行成佛，此爲必經之路，五千言已傳關尹，所藏又何書也。蜀涪州亦有鐵櫃山，俯臨大江，屹立如櫃，相傳爲武侯屯兵處。夜間更冷，水燭笛卽吸卽冰，方悟北人用長桿旱

煙，便無此患。幼田言此次在京將選缺，聞古浪，人皆不願，伊壁上適懸古雪浪湖墨拓四大字，恍然曰，古浪必波及矣，已而果然。城內僅二百餘戶，羣山環之。

湘子廟

酒酣高唱大刀環，風雪蒼茫絕塞山。笑我不如韓刺史，神仙猶子下藍關。

二月辛卯戊戌朔，辰初出古浪北關，兩山緊抱，路在溝中。行二十八里至雙塔堡，街市頗盛，入店小坐。出堡漸入平原，路寬平，仍時行溝中，沿途過小村堡，空垣荒涼，回亂所毀。又行三十二里，至靖邊堡午飯，卽住宿堡內，客店三四，居民十餘戶。襄臣來談左文襄經略隴阪，初以平涼大營爲根本，力攻命積堡，河州西甯，鏖其巢，各頭目多降者，遂以回攻回，再復肅州，此後出關，勢如破竹，不戰而服，其得力全在一步爲營立於不敗之地，故隴阪清而西域遂復，公以老亮自負，非誇也。登堡上三清閣四望，南有小山，東北北三面平原數百里，土地沃美，北面村莊林木較密，地已墾出，用炕灰牆腳土覆之以當糞，二月始下種，涼州東西多平地。

聞西甯山有大塔爾巴哈寺極宏壯，瓦飾以金，每年四月八日大會，各番王喇嘛俱集，半月乃畢，至

者先誦經，主者熬茶以供衆飲，鍋極鉅，每熬用湖南磚茶三四百斤云。

初二日夜半微霰打窗，孤燈照壁，寒氣侵肌，不復成寐。早起雪甚，辰正出店，過小河行十餘里，多渠水，又度小河行沙灘二十餘里，石子梗道，杳無人煙，共行四十里，至大河驛，頽垣赤立，約半里，亦回亂所毀。覓店午飯，飯後行十餘里，見路南叢巒積雪，綿亘直達關外，共行三十二里，至涼州東關住泰來客店。途次焦谿涸，湯谷凝，火井滅，溫泉冰，此所以爲涼州也。將近州城，村堡相望，林木蕭疎，氣象雄闊，固是重鎮。自靖邊至大河驛實有五十餘里，大河驛以西，沙灘石子，皆南山即祁連山澗水冲刷所聚。涼州道鎮府縣各衙署頗宏敞，而城垣門樓堅壯亦甲於隴省，昔人稱涼州跨越邊塞，保險阻，宜畜牧，爲天下饒，天下多事，羣雄恆睥睨於此，今中外一家已同腹地矣。街道寬二三丈，彷彿京師，城周圍九里，滿城圍六里，住滿兵，友人誇言西方美人，關內爲涼州，關外惟燉，貴人選色多取給焉，余則如古佛無情，拈花微笑而已。

涼州

人生天地一蜉蝣，南北馳驅類馬牛。熱宦安能離火宅，冷人祇合住涼州。祁連山下風吹面，古浪城邊雪打頭。夜半酒醒聞畫角，曉看寒色上貂裘。

初三日晴略煖，住一日。涼州市面東南百貨，由山西歸化城沿草地行至古浪大靖土門進口，四川貿易藥材爲多，自秦州來扎莊，分運出關，故物繁而價亦廉，購蠟燭八斤，燭用蠟重，當風不化，每斤百六十文。將晚步至東門眺望，門洞深五十八步，城牆整峻，略如汴省，遙見祁連積雪際天，迤邐出塞，新月初生，掩映雲表，差如眉彎弓影。晚作書寄王晉老李芬三張海秋，並寄詩稿，託釐局張淑卿由驛遞。購鎮番煤，每斤十九文。

初四日晴甚煖。轎夫病一人，徧覓無應者，至武威縣力求，始得二人。午正行入涼州東門貫城過三里，出西門。初行平灘，石子被地，如拳如卵，道旁萬塚均石子堆成，深至數尺，無土也。繼行水灘，碎石彌望，覆以冰雪，崎嶇縱橫，愈行愈難。途次間有墩店，空垣破屋，不見一人。行四十三里至四十里舖，茅店無可棲止，住行館，甚寬敞。按站尙應行三十里，因斜陽下墜，道難人困，不能再進，計距永昌尙有百二十里，恰好破站作兩日行。昨夜夢乘舢船浮海，滄波渺然，微雨向夕，余立桅巔，旁倚一梯，舟中無人，無煙火，無篷艙，頗以食宿爲慮，遙望岸上有陂陀，微茫中似小墟落，桅上掛一弓，取矢彈之，中陂陀人家壁上，以爲識。循梯而下，離岸十餘步，乃橫梯達岸，步而過，既過攜梯以行，隔小溪，又橫梯而渡，行里許，抵陂陀，所射之矢在焉。入人家，乃乳母高媪也，與晤如平生，時忘媪已故，所居茆椽竹籬，幽潔出塵，屋後爲園，梧桐三株，

修竹十餘竿，高堂巍然，歷階而升，仰視重檐複宇，門窗掩閉，廊下周匝，亞字紅欄，旁列一案，上陳盤匱，巾櫛之屬。媼語余曰：此太太所居。謂李太夫人前日過海，命我守焉。余聞亟欲往，媼曰：無舟可覓，再難之，伸三指以對。余乃出至媼室，然燭欲作家書，執筆而寤。先母自丁亥八月初九日棄世，距今二十年不恆夢見顏色，豈果歸真蓬島耶。寤後微見曙色，即起，食粥理行裝。

發涼州

出塞方知行路難，冰天雪海倚雕鞍。花前柱奏西涼伎，黑水聲中月色寒。

初五日晴，晨發行館，石子更惡，縱橫鋪地，殘雪覆之，峻嶒耀目，輿夫踐冰帶水，履穿踵裂，驟馬足爲冰所割，血殷於涔，陰凌膠石，摧輪滑襖，車中震撼，臟腑倒翻，行二十里後，道漸平，有林木。又十里至豐樂堡，飯，民居稍盛，飯後仍行灘上，水石與前同。三十里至清溪堡，宿荒店，堡東四五里，過一河，冰泥雜揉，舉步若繁，進寸退尺。午後出豐樂堡，漸近祁連山，山從西來，人向西去，山之右爲大灘。自涼州西門起至永昌縣止，路出灘上，蓋開闢以來，南山各澗及西北近邊南下之水，爲山所阻，均浸淫沮洳於灘上，沖刷既久，沙土淨而石子存，一遇雨雪，則灘之高處爲亂石，低處卽洪汙矣。涼州城西南角是爲全灘水口，故

石子更圓淨，俗傳涼州爲鳳凰地，石子爲鳳卵，檢取復出，湖南湘鄉古名龍城，其鋪街石子呼爲龍鱗，真佳對也。涼州以西宜名之曰大灘，而列之以沙水石，以盡灘之惡。

初六日大雪，冷甚。辰正出清溪堡，行三十里至通津堡，即三十里鋪午飯荒店，一宋姓老翁，計過淺渠

三四，仍多頑石，行至十五里，臨渠道旁，見一人僵雪中，撫之已絕，審視乃一老輿夫老楊也。再行叩扉屋，有人出，贖予錢二千，令拾破甃捲屍掩雪中，免爲獸食，明日遣人來葬，呼李芬導之往，芬以日暮有難色，予曰，青山是處可埋骨，我今日埋人，他日人埋我也，始諾。飯後路較平，石子亦少，行三十里，至永昌，入城宿東門內客店。大雪終日，天地一色，惟見枯槎白草，半埋半露，遠望村堡，依稀渺茫，人蹤斷絕，偶見驛馬往還，輿夫沿橈跡循行而已。淮南子謂西北爲隴通維，信然。前至涼州，余與一老輿夫各病其一，余覓一人替之，以車載病者，昨愈服役如初。老楊體弱帶病，力行不前，同夥鞭虐之，遂倒而斃。中國患貧，又不講路政，人命輕賤至此，亦君子之所痛心也。工部云，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爲高人嘸，此何詩也，竟於萬里外讀之！嚴冬行西北邊地，惟三種人可不死，一曰體氣強耐饑寒勞碌，二曰心術仁可以感召生氣，三曰有雄心奇氣能堅忍奮發，此乃經史道義時文之所鬱積，足以敵寒暑，遠憂患，惟聖賢豪傑能之，未可責之常人，最錯謂胡貉積陰之處，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所論極精微，非密理不能禦陰

寒也。購煤磚四十塊，每塊二文，不及涼州鎮番所產，涼州煤含硫磺質，灰色，鮮明如染，易然，擲大風雪中不滅，雞子大一枚，入手鱗，曉起至二鼓猶熱，當爲中土煤絕品，惜東南向鮮知者。

初七日晴，辰正行，出西門，積雪被野，勻潔如新成絮胎，行四五里後，石子石塊漸多，車聲格磔，又行十四五里，至野店小坐。下灘過水磨河，水聲怒號，上覆板橋，又小溝四五支，獨木，水均清駛，里許上灘，至水磨關午飯。夾道山崗土坡，高下逶迤，右一長山，直到峽口驛始止。道旁時見柳林，有鳥雀聲。連日途次悽冷，取相如大人凌雲長門諸賦，杜老發秦州諸詩，往復諷誦，以自陶寫，人生遠行客，樂莫樂於遠行也。飯後出店，見祁連亘臥雪中，如偃蹇高人，忍饑不起。傍山麓行，頗平坦，荒磧間有石子，多黃草。二十五里至一烽墩，破垣無人，明張將軍紀功牌屹立曠野，羣山遠障，中平如砥，西望獨空闊，風行有聲，日薄無色，真古之戰場也。過此有一沙磧，碎石結成甬道，中通如門，僅容一車。下坡向北行，一片沙磧，約四五里，至王秀堡，頽垣綿半里，僅居民二家，一門前立一童子，上衣襤褸，髻以下皆赤，一簷下繫小黑衛。又十里至水泉驛，宿荒店。驛有堡新修，駐紮守備，居民堡內僅數十家，堡外敗垣極多，二十一年回亂，堡內兵勇居民共被殺千餘人，營弁夜酣臥，爲其所殲也。王秀堡帶黃草遍地，殘雪覆之，將到水泉驛，惟見枯柳數叢，荒墳三四，殘雪斜陽，半明不滅。午後共行四十里，實有五十里。是日冷甚，將晚風利如割，十指皆龜，舉

筆重於五斤杵矣。

周秦兩漢迄於今，官私著述，叢集委叢，煙屯海蓄，善學者緣徑叩門，固足以供採擷，嚴去取，然人奮其私智，家尙其私學，外道披猖，卮言龐雜，枝外生枝，歧中又歧，非真能識古書之正僞，探大道之根源者，爲其所蔽，便漂流淪陷，莫知津涯，竊謂數百年間必再生孔子，刪而定之，否則必再有秦火，燔燬而廓清之也。或曰：孔子再生則不可知，若新說蓬興，放恣橫議，無往而不害道，積薪直突，星星不滅，坐致燎原，是秦火已播種矣。余曰：秦火者漢儒之性蒂萌芽也。滅而後生，絕而後存，昧而後明。天地之妙道也，揚子云：亂不極則治不形，古今一致，雖秦火何害。

天下事有失始有得，有亡始有存，書詩春秋孔子刪修之，以垂萬世，而古書古詩古史卽亡於孔子；始皇焚書，古經幾亡，漢下獻書之令，而僞書紛出，其風極於東晉，雖六經正文，不免竄入，不獨經也，諸子亦然，一書亡必有一僞者出而代之，士生今日，欲見古書真面目，百不獲一焉，擇其善者別而裁之，可矣。

野宿

炊煙幾縷明，斜日下溝阡。潭黑寒蛟瞑，村荒猛虎行。勞薪溫濁酒，雄劍伴昏檠。夜久霜雞噤，因風慨

遠征。

括囊掛輿中，冰雪凝互，到店就火烘之，復理舊稿，得辛丑三月過花球某氏園七律一篇，園乃戊戌八月奉旨封閉者，附錄於此。惜春無賴向江潭，野約當門覆石楠。龍戰風雷喧大陸，鶯啼花月艷重三。青天碧海心如結，玉宇瓊樓夢尙酣。往日蘭成愁絕地，惟餘叢桂畫墻南。尙有庚子三月象台記事五古一篇，稿已不存。又過潘氏水閣七律，聽颿池館水之涯，虹月光分米老橙。拄杖何人來看竹，登樓無處不飛花。金題玉躑傳家閱，錦綉牙牆繞郭斜。惆悵嶺南文物盡，荔支灣冷剩啼鴉。荔支灣海山仙館均荒廢。

初八日晴，早頗暖。已刻風起冷甚。行五十里至峽口驛，午飯。出水泉驛向西，兩山夾道，中開平洋，多碎石白草，長城在右山脚，已頽壞。十五里至口塘，漸入荒磧，山水冲刷，如木文直裂，蔚藍如沐，西北隅有晴雲綿亘，如匹練，行近乃雪山也。即定羌廟北之燕支山也。過青筐，漢日勳縣故址，有大小二烽墩，至定羌廟小坐，索茗飲，詢之土人，廟於二十一年回亂已毀。出定羌，見邊牆綿延右山之脚，青青者天，皚皚者山，中劃黃影一線者，邊牆也，直至山丹峽，蜿蜒踰右山嶺而北，下草灘，因峽口山石確礧，無寸土可取也，羣羊哀鳴如猿，聞之悽愴。將至峽口，右山高聳峻，路由左山趾上坡向南，復折向西北入峽，四山巖巖，亂石梗道。

出峽口，即峽口驛堡，入彭翁旅店午餐，詢大黃山何在，彭翁指門前正南一山，曰大黃山也。突起大灘之中，卓立天際，與四山不屬，東西長一百餘里，高可十里。彭翁攀籐附葛，屢登其頂。山腰多大石，山頂平迤，天池十數，水深不可測。土人呼爲海子大者周三四十里，小者一二十里，天風激蕩，水澄碧而浪湧白，相距里許，卽心懾不敢前，每盛暑天旱，黑雲白龍起池內，卽大雨，草樹蒙密，產鹿茸麝香，野參大黃，麋鹿飲池水食參，尤壯盛，有白鹿壽至千歲。魏俞宋榮傳，秀容界有三池，在高山之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西域大山皆有之。青松山在永昌衛南八十里，一名大黃山，一名瑞獸山，一山連跨數處，見之方與紀要，昔人謂卽班書霍去病所過之焉支山，唐哥舒翰會建神祠於山麓。按紀要焉支山在山丹衛東南百二十里，引西河舊事云，焉支山東西百餘里，南北二十里，上有松柏五木，水草茂美，宜畜牧，與祁連同，一名刪丹山，亦名刪丹嶺。余臆焉支山必當路衝隘，故去病攻而取之，斷匈奴右臂，應卽今山丹峽之北山也，土色深赤，故有焉支之稱；若大黃山則在刪丹山西南，山丹縣南，相距數十里，另爲一山，四面皆臨草灘，不當路衝，得焉支，則大黃自在掌握，匈奴不守，去病亦不必攻也。若去病之所過，匈奴之所失，必指刪丹而言，刪丹一失，則險要爲人所據，故匈奴惜之。且唐哥舒旣建神祠，必近衝要，不能捨刪丹而建於偏僻之大黃也。西來山水多以其色名之，刪丹色赤，大黃色黃，可一覽而知。元和郡縣圖志雖知焉支

山一名刪丹而謂在縣南五十里，是仍以大黃爲焉支也。紀要又云，青松山羣山連亘，與青松白嶺諸山相接。白嶺山在永昌衛西南，山頂冬夏積雪，望之皓然，寒氣異於他處，鳥飛不下，亦名雪山。白嶺卽大黃山首至今積雪不消，與紀要說合，是大黃與焉支顯然兩山，一在今永昌西南，一在今山丹東南，何得混而爲一。余在蘭州閱辛卯待行記，謂焉支卽大黃山，考之元和圖志方與紀要竊疑之，一日讀史記，正義焉支山註云，焉音烟，括地志云，焉支一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是焉支刪丹爲一山，則焉支非大黃可知，與今刪丹縣之刪丹峽方向道里盡合，唐以前人言地志雖略而實確也。過此益曉然。二山皆爲西塞名山，而大黃尤綿長，望之青蒼鬱律，足匹祁連，不似焉支峻嶒孤露也。惜僻處荒裔，不見稱於洞天福地，亦無異人結茆，爲宣靈異，或尙有待焉。飯後出峽口驛，西北行入大草灘，空闊蒙茸，邊牆絡其北，道平如砥，黃土細沙，車行無聲，二十五里至王城舖，民居十餘戶，南有空堡，過此漸起平阜，十五里至新河驛住宿，北距邊牆五里，驛有武廟，道光九年立碑。邊牆外六十里仍作漢民牧牲，六十里外爲蒙古境，沿明制也。今日行九十里，實有一百十里，灘草枯白成叢，遠望如麥，田稻畦已薙而留其根也。峽口驛回亂時兵民舍大城，守甕城，得全，以石擊回，斃百餘，被殺七人。

定羌廟驛

荒穢疑無路，頽垣尙有村。月氏留片壤，日勒認雙墩。羌笛驚孤雁，胡笳續斷猿。亂山殘雪裏，立馬恐黃昏。

草灘

在大黃山北長城之南
山丹峽西弱水之東

白草黏天二月秋，黃山黑水大荒頭。春深狐兔蒙茸宅，風急鸞鳳浩蕩游。大將三邊同臥虎，偏裨萬里欲封侯。書生仗劍來何事，夜倚長城看斗牛。

新河驛

灘草連空望杳冥，邊牆北走劃王庭。大黃山駐丹山起，天外飛來萬柳青。

初九日晴冷甚。已初行，由新河至山丹縣，驛路只四十里，因山丹河雪消水深車不得過，繞道邊牆外，約行六十餘里，宿山丹城外南關，卽隋唐刪丹舊治。知縣巢君鳳岡，江西人，送米肉。出新河驛西門，直北五里出邊牆缺口，沿右山坡漸轉向西，邊牆亦如之，沙磧荒坡，人烟斷絕，不見一草一木，塞山負雪，寒威逼人，並哀鴻斷雁而無之。山水爲邊牆所阻，沖突縱橫，冰雪迷漫，輿夫踟躕審顧，擇淺而凍者履之，備

極艱辛。余下輿以馬策過長城，誦蔡邕飲馬長城窟詩，狂風咽人，每吐一字，被風飄入雲際，散爲天籟，自覺有幽燕老將躍馬橫戈氣象。邊牆外傍山有煤，已出土，無採者。約行四十餘里，入邊牆缺，渡山丹河，與驛路合，行七八里，入山丹東郭，城內有渠清甚。邊牆高者一丈二尺，厚四五尺，低者五六尺，厚尺餘，殆爲風雪所蝕，牆根有隍，高三四尺，凡頽缺處均山水冲刷所致。當日與此大役，多就山址低平處堆築，高峯峻嶺多在牆外，無險要可備攻守，聊以劃界分中外而已。邊牆外雖荒遠，多水阻，而路尙坦易。塞內外諸山均陰面有雪，陽面無雪，雨雪多北風也。若首尾西北則全山皆雪。杜陵云，吹角向月窟，蒼山旌旆愁。鳥驚出死樹，龍怒拔老湫。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矛，傷哉文儒士，憤激馳林邱。真爲余寫照也。初出新河西門百餘步，輿夫失足將踏，遇一路人扶之得起，誤行驛路，有七八歲童子立門前呼曰，莫西走，有水不得過，輿夫轉向北，童子有仁心，可見西北風俗之厚。舜居深山，與木石鹿豕爲伍，而能聞善言見善行，况愈於木石鹿豕者乎。三十年來日與士大夫游而不知善言善行，當求之野人也。

子芳問諸葛武侯侷促一隅，迄未如志，而後世稱之太過何也？余曰，武侯相先主，既失吳和，又與魏戰，遂速蜀漢之亡，此管樂所不爲也，然其志願甚大，限於時會，功業未就，雖在顛沛流離中，自有帝臣王佐氣象，後人贊美神奇，皆不知武侯者也。子芳曰，如何是帝臣王佐氣象？曰難言之，孔子如太羹玄酒，渾

金璞玉，孟子便是鹽梅麴蘖，明珠水晶，不能如孔子包涵遍覆矣。孔子下惟顏子識得此意。嚴冬冰雪，萬物歸根返本，而一陽來復，千紅萬紫，春華秋實，已胚胎其中，此帝臣王佐氣象也。顏子後惟陶淵明邵雍，夫識得此意，至程朱胸中便有許多分曉，去顏子稍遠。後世人物似孟子者多，似顏子者少，武侯淡泊寧靜工夫，彷彿陋巷，介侯在旁以短策拄頰，微哂曰：先生休矣，冰天雪地，人之馬饑，說甚麼帝臣王佐，余亦爲之嗒然。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淮南子語。武侯不遇先主，必爲龐德公陶淵明，遇漢高，必從赤松子游，不幸卒於軍中，時命爲之也。古今人物，有王霸之略，而視卿相如土苴草芥者，惟一莊子，有卿相之遇而不取者，惟李鄴侯，若武侯留侯皆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有卿相而不與焉者也。嚴子陵兀傲之氣，彷彿莊子，而才與學不及遠甚。宋儒朱子最重留侯，武侯淵明，可以觀其志矣。

宿山丹

遠火星星隱成樓，青松山半月如鉤。酒闌聽罷篔簹引，羞女當門雙淚流。青松山即大黃山。

山丹早發

古驛通巖峽，孤城逼草灘。晴雲籠勒白，勒得村一曉日照山丹。漢地沿邊盡，清流繞郭寒。尙堪回首處，街柳繫征鞍。

前在吳門得明人抄本杜詩五律數十首，有汲古閣藏印，內春日江村詩『客身逢故舊，』客作容，恰與『發興自林泉』作對，或以爲誤，余曰，不但不誤，意更深婉，必有所本，杜詩法律自應如此，其餘尙有數處，不能記矣。此本藏錫山，東歸當細校之。

初十日晴冷。卯正出南關，西門道旁有碑曰大禹導弱水處。行四十里至東樂城，午飯。南關係山丹外郭，中亘柳堤，夾堤而市，風景頗佳。出西門，渡山丹河，激灑清駛，繞郭西北流。城內亦引此水成渠上覆板橋，北

有長山，土人呼爲哦哩，卽合黎也。括地志，『合黎山亦名蘭門山，』今刪丹以北諸山皆是。十里大佛寺喇嘛住持，寺嘗獅山北麓，面東，虛無一人，西廊繫一犬，望人而吠，大門中殿均有佛像，畫壁，大佛貯五層閣，下層僅見其足，至五層始見面目，頭大如五里烟墩，足小拇供一人臥，余登閣，摩大佛髻，循閣右山坡而下，計一百五十餘級，真大佛矣。然孺穉擁腫，毫無靈秀之氣，旣遠遜龍門三龜，又不如邢州無量，以傑閣度此蠢然一物，其大無外，亦愚者之所爲矣。吾藏尉遲乙僧天王羅漢而知天人之神秀，吾藏李伯時畫七賢像而知達人之韻度，吾藏韓幹十六馬，龍眠獅子花而知天馬之雄奇，吾兩世爲令而知州縣之

煩惱變相。出寺五里，左山下有古寺，又二十二里過樂定堡，又八里至東樂城，入東門客店午餐。路旁時見柳林，縣丞駐東樂。說者謂佛只引誘愚人，吾謂愚人見佛，僅頂禮求福免禍而已，若賢智見之，則生欣慕心，清淨心，悔恨心，一花一石一臺一榭，悉留戀不忍去，試問於愚者所得孰多。佛不足以誘人，佛所踞盡天下名勝，又得寺宇結構，至者輒爲情移，如人家園林，何嘗不欲往而咸有戒心，以爲非我所有也，佛由募化，一人不敢私，人人皆以爲可有，故往者輒覺暢適。山丹以西路漸寬，東樂以西尤平坦。飯後初入土溝，繼經沙漠草灘，共行三十里，宿古城仁壽驛西門內客店。土井深丈餘，飲之甚甘，甜酒釀甘醇絕倫。登西門樓眺望，城係土築，壁立一丈五六尺，樓高二丈餘，不傾裂，土性使然。今日行兩山之間，相距約三十里，左大黃山自峽口來，右山自新河驛北邊牆外起，逶迤不斷，邊地最重墩堡，墩以識路望遠，堡以聚民禦侮。自蘭州以西涼甘肅三州頗繁盛，一番尚有食物可買，餘荒涼，無肉，無蔬，無雞卵，無飯，無麵，縣城稍好。是夜冰輪已半，星斗相耀，皎如白晝，二鼓後復登西城麗譙望祁連大黃諸山，蒼莽映月，作深青色，外有白烟淡蕩籠罩，如在紗縠中看碧海青天也。萬籟闕寂，忽北山有隱地而曝者，有呼風而嘯者，稍頃呦呦之聲遠近相和而哀以疾，土人曰，此虎狼逐麋鹿也。隻立高樓之上，風利如翦，重裘幾不能禦，步月歸來，呼店門入室，汲井水煮茗，飲罷就枕。

韓子朱子人皆稱其闢佛，韓子見道過於賈誼史遷，於孔子爲升堂高足，於佛氏則爲門外漢。老氏殘忍，佛氏愛戀，正是反對。韓子原道欲攻佛而不能道佛之所以然，牽引老氏一二忿世嫉俗之言以爲賊證，是於老佛門徑尙未認清，安能掘其病根，至佛骨一表，更是諫君，非闢佛也。朱子深於佛理禪悅，並不諱，大學明德註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試問虛靈不昧是何物，孔門中有此妙諦否？具衆理應萬事六字已包括大乘華嚴楞嚴全旨，姚江心卽理也固是卽心卽佛，朱子亦云夜半聞鐘聲，心中便把握不住，試問因何把握不住，祇是聞得鐘聲好，便一心要去學佛耳。韓子強作解人，便流粗淺，朱子深識道妙，遂證圓明，學者可知所從事矣。

古聖人制樂，八音以次而成，土木無音而強取之以調諧金石，取清濁相生之義。佛生西方，作諸法器，木魚外多取金音，金最洪亮透達，易於感人，佛誠解人哉。

五色生於日，八音生於風，風日中自有五色八音也。色生於光，黃白爲上色，音生於氣，金革爲洪音，錦繡纂組映日而愈明，鐘磬笙竽得風而自響，制器尙象，皆就天地所自有者以感人而養人爾。

蒙番迷信佛教，庫倫青海西藏其大喇嘛皆曰活佛，認爲能知來生。青海活佛曰章嘉呼圖克圖，位最崇，是爲國師，曰察罕諾們汗，皆稱顧什汗後身，將死必自言來世生某方。圓寂後左右於其所指偵訪，

凡人家生子皆記之，稍大悉抱養寺內，哺以乳粉，教之識字誦經，取寺中世傳寶物及前佛生平愛玩之品雜陳，令其抓認，抓得一二或三四，擇其數多者留於寺，再抓亦如之，統計尤多者定二三人，俟十四歲後辦事大臣奏聞，送入京欽天監擇日詣雍和宮拈香誦經，將各法名置寶瓶中拈鬮，拈得者引見，加封號嗣位，皇上登殿受賀，留京至十七八歲後回青海，居移氣，養移體，儼然王公風度，羣以活佛奉之，進金銀珍幣逾鉅萬，活佛乃往西藏朝大喇嘛，亦以金幣爲贖，由藏回則功德道行顯著，人更頂禮之，其實活佛驕奢淫蕩，無所不至，左右每逢其惡，利其速死再立，藉以漁利，故活佛多天，奈番民敬信，亦因其俗而羈縻之也。

夜宿

天遠風雲出塞，日暮牛羊入城。開門黃山雪照，到牀黑水月明。

山丹道中

祁連山畔石盤陀，半覆白雲半綠蘿。楊柳遮天迷紫塞，桃花滾雪下紅河。胡兒鬢髮悲風動，羌女胭

支豔色多。笑索銀瓶供一醉，那堪更聽隴頭歌。

十一日晴，早冷午暖。已初出古城西門，行四十五里，至甘州，進東關，入南門，至王府街住客店。出古城，初行溝道甚平，十餘里後下沙灘，路平而數阻水，上坡至二十里舖，不遠又下灘度水，復上坡，大道坦易，村居烟樹相望，共過土橋六，第六橋卽東關外濠，有牌樓題張掖古郡四字，城垣整齊，不如涼州之雄壯。途中輿夫數罵途人不讓道，余痛斥之。天下無弱者也，有強者出而弱者乃見，弱者靜與退之象，天下之所以安且治也，有強者較而弱者不能立矣。強者愈強，弱者愈弱，弱附於強，雖弱亦強，輿夫與途人等弱也，而輿夫每欺奴途人，附於強者也，弱肉強食，萬物皆然，而況於人乎。惟人可弱，國不可弱，弱人附強人，雖強亦弱，猶之弱國附強國，終必爲強者所併爾。甘州白米極佳，煮粥消化而濃潤，有脂膏，水煮茗極甘，所以宜稼穡。西來水土最佳，惜荒地未墾，地利不盡，抑誰之責。上米每斤約三十文，銀一兩換大錢一千二百餘文，每百足九十。

十二日晴，早冷午暖，住一日。購米五百斤，煤六十斤，煤易然而多煙，灰色深黃如蒸栗，能以嵐炭之法先燒去煙更佳。張掖令李君含青萃庭送酒肴。張掖、武威、隴右劇邑。過甘州柳色青紅有春意。

將晚同一老步至宏仁寺觀大佛，重樓九楹，矗立城西南隅，荒煙斜日，中外無繚垣，守者出，門不得

啓，徘徊久之。樓面西，南北長七十步，廊各五步，東西深三十一步，廊各五步。將歸，遇鄰翁縷述大佛靈驗，能禍福人，余笑語一老曰：我輩不知大佛能禍福人，故能到此見大佛。五方之民，賦之於天者，同性善也，而剛柔燥濕不同，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而教生焉。黃帝始言道，論語言學，中庸言教，有道始有學，有學始有教，孔子乃宗教之正而大者，不謂之教不得也。凡宗教皆有流弊，須辨其是非，究其利害之所至。孔子之外，曰老，曰佛，老子道大，原本黃帝，孔子贊之，經聖人論定者，不可生異議，其開宗立教之人，所言有獨至而其道無不包，後之人不得其傳而傳之，歧而異馳，偏而不全，流弊所以日滋也。孔子爲儒，儒亦豈能無弊者，但不至如佛老之甚耳。佛若得見孔子，孔子亦必視之與老子等，不菲薄也。佛果受孔子戒，當不在顏子子思下。儒之精以勉君子，佛之粗以警愚人，其意同而所以行其意者不同。老子道大，然後世權謀智術，機械變詐，慘礪少恩，皆老子之流弊也。愚人不知聖教，不畏王法，而畏天堂地獄，故魏晉以來，以儒治天下而佛老並行其間，至今蒙番萬里，竟非佛法不足羈縻，其治雖不墜，而其搖蕩人心，整齊號令，似適於儒。佛之言推明性根，性根之大者無過於五倫，乃獨廢棄五倫，自捨所愛以愛人，是佛之大過也，故流弊所極，至無父無君，惟日顛倒於死生禍福之說，而迷失漂流，不知所止，非佛之本旨，亦佛有以啓之也。佛之說理，精微透露，過於老子，而切己體驗，格物致知，堅苦直截，又過於莊子，而無放

言侈議之弊。佛之身分造詣，在莊子上。莊子處極亂之世，暴君汗吏，民生塗炭，故爲忿世嫉俗之言以激動之，其論至高，遂不免於智者之過。莊子之意肆，佛之意謹，莊子狎天，佛畏天，莊子之言汪洋汗漫而多自得，佛則踉蹌斷斷望人之心悲以墊，逃儒而之他者，寧爲佛勿爲莊子也。儒之外不能廢者，其佛與老子。荆公謂無所不讀，彼致其知，故能有所去取。二氏之說，其精深實足以鑿人心，凡精深之旨，儒者皆可以爲學，學之有得，取其精以養身心，而以其餘治事理物，裕如也。然爲老與佛之說，亦各有差以毫釐，謬以千里者，在儒者不能純一於儒，其以老佛爲九流之一也可。韓氏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大禹治水，導江淮河漢，而天下之支水盡入江淮河漢，以歸之海，有孔子出，雖卮言曲說，猶將陶而鑄之以偕乎大道，況聰明睿知如老與佛者乎？吾知儒者必能鎔而化之，以存其真而發其醇也。抑又聞之，佛生於印度，成於蜀之峨嵋，而行其教於西域、印度，得儒者傳之，禪學盛，佛法乃益光明，而其真轉晦，另有說。

先主爲關張與東吳失和，猶是豪傑性質，然其識量不能包舉宇內，已見於此，臨崩深自悔悟，知後主愚闇，絕非吳魏之敵，故遺命令武侯自取，後人以爲梟雄猜疑，不但不知先主，並不知時局也。武侯隆中之對本自了然，及先主與東吳失和，大局顛危，已不可收拾，武侯竟無下手處，和固亡，戰亦亡，武侯已

早料定，故寧守正而亡，以告萬世。使我處此，必變計以求存，終亦必亡，愧武侯多矣。先主重關張百倍於武侯，然即亡於關張，武人不足與共大計，可爲殷鑒。

過甘州

萬帳雲屯羽矢鳴，窺邊胡馬朔風生。唐兵已築龍駒島，漢治猶傳鸞鳥城。帝命左侯收隴阪，天

開右臂壯燕京。名王冠劍朝丹闕，灘草牛羊臥月明。

駐甘州一日

臣罪真無狀，君恩許薄遊。斷橋支弱水，美酒醉甘州。臥佛慳青眼，勞人易白頭。壯懷輕萬里，到處足淹留。

十三日晴，不冷。辰出甘州西門，行二十二里，至下崖子午飯，時已過午，避水繞路有三十五六里。午後行五十里，至沙河堡宿，殘更夜火，土鏗蕭條，旅鬢梳風，愁腸量酒，夜曼曼其若歲兮，躑躅起而彷徨，客況可念也。出甘州行十五里，至謝家灣，向北傍弱水東岸行里許，下灘過土橋，水色深青，流澌甚急，土人

呼爲黑水河，轉向西行灘中，水泐紛歧，曲折往復，過土橋五六，涉小水十餘，行八九里上岸，有樹木，北有白塔一，至下崖子復行沙灘，多碎石，上坡積沙成山，行沙中約二十餘里，沙隨風移，墩屋埋沒，而地質堅硬，沙泥黏結，高低礫礫。至沙井驛小坐即行，漠野平迤，村落煙樹相望，土地膏腴，約行十五六里，過沙河，河灘寬三里許，近西岸灘水迷漫，晚結薄冰，踐之鑿鑿有聲，上岸卽沙河堡，月色已照人矣。

楊園先生隱居求志，闇而彌彰，集內如訓子語、備忘錄、讀經讀史各記及簡札，語有斷制，天理人情，爛熟胸中，下筆必有益世道人心，美不勝收。惟讀後語論杜獻公許武舉陸南金數則似稍過，獻公處人倫之變，欲以恩禮彌綸缺陷，許武舉陸南金處叔世薄俗，猶能圖晚蓋，尙俠行，亦可謂難矣。若過繩之，似非誘人爲善之意，儒者於此等事，心知其非，但存而不論可矣。

甘州自三四月後，地質柔軟，以足蹂之，隨有水出，城內房屋牆脚，多不堅實，田內開渠，自然有泉溢，近河灘處枝流小渠，縱橫礪路，皆放田水入河者也。據下崖子土人云，由此向南，復轉西南，直隸出關，距和闐子闕境七日程，但爲上海即瀚海所阻，人畜每陷沒，曾至其地，平沙細軟，試以小石擲之，與投水同，眼見沙中生漩窩，石卽不見。

有物焉，視之而形天，聽之而聲眇，細於游絲，利於麥芒，急於飄風，速於掣電，行無轍跡，過無留影，萬

牛拽之不能住，萬矢追之不能及，其力足以銷磨金石，馳逐風雲，驅使江河，傾側日月，人或視之而盲於目，聽之而滑於心，余故表而出之。途次攜一時表以定朝暮，度行路遠近焉，悉數之，芒針行六十秒爲一周，刻針爲一分，十五分，時針爲一刻，芒針行六十周，時針行四刻，爲一小時；點即一合十二小時，芒針行七百二十周，以一晝夜二十四小時計之，芒針共行一千四百四十周，得八萬六千四百秒，一月得二百六十八萬二千秒，一年得三千一百四十萬四千秒，朔閏以此乘除之。嗟乎，一秒至微也，秒與秒續而成分，成刻，成時，成日，成月，成年，以至億萬斯年，皆一秒之所積也，人生幾何，能勝此一秒乎。夫一秒者，猶之一呼、一吸、一念、一瞬、一彈指、一刹那也，而權衡度量，方圓規矩，天經地緯，兵刑錢穀，禮樂射御書數，萬事萬物，無不於此一秒基之，是至費者惟此一秒也。東坡云，『自其變者而觀之，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天地有盡，終必爲此一秒所窮，而況於人乎。秒之象小過而大過，逝者不返，何以使之復而知所止也？秒之數本一以極萬，盈者必損，何以使之轉而抱於一也？秒之幾，即去即來，有去來，無現在，何以使之住而不相劫也？禹惜寸，陶侃惜分，累秒成分，累成分寸，秒之時義大矣哉。

過黑水沙漠至撫夷城

卅六國中親往還，荒唐舊說一時刪。流沙穴地真成海，弱水滔天欲滅山。西去關烏頭盡白，東來宛馬汗皆殷。倦游小睡崑崙頂，應被羣仙笑我頑。

十四日晴，不甚冷。辰正西北行四十里，至撫彝廳城午飯。出沙河向西北行，野曠路平。過花牆堡，二十里至古塞堡，有古廟已圯，壁畫土妖木怪，詭形罔象，村氓膜拜句福。過此入沙漠，浮沙際天，無村落草木，車陷深窩，并兩三車力拽之方出，偏南沙漸少易行。二十里至撫彝廳城外飯旅店，廳官長白文杰送酒肴，關內沙漠浮沙尚淺，下有地質，故能行。至瀚海中央，則沙深不知其極，有沙無地，故易沈溺。午後行四十里，至高臺縣，宿東門內客店。出撫彝城，西行平曠，間有鹹地，十五里過雙泉堡，又入沙漠，行十餘里，惟見烽墩巍立沙際，至八里舖後，村落樹木，一望蔚然，經平灘，淺草離離，春深當如青氈氈也。草灘路左，翻水沮洳，高臺附郭，居民甚盛，林木尤密，雖枯幹纖枝，而蒼蔚之勢莫遏，連夜月明如晝。

過撫彝城

王驥蔣貴邊功一代無，梧桐林下射羌胡。至今黑水青華路，過客猶尋金僕姑。

十五日晴暖。卯正出高臺，西行五十里，至黑河驛午飯。出城初行，路略高，左右皆灘，過月牙湖土橋。

長堤，至八里鋪，村堡連綿，路右有礮灘，望之如霜雪。過臺子寺爲西涼李嵩臺故址，上有廟宇，望南山相距約四五十里。二十里過宣化堡，自此至羊達子堡，夾路村莊煙樹，連綿十餘里，沿途小渠如縷，水溢於路，時有泥濘。過羊達子河，經沙漠，平曠易行，至黑泉驛時已未正。驛內有神廟，白楊臥地，風聲蕭瑟。飯後行二十里，均沙漠，至花牆子堡，經馬尾湖，積水清澈，與夫取飲，余嘗之味甘甚。途次時有水阻，沙爲風颺，作水浪紋。沙上有生蘆者，黃白參差，映日慘淡，堡外居民無多，客店極卑陋，堡內烟戶寥寥，詢之土人，有二百餘家，皆小戶蝸居，小兒十歲以下者不著褲，上衣亦不蔽體，皮色黑暗，老幼皆然，不知洗濯，或謂無水所致。余觀自甘州至肅州，除沙漠外，徧地皆水，惜無溝渠以蓄之，任其橫溢道途，知放水而不知蓄水，徧地膏腴，荒廢不治。又謂因土性鹹鹵所致，余沿途恆取灘水試之，甘者十居七八，間有礮地，果引水沖洗，三二年後必成沃壤，歸咎土性，真是夢夢。民不知耕，官亦不課耕，天生養民之上腴，任其廢棄，致小民貧苦，幾類牲畜，民性愚惰固不足責，而數千年來竟無過而問者，可哀也。必須由官相度土宜，辨肥瘠，制鋤犁，備籽種，教之督之，十年後民享利益，知衣食飽暖之可樂，囚首圜面之可恥，饑寒交迫之可憂，自必翻然變計，風氣日開，若大府愛民以飢溺爲己病，籌資百萬，卽出吾民於顛連水火而登之衽席，豈不美哉。卽就甘省牛羊毛土貨核實抽收，一年增十餘萬，十年足以濟事。關內數百里樹木，只生白楊紅柳。

沙棗三種，紅柳沙棗無大株，老樹皆白楊也。沙棗枯屈無直幹，所生棗小而長，紅白二種，食之乾鬆如粉，咽喉不下，土人以之蒸饅頭，有甘味。江南廣東樹木枝葉多旁生橫蔭，河南以西之樹均蓬蓬直上，拔地參天，一縱一橫，土性使然。馬尾湖水鴨甚肥，不知避人，人亦無食之者，民風蠢蠢，鷓鴣亦忘機也。

蘭州來大車，輪高四尺五寸，牛駕木輪高五尺三寸，兩輪相距寬六尺五寸，出關加寬一尺五寸。

十六日早晴，頗暖。路平，將午北風其涼，又窘陰雨。出花牆堡，平沙無垠，迴不見人，沙中生馬練草，右山略近左，見山影杳杳冥冥，右山下有白光如匹練，弱水成冰也。十餘里上沙阜，形如崗巒，陶公子脫輻處也。有古廟，沙堆多細石子，約數里，沙盡行荒磧，高下崎嶇，八九里過水灘，鳥鳴有聲，上坡至深溝驛，午飯，共行二十七里，不啻三十餘里。午後杲杲出日，出店西北風大作，四人幾不能拽一輿，塵沙漲天，行荒磧三里，但見枯草。茂茂草 馬練草稍滴，映日慘白。五里有烟墩，過雙泉墩，土屋數間，閉戶無人。午後行三十里，將近鹽池驛，過一灘，土人開小渠引水，撈水面之滴瞭成鹽，夏日爲陽光所蒸，有水卽鹽，隨鏟卽是，色白粒大，沙未淨，味不厚。午食乾餅，右車第二牙損其半。生平用齒處多，用舌處少。退之云，自從齒牙缺，始慕舌爲柔，悔之晚矣。驛爲鹹滴之地，於沙中挖坑，深三四尺，浸水飲之尙甘。荒店三四，院內土深尺許，老少無洗面者，童子赤身，黑滯如鐵，抓之有聲，南人以水爲浴，西方則浴於土，不但綺羅腴甘不可得，卽布帛

菽粟亦不足適口體，天何厚於東南而薄於西北，至此。余究以風氣不開，由於教化不先，果誰之咎也。住行館，比之客店則在百尺樓上。連日長途困乏，明日百里，宜破站作兩日行。

鹽池在驛南，遠望明河一片，近之則平地積霜雪，鏟之鹽也，稍深卽泥污，經雨盡化爲水，晴久日烈，產鹽始多，每年售兩萬餘貫，完課六百貫。

柳子厚蘇東坡詩文瑰麗雄偉，頽頽千載，而胸襟廣狹，迥不相侔，同謫荒陬，子厚洗沐盥漱，動盪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東坡則以夜臥濯足，晨起理髮，爲謫居三適。吾三年來，雖在囹圄，道途倜促顛沛之時，必洗足而後就枕，嘗語兒輩，學者看書習字，見客治事，固有一定程度，卽起居飲食語言寤寐之細，亦當視作日課，不可草草。吾嘗留心體驗日行細事，偶有一事違失常度，必有小疾患或小愧怍隨乎其後，三十年來，未之或爽。洗足水宜微溫，若過溫則升發湧泉穴，陽氣上冲丹田，命門易動陽也。

十七日陰雲微風。已初出店，曠野枯寂，二十五里至苦水墩，土屋二三，木輪牛車五六橫道旁，臥駝十餘，蓋運鹽所需。過此入荒磧，土坵墳起，荻葦蒼茫，路平。十五里至雙井驛，已未正，飯後卽留宿，驛內二十餘家，客店三四。

自潼關西行，凡經過之路曰山，曰水，曰河，曰坡，曰埂，曰平原，曰曠野，曰溝壑，曰沙灘，曰水灘，曰石灘，

曰草灘，曰沙漠，曰沙磧，曰荒磧，曰高阜，曰水汶，曰城堡，曰邊牆，曰山峽，曰沮洳，曰汪洋，此其大概也。肩輿一點鐘行十里，速者十二里。關內白草荻葦被地，而土人炊爨，專採紅柳，乾焦易燃，十錢足供一爨。雙井汛駐紮把總孫昇平，帕首韉刀來見，命之坐不坐，恐誤以余爲遼官也，告以所從來，而執禮愈謹，詢之乃臬蘭人，從左文襄營，屬董軍，保都司，出關四年歸，晚來談甘省回亂克復事甚悉，次日乘馬，送余十里外，爲之悽戀不已，過客多矣，何獨於我鍾情？屈子云：『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又『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情至語令人魂消。雙井驛北爲金塔山，再北入蒙古境，南爲祁連大雪山，山南卽西寧青海，在西寧之西，雪山有澗水下注，卽討來河源，土人前往淘金，四月往，七月卽歸，寒不能禦也。鹽池至雙井均沙漠，雙井西頭有關帝廟，東廊懸鐵鐘，高約二尺，明時鑄，文曰大明國行都司鎮彝守禦千所，雙井舖崔廷振百戶某造。是日日將落，忽爲雲籠，天色慘白，入夜月明如晝，睡餘支枕，反側待旦。

左侯入隴，以涇州平涼爲中路根本，分兵北入寧夏，搗金積堡，馬化澂踞之，本靈武西夏形勢之地，化澂又引黃河秦漢二渠爲濠三匝以自固，後督金劉董張等軍挾土木填濠入，復掘水灌之，始拔，西南下河州，收西寧，其悍匪均竄肅州死守，左侯以大軍合圍，久乃克之，白彥虎由西寧大道遁關外，過肅州，馬四招之不赴，語其黨曰：肅州孤懸，勢難久踞也。初公戡定秦疆，馬化澂擁衆，陰持兩端，以求撫爲名，統

兵大員信之，廷意頗爲所動，公洞燭其奸，以剿爲撫，逆謀遂著，及關隴肅清，因西域阻遠，族類厯雜，兵力難以包舉，又恐鄰邦干預，頗有主持閉關之議者，蓋不知天山南北關係西北全局也，公力主用兵，卒竟全功。余前論馬班優劣，謂馬遷高於孟堅，不在學而在識，公之平定西陲，亦不在勇而在謀矣。

十八日晴不冷。寅初行，出雙井西行，均沙漠荒穢，遍生白草，高三四尺，土人以之織席搓繩，見水愈堅勁。行二十餘里，入黃泥灘道，右有長渠，水清澈，途有沮洳。二十里至黃舖，土屋三家，入楊媪家午飯。媪一子一媳二孫，室中米鹽畧備，悉具，子媳謹順，種田六畝，媪日抱孫怡如也。天地間物無鉅細，人無貧富，智愚，皆有自得之趣，在居易安命耳。余素見及此，經憂患後方深得此樂。舖南有大烽墩，飯後行二十里，至臨水驛宿西門外客店。雙井南爲大山，卽祁連崑崙一體也，北有土山，綿長三十餘里，色紅黃，土人呼爲大紅山。雙井東西百餘里，三四月無雨，至七八月連雨不止，遍地沮洳，但便騎行，車不得過，地多礫，白草外復生白刺，曲節蒙茸，枯白多刺，類關中酸棗，至黃泥舖，始間有耕者。

曉行

畫角風燈夜五更，邊城殘月映長庚。驅車直過呼蠶水，索乳羶羊三兩聲。

十九日已初出店，下坡度臨水河，過兩橋，上岸行平原間，有細石子，北望匹練平拖，玉龍橫臥萬丈者，大白河也，南望白雲，嵯峨極天，西連塞外者，大白山也。夾道楊柳將穉，青紅鬱鬱，平地無點雪，而右河左山，積素浩然，白山白河，不虛也。此景奇麗，安得李成惠崇合寫一幅。白河一名北大河，卽沿瀨河，出州西祁連山，西北流折向東流，經州城北，下流與臨水河清水河合；北出邊牆，經金塔廳西，又折向東北，至將軍營盤，與黑河合焉。又行二十里，至二十里舖，荒店三家，午飯。飯後行平原，十餘里後，逼近右河，河水清澈，岸多紅柳，過兩橋，皆南山澗水來匯大河也。又行十餘里，過酒泉，下與一游亭臺，均左侯建，前爲清勵樓，樓額左侯題，樓上南簷有聯曰：「中聖人之清有如此水，取醉翁之意以名吾亭。」憑欄遠眺，南山晴翠，盪胸撲睫，樓上伸兩翼，立柱架板爲閣道，通東西兩墩，西墩古木二三株，寒鴉鈎喙。樓後爲方廳，題額「大地醜酬」，聯曰：「甘或如醴，淡或如水；無卽學佛，有卽學仙。」均左相撰書。廳後向北爲明廊，可望酒泉，後池廊外爲涼篷，東西粉壁大書龍飛忠孝四字，篷外繚以短垣，垣外數武有方池，甃以文獸，甃甃，齋淪鑑形，細鱗可數，酒泉也。掬飲之，味甘冽。泉北有三大池，中池略小，夾堤植楊柳，通池北一亭，東西二池，綠水平潭，灌叢翳浦，滄波渺然，殘雪掩映，夏月柳暗荷明，蒹葭彌望，清趣可想，惜風日摧蝕，大半殘損，左相去今未幾，已無復曩時盛概，令人愈深召伯甘棠之思。行二里許，入東門，至大十街北客店住宿。

二十日晴，風冷，向肅州收符君領車，每乘四十兩。平番所僱一車止此，現另僱接裝一車，至新省須八十金。

肅州東關外酒泉之西，有白塔五，乃左侯攻城時陣亡將士忠骸也。肅州爲回會所據，死守屢挫我師，左侯西征，惟金積堡肅州力戰最久，精銳喪過半，兵家以攻堅爲戒，信矣。然自有辨，若賊勢尙盛，失陷猶多，又爲敵所盤踞，必爭之地，在我得之亦無補大局，儘可緩以圖之，聲東擊西以孤其勢，若窮寇無歸，挺而走險，不得不出死力以相抗，聚而殲之，便爲犁庭掃穴，此雖堅城，在所必攻，只在度緩急，布遠勢以困之，時至則克，如左相拔蕭，曾忠襄下金陵，同一勢也。肅州復後，從此出關，望風納款，皆攻堅之力。自古用兵集大勳者，不外攻堅納降二義，二者均有流弊，神明之存乎人，非攻堅不能納降，惟納降乃可攻堅。左侯於金積堡肅州二役，皆用董字三營精善五旗爲前驅，而以大兵督之，故收效速。白彥虎出塞，劉襄勦遣師追至賽里河，今蒲地僅十餘騎，已爲前隊所獲，白曰，爾等與我皆有舊，我爲爾等立大功，致富貴，似亦不薄，何相迫之甚也，衆乃縱之去，而以迷失道歸報。

出肅州向西南，騎行二日程，渡一大澗，綠草蒙茸，至南山外山，踰四五嶺，下嶺入深澗，澗水洶湧，怒號，亂石星羅，踐石而過，達岸卽南山也。澗邊荻葦彌望，山根大石壁立，斧斫劍劃，斗絕峻嶒，石罅有小徑，

土赤如丹砂，攀藤附葛，獸跡不交，猿獐爲愁。行七八里，石壁如前，鑿爲梯，高百級，緣梯而登，其陡礙眉，石上平地幾百畝，松柏森立，大者數十圍，長百尺，小亦合抱，林間微徑一線，或斷或續，五六里起一小峯，青葱如繡，沿峯下行二里餘，上豁平崗，下臨絕澗，瀑布乘巖，懸流射注，水聲瀧瀧，俯視黑暗微茫，中如怒猊奔壑，跳龍挂天。又行八九里有高峯，南山主峯也，石愈惡，行愈難，幽造垠堦，漸歷夷坦，有大石平如砥，似人工剗削。及頂復下嶺，南行二十弓，懸崖如堵牆，高幾百丈，梯與前同，梯盡得盤石，廣百餘畝，石笋高低人立，笋尖負雪，如罩白帽，石縫徧生古松，蒼翠入雲，石盡溪橫，翼以大石，彎環疊接如橋，跼步勇躡，清冷洞觀。過橋陟石級十餘，得平臺，臺南有室，覆以片石，深二十餘丈，中一龕供二石人，形狀古質，不辨何神。室後萬松高聳，風至如殷雷，震動崖谷，林中有大池，岩壁層立，如孟之仰，積水含霧，情深澹澹，日影正照，炯碎射目。或曰，內多積金，人不能取，閉闕險遠，土人少有至者，相傳爲月王宮，此達蘭師言也。按漢文帝時，月氏爲匈奴所滅，保南山自守，爲小月氏，此其故宮歟。

董字三營者，董福祥張俊李芳良，初跳梁於秦隴之間，爲劉忠壯公所撫。精善五旗者，崔巍余得彥畢大才馬鎮國李金良，皆鳳翔悍回，劉襄勤公攻西寧時，就撫，從襄勤攻克河州，回會闕殿巨功最著，後拔肅州，平新疆，皆有功，其黨衆悉安置秦州清水縣境內，墾地經商爲民。

達蘭尊師

西域人隨某王
朝京師始歸

寶笈雲籤好護持，星冠羽佩下丹墀。甲神祕殿傳金錄，壬女瓊漿進玉卮。春雨孽龍歸鉢後，天花魔母授經時。聖皇不重青詞選，特放還山作大師。

二十一日晴，風冷。買貯水木桶一，木炭五十斤，烘餅極佳，軟而脆，弱似春酥，白如秋練，尙不足盡其妙。所住店院廣數畝，虛無一物，夜半起視，缺月孤懸，積雪在地，雞犬寂然，一片小戈壁也，何必出關門哉。

今日得 家大人自無錫致書，諄囑慎風寒，耐勞苦，檢察身心，老人眠食如常，勿以家事爲念。憶乙未冬由陸豐調番禺，臘盡抵省，家君亦來粵，命之曰：首縣繁難，爾一事不檢，一念自欺，隱則損德，顯則損名。福言體弱恐不勝任，家君曰：體弱者志氣衰也，爾能立志鼓氣，何弱之有。癸卯八月初見收，大人手諭曰：君子處患難，如五穀之得雨露，松柏之飽霜雪，在物則生枝葉花果，在人則成德慧術智，乃一生極得力處。天既厚待我，豈可妄自菲薄，惟心要定，氣要平，不可絲毫紛亂激昂。自問平日無愧怍處，則心自定。管念橫逆屈辱，磨礪英雄，須委曲忍受，能忍則生，不忍則死，自然氣平云云，可謂深切著明矣。乃不肯於心定二字尙能強持，而兩次對簿，語多忿激，幾蹈忘身及親大咎，亦平日養氣功夫太少，有以致

之，追悔何及。

倭文端日記，毀言於己最有益，可以藉茲鞭策，推之凡不遂意處，皆鍛鍊身心實地也。余三十以前最自是，遇不如意者尤甚，有時理屈，口雖不言，而心裏仍是不服善。一日讀左國至，惟善人能受盡言，始痛自省克。四十後病根尙不除。甲辰三月，家君寄諭曰，爾到此時，肯服善否？聞之惕然，今接家書，猶引文端之言教戒也。

肅州城外晚步

繞郭崑崙玉作屏，酒泉買醉不須醒。黃沙白草邊城暮，一樹垂楊帶雪青。
天上將軍下玉關，堅城百戰幾人還。鷓鴣夜夜曠荒月，白骨春蕪血尙殷。

二十二日晴，不甚冷。午後同杏如至顧樓，門扃不得入。東西大街市面尙盛，餘多土屋，無廣廈，同治間回亂，爲百戰之場，漢回幾盡，至今三十餘年，元氣未復。有頭巷二巷者，素稱烟花藪，今過其門，亦屋土鏗，人面塵沙，雖桃源依然，漁人將望而卻步矣。予生五十三年矣，襁褓初離，萑苻不靖，驚心烽火，潛跡雲山，在竹籬茆舍青燈黃卷中二十年，在清尊檀板金題玉隴中三十年，垂老投荒，隻身萬里，冰天雪窖，

幕穹廡，糲醑充饑，塵沙眯目，極人世未嘗之況味，而憑長城，臨瀚海，昔讀禹貢、山經、水經、注、西域、匈奴、傳，一水一山，疑在海外天上者，今皆親歷而憑弔之，意有所觸，抽毫爲詩，與漢唐塞曲、魏歌、爭席，亦足自豪，尙何寵辱得失足撓吾胸乎。

昨日晚友人招飲，散席登車，所置豹皮墊已爲人竊去，僕請再購，余曰：不生不滅，不有不無，今日之無，前日之有召之也，是區區者本非我所固有，固無而無，已還本無，若仍不悟，安知他日不再無也，卒不購。

二十三日晴暖，午後偶出游，遇北鄰謝翁，年七十六矣。城東關人，自述回亂時，家有母妻四子二女，二弟，弟年均及冠，長子同，幼者十六。回初給城入，逼漢民爲守城出戰，一弟死焉，未幾其次子亦上城中，斃死，官兵攻城日久，食盡，母妻二女餓斃，最後合圍，攻愈急，人相食，其曾邀漢民出求降，率其三子一弟去，至大營，竟不歸。出城時各於紐扣系紅藍縷爲誌，其弟截髮二寸，曰，不歸，以此收吾骨。城復數日，僅於南門濠上檢一衣系紅縷，乃第三子所服也。今續娶生一子，年二十五，已抱孫，藉以自慰。語畢潸然，指東城垣曰：某處爲吾子吾弟死所也，重言之曰：回來，不從便殺，官兵來謂是叛賊，亦要殺，從何得生，掉臂不顧而去。同子芳杏如介侯登顧樓，西望嘉峪關、長城，如指諸掌；南山北麓有絳色土山，卽文殊山，其上有

文殊院，住行脚二三百，經唄甚盛，昔人謂之西來洞天；其西北黑山即紫塞也，長爪郎句，角聲滿天秋色裏，塞上燕脂凝夜紫，』本用焉支山紫塞故事，注者以長城當之，並引隋長孫晟傳語爲證，失本旨矣。南山亦名崑崙，產松柏紅柳，車價每乘九十金，榮廉訪在此僱八十金，官攬頭知行客不能久待，申通爲難，以索重價。

有友至肅州，櫺前三日

上諭，近有人倡排外之說，

聖謨洋洋，剴切訓戒，竊謂天下之治亂，

視夫人心之動靜，髮逆之亂，蔓延十餘省，十數年乃平，而人心靜夷，日望太平，從無敢創非分之議者，乃內亂已平，外侮日逼，屢陷顛隲，稍安旦夕，仍無悔禍之實心，自強之本計，而日曉曉焉欲以口舌逞能，汪洋恣肆，得無有滯其源而助之波瀾者乎。

友人言某某近投某帥重用，余曰，此非人才，但鑽營利祿耳。督撫須用才智求利祿者以共功名，須求淡泊超然利祿之外者以磨勵身心，中興將帥，曾胡二公能之，近日疆吏好士者，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或取一二佳文字玩弄之，次則聚諸便僻佞柔惡少年，縱酒睢盱，恣行不義，國事將何賴哉，可痛也。

或謂咸同間曾胡二公治兵，天下人才盡歸之，文正數歷最久，帷幄中尤極一時之選，鹽車下駟，王

良挾策從之，便成上駟。余曰：然，但爲文正所招致，牢籠者皆第二等人才，猶有志利祿者也。益、皋、伊、傅是第一等人才，伯夷、叔齊、顏子、子思、孟子更駕而上之，巢父、許由、莊子、陶靖節在益、皋之次，唐、漢以後安有第一等人才，以今日人才能了卻今日時局，便是脚色，雖有第一等人才亦無從著手，文正雖下士，遇不要利祿者，便無如之何，天半朱霞，雲中白鶴，君子當自審所處矣。

湖湘中與將相，曾文正是第一流，有三代氣象，胡文忠經綸草昧，比烈、武侯，若論才識遠宏，文忠而後，左文襄其庶幾焉。此外惟彭剛直差解事，雖氣質未純，功業亦平平，而自知名，立脚高，如文章後半出落有精神，亦開徑自行者，欲再求一人不得。

儒者立論須高深平實，攻之不破，近日厲言害道，幾於洪水猛獸，自余視之，只電光石火耳。壬辰春過天津，晤吳攀老，適李文忠延范肯堂教其公子，吳范交最篤，余往來其間，常劇談以爲樂。文忠偶有不適，必延西醫，摯頗精西學，謂西醫精微，爲中醫所不及。余謂中國醫理最精，泰西醫法最精，未可偏廢。文忠講求時務，風氣大開，摯老遠識，頗注意西儒哲學，謂西學愈新愈好。余曰：泰西古不如今，格致理想愈求愈精，將來更有不可思議之處，若中學則今不如古，愈古愈好，中學精華，導之於二帝三王，而孔子集其大成，周、秦諸子則各得其一體，管讀六經，竊嘆三代以前於各種科學皆造極點，西人新理多與之同。

要亦西儒心得，非沿襲中學也。惟中學一人精思開其端，未合衆力以求其極，若斷若續，久則淹而不傳，西人長處全在合衆力以求一事一物之成，既成則守而不失，又有人焉觸類旁通以竟其緒，且精思而能實驗，不尙空談，不吝功力，必俟其成而後已，既成之後，其法均易知易能，利於日用，此中國之所不及也。喜新者見今日之窳敗，遂並古學而唾棄之，未免隘陋。初廢八股爲策論，余在南海試士，曾有變法不如復古之問，辛丑 詔中外議新政，惟南皮張制軍覆奏，意重復古，近日讀書種子，曾文正後自以南皮爲巨擘。近見王晉老著述，於學校民政憲法諸說，探本窮源，宗法三代，有新理而無流弊，高盧梭孟德斯鳩輩遠矣。秦制好是古非今者族，此李斯之大惡也。予生與之反對，必爲李斯所不容，亦從吾所好而已。

十四日晴暖，車已添僮，將棉衣薄裘檢出，備途次用，擬明日行。午後同友人至金公祠觀劇，金公願伊型將軍幫辦陝甘軍務，諡忠介，懸照像。由蘭州僱四川轎夫送至肅州，明日出關，改坐大車，將與夫工價給清，賞酒貲銀四兩。

江南既平，曾文正督兩江，李文忠撫吳，涂朗軒制軍方守江寧，吾皖老輩多客金陵，家君所交，如吳拙修陳虎臣何子永陳作梅江待園洪琴西周玉山甘雨亭潘藜閣諸君子，皆以道義相契合。文正求

實，不拘資格，常命朗帥網羅遺逸，收之計筴，凡錄用者，朗帥先造門請見，道文正之意而後具檄，檄下後造門，次日便服隨朗帥謁文正，坐巡捕房，不入官廳，所辦皆善，後要政。時子侍家君讀書小倉山下，顏魯公祠，親見諸老趨公，布衣草笠，如田舍翁，未嘗輿馬炫耀也。家君與友人書云，我輩今日有道義金石之交，朝廷他日方收腹心干城之效。又曰，君子在野則有朋，在朝則無黨。又戒福曰，莫將交友看作細事，多交君子，今日有益身家，將來同升諸公，即有益天下；多交小人，今日害及身家，異日援引倖進，必流毒天下，皆本原之論也。昔東坡不得見范文正公，讀其墓碑，至流涕曰，豈非命也歟。小子不自量，於曾文正公亦云然，讀其文章，慕其爲人，而益悼世變之不能自己也。范文正後，司馬文正明王文成最著，道德文章媲美而勳業過之者，惟文正一人，以功論當配享，以德言論當從祀，配享須出自朝廷，從祀則可以奏請，即緣范文正司馬文正王文成爲比例，萬無駁理，此舉固增重文正，而奏請者更附驥尾而名益彰矣。

文襄駐軍肅州，將出關，一日董軍步卒某伏輿前，喃喃若癡曰，老統領軍中舊呼劉忠壯也語我，彼將出關打前敵，奈無饑無寒衣，求中堂多焚冥鏢楮衣，以備分布軍士。文襄從之。後襄勦出關，軍所至處，必有烏鴉數萬噪集，若前導者，軍中謂之烏鴉兵，豈忠壯英魂義魄猶殺賊歟。此事已見公致劉克庵書內，神道

設教，殆藉此以鼓動軍心也。

自包安吳闢發北碑蘊奧，精忠力學，足以踐其所言，近年北碑風行，不善學者漸成惡派。山陽潘先生慰祖字漢泉，篤守包氏之說，而深造自得，全以法勝，臨摹 鄧文公 龍藏寺 龍門 各種，神貌畢肖，而尤以臨張猛龍碑爲冠絕，當與張廉卿抗行，趙搗叔稍偏軟，不能及也。漢老館余家十餘年，余兄弟皆從之學書，收漢魏隋唐碑千餘種，人品高峻，與貴人游，若將浼焉，日以臨池考古爲樂，小楷仿黃庭樂毅論 洛神十三行，無不胎息深穩，以張猛龍體書楹聯，尤雋逸，世有真賞，當推爲北碑正宗也。

二十五日早晴，午微雲翳，日清晨將各車裝齊，午後開行。昨日同各友至城內閒游，歸寓稍倦，夜睡行調息觀心之法，便覺息不得勻，心亦時出時入，久之乃定，老坡云，小兒少年有奇志，中宵起作存黃庭，吾愧過多矣。嘗謂愚人易修行，以其心一而嗜欲少也，惟富貴才智兩等人難於用功進步，富貴則嗜欲多，一時克治不下，才智則讀書多，見聞多，孔竅玲瓏，有觸即動，一時收拾不下，試一閱歷，便知古之文人無不修內丹者，其丹訣雜見詩文中，在名眼識別之，元明後此風遂息，訣亦不得。

遼蘭喇嘛蒙古人，久住賀蘭山中，曾從蒙古王入覲，召見北海某寺內，在肅州與余晤，示以曉閣詩鈔，意極好之。一日來談，余問賀蘭山中如何情景，師應聲曰，遠壑霜鐘敲夜月，空林水碓搗寒雲。甚異之，

問山中有何功課，師曰：敲殘清磬，冰輪涌，焚盡沈檀，貝葉香。問：作爲功德，師曰：春雨孽龍歸鉢後，天花魔母授經時。問：是何究竟，曰：點水長空，原有雁，印泥殘雪，本無鴻。所引皆余句，亦可謂教外好事者矣。

一點半開車，九點到嘉峪關外城東關宿舍店，計行六十里。出肅州北門，多泥濘，二里許過大北河沙灘石子，度水汊五六，上岸卽戈壁，碎石彌望，南北間有村樹烽墩。十七八里過一水溝，六里至丁家壩，土屋頽垣，僅一二荒店，過此石子愈大，車行顛跌撼頓，頭涔涔然。又行十里，天昏黑，過二二三小溝，又十餘里略平，又下坡過沙河，車行甚速，外城已閉，呼門而入，饑凍交迫，入店馬通雀糞，塵垢盆積，覓帚不得，覆之以氈而寢焉。掃地看簾紋，最饒清趣，掃地須以沙泥鋪砸極平，著帚後塵垢便淨，如清池細浪入目，心自清。隔簾看花鳥更活潑，波紋微颺，爐薰嬾嬾，簾內外便有仙凡之別。蓋掃地可以淨內念，障簾可以去外垢也。此二事西來俱不易得。土人云：肅州東臨水驛至州城四千里，實有七十里，州西至嘉峪關七十里，只有四十。余度之，彼四十至多不過四十三四里，此七十足有六十餘也。且沿途石子梗道，極不易行，出關後多戈壁，無尖站，每站必須趕到，方有水草食宿之處，向來出關者，均日住夜行，站百里外者，申刻開車，天明可到，百里內者酉刻始行，白日消閑，至下午晚餐，食飽上車，若夜饑可令車暫停，於車傍炊爐，熱粥茗點心，食畢再行，惟夜行如墨，目無所見，殊悶悶也。

自肅州出嘉峪關

武帝雄風不可攀，崑崙新開漢河山。右賢烽火過金嶺，飛將旌旗出玉關。大夏無心通竹杖，貳師有淚灑刀環。誰憐屬國還朝日，甲帳空懸兩鬢斑。州南雪山亦名崑崙

二十六日晴，稍冷。午後入內城，出西門，登嘉峪關樓。禹貢錐旨云：「嘉峪山一名鴻鷺山，關在山之西麓，長城環抱，控扼大荒，蜿蜒如線。」倚樓縱目，想見漢武雄風，班侯遠略，俯視城方如斗，周圍不及一里。西三門第一門門樓三層，東亦三門，外爲月城，門南向，出門北行數武，始折向西。關樓聳峙，門洞深四十步，門外土阜環之，車道在左，西北隅多碎石，取石向城擲之，落地作唧唧聲，他處則否，不能解也。距關門二百餘步，道左碑矗立，書天下雄關，嘉慶十四年十月肅州總兵官廷臣書。前明弘治七年閉關絕西域，以此爲塞，正德嘉靖間土魯番肆擾，關防益急，太祖開國時，兵力已至瓜沙而志在驅元兵出塞，掃清中原，並無遠略，故卒困於土魯番也。一代規模宏狹，全視開創之一人，可不慎歟。關外蔚藍一片，下有白若樛蒲數十立者，雪山也；一望煙塵滾滾，日色昏黃，水氣溟濛者，戈壁也；西南有山，峻峭嵯峨，映日忽絳忽紫，色如鑄銅，十六國春秋所稱銅駝山也，卽元和圖志之洞庭山，山仍產金。城內駐紮遊擊巡檢，有

稅廠，空車過取四百文，駱馬二百文，人一百文，同行十餘車，開箱細查，無私貨乃免，申正晚餐，日晡開車。

出嘉峪關

太華終南翠作屏，黃沙黑水萬重經。春風柳楊三千里，一出長城不肯青。

登嘉峪關

長城高與白雲齊，一躡危樓萬堞低。鎖鑰九邊聯漠北，丸泥四郡劃安西。雪中首藉綠鷹鷂，山名天上

桃花紅馬蹏。飛將神兵紛出塞，

聖恩可許到伊犁。

長少白將軍奉
岑制軍再劾予請改

認練兵，聞
伊犁。

二十七日晴，午風略冷。昨將晚開車，未十里左，駟絕轅，馬蹏，車幾覆，行四十里，亥初至雙井，荒店三，入屋食粥。登車行五十里，寅正至惠回驛，荒積高低，碎石梗道，車震簸，頭涔涔然。雙井以西略平，在車偃臥不成寐，到店始酣睡。辰正下車，食粥飲茗，如瘡初愈。佛言世界塵勞煩惱，信然。至蘭州以西，行路有五難，曰風，大風飛，曰寒，曰塵，肌膚生鱗，曰渴，曰勞，而饑猶其次也。出關行十餘里，初昏見雪山高處有火光如電，刻許始斂，一考行三十里後，見路旁有大火，赤紅不綠，相距數十丈，車夫卽之，則遠如前，荒

積無人烟，雪山非人跡所到，火從何來，豈山神見怪驚我頑歟。雙井無水，穿井至十丈外，方及泉，味淡可飲。高臺以西，南望有大山雪嶺，即大白山，四時積雪，迤邐數百里，直達關外，土人呼爲南山，卽祁連也。山多大石，番人磊石爲神，祀之曰阿博。松柏蔽日，番人沿山而居，皆羌種，帽綴紅穗，羊裘無表，韞轍約袖，足履革寫，背鎗挾弓矢，彈飛鳥無不獲。杜老云，羌父豪豬韉，羌兒青兜裘，何其肖也。午後狂風揚塵，惠回堡東北隅河邊白楊成林，河西岸行臺旁有白楊逾二抱，地多沙石，無水，不耕種，堡東有河流，水清駛，味甘，覆以木，通行人。

二十八日晴，昨申正開車，過九溝十八坡，石子強橫，車震跌欲撲，三十里亥初至火燒溝，溝內盡黑石子，荒店三，下車食粥。店主張姓，一妻二子，詢之，其土可種豆麥青稞，距南山六七十里，曾至其下，最高處無路可上，雪亦四時不消。山下有河清駛，屈曲兩崖之間，徧生青草，番人駐帳牧羊，草盡卽移去。山中出青羊野馬牛熊羆，獵者每獲之，馬皮可鑲韉鞋。上車行四十里，過赤金湖，又二十里過赤金堡，又二十里卯初至赤金峽，山土赤黃，無草木，枯槁惡劣，宜西域之亂始於此也。余與一老在車上均不能眠，甚苦。今日午正開車，中途略停，再行夜到站，仍宿店內，以後均如此。天明熟睡，夢家庭歡聚，器用精潔，多歐洲式，而稚子繞余膝，多不相識，家君皆抱於懷，嬉嬉啞啞，余亦驕然由新歸省，而悽戀彌甚，其爲他日放歸之兆乎。赤金峽北山峻嶒偃蹇，如獅伏駝臥。

赤金峽明初有赤金，蒙古所城，成化正德間爲吐魯番所掠，遂內徙肅州之南。康熙五十四年關外屯田，立赤金衛，後裁。砂石礪犖，舊產金，今尙有採者，地產物以金銀瓊瑤爲貴，產人以能工統綺錦繡書畫詞賦者爲秀，然產金玉之地必粗惡，產佳人才子必山水秀麗，一秉地之質，一得地之氣也。

咸豐末甘州提督索文募獵戶兵五百，以馬都司領之，駐赤金峽，護戈壁行旅，獵戶兵楊寵父子家赤金堡，不法，地方官欲懲之，寵逃，都司千總將其父送玉門縣置之法。同治三年四月寵與子文光夜殺都司千總逸去，大府通飭嚴緝，寵至紅柳園，標兵五人攔之旅店，寵突出，不能禦，五月中潛至烏魯木齊，文武緝之，逃往瑪納斯，標兵率民圍圍之於城南五里之南莊，將就縛，狂風大作，沙石飛走，乘間復逃往喀喇沙爾，渡開都河至庫爾勒，即可聚獵戶回民作亂，擾庫車奪喀喇沙爾城踞之，烏魯木齊發兵往剿，初至喀喇沙爾，繼至烏什喀喇，戰均不利，復派兵往，寵至吐魯番迎戰，兵亦敗散，時烏垣釀亂，勢已岌岌。六月初十寵窺達坂城，亂民從之益衆，十一日至烏魯木齊，索文之子煥章時官提標參將，回黨也，暗結阿洪妥得林縣役馬升內應。十二日晚烏魯木齊漢城失，十三日晨都統平端手兩刀，出鞏寧城，見回衆怒罵不應，反，回衆猶跪訴無反狀。初十日夜回衆在城外南大寺聚謀遣犯，朱小鬼名一貴方從軍立馬寺外，偵得之，十一早馳報提督業布冲額，索煥章謂朱讒言惑衆，聳提督殺之，將刑，朱語衆曰，我今日死。

勞爾等送我，爾等明日死，恐無人送也。衆爲泣下。十二日煥章賤妾得林率衆至提督署，抱經誓不反，提督益信之，不爲備。十二夜煥章遂起事，拘殺迪化漢城文武，誘提督至其花園囚之，至七月中旬仰藥死。煥章往攻鞏寧城，不能下，圍益急，環城山岡，悉爲賊據。徐學功等集衆，驅駝馬負糧，置壕中，城內緇人取之，接濟者數矣。後回益衆，糧不得達。九月十八日城陷，官兵民三萬餘悉被屠。此後南北各城相繼失守，惟巴里坤得全。計楊龍由赤金峽逃至烏魯木齊，而昌吉，而瑪納斯，而焉耆，而庫爾勒，每至一地，不逾三日，亂卽從之，如水得蛟。同治三年十一月呼圖壁撒喇阿洪與都司馮繼鰲戰，不利，楊龍擲擒之，阿洪忿與爭，寵出不意，刺殺阿洪，阿洪之黨遂殺龍，濟木薩參將徐學功口述如此。學功之祖官涼州千總，乾隆四十二年改抽防爲眷兵，奉調屯烏魯木齊，譯音好後官守備，其父官把總，駐紮達阪城，楊龍至喀喇沙爾時，蒙古人與漢賈交易，負債者多，龍誘之曰：亂作，爾等負債可不償，蒙古人信之。回王某開亂，以馬兵三千與龍戰，蒙兵然火器均仰空擊，大敗，共縛王獻龍囚之，學功說王掌兵者，整隊再戰，奪王歸，王依學功不離尺寸，學功護王由迪化間道至科布多入京，漢民流寓北庭者，皆從學功得自保。與回逆安逆數百戰，王師出關，倚爲聲援，故於亂事始末言之詳確，惜不暇多記也。

同治乙丑予年十二，從鳳臺姚先生始學爲四書文，課不問馬題，破承云：『馬不在廐，聖人不必問

(天)

也。夫馬從夫子以朝，旣本無馬，故問人，記者誤會而申言之贅矣。」先生贊不容口，已已以府縣前茅應學使試，坐堂號首題，鄙夫詩，聞樂忘味，適蒙城教官徐鈴閣先生奉委監場，予卷內誤轍爲輒，交卷下堂，先生呼之上，指示改正，遂以第二名入學。先生賦詩書卷爲贈，「哲匠掄才鎖院開，玉山朗朗照人來。鹽車老驥惟循轍，寶樹奇花乍露胎。揭字偶能爲指誤，應聲遂覺見心裁。齟齬泮水渾閒事，異日緋衣列上臺。」庚午初夏赴吳門，家君命至崑山，從朱緝甫太史學，六月至金陵，應秋闈，太史偕行，泔江而上，抵下關，同學六七八人畢集，太史立船頭曰，大江東去，余應聲曰，吾道南來。太史喜，語家君曰，郎君真鳳雛也，人生重知己，得之弱歲，尤爲可感，追憶前塵，舊游如夢，飄零絕塞，鬢毛已斑，而文章德業，一無成就，其負先師之期望爲何如也。家君嘗戒小子曰，子弟天姿敏鈍無大差別，祇要不走錯路，遲速必有所至，吾見聰明子弟誤入歧途者多矣，爾其慎之。

塞下曲

回首長城望杳冥，陽關一曲醉難醒。月明瀚海冰如雪，春盡陰山草不青。

此曲往復，疊長短讀之，可得十八變。自記

二十九日晴，申初開車，頗暖。初行沙磧，略有高低，細沙碎石，四十里。亥正至高見灘汛房小住晚飯。汛兵三，每人月餼一兩，給一驢，供水草，水由玉門負至。出門仰見牽牛織女，盈盈相望，覺風鬢霧鬢，亦流塵沙也。登車風漸大，行十餘里愈厲，如金戈鐵馬，萬衆疾趨，如海波洶湧，魚龍騰嘯，如萬矢齊發，羽鳴鳴，如震迅霆，如播萬鼓，隆隆不絕，其著於物也，如拔如刮，如摘如撲，如火之燎毛。車中冷甚，四體如沐，午夜黑失道，過一村，犬吠甚。土人曰：左轉而南，必至焉。卯初始入玉門北關，宿客店，塵垢狼籍，天明始臥，午後風仍不息。玉門僅南北二門，所轄百餘村，共千餘戶，縣令僅用三僕。以百文買燉梨五味，頗甘。高見灘東二十里西至玉門極平處，如行細氈之上，大風竟日夜，雨未行。在粵秋冬子夜，仰觀三星平排屋檐，熠燿如聯珠，退之南海神廟碑云：將事之夜，五鼓既作，牽牛正中，精核非漫語也。出關後夜半回望三星，已墜至東南隅，距地平甚近，再行數百里，將不可見矣。天星分野，昏且各有定位，然人行地上，相去數步，日度星躔亦隨之易位，行曠野間，看山水樹木村莊均如此，視線爲之也。

玉門道中

枕畔車鈴曉夢醒，弓衣斜臂出郵亭。龍堆月冷連沙白，馬尾山多出塞青。極目風雲何慘淡，側身天

地任飄零。北江赦後風流逝，誰唱鏡歌張女北庭。

玉門早發

一枕清霜涼月，五更荒角殘鐘。夢斷杏花江閣，眼明首宿邊烽。

夜夜支床車下，朝朝浙米刀頭。萬里冰山雪窖，九天玉宇瓊樓。

家君官昭文，於琴川市上得一硯，作覆瓦形，宋琢紫端，色如胭脂，細膩宜墨，背刻查

跋，稱爲漁

洋先生著作硯，家君愛甚，每閱公牘必用之。後官通州，官況頗窘，時有感觸，製銘曰：「琴川市，得此硯，披積牘，恆夜半，公私義利惟汝鑒。髮毛蒼，腰脚健，官囊蕭瑟剩此紫雲片，傳之子孫，有田可耕石不爛。一滴水，霖雨遍，早慰蒼生旱。」予官嶺南亦用以閱公牘，每思公私義利之訓，未嘗不凜凜，因良工難覓，又恐損硯質，銘詞至今未鏤，偶於蘇詩冊內，拾得前稿，謹錄存之。此硯仍藏錫寓，倘得東歸，定鏤硯背，以示來裔。

河海崑崙錄 卷四

西城戍卒霍邱裴景福箸

三十日晴，曉起風息，見微日辰起行。店內土炕高三尺，梯而上，支枕歌蜀道難。偶憶桐城雜詩，念子惠得老摯老均作古人，頗難爲懷。開車後風大作。由北關向西行，十里內有石子，以後細沙平軟，索索欲蘇。三十里至一顆樹，類垣無人，老樹一株，正幹向東西生，一小幹爲烈風漂發飛雪所虐，根已半死半生。土人云，咸同前樹已如此。又西北行二十里，過支水三四，至三道溝宿，客店稍寬潔，主人馬姓，天津人，光緒初年從張勳果營販運留此，據云同治十三年十一月收復肅州，光緒元年春西師出關，前敵三十餘營悉駐此，勳果二十餘營紮正北泉，水溝一帶，金提督十餘營紮明溝寨，火藥軍裝均屯寨內，隨營販運者亦附焉。明溝寨在三道溝東。二十二年五月回匪從南山竄出，獲一喇嘛，詢關外有軍營否。喇嘛給曰，無，誘回曰，莫殺我，願向前代探消息，回信之，至昌馬鎮，以情告土人，土人報玉門縣河南李公，民人呼爲李白鬚子，時城內駐牛都司一哨，李公畫策，請牛軍急南行，扼昌馬，玉門縣距昌馬九十里，勿令竄出，不可收拾。

牛詢糧草後路，李力任之。牛至昌馬探回匪衆萬餘，一哨不能支，欲回顧縣城，土人郭君率衆堅留，助糧三百石，鎗手三百人，牛遂止。時五月初四五也。初六日得信，回駐鷹窩山，牛往迎敵，自辰至次晨，力戰不得退，軍士衝作兩截，土人已有退者，忽來蒙古兵二百助戰，回敗死千餘人，逆會劉戶務逃至羅布淖爾被擒，牛以功官至伊犁總兵。三道溝向北一帶，村莊頗多，爲玉門精華，產苜蓿，饒水草，前敵出關，倚爲根本，現約百餘戶，市面頗好。白楊五六株，逾三四抱。三道溝各水由南向北流，蘇賴河支流也。張勳果住此二年餘，商民殷富，呼爲小揚州，附近樹林迤邐，多榆樹，宜車輪。

雍正間於玉門境內昌馬河西支疏爲靖逆渠，在縣東曰東渠，西曰西渠。東渠經玉門城東十里，道旁有泉，悉匯於渠，又北流經城北匯於西渠。西渠在城西一里，又北流三十里，有泉來入之，是爲頭道溝，又北流，有泉自頭道溝西北二十五里來入之，是爲二道溝，又北流，距縣城五十里，折而西，蘇賴河自南來入之，經二道溝西北二十里有泉自南來入之，是謂三道溝。見水道記。

三道溝

荒磧西風動旆旌，氍毹車迤邐碾沙平。玉門一夜瀟瀟雨，蘇賴河中兀速生。蒙古謂水曰兀速。

四時十二月，陰陽屈伸消長，萬物榮枯終始，繫於二十八舍，而八風分居八方，以開闔啓閉之，不周風居西北，廣莫風居北方，皆主閉殺萬物，風與雪近，雷與雨近，風雷屬陽，動象也，雨雪陰象也，陰不能自動，必待風雷爲先驅而後能達，中土雷能殺人，戈壁惟風足以殺人，崑崙崑嶺天山皆雪母也，故風作雪必至，雖六月盛暑，赤日灼人，汗出如漿，而風雪忽至，數十步之間，人畜卽僵撲。前年九月有湘人三車，共七客，未至玉門三十里，風大作，車夫謂客曰，雪卽至，速解騾馬繮索，供客騎回店可免也。客戀車中物，不聽，車夫遂馳去，須臾雪至，夜半僅二客伏地蛇行至店，其五人斃車中。又有兄弟三人出關，將至大石頭，雪至，一弟凍甚不能行，一弟往省之，同死於途，其兄復欲往，行數十步自念，彼已死，我去同死，將誰收爾骨，止焉，僅得免。有大隊駝馬軍士，一遇風雪，飄散無蹤，皆恆有之事。出關後無論冬夏，天色稍異，車夫店家謂不能行，客須聽受，勿驟急強行，自蹈危機也。

三月壬辰戊辰朔晴，早風息，午復作，晚息。辰初行四十里，午正至七道溝四十里腰站，午飯，未初行四十五里，西正至布隆吉爾堡，宿西門內客店，櫃房頗整潔。車夫因避溝水，向北行約多十里，初出三道溝，西北一帶樹林接十餘里，北有大村，踰積度溝，升降崎嶇，至四十里腰站，土屋二三，住汎兵十，東有白楊逾二抱，西一榆樹合抱，道旁牧馬二十餘匹，北有村樹。此後車行甚速，沙軟無聲，欵傾擺蕩，如乘船行。

波浪中。未至布隆吉，十里外即見林木蒼鬱，村堡蔚然，堡東有堡，曠無居人，進東門，街右白楊逾五六抱者，近十株，正直樸茂，殆數百年物，圓徑三四尺者約二十餘株，戈壁偉觀也。街北有城隍廟，已頽殘，院中古樹接蔭，土人云，堡內白楊大者約八九十株，戈壁土厚水深，生物必大。康熙雍正間立爲重鎮，駐安西總兵及同知，今駐都司一，千總一，把總二。同治四年回匪破壞總鎮署，在堡西門外，道北餘白楊二，頽垣數椽。自玉門以西，戈壁間有叢草，三道溝以西則白草荻葦彌望，多牧羊野雉飛鳴，黃羊馳逐，蒼麋白鹿迎風呦呦，黃羊足細而高，聲與常羊等，毛色黃而華，性喜潔，飲灘水，草必生石上而後食，行行回顧不畏人，卽獠羊也，土人取其足爲鞭，握之溫溫。

戈壁風起，便不見日光，風息後尙昏晦，不能辨物，殆盲風也。三道溝至布隆吉爾百餘里，蘇賴河經流，支流縱橫紛歧，土地膏美，稍開溝渠，引之就道，水漲則於上流築堤障塞之，水殺則於下流築堰收蓄之，自無旱潦之虞。土人生質愚惰，每盛夏時坐視乾流，放水蓄水，必須官派役嚴督，始敷衍從事，可憫矣。上陝一畝四五百文，尙無人售，土人必須落雨到田，方謂之有水，不知溝渠能灌溉也，安得大吏擇賢有司，相土宜，教稼穡，以爲之先導，不十年關外可稱沃壤。安西戈壁之水均由南山發源，北流者十之六七，西流者十之二三，塞外土曠人稀，不毛之地居其七八，但擇有水草處開墾，而已穀不勝食焉。欲墾地必

先移民，移民必先相地，相地必先築堡，然後度山林，表醇滴，規堰瀆町原，防牧旱濕，井沃野，劃疆里，設農官以督教之，嚴守望以保護之，六年而後稍收租稅，以生聚羈縻之，民樂其利，將有不召而自來，逐之而不去者矣。鼂錯言移民實邊之法頗詳，可以取則。西漢忠直敢言而深切事情者，賈生外惟錯耳，豈明之齊黃所可擬哉。布隆吉爾堡內居民四五十家，堡外附近百餘家。西門內第一店恆泰，劉姓井深六七尺。近堡地一畝，約種麥一斗，一斗二可收四五石。石二百上地百畝價百千。土人苦無籽種。五十畝徵糧三斗，完本色。一斗九重三土壤黑白相錯。

草灘出野雉野鴨跳兔黃羊鴻雁，而野驪馬尤繁滋。黃羊味美逾家羊，產甘草，肥壯逾握者綿延百里。蘭州以西沃壤，關內則平番甘州，關外以安西境內溝水經過之地爲最。

三道溝之西半里，康熙五十七年建堡，置柳溝驛，是安西玉門分界處。舊有柳溝通判，住柳溝堡。雍正六年移治布隆吉爾，乾隆二十四年廢衛，改駐遊擊，後改都司，今仍之。雍正十年勸安西柳溝靖逆赤金諸處地畝屯田，每歲籽種踏實，堡千石，布隆吉爾三百餘石，雙塔堡二百餘石，小灣堡六七百石，昌馬湖二千石，靖逆赤金各數百石，皆賴昌馬河水利。赤斤應作赤金，荷戈紀程已辨之。

初二日晴。已初行三十六里，至雙塔堡午飯，飯後行四十八里，至小灣宿荒店。出布隆吉爾行十二

里，荒磧草枯，沙阜日薄，碌礫高低，車簸蕩甚。過權家堡里許漸平，過窟窿河，植木築土壩爲橋，河內多流沙深穴，陷沒車馬，故名。上岸卽雙塔堡，堡內無人，堡外約二十餘家。又行過小橋，四山遠羅，沙灘平軟，如行氈上。又三十里過沙棗岡，頽垣赤立。又六七里經平灘，枯草被地。又五六里過一墩，道旁有牛犁地，備種麥也。林木葱鬱，暮色蒼茫。又五六里至小灣。雙塔堡卽唐玉門關，雙塔，下卽蘇賴河，水黃濁。出雙塔堡數里，道北里許有兩沙山，各植一塔，雙塔也。旁一山腰似有廢屋。行二三里，小山縱橫夾道，如臥駝，十餘里小山漸盡，入沙灘，四山忽開如遠郭。戈壁初本冰海，冰融水枯，其深處則爲穴，風吹沙入，積久愈厚，沙中有隙，風之厲者無隙不入，故沙活不凝，有物卽陷，與昔人所論弱水略同。余過弱水見其崩石壞橋，可破不能浮芥之誣。舊傳青海乃真弱水，投以片板卽沈。海西頭有山，向產龍駒，居民數百戶，稍有種植，以魚爲食，冬月冰結，乘冰排，狀如小舟。至西寧，以湟魚交易。海水作深綠色，煮之卽青鹽。待行記謂弱水爲弱水最善，古字弱溺通用，不必加偏旁也。天下之水未有不浮物者，余果至青海，必有法以渡弱水。蓬萊弱水久爲西人飛渡，人能強，水不弱矣。舊說不足信，往往類此。

雙塔堡

首宿峰頭滾滾塵，窟窿河裏凍車輪。無花無酒春將去，雙塔亂山愁殺人。

玉門旅舍壁上有人題塞上七夕二絕，題甚佳而詩則劣。用其意寄桐鄉君。

漫將溫語說長生，寄

爾蒼茫出塞行。碧海月連青海月，黃河聲接絳河聲。流螢團扇揚州夢，斷雁胡笳蔡女情。搗酒登樓剛夜半，佳期牛女向人明。

初三日晴，已初起風。出小灣行四十三里，未初至南乾溝，荒店一家，午飯，有頽垣十餘。路平車速，初出小灣，左傍小山行，飯後過水溝，旁有長渠，路爲水浸，行沮洳中三四里，上沙灘，積沙墳起，陷輪而滯於行，騾馬喘甚。過沙灘，路復平。由南乾溝至安西城二十二里，因阻水，繞向南行幾四十里。午後西北風厲，御人不能左騾，隱身車後。未正開行，酉正入安西東門，住願樓街客店。由北乾溝至安西約二十餘里，在今日所行之北，沿途泥濘，如塗塗附，亦蘇賴河凍解溢出也。昨晚應宿永安堡，有驛站，因途中阻水，故舍之，而至小灣住宿。永安在小灣之北。

出關行戈壁中，載重以車，人亦乘之，重者至千餘斤，駕以羸馬，御者不慎車即覆，覆車之地多在坦途，或深夜人不及覺。古云，人不躓於山而躓於埤，信然。凡壓斃一人，必有二三繼之者，騾馬到此，無故自驚，俗謂之討替，佛經所謂溺於水者，喜人溺也。頃晤一斲輪老匠，言車轂每輪十八輻，共三十六輻，謂之

三十六雷，每輪有四五輻，叩之木啞無聲，被其碾者必死，輟亦斷手足，其他則叩之鏗然，雖被碾無所損，殆數之所值，如九宮八卦二十八宿各有生氣死氣也。考工記摹寫造車之法，曲盡精微，此古之科學。三禮中凡言器物者皆科學，世守其官，世傳其器，今失傳矣。道經云，合三十輻以爲轂，以當無有轂之用。今增六輻，不知始於何時。聞南疆吐魯番屬桑樹園驛西二十餘里，二道橋，有四五里內常覆車，至此宜下車步行，防患未然，書此以告行者。

安西州

河西四郡盡安西，天漢燉煌入馬蹏，一自 皇威播葱嶺，白沙高積與城齊。

邊烽絕域罷輪臺， 穆聖親收瀚海回，想見昆邪歸漢日，呼風萬馬過龍堆。

初四日晴。安西城內約三百戶，東門外沙堆與城齊。安西東境至玉門向多大風，相傳多風穴。願樓下有二井，土人稱爲神泉，古之淵泉也。井內空且大，蓋以磚石而束其口。購買食物，僅得無鱗醃魚十枚，肉五六斤，豈腐有而不佳，無青菜，鴨同鳳香，雞與鸞稀，乃購得一雞雛，費五百文，置木炭五十斤，銀每兩作一千四百文，一百足八十，尙有鸞眼三二十。關內外行路有必不可犯者二，曰愛潔，曰求備。蜀錦吳紈，

豐狐文豹，與土坑破席相磨，若牛矢馬糞相濡染，既屬暴殄，亦非享用，挾以王公之貴，督撫之威，求青紫荳糜，未必果得。蘭州以西客店，尙偶有桌椅，至關外則絕無矣。到此向民家徧求，不得一几一案。一老先至，請州署代借，僅送一案至，猶舊足裝以破板。夜風稍息。

關外山多狼，纏民呼狼爲波乃，夜入人家負羊豕。獵者得一皮，值二三金，純白四五金。巢穴充斥，行者咸有戒心。前月狼鬪騎者過，突出敵馬尾，馬痛屈前膝，自馬背習人去。東坡云：「吾聞有生莫智於人，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鼠之智猶足弄人，況狼乎。惟最畏繩索及鐵器，施以火鎗，往往突烟與人鬪，余雖未遇狼，曾啞於虎。

安西道中

出關一唱白銅鞮，塵色飛騰錦障泥。戈壁新開秦郡縣，輪臺入樹漢旌旗。風和蓮井聞鶯語，雪盡瓜沙放馬蹏。回首江南歌舞地，浪游真舞甕天雞。

關外車夫唱白銅鞮，詞甚俚，余用其意潤色之，曰：駝刺駝刺，攔沙蓋地，寧礙車輪，勿傷馬蹏，馬蹏行不得，可惜白銅鞮。駝刺卽茨也，類蒺藜，駱駝食之，肥碩。關外草地悉有之，四月孕甲。

初五日晴，已初風起。今日欲行，聞蘇賴河水未退，日前尙沒一駝二馬一車，徧尋不得。聞河內水下有沙，沙下復有水，遇重墜之物，沙即湧起，車行稍緩，便陷入，與昨過窟窿河同。賈生云：『乘流則逝，今得坻則止。』此河無坻也。住一日。安西城內顧樓居一城之中，樓下四門與四城門相直，舉目可見全城，一井居中。即溫泉，關內酒泉，甘泉爲三泉。圍以木欄，欄上橫板，植一柱，纏二龍，下視。土人云，安西多風，飛沙聚散無常，田屋瞬息沒入，惟不至城內，此井足以鎮之，未有安西，先有此井，甚神其說。關外沙漠凡有泉水處，必爲城堡，不僅安西爲然。城外沙積高於城，爲城所隔，故不入。或曰，沙積如山，除之不易，有警則可危。余曰，不必除也，戈壁平曠，得高阜則得形勝，可以制敵，莫如將附近沙堆，籠以土牆，內藏軍火，輔以蘭石渠答，人入守之，以爲城之犄角保障，必可制勝，天之所庇，棄之何也。

初六日晴暖，無風。安西東北兩門積沙過城。午初行，出北門，北望有村樹，城南有土城，已頽廢。西行三里，至蘇賴河，河寬半里，水分四支，深者平車軌，沒馬腹，發源阿克塔齊沁山，北流至玉門，漸西北流，經安西燉煌之北，折向西南流，入於哈拉淖爾，昌馬河、黨河俱匯焉。淖爾即海字轉音。上岸二里，至龍王廟，廟南向，正殿供龍神，東西廂各三間，殿上懸乾隆御書神功顯濟額，神龕左立乾隆二十五年御製碑文，碑陽滿文，陰漢文，左相篆書翰海波清額。後殿供天后，東西廂門窗已殘毀，大門西有道光年

聞西寧道德公重修碑。過廟向北行，入大戈壁，風日慘淡，沙石青黑，車行其上，乾澀不膏，如轉空磨，如拉滯絃，數車相和，地殷殷隆，自成音調。蓋戈壁本冰海水，渴後塵土已爲恆風吹淨，沙子不能存水，無土無水，故爲亘古不毛之地。時已正午，行四十里，饑甚，無屋可息，即倚車炊飯。食後行二十里，至石鑿子已昏黑，下車便旋道左小山，砂石結成地窰二，一東向，一北向，內男婦十餘人，均行路寄宿者，無主人，無水火。上車行三十里，至白墩子，宿東頭路北第一店，土屋十餘家，井水不深，稍鹹可飲。

戈壁皆粗沙雜石，無田土，無草樹，無人煙，禽獸亦少。自安西至哈密偶有二、三雀鳥。所可見者，天光雲氣，日月星斗而已。天色無青藍，惟白暗朦朧，亦無片雲濃雲，日色昏昏淡白，無風時日出日落，稍清明，新月半弓，娟娟窺人，而冷獨之色可掬。北斗高懸，更見邊塞莽蒼光明氣象。近白墩五六里，高低顛頓，有沙處行澀而穩，土埂無沙，則堅硬而不受輪，震動尤甚。墩西頭右有塘水，色深綠，養鴨數翼，墩北一帶，土山平迤，有泉七八，東流溉地，種麥菜三石餘。四圍皆小山，中藏水土，能生物也。墩內軍塘二，客店三。出關至戈壁，雖體弱之人亦必健飯，嗜飲，蓋風高地燥易渴，車行震動，脾胃運輸易饑。

戈壁二字本蒙古譯音，人多不解，以義論，戈壁者斜欻，壁者赤立，言其斜欻赤立，不宿一物也。西域爲用兵之地，金戈鐵馬，壁壘常新，古今一大戰場，因名而思其義，亦不嫌穿鑿也。午後暖甚，一裘欲脫。

子芳偶談其同邑宋進之太史，學問淵雅，何嘗不從八股出。余謂非八股中多人才，乃義理深者即人才也。經言義理，即以記事，史記事而義理亦在其中，然事實一成不易，義理層究不窮，故史有盡，經無窮。近日取士重史而輕經，三十年後便嫌陳，因今日之新，即他日之舊也。嘗經居其六七，史居其三四，相爲表裏，自然歷久長新。光緒紀元以來，多取績學之士，仍從詩賦經古場中得之爲多。

初七日晴暖，午後微風。前過汴梁，購一小泥爐，乃不灰木和成者，從余八閱月，同行六千餘里，天熱炊飯煮茗，天寒煨手足，賴以不饑不寒，忽被粗奴失手碎去。東坡云：「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無論人物與我有情者，便不忍捨棄，爐其小焉者也。瘞之，並悼以詩。未初出店，西北行，沙堆土阜，如連塚升降高下。四十里至獨山子，廢牆二三，路北有長山，過此行亂山中，彌望青黑，如銅綠，如死灰，尖圓長短，斜欹凸凹，偃蹇離立，鱗鱗鱗鱗，均青黑碎石堆積而成。時見白絨花，類人工翦紉，纖纖可愛，近之白草也。莎車行紀謂席其草一名寒蘆，即西域傳之白草，今誤爲岌岌草。紀氏雜記，岌岌草生沙灘，一叢數百莖，莖長數尺，即漢書息雜草。山下碎石作黃白色，時有綠草成叢，有莖無葉，似春草新生，峯視之，乃枯莖而蒼翠不敗，皆麻黃也。又行三十里，至紅柳園，已戌末，土屋八九家，客店三四，有泉不甚甘，可飲。店內無門，關外各店無案几，無坐具，無窗，土炕高至三四尺，上下不便。共行七十里。日出甚暖而冰不

消，純陰凝結，雖太陽熱力，亦不能透，此沈滲冥漠之野，我行曷爲忽至此。

(天)

月色光明，初八九已與中土月圓無異，蓋夜靜無風沙，而西北又金水所生之府也。戈壁在中土西北，爲天山葱嶺崑崙下游，上古之西海也。洪水時爲衆水所歸，將各山細沙碎石，順流淤積於此數千里內，又有風雨冰雪，摧蝕消化，愈積愈厚，海水既涸，遂成一渴僻無物之戈壁，其細泥淨土已隨風水飄流，至秦晉齊豫平曠處，遂爲綿密純淨之大塊，而萬物叢生，人居樂土矣。戈壁是亞細亞一洲存積沙石之地，此萬年不能生植者。坤輿初成之時，石沙泥土泥本混而爲一，略具凹凸之形，並無高山深谷，惟風雨冰雪足以變化之，高者益高，深者益深，此固自然之理與形也。戈壁與滄溟同，試於馬上縱觀，二三里之前，日色微照，便蕩漾白光，隱起波濤，如泛大洋，此白光與野馬迥異，野馬是豎行直走，此乃橫涌平鋪，儼然波濤也。

初八日晴暖，紅柳圍無柳，亦無草，僅小白楊一株，有二泉爲池，引池水種地約數畝，又將地面浮沙挖反許，下見土壤，種菜數畦，覆以糞灰。

關外土屋上覆白草，草有細蟲，以顯微鏡照視乃見，一經烟灼，蟲便吐絲下垂，葳蕤成串，飛塵附積，如瓦菘倒植，待行記喻以藤花滿架，亦能彷彿。

麻黃叢生沙地，織枝蒙茸，黃青如柳初穉。

二泉一大一小，大者人馬同飲，小者開一渠灌園，在北頭路東，四圍皆小山，多稍鹹，故泉水亦鹹。未初行五十里至小泉子，崎嶇曲折行亂山中，石骨橫路，車極震簸，窄處僅容一車。道右多長山平嶺，左多圓峯，紛如亂塚，有碎石積成者，有大石結成而上覆石子者。小泉子在道右，頽垣無人，有泉水味鹹，過此上土嶺六七里，漸下坡，二十里至大泉子住客店，尙寬。軍塘汛兵，居民十餘家，旅店四，泉味鹹苦。自安西州起無驛站，由武營遞文應差謂之軍塘，馬更少且疲瘠，馬不足，易之以驢，有全脊破爛者，有疲極臥地，百鞭不動，以二人牽其尾始起，可痛也。西北路遠差衆而馬政極不講求，馬數不足，又減剋草料，有馬亦不壯盛，遇差至，則拉民馬供役，拉一馬，卽須一人相隨，草料飯食俱自備，民極苦之，安得賢大吏一整飭，爲衆牲造福。冥漠之野，無聞無見，忽一犬獨吠，未幾進店。關外荒店俱以騾馬糞熏炕，熏久椽梁光黢，與精漆同，光明潔淨，以手指力拭，毫無煙煤之色，可知馬牛糞內有油漆質，惜無化學家精求之爾。

初九日晴暖無風。泉在大泉西南沙灘上，有塘，泉水乾處卽成鹽粒，土人食之。昨日塘馬倒斃二匹，汛兵取其皮，食其肉，鬻骨狼藉，萬物以人爲貴，畜以養人，驛馬尤有功於國，顧因剋減芻料，以少當多，令其慘冤至死，無所控訴，亦不仁之大者，得有心人出而調度之，將馬數補足，尋常差事，不准多應，其疲瘠

者收養三二月即成中駒，余到新當力爲當道陳之。

泉水處有水鴨十餘，見人拍拍飛去，旁有菜畦一園。

關外產麻黃甘草，大者逾握，土人以代薪。

行臺已殘壞。體察驛站軍塘情形，馬匹固須足數，若戈壁路遠而馬力不及者，更須酌加。無論人畜，欲用其力，必使其力有餘，方能持久。國家事無鉅細，吝財而不惜物，未有不腐敗者。驛馬足額後，收疲弱歸總廠調養，必能復壯，辦理得法，立見功效，此亦極易事，在當官一留心耳。

未初開車，向西北行，

西北小路

大路不甚，二十里上坡入亂山中，忽東忽西，高下礮擊，亂石梗道，車極顛

簸。約四五里下沙灘，道左有長山，平遠連綿，車傍山行，初遠漸近，又行十四五里，逼近山勢，地多白石，山後出美石，似水晶微黑，星點光芒，共行六十里，約六十五里。戊正至馬蓮井宿客店，店三四，小舖二，駐把總，軍塘額馬十四匹，實養十四，今年倒斃四五匹。照章歲補倒馬四匹，每匹八兩，水劣草枯，不利於馬，宜其倒斃，既不足額，又草料偷減，善地且不堪，況戈壁乎。

戈壁生草二種，一爲白芨，其一蒙茸纖密，根詰曲而有莖無葉，土人名爲爬地基盤，若入盆景，真文草也。二草皆成叢，叢內必積沙數寸。車路近山者以石爲骨，以沙爲肉，無沙處即震盪。石色紅白錯雜，有

青綠如翠者。多狼，白日出沒，土人不敢傷，前有獵戶鎗其一，遂大猖獗，人畜不甯。余謂除惡務盡，僅鎗其一，安得不猖獗。野馬纏回呼爲野瓦阿特，百十成羣，毛色類常馬，見人輒奔避，俟其至澗飲水，伏草際發火器斃之，肉味頗美。泉巖苦，同行皆患腹疾，余亦便澹，服厚樸神麴，始愈。

馬蓮井

兜鈴縣古埃，蘭石臥荒圃。曠野虎爭路，昏林鷓嚇人。僧殘山鬼侮，民蠢社公神。雁戶餘三五，誰能饋爾貧。

初十日晴暖，午後西風起，申刻漸息。未初行，路尙平，二十里入亂山中，東彎西折，沙軟石硬，左撐右距，車震簸甚。路左有廢牆十里，入咬牙溝，兩山逼近，出溝右坡有碑座，不見碑，坡下亂石成堆，有葫蘆形者，有人形者，車夫均以油抹之，謂行車卽速。五里有小廟，名遊神廟，亦供以油。又十里道左長山平迤，長山西南有一小山，上銳下圓，道右有小山二，倚抱如連塚，土色赤黃，兩山逼近，路狹於巷，山土爲風雨摧剝，細皺如牛毛，山下石骨隱現，覆以紅白砂子，車簸如倒篋。又數里四山漸開，入沙灘稍平，而砂礫森錯，如春肉糜，如剝骨肢，如埋齧露柄，如立劍植鋒，爲之目慄。又十餘里兩山高起而逼近，路寬約十餘丈，共

行七十里。戊初至星星峽住店，有房有明窗，並借得一桌，甘州以來所未有也。今日向西北行十之七八，向西行十之二三，自馬蓮井以北，四山叢抱，地勢極高，乃戈壁之背背也。西南望瀚海甚低，北面亦有瀚海，隔山不得見。客店五家，店南有井深丈餘，水味淡而微甘，辛卯待行記謂馬蓮井及此水均鹹苦，余嘗之馬蓮井水亦較淡，今日水味頗甘，似已今昔不同。泉出於地，甘者本多，因土鹹苦，泉由土出，甘味遂變，日久爲泉水浸漂，鹹苦漸減，亦其理也。駐守備，有關帝廟，戈壁極敬關帝，人不到處，鬼神得而治之。

夜間子芳同出步月，訪陳一老，徘徊懸崖大石之下，覺冷始歸。談及前客浙江織造署有一老役，忘其姓名，年將七十，眇一目，自述杭垣陷後，賊首某僞王住織造署，病死於內堂，南院東偏，椿樹十餘株，下開一穴，深二丈餘，甃以磚石，竇三棺焉，中藏屍，左右各藏金珠重寶，開穴用匠三十餘人，老役與焉，封穴日悉戮而閉之，恐其漏言也。老役以事他出幸免，言之縷切，願具狀呈官，虛則置之法。織造恐滋物議，不敢啓，有一二欲啓者，旋病卒，或尙有待也。有人夜至後圃，月色昏黃，深樹中忽有光，一人短衣結束，類演戲之裝，武松者，髮被面，頭巾綴一珠，如鴿卵，手短刀，飛步而無聲，伏牆而滅，牆外數武卽穴也。子芳不妄言，鄺塢金穴，貪暴一轍，特誌之，後人必翻其屍也。

至關帝廟，奴子李才患病，求一籤曰，班超生入玉門關，余曰，生入幸矣。道士復請余求，爲詠昌黎。

竄逐蠻荒幸不死，衣食纔足甘長終，侯王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爲功。』句答之而止。

十一日晴暖微風。星星峽兩山夾峙，悉大石層疊峻嶒，千狀萬變，西來未見。峽口北卽軍塘，井泉在道左山下，井眉有木欄，深丈餘。旅店均負山而屋。峽口道左山岩洞內回回墓，有亭有堂，墓在洞口，上覆石室，室中青石如砥，有臥像，仰如屍，下褥上被，又以白單徧書回紇經，掩覆之，而頭顱手足凸痕宛然，啓門而入，遺蛻在地，陰森逼人，爲之卻步。土人呼爲回回墳，其門首題云：唐朝回回一千三百四十年，高人不復水土到此間，語甚俚，纏回稱之爲聖，過者必祭，土人傳係肉身乾腊，髮長幾二尺，何以不棺不藏，千年不壞，與高僧坐化同也。余啓視之，乃墳也，而故作人形以示異。戈壁之路有三等，或沙或石，或沙石揉雜。

戈壁人謂卽瀚海非也，瀚海在內外蒙古之間，天山南北乃戈壁也，名異而實同，中央積沙深浮，人至則陷，可行者皆傍邊岸，如履斜欹之壁。瀚海乾渴而望之，水氣濛濛，沙土鹹滴，質與海同，戈壁亦然。午正行七里上坡，至關帝廟下車瞻拜，廊下立木碑，敍修建緣起，道士供茗飲，小坐廟前石盤陀，廣平幾一畝，出廟左轉，鑿石爲路，初寬漸狹，僅通一車，繞至廟背下嶺，入大澗，澗底土色黑黝，湖上千峯競秀，萬壑爭奇，如列屏障，山根大石平鋪偃臥，如鱗甲森錯，爪鬣怒張，天帝斷鼇，其在斯乎，此戈壁山水極雄秀者。

田湖底向北行十餘里，左山根石色青黑，又數里道旁小山絡繹，有沙有石，共行五十里。至小紅柳園，道右有吳中丞新設腰站，泉水甘，道士劉青山主之，向西屋三間，中廳，左右爲臥室，室內有長炕，前簷開窗，中置桌椅，廊寬三尺餘，外繚土垣，爲車場，北垣下有槽有溷，布置井然，行人德之。入屋小憩，已酉初，旋行夾道叢山被地，簇石成山，石如卵，如拳，如沐，如點黛螺，磊磊落落，不見寸土，殆爲風雪刮淨也。路行山峽，石骨迸露，震撼異常，有沙處稍平軟，不及三之一也。共行四十里，宿沙泉驛，客店三，井水鹹苦如滴，幸攔水足用，店家亦藏淡水，由星星峽小紅柳園運來。出星星峽向西北行，有小徑約六七里，經深溝上，有雍正年間立碑二，爲水所冲，車不能行，只通騎，共行十六七里，始與大道合。土人云，星星峽至沙泉驛，由小徑，可近二十里。

風沙之域，焦僂之野，羣相驚曰有鬼，於是鬼益爲厲，立廟祀關壯繆鎮之，鬼乃塞薜荔，駕赤豹，從文狸以去。異哉！鬼者人所化也，人所聚處，鬼亦居之，都會喧闐，羣生醜幻，含沙射影，無形無聲，鬼每乘人之敝，闚其室而玩弄之，人之智不足與鬼爭也，乃刻木飾土，以無召無強名爲神，欲以治鬼而福人，其久也鬼與神狎，又或竊神之威權以戲侮人，人之爲不善也，盡精耗神，窮日與夜，其志必惑，心必怯，曖昧畏縮，常疑鬼之虛無陰狠，足以禍我也，復設牲醴，發信誓，以求助於神。戈壁荒僻無人，安得有鬼，豈沙場馬革

中毅魄歟。夫五帝三王之世，有鬼而無神，君臣父子昆弟朋友各得其道，人道近則神道遠，人死曰鬼而已。至春秋列國始有神，神者乃昏暗邪曲紛亂不平之氣所鬱積而出焉者也。生於火者則治火，生於風者則治風，神之甚者則爲妖，人道修，善惡分，神將避位而聽命於人，至人所不治或治而失其平，神斯乘除而調劑之。瀚海戈壁曠遠杳冥，朝廷疏節闊目，不欲以文法重困遠人，而官吏不體此意，輒欺邊氓愚懦，放手魚肉，視爲利藪，神或宣導幽滯，監察貪暴，以佑吾民，亦理之所宜有者，故其爲神也必明必靈。

軍塘馬四匹，其一奄奄將斃。驛有三弊，一站太遠，二額不足，三草料偷減。站遠則馬力疲困，不足額則一馬當二馬之用，偷減則馬常苦饑，安有精壯。若整頓，必須補足額數，三四百里添一總站，如一站常額十匹，飭補足外，再添給五匹，則一站得馬十五匹，於十五匹內抽調五匹歸總站喂養，二十日仍發回分站，再抽調五匹回總站，至二十日又發回，周而復始，則可杜缺額減料之弊。分站之馬必精壯，一馬足抵二馬之用，猶之人時其飲食，均其勞逸，未有不強健者。疲弱之人欲以調養變爲強壯，十人不過一二，若馬齒未老，因傷力乏食，不堪驅策，一經調養，則十馬定有七八復壯者。積弊太深，若空言責成，派人稽查，終無實濟，此乃邊省要政，總之難在得人，此等人才到處皆有，不求亦不至也。

丁丑冬侍居無錫官廨，某日夜夢遊行曠野，煙霧蒼莽，月明如晝，至一小山，土坡有關夫子廟，月光照見廟門，紅箋大書聯云：『萬里長風清塞地，一輪明月滿中天。』推門入，闕寂無人，殿上一燈熒然，神輦低垂，鑪香未盡，立廊下看月，久之乃寤。次日以語仲弟，三十年來幾忘之矣。乙巳正月得遣戍耗，仲弟寄書曰：兄不憶丁丑冬之夢乎？萬事前定，夫何尤。過蘭州時，介侯言星星峽關廟靈異，過者必拜，既下車，隨同人拈香，出熟視風景，彷彿夢中，但殿宇卑狹耳。憶夢中門外尙有大石如屏障，以詢道人，道人曰：舊有青石堆簇，已鏟平之矣，聞之益訝。

過回回墓

峽口巉巖疊石屏，墓門香火闕芳馨。幸逃南海青蠅弔，來取西天白馬經。蛻化衣冠藏古洞，靈來風雨暗空庭。一坏占斷雲嵐色，手酌清尊倒玉瓶。

十二日晴暖，午前起風，午後漸息。未初行，午飯，奴子爲調海黨作湯，頓有感觸，憶九歲時侍先母避亂商城山中，蔬米不濟，季父楚亭公督課甚嚴，每夜子正始率弟綬歸寢。山深戶外虎狼嗥嘯，散學時先母必擁衾以待，令乳母高姥執火候於門，一日食盡，余夜苦饑，反側於牀，先母曰：汝饑乎？起尋

雞窩中新生一卵，撥餘火煨食之。暑月病渴，先母調海黨一盃，教福曰：今日多讀十行書，歸以啜汝。至今思之，爲之哽咽。熙甫周孺人事略，畢文先批事略，小子從不忍卒讀也。未初行三十里，四點鐘至腰站，亦吳中丞設，去年九月造成，布置與昨同。前因道遠一歲凍暍死者七八人，故設中站。出沙泉驛西北行，北大夾道長山中開沙路，有石籐車。二十里後入沙阜間，沙堆腫漫如肺葉，映日殷紅。自獨山子至此山始盡，多碎石。又五里入曠野平沙，叢草黃白，砂礫雜黑子如豆。五里至腰站，屋後有泉，深五尺，味鹹鹵，飲之壞腹。五點半後行十里，八點三刻至苦水驛，平沙無垠，極目寥廓，碎礫下沈，飛沙上浮，車鈴潑潑亮以洪，馬鈴琤琤以清，日淡淡，風鳴鳴，車夫揚鞭，聯袂而歌呼，車中兀坐，悠悠揚揚，如舞秋千，浩浩蕩蕩，如泛滄溟，使我想成連之水深而遊盧敖之汗漫，仙乎仙乎。將至苦水驛，月明如鏡，沙軟如氈，八輪同碾，寂闕無聲。驛站一客店，看電桿者一，住汛兵。自己刻至夜暖甚，一裘亦不能耐，恐生大風。苦水驛附近二三百里向多黑風，飛沙走石，皆不見物。詢之土人，站內養馬驢各一，沙泉驛馬七驢二，驛東北有關帝廟，內一鼎，雍正年鑄，鐘亦精，古字頗多，大刀已折爲二。

西北山水疆域見於古史者，惟班范書傳較詳，唐宋以來諸家著述，就禹貢山海經水經注及散見諸史者，緣引指證，未親歷也。邊鄙漠野，山水多不著名，譯音以華文代之，差謾尤甚。論中原山水，自當以

崑崙河源爲緣起，崑崙經道家附會，反成荒渺；黃河禹功告成，禹貢略而不詳，後世但知神禹之績而不深求禹功之所在，亦孜孜矣。予嘗考之，漢唐以後，河患在龍門底柱以下，禹時水患在積石以下，龍門底柱以上，何也。地球南北極爲日力所不及，皆有冰海，開闢之初，戈壁瀚海皆積水之區，一冰海也。至地球受日力久，陽氣薰灼，悉融而化之，而洪水作矣。天山以南之水聚於戈壁，蒲昌海、黃河其尾閭也。天山以北之水聚於瀚海，齋桑淖爾、額爾濟斯河其尾閭也。今瀚海之水由額爾濟斯河歸於北海，故道尙存，戈壁之水由蒲昌海歸於大積石之河源，故道已就湮塞。予經玉門安西，過蘇賴河，入大戈壁，南望平沙無垠，沙石中偶檢螺殼，其爲積水之區無疑，詢之土人，由燉煌騎行七八日可至青海，但多流沙，誤行即沒入，與弱水無異。凡流水所經之域，積久始有流沙，燉煌距婁千餘里，共十在羅布淖爾下游，當日葱嶺諸水，必浸淫蔓延此二三百里內。夏蘭亭大令云，伊在婁羗，遣人隨纏民由屈莽山赴西寧，歸詢之，所行之路，高低曲折，皆沿河而行，可見此卽蒲昌海入黃河之故道，年久爲風沙土石所埋，或斷或續，不成河耳。前人知塞外之水與黃河同源，而不悉其故道流通之跡，因爲伏流潛行之說，似是非而非。今日四海之水日見枯減，而崑崙葱嶺南北河較之洪水以前，已成涓涓細流，蒲昌海與黃河遂成兩截，亦坤輿之大變也。洪水時塞外葱嶺諸水漲盛，溢入黃河，下注中原，三門以上又爲層山所阻，縱橫泛濫，崑崙以東難

奠厥居矣。林之奇謂孔安國曰：「施功發於積石，或鑿山，或穿地，或通流。」此說不然，使自積石而下，龍門而上，果有鑿山穿地之迹，則經無緣略而不載。傳寅曰：「龍門而上，積石而下，地高而水不爲患，禹功所不加。」此二說也。讀書而不察地誤矣。禹貢導河無不探水之源，河爲四瀆之一，焉有不探源者。積石山在塞外西羌中，所謂大積石也。杜君卿沿隋代移置積石軍於鄯州西南之誤，指河州爲禹貢積石，元和圖志謂河出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注於蒲昌，是置積石於蒲昌之西，其誤滋甚。陶氏侍行記謂禹貢積石乃塞外之大積石，最爲有識。然河源尙在大積石之西，由塞外至河州，源近而流不塞，謂禹不施功可也。若河州以下，底柱以上，山巒包裹，峽口緊塞，疏鑿之功必多，至三門鑿後，大功已得七八。禹貢只以導河積石至於龍門二語該之，底柱以下至於九河，禹必全用土功，古籍淹略於禹功至劇處都闕而不載。其類於龍門者，如蘭州東崗峽，賀蘭牛首青鋼峽，以至龍王辿底柱三門均開山鑿石，萬年不壞，至今痕迹宛然，何以謂禹功所不加也。太史公謂禹以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乃醜史記作斷史記舊本亦作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此亦臆度之詞。禹醜二渠，於經史別無可考，漢書溝洫志引用之，註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南折，其一則漯川也，今山東東昌府清平縣卽古之貝邱，今濟南府屬臨邑縣卽古之漯陰。漢地志註謂平原郡高唐縣爲漯水所出，又漯陰縣注漯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是二渠在維內大

係以東，以全河論，已屬下流近海之地，必卑下，爲水所歸，禹但分其流以泄水之怒耳，若河本下引，而載之高，強就下之性以就高，則潰決立見，謂禹之智而出此乎。河至靈武以北，出入長城，今之河套乃北行高地者，亦羣山拱束，地勢使然，非人力也。凡治河以人從水則可，強水從人則不可，性情執拗者不可使治河，河出大積石後，入塞復出塞，出塞復入塞，其入海也，初北流，繼東流，而北流最紛歧，今復北流，千百年後必再有東流之日，此可以預度者。惟東流日久，勢必奪淮，其害最劇，地形北高南下，亙古不易，江河一日不涇，不能一日不經中原，有欲導河行塞外者，有謂江河天險可限人飛渡者，皆愚妄也。漢武時，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昆侖，注勃海，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延年之意，欲引黃河行燕晉塞外，從臧緡入東海，不經中原，可謂奇策，然則秦晉梁魏兗豫之水，又將焉歸，亦可謂不思之甚矣。武帝壯而斥之，但云河迺大禹所導，聖人作事，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而不能道河所以難行塞外之故，宜漢一代塞宣房，鑿底柱，草從事，略同兒戲也。太史公謂中國山川首在隴蜀，尾沒勃碣，吾嘗取以論黃河，黃河首尾與中原河山相終始也。夫水由地中行，常流順軌，何至浩浩滔天，昏墊之災，懷山襄陵，必昔無之水而今有也。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是言洪水在堯前，至堯猶未平，語自分明，後人因九載續

用弗成一語，遂謂堯有九年之水陋矣。淮南子云，洪水之患不自堯始，本於孟子也。洪水之災，中外皆同，而臚部一洲爲尤甚，葱嶺崑崙冰雪爲之也。惟堯始發奮以與水爭，惟禹能導積石，鑿龍門，釀二渠，疏九河，開萬派，朝宗之一源，河患既平，而西北王氣輸入中原，四千年來文明大啓，遂駕中天而上之。古今有大患，乃有大功，美利無窮，悉自大患始，洪水猛獸，爲禹與周公作也，今有甚於洪水猛獸者，其必更有禹與周公可知也。

洪水之世，浴沐三光，漂沒萬象，蜉蝣之民，陰弱昏闇，與水相濡染，不知水之爲患也，水與人爭地，人與蛇龍雜處，上巢下窟，得免爲魚幸矣。帝堯神聖，相高察卑，望海知歸，始毅然以與水爭，天卽生鯀與禹以解萬世生民之厄，治水爲開闢後第一功，鯀在當時必以非常之才，負天下之望，堯始咨而任之，以滔天之災，而欲課功於一人，觀成於旦夕，此必不能也。舜之殛鯀也，禹爲司空，被髮徒跣，以爲之請，舜曰，降水傲予，下民昏墊，功成受天祿，不成行天罰，不敢貸，汝能拯民於水，予將薦汝於天。禹讓於稷，皋陶不許，乃受命，焦勞苦思，深求鯀之得失利病，以法以鑒，以告厥成功，舜乃採元玉，鑿大圭，以錫禹而禪焉。鯀之治水也，惟於底柱之下作隄防，補苴潰決，故勞而鮮功，禹則探源積石，開山鑿峽，任水所之，加利導焉，故用力省而成功速，鯀爲其難，禹修鯀之緒，論功只當鯀之半焉，後世神禹之績而罪鯀之債事，豈

禹之心哉，豈禹之心哉。

十三日晴暖，有風，將晚風厲，亥初息，雖暖而減衣，即覺涼，地氣寒也。未正行，出驛見各店壁均塗紅土，西有土阜二，豐而平，左阜爲電桿廠，車行粗沙碎石之上，乾濇生滯，與蘇賴河龍王廟戈壁同。沿途平曠，而土阜沙坡，高低起伏，氣旺而有情。五十里至天生墩，墩在道左，土色赤，高十餘丈，長倍之，卓立大荒，向西盡處起一峯，上堆頑石，夾道多赤壤，稍澗間雜，如雪上點硃，晚霞萬縷，白雲絡之，互相激射，真金碧世界也。過天生墩八里，七點鐘至腰站，亦新設者，屋後土作蒙古包一，道士穿兩井，一在屋西，深二丈餘，見粉白沙石，厚四尺餘，尙未及泉，一在道左，已深丈餘，見溼土，以土色驗之，有水亦必鹹苦，然鑿井見泥，水不遠矣。道士向余募化，助五百文，茗坐一小時，復行四十二里，丑初至煙墩住店。今日路平曠而堅硬，有石處頗顛簸，過天生墩向北里許，土阜起伏類岡巒，日將落時，烏雲障日，濃淡縱橫，日在雲內，隱現深淺紋縷，因之奇變萬狀，安得畫日手寫此夕陽無限好也。辛卯待行記，由苦水至格子煙墩，據哈密廳丈八十三里零，因驛夫不願，酌定作一百里，今行十一點鐘之久，以尋常車行遲速衡之，實有一百十里，車夫口稱一百四十里，亦虛數也。自過蘇賴河入戈壁，至此未見一樹，昨日過腰站後，尙見草灘，今日行百餘里，不見寸草矣。關外楊多柳少，楊者揚也，枝盡向上，柳者留也，故送別則折柳，其條下垂，有繡

繕之態，令人依依，乃植物之最多情者，戈壁枯槁無情，誰送青眼到逐客也。

滄海橫流，震撼五岳，漂沒萬象，吾胸中自有太古崑崙爲大地之根，葱嶺天山爲正幹，終南太華太行太室已由幹生枝，古帝王悉胚胎於此，如欲見四千年以前氣象，當於戈壁求之，若僅遨遊三江五嶺，天台羅浮，不過盤旋花葉間爾。

江淮河漢必有匯一之日，其期遲速，當視河行爲候。河北行入海其期遲，東行入海其期速，然皆以淮爲樞紐。淮南行入江，北行入河，尙可以人力束縛驅使之，若河奪淮，淮不能容，必移禍於江，江亦不能容河也，吾淮之南，江之北，其爲魚矣。堯時洪水之患在西北，若四瀆匯一，則其患在東南，善治河者，其預防之。黃河圖以大清一統輿圖爲最詳，以行水金鑑所繪形勢爲最顯，然於河兩岸之山太略，又不著名，非善本也，後附古今黃河通塞圖，閱之大勢了然，亦嫌地名太略，近日講求測繪，必有精本續出矣。

西域多良馬而巴里坤產尤異，身長七尺弱，高三尺強，腰細耳聳，雙目有棱，蹄圓而腕細，尾絲與蹄齊，中馴一日行五六百里，性悍黠而戀羣，不服駕馭，劣於騎者，軒前舉後，鮮不顛墜，引去數百里外，往往脫銜概馳蹄，喪馬並失所負物，於是畜馬者相戒，不列於廐。巴里坤天山北有蒲類海，漢蒲類國所由稱也，廣數百里，四周泥淤汗沮，葦荻蒙翳，人不能至，羣龍窟宅其中，時出與馬媾，其媾也繞馬身數匝，納尾

於牝，挾之騰起，黑雲圍之，雷雨益厲，須臾雲覆馬墮而孕成矣。產龍駒，殊形詭狀，雜衆中人不能識，其氣上燭房星，如火光照夜，如山林竹木，如埃塵，如門上樓，如紫烟，如白粉沸，與猛將氣同，可望而得之。李學文參將云，凡龍種高大逾常馬，長頸，有翼隱被鱗紋，門驥覆面，鬣長過膝，尾蓬蓬若箐若葦，羣馬游戲踢齧，龍駒獨落窠蹻蹻，垂頭短氣，垢污狼藉，非病非癡，終日遑遑，若無所之，衆馬與之戲，畏避若不支，遇美草必讓衆馬先，所食恆不飽，厓嵐骨立，不如常馬，神駿也。夏月馬場時有烈風雷雨，飛電下掣，羣馬驚迷，龍駒獨縱橫蹴踏，雷火纏之，振鬣長鳴，不焦不濡，冬月雪花去身尺餘即飄散，晨出先衆馬若隊長然，晚歸必爲殿。凡育馬任購者自相，善相者詳於神骨，略於皮毛，相定御人以長竿染赤泥識其脊，乃跨他馬，懷勒鞞，入羣馬中，稍近捨所騎，縱身馬背，或脚驥抱頸，任其驚竄，馬力盡汗出，而後徐繫以歸。龍駒遇御人，揚揚如平時，馳數十里，卽自止，俯首就轡，惟不受鞭箠。藝有龍駒爲某總戎所得，行至玉門，飲羣馬，獨昂立以鼻嗅水者再，終不飲，御人鞭之，遂逸去，既去方知叢薄中有浮屍也。龍駒還蒲類海，隱狄葦深處，一日虎至，羣馬奔散，獨與虎鬪，斷虎一爪，土人於大雪或日出時，尙偶聞嘶聲也。有見其鬪者，蓬鬆人立，驥鬣怒張，神威振奮，疑獅疑象，迥非馬也。參將云，龍駒雖貴亦時出，或遇之而不識，或識之而不能得，旣得矣，動違其性，亦一去而不再出，且有誤入牢籠困鹽車而死者。嗟乎，麟不待聖人而出，安見其爲瑞

哉。

十四日晴暖甚。格子烟墩店四，官店甚寬展，水隸共四井，井平地四尺見水。路南阜上有龍王廟，北有舊驛，戈壁穿井均方式，內障木板，井口架木欄爲肩，堅厚耐久，可以爲法。未初行六十里，七點一刻至長流水。初出煙墩，夾道土山頗高，路狹如峽，旁有沙石結成大塊，沙灘厚積，車行濇澀。約三十餘里，西北有雲山，鬱然高峻，與雲氣相連，土人呼爲小天山。至灘沙淺細處，又行十餘里，下坡，道右泉一，土屋三，墾地十餘畝，沙盡出戈壁，平地有荒草，與中土同。又八九里，道右泉三，清而甘，又五六里，至長流水住店。出沙灘後，但聞鈴聲，不聞輪聲，軟膩如綿，地質係極細泥土結成，深至十丈，可決其無砂石，與中原膏腴同，徧地生草，纖密暢茂，此最宜開墾者。途間與子芳語曰：此江南上腴也，從何飛來？子芳曰：何以知之？余曰：徧地生草，將到店，樹木蔚然，柳色葱郁，杏花盛開。余笑曰：何如？泉水在西北山坡上，匯爲二池，味甘，他站馬來飲，驅之不肯去。樹大小近百株，山在路北，有關帝廟，店四，居民小舖二十餘。泉水其清若鏡，味甘若醴，雖江南惠泉不能過也。摘園蔬，洗泥芹，溫秫酒，淪脫粟，與子芳共食，不覺入醉鄉。

余前謂戈壁之路有沙土石三者，尙未盡其變，凡車行，乾濇重滯而響聲殷地，糾蓼叫募，空洞沈濁者，必上積粗沙，下結碎石，厚至十丈，無寸土也。凡車行最浮最速，不軟不跳，其聲碌碌無餘音者，必地質

堅硬，土凝結於上，而石盤踞於下也。凡車行碎磷鬱律，如鼓如雷，聲遠而長者，必近山之地，土蒙石竅也。有時車聲唧唧，不疾而馳，既安且和者，必地質純土，土上有細沙，沙上復有輕塵也，略同古之蒲輪。聽車聲而知地質之各異，耳與心通，能令行役忘倦。嘗語介侯兄弟曰：日日吃飯莫枉吃了，日日走路莫枉走了。華封笑曰：可惜祇發爾到新疆。

北斗握中樞，日月經緯之，消長分寒燠，各自有程期，冬至陽初長，夏至陰始基，妙在姤與復，乃見造化機。此余句也。春氣由西北至東南，地受天氣也，熱生於日，寒生於月，日初出之氣盛，將昏之氣衰，東南受旺氣，西北乘衰氣，東南草木正月發生，戈壁四月方見萌芽，其故由地氣高寒，日力不足，必須俟東南地中陽氣上升，漸漸熏蒸，自下而上，始得熱也。天氣自西北至東南，地氣則由東南至西北，天雖陽而氣寒，地雖陰而氣暖，東南木火之鄉而非水不生，西北金水之府而非火不生，交相爲功，乃後天八卦流行之理。余西來方識此意，天道循環，人事消長，不外此矣。

天道屬陽，仁也，喜弱；地道屬陰，義也，尙強；強則務進，進而不已，必過，天道每乘除之，使協於中。人道從地，更強於地，凌弱暴寡，有進無退，盈滿爲災。天道循環消長，使強者常不及，弱者常有餘，雖帝王將相，天每限制之，使絲毫不能強求，而昆蟲之細，天亦相生相養，鑿其所欲，使無缺陷，此乾元之德，所以無物

不宜，無時不宜也。君子居易俟命，貧賤患難，不怨不尤，亦惟信天而已。

三月十四日夜至長流水

瀚海塵沙路幾千，風饑龍渴見人煙。杏花楊柳長流水，白雪黃蘆不夜天。浩蕩春風生杖底，招邀明月到尊前。果然域外桃源好，小住還應六百年。

偕李與銘軍門出關

萬里赴戎裝，西風日夜涼。邊城秋草綠，砂磧暮雲黃。馬角生長道，龍旗下大荒。葡萄沈醉後，寶劍吐光芒。

十五日晴暖，東南風甚厲。戊壁三月必屢有東風，凍解而耕開矣。此地氣由東南上騰之證。登山坡小園見杏花四五株，臨風濯濯，有不勝羅綺之態。余曰：此坡老黃州海棠也。子芳云：此花若在江南百花叢裏，未必動人顧盼，到戈壁方見丰神。聞之慨然。未正行二十五里，待行記作三十五里誤道右有土屋已圯，泉在路左，味頗甘，稍濁。因大路有水，繞向東北行，約三十里，過大泉，土屋三四，林木蔚然，牛羊成羣，白楊二

株頂枝屈抱，似蓮花含苞未放，途多沮洳水泉，有耕地。折向西北行，約十餘里，至黃蘆岡驛，沿途盡草地，多黃蘆。共七十餘里，行大路只六十里。冬月可行，春暖冰開，泥濘多阻，故多繞十餘里，到店已戌未矣。店四，有一店最明淨，每屋開窗，民居十餘。道北雪山距此七十里，遠望山似兩重，高者乃雪山，產松木，最堅直，電桿用之。由雪山澗南注有河，自乞竿淖爾來，經拔木登之南，沒入沙伏不見，欲引至黃蘆灌田不得。自長流水以西七八十里，到處有泉，且味甘，殆雪山澗水由沙內暗注也，土人呼小天山，卽巴里坤天山之南幹。

戈壁有雪雲風雲，無雨雲，雪雲暗而晶，密普無際，風雲或黃或黑，或昏暗，皆起毛而零亂，橫斜成縷，雲邊參差不齊，或厚或薄。

夜靜店主春米甚喧，雖熟睡猶聞春聲，鷄鳴春息而耳根春聲未息，以詢奴子，則未聞也，始悟佛說，其形雖寐聞性不銷之理，聞在性，不在耳也。戈壁夜深，萬籟俱寂，萬籟俱起，卽空卽搖，卽滅卽生，卽聲卽聞，阿難以聲爲聞，終是鈍根，譬之聾人，兩耳雖塞，聞性自在，聾人之聞比聰者更繁，所以形銷命謝，性不銷滅。嗟爾衆生，循諸色聲，逐諸生滅，所以逐念流轉也。

前雪夜行古浪峽，氣象陰慘，神思惴惴，讀楞嚴，華嚴三十年，至此乃得實證。佛謂風烟燒溺，刀鋸剝

綖，悉由衆生自造，吾默坐輿中，行二十里，偶起一念，而風雪虎豹聲卽加厲，憑虛構想，忽生異境，因思天地開闢之初，洪水茫茫，島嶼隱見，日光騰躍，大荒萬物萌芽蠕動，是何景象；天地閉息之後，燭龍目晦，日輪如墨丸，穹冰凍雪，漫漫海陸，世界暗冥，是何景象；崑崙葱嶺陰壑萬仞，積素太古，日落天低，風號雪虐，立就長夜，是何景象；一葉扁舟，洄湖游衍，忽被狂風吹入黑海，波濤涵涌，魚龍騰嘯，海山蒼蒼，黑雲中一線紅暈，與海波相吞吐，須臾而沒，是何景象；天壤極境，不必身歷之也，世有季札師曠成連蒙莊輩出，庶幾能爲吾道之。

十六日晴暖風，未正行。詢之周店老人云，拔木登距雪山約三十里，距黃蘆岡約三十里，前張勤果劉襄勤派勇七八營開渠引水，過大泉至黃蘆岡東北三里小楊下，因沙漏水，用甃鋪底，渠寬七八丈，一丈餘，來源極涌，文襄疏中盛稱之；惜撤營稍早，渠被夏潦沖開，日久愈圯，至今水仍至拔木登西南沒於沙。黃蘆附近，春末凍解，徧地皆水，入夏日少一日，至五六月愈渴，井水亦枯，非疏通前渠，不能耕種。風沙之區，宜開暗渠，廂板片以禦頽沙，於上流渠口鑿一二塘，以泥沙蓄水，水將入渠，宜曲折作之字形，可杜沙多塞渠之弊，若開明渠，愈寬大，沙壅愈甚，萬難經久也。

天山多垂松柏，匠石伐之，以爲棟樑，年來採用日多，外山將濯濯矣。爲之贊曰，「北山之陽，松柏蒼

蒼，土石之精，霜雪之英，蔚爲棟樑。其脂與液，化爲茯苓松香。而松柏本性，深界斧戕，但願飽螻蟻，棲鸞鳳。枯槁巖壑，不願播挂華堂。』拔木登多榆樹，堅結中車材，宜入考工記也。黃蘆咸豐前有六七十戶，亂後僅店四，耕夫五六戶，驛西頭白楊六株，大者逾三抱，垂柳四五株，爲戈壁中僅見。午正二刻行十五里，至一科樹，纏民五六家，漢民如之。車行平曠，沿途村莊，林木相望。又三十五里至二十里舖，過此夾道青榆碧柳，緋桃紅杏，倚天照海，春色盎然，直至哈密城外，穠鬱掩映，如行萬花谷中，江南惠麓虎阜尚無此豔陽也。共行七十里，住哈密城外，出長流水初向西行，沙細土軟，約二十里，又行二十里，沙石如指，又行坦途十里，至二十里舖，向西南行，土色純白，田疇彌望，麥苗已青。蘭州以西至關外，艱於水，飲酌不濟，竟有數月不洗面終身不浴者。聞尙有一事可詫，大便竟不拭穢，此雖細事，亦民智不開，教化不行之一端。纏民好潔勤洗濯，喜種樹，凡村莊無樹者皆漢民也。今夜作書罷，將毛錐子插銅飲中，忽倒燭上，難作蘭花形，杳如來見之曰，昔聞燹尾琴，今見燹尾筆矣。余始悟，相與一笑。

昨夜月明入戶，就枕不成寐，急披衣，呼子芳華封同起步月，出門，天山積雪，光明襲襟袖；戈壁煙霧蒼茫，波光蕩漾，直是一片淨海；月下微塵數點，明滅有無，掠天山而南，影冉冉拂沙，如流雲落葉，嗒然作聲，乃征鴻也；微風颯然，白楊憂憂撼撼，覺寒不可耐，乃歸。閱漁洋定武蘭亭跋尾二絕，惠駐援引甚該，

而皆以定武原石爲貴，因取行篋落水本，薛氏五字初損，蟬翼本對校久之，華封忽呼曰：燭上何來一大圓影？視之果然，萎蕤璀璨，有頃乃沒。絕域萬里，漢唐一二石刻亦不易得，若攜定武落水本出安西，度大戈壁，良夜月明從容展玩，當自余始，宜其作怪驚人也。東坡黃樓羽衣吹笛，已謂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今去東坡又將八百年，萬事過眼，盡爲陳迹，天山夜月與黃樓同，情無東坡耳。東坡云：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吾三人今夕之游，卽天山戈壁之鴻影也。張博望開西域爲一鴻影，嗣是西來王侯將相，旌旗照耀，威震殊俗，固一世之雄也，乃一轉瞬間烟消電滅，能如張博望者幾人。嗟乎，飛鴻指爪，借雪泥以存，右軍寫蘭亭爲天地間留不盡鴻影，吾人車轍馬跡，地角天涯，略如浮雲之過太虛，流水之赴滄溟，水雲之迹安在哉？然則吾三人萬里之行，欲求爲鴻影且不可得，不亦重可悲乎。

黃蘆岡月夜出游戲作示子芳華封

浮生聚散如搏沙，縱橫六合誰爲家。金輪持世轉千劫，夢幻泡影空中花。風雲戰鬪暗西極，蛟龍擾擾隨魚蝦。漢家天子愛鑿空，浪傳客泛銀河槎。明堂圖成親祀竈，長生欲食安期瓜。神仙往往開殺運，祇

連萬騎森悲筋。區區彈丸四郡地，燕支戰血飛紅霞。至今鬪體泣白草，春雨一綠葡萄芽。青天破鏡幾圓缺，輪臺戍鼓無停撾。抽刀浙米氣自壯，據鞍草檄言非誇。西師僮用我爲將，左右賢王焉敢遮。天山紀功吾遠祖，巴里坤天山有漢燧煌太守裴岑紀功碑新亮老亮何殊差。左文襄自負老亮，稱郭意城爲新亮，又有今亮何如古亮之語。卻令萬里困奔走，鬢絲撩亂烏帽斜。占星夜起望北斗，北斗第四星，三十年來體縮而光暗。私憂竊歎天之涯，我意欲住不得住，電光石火翻水車。窮邊涼月發清興，徘徊照影驚寒鴉。明朝便到宜禾縣，爲呼扣肯蒙古女彈琵琶。

哈密

天山積雪凍初融，哈密雙城夕照紅。十里桃花萬楊柳，中原無此好春風。

踏殘白刺過黃蘆，麥秀宜禾綠似舖。更與僕郎彈一曲，不辭爛醉住伊吾。

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

方。此聯經文爲篇，年來囹圄道路疾病中，皆諷之不去口，可以傲風霆，感鬼神，敵憂患，吾枕中鴻寶也。

十七日晴午風。市賈均漢人，纏民往來其間，凡留髮結辮如漢民者皆應役於官，漢城在東，回城在西，回王居之。

漢武置河西四郡，謂斷匈奴右臂，耿秉謂破伊吾，折匈奴左角，唐元載謂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斷西戎之脛，可見古人籌邊，塞內塞外，聯爲一體，唇亡齒寒，輔車相依，此之謂也。六國以秦爲猛虎，爲大鳥，今之新疆，以一家論，伊犁爲門戶，蒙番爲藩籬，隴甘爲堂室；以一身論，蔥嶺額顛也，伊犁喀什面目也，于闐和闐爲右臂，塔城阿爾泰山爲左臂，天山爲脊膂，右足伸於西寧，左足伸於寧夏，而以涇州平涼蘭州涼州爲臟腑尾閭，全體畢具，儀觀偉然，奈枵腹空拳，仰面而求人，開口而望哺，無立足之地，三宿之炊，危孰甚焉。近屢有改建總督放新疆獨立之議，於是論者遂專以總督巡撫斤斤較量，余曰，官以人重，果得其人，巡撫治，總督亦治，否則同擁虛名，何關得失。惟一人之身有五官四肢不全而得生者，斷無臟腑不全而能久存者，能本此義將甘新聯爲一體，無論如何改建，新疆自不孤露，巡撫總督權限稍分，致治則一，不足爭也。

驛律擅用驛馬，處分甚嚴，宋梅詢以擅給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奪其官。李月卿言同行某乘站馬

至星星峽，馬噴血死，驛夫索賂，費唇舌，站內馬不足數，其稍壯者別藏之，而以極疲者供役，蹄脫膝折，尾滿腑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竟無下車攀而哭之，解衣以羈之者，馬死則歸咎行人，以搪塞本官，騎者又大半粗魯，不量馬力，行不速則鞭之，敝極一倒而斃，物之慘死無過於此者。自格子烟墩至長流水，馬骨數十堆，有臥地未化者，驛馬瘦瘠無肉，又百孔千瘡，皮亦不完，故寧棄之，乃積習相沿，聞尚有坐享其利者，倘目睹慘苦，必不忍染指矣。

初色庫車梨大盈握，色鮮黃，皮薄如紙，味甘如蜜，入口卽化，如嚼霜雪。

哈密王自康熙三十六年俘噶爾丹子及其眷屬以獻，

詔賜額貝都拉紮薩克印，五十四年策

安阿喇布坦犯哈密，大軍西討，額貝都拉獻西吉木、達里圖、西喇河地。五十七年於西吉木設赤斤衛，達里圖設靖逆衛，西喇河設柳溝所。六傳至伯西爾，同治五年殉逆回難，追贈親王，以其子嗣親王衛。新疆回子王公今存者六，曰哈密，曰吐魯番，曰庫車，曰阿克蘇，曰喀什，曰和闐，歲一人入。覲，謂之年班，每班必有恩賞，如寶石、頂黃馬褂、三眼翎、紫纒之類，至覲班多次，賞無可賞，而王公年已老矣。惟哈密封親王，衛，位最崇，安集延亂時，吐魯番等五王均流離，混跡爲民，置省後劉襄勸求得，請於朝，襲封如初。哈密王獨堅守危城，數與賊戰，城得全，故各王貢地均勘丈，升科納糧，僅擁虛位，無理民權，而哈密

一應糧稅詞訟，仍歸王主持。其驛站命盜案乃歸廳理。纏民三千餘戶，每戶月出一人供役四五日，王之田有十三蘇們，卽十莊供役者代種，王給田具籽種，歲收悉納於王，民糧三年一完，謂之貢糧，牛羊馬駝衆數萬，亦民間代牧，其孳生者王六民四，與地方官接用敵體禮，而每不肯自貶，王之威福行於境內，儼然大藩也，然以王之先公臨難，能保土宇，以忠於國，始得繼其休云。

纏俗奉穆罕默德之教，其曆以回教紀元之年爲始，以十二物紀年爲一週，有閏日，無閏月，滿三百六十日爲一年，滿三十日爲一月。正月爲麥哈雅，二月爲色擺，三月爲熱比依兒歪，四月爲熱比依阿海，五月爲甲馬底兒歪，六月爲甲馬底兒海，七月爲兒甲普，八月爲俠板，九月爲熱瑪斬，十月爲俠挖岡，十一月爲子勒卡提，十二月爲子勒阿吉。歲首無定期，每屆二年前進一月，如元年在十月，三年則在九月，其每月朔約在漢歷初三四日，以見月爲度。至十二月致齋一月，白晝不舉火，滴水不入口，夜分見月始食，至月晦齋滿，卽除夕，明日卽歲朝正旦，宰羊祀其先祖，謂之庫旺兒亦提。每月以七日爲一期，第一日爲沙木畢，二日爲雅克沙木畢，三日爲斗沙木畢，四日爲賽沙木畢，五日爲恰沙木畢，六日爲排沙木畢，七日爲阿雜拏，卽禮拜日。入市交易謂之巴札，男子光頂與僧同，女子蓄髮結辮，多者至十餘，以爲美觀。男衣圓領長衫，無扣紐，略似僧衣，有單棉皮無襖，悉以布爲之，有彩色印花者。男女皆著皮鞞冠，色尙綠，

綉金彩爲花，高胎捲簷，皮者以貂鼠羊爲之。以白布纏首爲禮服，女子則簪錦雞羽團圓飾冠上，先以白巾蒙頂，拖至背，再罩白網巾，謂之裹板以遮面，而後加冠，結辮以絲縑，綴銀花鏤片，珊瑚，流蘇，葳蕤，長尺餘，袷綉長不沒足，裁錦綺金絨綴成之，琢珊瑚爲紐，四枚，大如卵。耳飾穿明璫，瑰琳琅玕，長一二寸，條脫雜金珠珊瑚，藥業及臂。約指多嵌鑽石，晶光灼目，豔冶跌宕，望之類天魔。與男子歡，則鋪氍毹，調絃索，婆娑跳舞，抑揚赴節，謂之煨郎。于闐和闐所產尤殊色，彈絲撾鼓，游媚貴人公子，類燕趙云。

十八日晴暖。哈密厥土白壤，產蘿腹，纏名拖驢浦，尤甘脆，有青皮紫肉者，有皮肉俱青者。由哈密赴迪化省城幹路有三，出北門經巴里坤謂之北路，天山積雪，五六月行始便；出北門，與巴里坤路同，七站至七格井分路，向西南經吐魯番謂之南路，近火山，夏月穴地而居以避熱，須冬十月後行始便；由七格井西行，謂之中路，經大石頭，寒暖得中，三四月行最宜。林文忠紀程所謂小南路也。現與車夫約行此路，共十九站，有一站一百十里，餘站多九十，少者七十，末站僅四十里，由安西至哈密十一站，由哈密至木壘河十一站，均大戈壁，無食物，須預備。午後同介侯往遊回城，約二里許，夾道盡園圃，植抱心白菜，纏名阿哈宰，四圍楊柳桃杏，紅綠鮮映。有穿天柳者，楊類也，纏民呼爲素蓋提，高五六丈，孤幹沖霄，或至頂始生旁枝，或自根卽抽條遠揚，纖碧蒙密，觀之生氣勃然。入城至哈密王府，王名沙木胡索特，大門二門向

南，宅門東向，規模卑儉，旁土上泥，與民居同，花園在東，執事引之游，圍廣百餘畝，土徑上覆以磚，有亭館三四區，結構雅潔，而古木連陰，百花齊放，紅白炫爛，爲中土園亭所未有。出園往禮拜寺，有老楊八九株，呼九龍樹，大者盤屈馱餘，獨幹年久心空，存皮又久，皮四裂，或植立，或倒地橫臥，生穉發孫枝，復逾數抱，離披重疊，槎枒撐距，龍鱗犀甲，如唐松漢柏，亦偉觀也。出城楊柳夾道，車路寬十餘丈，渠水環之，里許入漢城西門，過左文襄祠，停車瞻拜，後堂三楹，前爲捲廊，庭中供文襄捏像，高尺餘，障以玻璃匣，將墓前五日製也。光緒九年，家君官昭文，公時督兩江，至福山閱兵，余從武帳中瞻仰，如泰山喬嶽，楮拄乾坤，不僅虎頭燕領也。此像已稍帶病容，固應浩氣還太虛。堂前裝楯左右各四扇，刻公道光中禮闈下第後詠懷詩八首，錄以歸。公不以詩名，而卽詩可以見偉抱。又同治元年軍次重九七律，已入磨盾餘藩，余久見之，忘其第五句，今得之，快極。出東門，歸店將昏。

乾隆間德威遠播，臣妾四夷，有香妃者，原爲哈都擊地罕所育，食沙棗花，久吐氣若蘭。地罕多田，愛妃而怠於耕，妃晝已像與之，地罕攜至田間，被風吹去，某大臣得之，以進。御後思鄉，歸至哈密，飲藥，沒葬於喀什回城東門外五里大禮拜寺，土人呼爲香娘娘廟，每年三月大會，齊集拜墓。佛說玉女寶冬則身溫，夏則身涼，舉身毛孔中出栴檀香，口出優鉢羅華香，豈香妃之謂歟。

附左文襄軍次重九七律：萬山秋氣赴重陽，破屋頽垣關戰場。塵劫難消三戶憾，高歌聊發少年狂。
五更畫角聲催曉，一夜西風鬢欲霜。笑指黃花吾負汝，荒畦數朵爲誰忙。

嘉峪關城西北隅，擲石作唧唧聲，人不能解，或曰：前明閉關時，關禁嚴，啓閉有時，出入必讖，雀鳥之不能高飛者，朝暮亦由關門出入，有沙鳥焉，又名煞鳥，啄沙而食，黃帝時蚩尤亦食沙，破其膝皆沙也，搶榆而起，高不過十尺，一日大雪，關閉早，鳥歸不得，入夜半雪甚，相抱死，唧唧者鳥將死之聲，中於土石，擊之則上騰也。或又以爲妄，余曰：信也，凡忠臣孝子節婦義士有所思而不得者，其情固塞抑鬱，發爲煩冤愁憤悲痛太息，至於就絕，而其靈繚結，其氣悽愴，其光飛蕩，其聲酸慘，日噴灑礮礮於太空冥漠中，豈可開金石，誠可格鬼神，與日星觸則爲虹，與風霆搏則爲雹，與霜雪雨露下降則爲嘉禾瑞芝，萬劫不能沒也。蓑叔之血，杜宇之魂，二妃之竹，孟宗之筍，漸離之筑，荆軻之劍，方正學挾舌之石，明肅妃碎首之碑，擊蛇之笏，殲虎之杙，孤臣之涕淚，逐客之詩歌，其物存，其靈其氣其光其聲固與之俱存，即其物不存而其噴灑礮礮於冥漠中自若也。人固有之，物亦宜然，歐陽子云：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則異，爲死則同，然則沙鳥雖死，其聲存固無疑也。

十九日晴暖無風，下午寒。未正行，由西關入漢城西門，出南門，園林夾道，過舊營壘，向西北行里許

過橋，溝水清駛，過回城北門，繞城行，又里許，道左高原有回王祖墓，墓覆以屋，圓頂，飾綠磚，有亭有臺，繞以土垣。過橋入沙灘，平迤無際，而沮洳泥濘，約三十里，道左土垣破屋，似牧羊所居。日將落，路欹側，有泥窪，兩陷車，力拽始出。至一科樹，路旁有地，似已耕而荒者。過一科樹已黑不見掌，須臾露微月，歷高坡，仰視星斗光大，懸而欲墜，道旁松楸森然，如魘魅離立，伸拳突鬢，工部詩：『日色隱孤成，烏噉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窮途中始知此詩妙處，藥何如也。行二十餘里，至頭堡住店，已子初，店三，漢民四，回民一，纏民二十餘戶，路名六十里，實七十里。堡內有驛，有關帝廟，堡外泉數十，味甘冽，種地二百餘石，上腴一石，收麥七八石。枕上復憶工部『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長爲萬里客，有愧百年身』句，回環諷味，至睡不着。好詩與美色同能令人蕩情迷性，後世必有以詩亡其身者，吾此後當戒之。

纏回均宗穆罕默德之教，西四城一年朝罕者約千餘人，每人約費千金，歸家則名阿吉，猶得道之稱也。所朝之山，石崖壁立，高十餘丈，至者屠羊以祀神，以竿蘸血向石灑之，有點血及石上，羣賀爲神所歆，或將石上積血刺落少許，則寶以爲靈丹大藥，至榮大幸。遠道經年，跋涉寒暑，至饑渴勞病而死，人更仰之如生天成佛，入般若涅槃極樂世界矣。幸而生還，人雖敬奉，猶自以爲未足也。其愚至此，而其俗不

可易。纏民稱罕乃極尊大之詞，佛與君皆曰罕，官曰案板，猶可汗克罕也，譯音無定字，故無定聲，往往一地一人，其名屢易，匈奴稱天曰撐犁，蒙古語曰騰格里，曰撐里，西域稱天曰祈連，纏民稱天曰胡大，曰胡達，波斯語也，以捲舌音輕讀之，皆可相通。

天罡七購哈密瓜一枚，長徑尺，形如橄欖，兩端銳而圓，皮色青翠，自蒂至臍白筋密布，如織如縠，如繡如絡，如網如麻縷，如纏雙絲，如蒙蛛網，如蟲窠，如癩石，如絲瓜瓢，其臍四圍圓大逾錢，無白筋，類人工界畫，初見不識爲何物，剖以利刃，久之乃入，肉色黃，明如緞，味甘如蜜，入喉而醅，爽脆如哀家梨，無滓渣，瓜心落薄與東南香瓜無異，子白亦如之，殊形異味，擬之罕譬，思之流涎，或謂與中土西瓜南瓜相類，皆以耳食而未染指者，瓜乾色味全失，不足珍矣。

西域瓜果多異種，哈密貢瓜，吐魯番葡萄，葉城石榴，蘋果木瓜，庫車梨，人盡知之。皮山產石榴，一枚大三拳，子盈一升，色艷若丹砂，流汁若醴，西南桑株莊產梨，其美與庫車同而無核，又異品也。

纏俗無倫理，惟生我者我生者不配，此外皆謂之好親戚。男女相悅，男製一托瑪可，即一裕絆，即衫延阿洪誦經，即合偶，反目則離，其離也，男女背相向，各前行數步，撮土向後灑之，即離，謂之零乾。離後未出百日，不得別配，配則相撕鬪，欲再合，亦延阿洪誦經解之；至三離，如仍欲合，男願則女立屋上，使男過

其下，女願則將女送至卡朗擔，即乞與丐人宿，男送羊馬與丐人而後迎之歸。其俗最重詛誓，謂之抱經，凡錢債田土婚姻糾葛不明，則詣禮拜寺誦經，誓者將經卷抱胸前，置朗頭，即便於地，以足踏之，示不再食意，即罷爭，然稍有虛僞，亦不敢誓，恐爲神所誅也，而詭譎者每藉抱經以欺漢官，若徑信之，便爲所賣。

二十日晴暖無風，昨住路南張永盛店，屋後一泉，深丈餘，色青碧，源旺而味甘，有暗渠灌地。未初行六十里，戌初至三堡住店。初向西行，間向西北，沙灘枯草，二十里至二堡，車夫到此採芻蕘入囊，纏回六十餘家，漢人三十餘家，苜蓿苗地，桃柳滿園，風景蔚然。過此路平，迤行三十里入亂山石積中，碎石平布，又三四里兩山牆立，車路如溝，道左老榆數十株，詰屈有古致。三堡纏回約二十餘家，堡東有古桑數十株，纏民養蠶。三堡爲哈密關隘，同治五年冬迪化回匪至此，與土回連結，官兵戰敗，死三千餘人，土人被害極慘。堡西有塔二，藏忠骸。三堡瓜乾精潔，充貢品。塞外但有水土必有居民，必稍有種植，以青稞爲多，類東南大麥，楚辭云，五穀不生，叢菅是食，殆指此。玉門安西以西，三道溝布隆基爾長流水等處，有水有土，烟戶遂盛，其間未闢之地尙多，此外皆砂石枯竭，無生氣，未可概言屯墾，親歷其地，始知之真，言之切也。

自哈密以西，驛馬皆巴里坤產，性傑驚，一點鐘可行五十里而人不能馭。前在安西哈密境內，馬疲瘠，各僕爭求好馬不可得，到此皆擇疲弱者騎之，防顛蹶也。物極必反，小可喻大。

左相於迪化置行省，是一生經濟，人亦以此多之。惟乾隆中已綏西域，極盛之世，累聖相承，一時滿蒙大臣無不講求邊務，而嘉道年間頗有創此議者，亦存而不論，何哉？封建郡縣，得失利病，前人言之詳矣，至柳子厚始暢發其旨，後世不能易也。左相胸有成竹，決然行之，變藩封爲州縣，易將帥爲守令，施之新疆可也。若內外蒙前後藏，時尚未至，未可強也，果能使其族類化爲蟲沙，其佛祖賤如牛羊，其牛羊珍如麟鳳，而後治道途以移民，相阡陌以開耕，天地之所限，以人力爭之，庶幾其可乎。

自二堡行約三十里，過白楊溝，上覆土橋，水流甚駛，分二道，一通四堡，一通五堡，資以溉地。四堡距三堡二十里，五堡距三堡四十里，總民百餘家。白楊溝二，一東一西，在三堡東十里，二水同向南流五六里，匯爲一，攔以木槽，槽開五洞。闊二尺餘分流，四堡得其二，五堡得其三，以溉瓜果，每歲哈密貢瓜，均取之四五兩堡。二堡悉纏民，四堡約百戶，五堡約二三百戶，凡膏腴之地均歸纏民，漢人不能有。

二十一日晴暖無風。未初出店，約行十里，至沙棗園，纏民四五家，共一院，夾道村樹相望。又五六里，遠望有樹，入戈壁粗沙碎石，車聲濤澀而沉敗，沙石厚也。行四十八里，道右有土山，約四五里，卽三道嶺。

下坡卽三道嶺驛，住客店，時已酉正，共行六十里。夜半微雨。客店五，纏一回四，漢賈六家。西北有關帝廟，北有泉，味甘，向東南流，沿渠垂柳數十株，渠西有纏民園圃，桃花盛開，柳色掩映，渠流溉地數十畝，不謂戈壁礪礪，乃有此風景。

自蘭州西行，道長日短，情思昏昏，聞雞鳴犬吠，便知到店。將出關，天風西來，馬糞觸鼻，便知到店。再行荒僻更甚，聞羊油羶香，便知距店不遠，及入大戈壁，聲臭俱無，杳杳冥冥，將到店時，於簾隙間但見頽垣破屋燈光一閃而已。

纏民性不向學，初設義塾，強之來，則呼天曰，胡大胡大，何虐我也。南疆延一塾師，每月修金多者七八十金，薪水紙筆由官開支，歲費不貲，纏民殷富者，飾簞入子，使代己子以應役。哈密回王於煤窰每車抽銀三錢，充經費，立一學堂，呈於大府，大府疏聞，得旨褒美，而纏民控於廳署曰，王設學，何以王與臺吉伯克之子弟不入堂，而獨苦我乎？性質使然，強之何益。禮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政洽家謂日本北海道沖繩縣，英屬印度，中國新疆回部，皆當用特別法治之，可謂通論。宋儒謂修道謂教，乃返其所固有，非強其所本無，學之一字，似纏民性分中所無也。其間有通漢文漢語者充通事鄉約，往往當官顛倒是非，魚肉同類，而不能辨其奸，官不通纏文纏語也。夫欲纏民向學，不過以我智慧開彼隔

聞耳，然強彼從我難，屈我從彼易，變而通之，莫如設學堂，教漢人習纏回語言文字，譬之二容，一齊一楚，齊解楚語，楚不解齊語，齊人必能以楚語代齊語也。

宿三道嶺

苦峪城高日易斜，怒雷千里起鳴沙。龍堆夜雨雲如墨，大漠天荒叫鬼車。

二十二日晴暖。巳刻同華封至關帝廟後土山，東北趾有泉，突沙而出，其眼十數，清冽而甘，山下確駭如霜而泉不鹹何也。入渠向南流百餘步，分二渠，東南匯爲一塘，溢出灌地，西南溉園，供飲酌。沿渠生細草，青翠芊綿。纏園有老桑，芳香撲鼻，清陰覆地，極田居之樂趣。余住福生店，店主路姓，天津人，櫃房甚華潔，子故，遺腹子生月餘，媳誓守節撫孤，可敬也。忠孝節義，至情至性，不分聖愚，一步便造乎其極，又非學中事也。纏民喜種樹築園，性樸質，婦稚熙熙，似不知人世變詐者。三道嶺有煤窰，煤質極佳，惜無銷售。未正行五十里，七點半鐘至梯子泉尖飯，耕戶二，王宋宋三人夥種地三石餘，據稱每種一石，豐歲可收七八石，完麥一石五升，極言地薄糧重，不勝催呼，每石初完九斗，後加一斗五升，不知確否。余初以爲戈壁有耕無稅，所得幾何，何至與貧民爭鐮銖，乃風沙鬼魅之域，亦有催科吏蹤跡，何處爲桃源乎。出三道

嶺向西北行大戈壁，地勢有起伏，行十四五里，道左草地一段，過廢垣，一柳獨青，道右遠望有白楊一，地高多長嶺，戈壁之脊也。又行三十五里，至梯子泉，白楊，柳二，二泉匯爲一塘，以灌地，塘口開一圓洞，纏民呼爲潦壩，放水則啓之。申初東南風起甚猛，飯後行四里，過廢屋無人，此後多下坡行頗速，而石齒當車，欹側不安，行二十里後漸平坦，有砂石極厚處，車聲澀滯，如錯錯鋸，如鋸鋸木，如風捲潮，如潮打岸，如磨沙石，如碾瓦礫，奇響百出，令人耳聾心掉而齒欲蘇。又行十五六里，丑正至瞭墩住店，驛東北有烟墩，墩旁武廟，驛站馬營在驛東南，客店大小五，纏一，居民十餘家，回一。林文忠謫西域，修吐魯番坎井，興水利，人咸稱之，乃續開，非創始也。吐魯番多火風，風大沙石飛走，渠水壅耗，故須坎井，掘地爲隧，道闊容一人，深淺視泉脈，約二三丈，向上開一口，與井同，口覆蓋葦，壓土石，防風沙沒入，所淘之泥，用轆轤轉上，自一井至數十百井，以通水，如第一井深一丈，第二井則深一丈三寸，第三井則深一丈六寸，逐漸加深，掘入低處，洞愈多，井愈深，水愈旺，掘及泉源，往往深五六丈，激水逆行，從低流高，出口開一潦壩也。即塘。潞水，再修渠道以暢其流。坎水性寒，灌溉菽麥，天陰易生螟螣，賴有火風噓拂，熱氣上蒸，始益然發生，故四時無雨不足慮，惟無火風難望豐年。坎井惟吐魯番有之，不知創自何時何人，大小有式，淺深有法，河水不足，輔之以坎井，遂爲千古農家妙法。林文忠於伊拉里克極力推廣，然開墾不過什之二三，兵燹後，井

廢地荒，無復有留心於此者，地利未盡，坐失膏腴，謂非守土之責歟。湘鄉會曉棠司馬官吐魯番，注
變爲膏腴，林文忠後所獨也。昨寄余書曰：讀溝洫志，縣開陝西商嶺山渠，山岸善，新疆地
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井渠始於此。丁未十月附記。
形惟吐魯番魯克沁最低窪，形如釜底，據精於測算者言，吐魯番較東南海面僅高十八丈，較羅布淖爾
低三百四十一丈，較庫車低三百二十六丈，較疏勒低三百九十六丈，而魯克沁則較吐魯番更低三十
八丈，乃西域極低處，猶之海水爲地球吸力所攝，海面隨地形以爲高低也。按庫車塔里木河下流入羅
布淖爾，今測算者言魯克沁較庫車低三百二十六丈，較羅布淖爾低三百四十一丈，則是庫車低於淖
爾一十五丈，何以塔里木河之水不倒流也。昔人云，畫鬼易工，畫人難工，吾謂測天易準，測地難準，西域
山水經度，乾隆時與今日不同，中與西不同，西人與西人不同，同一西人前與後亦不同，將何所適從歟。
自汴梁以西，途中擔夫車夫，輻輳各自爲黨，此省人與彼省不和，同一省而又有府縣之別，出關後
車夫畛域更甚，今日涼州黨與蘭州黨爭店，其勢洶洶，涼州者勝，自詡能結團體。張楊園云，人各爲羣則
天下之勢渙矣，故宜渙羣以爲萃也。誠哉是言，既羣必渙，既渙必爭，奈何。

人之仕宦，不論位之尊卑，但貴得行其志，位至宰相，不能執宰相之權，盡宰相之分，尚不如一州一
邑，抱關擊柝，位卑而志易行也。左文襄佐駱文忠，僅一幕職而得行其志，似愈於曾文正之爲相，奉

命西征，發謀出慮，朝廷亦從不牽制，此老一生際遇，文正不如也。予官嶺南，前後九載，歷任四邑，院司以下，從無一事疑我而撓我者，至今思之，猶感知遇，奈德薄能鮮，志雖行矣，實不能舉其職，及得罪西來，孑然一身，而登山臨水，讀書樂道，推己及物，覺慊然自足，遠過於作令時，特難爲外人道耳。從古宰相，真能行其志者，皋陶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其庶幾焉，雖以周公之聖，不免爲流言所困，況漢唐以下乎。

二十三日住，申酉之交，大風飛揚，沙石亂走，如麟鼓初鳴，金鐘流韻。余生平最以堅忍自勵，而戈壁中有一種人物，卻不能及，深夜曠野，百里無人烟，雪花大於掌，風吼如震霆，狐狸起於前，虎狼嗥於後，冰巖巖如鋸齒，觸之踵破血流，揭簾瞪視，乾坤入橐，星斗生膜，萬物繁聲而匿影，屏息悄坐，重氈壘障，狐裘擁衾，手足欲墮，斯時也，明駝駿馬，目炯炯注軌轍，按步徐行，走卒揚鞭追隨，神定意暇，如秉燭而履康莊，此真天下之至勇也，當師其意，以淬吾神而強吾仁。

近天山多虎狼，而狼尤爲牧畜害，昨見獵虎者，大如歲餘犢，額上王字，初晝不顯，毛文稍斜，殆彪也。哈密王每年冬責獵戶，鎗手人獻一狼子，無則罰銀一兩，故窮搜必得而後已，得一穴必有三四子，然狼仍充斥，且多智，能辨人強弱，遇人直視，不少退縮，以足跑塵沙，眯人目，見婦孺老翁，尤侮之。食牛馬必兩狼，一伏草際，一出擾牛馬，使之奔馳，伏者猝起以爪抓其腹，立洞倒而後食之，惟不多傷人，畏鎗手，聞火

藥卽遠避，聞鈴聲卽輕脆，故牛馬頸下必系鈴。虎之食馬也，縱之奔馳，虎坐而視之，馬自還立待食，俱爲之也。虎性善疑，與人遇必惶恐却顧，人能恭如釣莊如尸以待之，虎未有先施爪距者，若張皇躁動，亂發火器，卽中要害，亦必反捕，人與俱死。西人遇虎，怒目張拳，兀如木石，虎每嗅其面而去。莊子云，虎媚養己者。聞之獵人，虎雖猛，養之三日，馴如羊，凡善捕虎者，必用弱守靜以智取之。惟狼最無恩，雖日與之食，稍不備，輒爲所噬，狼誠無良哉。東坡云，禦虎吾有命，若遇當路君，恐命亦不足恃也。或曰，虎狼者人所化也，心爲虎狼，形卽應之。淫女化狐，郝后化蟒，有明徵焉。然則心爲麟鳳，卽化麟鳳無疑矣。

華封告余曰，今日南風大，向西北行，車必更速。余曰，魚逆水而游，鳥迎風而飛，今日大病，東風來，大家都向西去，西風來，大家都向東去，無逆風回顧者。昌黎云，回狂瀾於旣倒，障百川而東之，方是手段。華封曰，逆風如何行得，汝若乘順風行，何至來到戈壁，余噤無以應。

驛東北有高墩，方而峻，卽瞭墩也。灘上碎石平鋪，或白或黃，或黝黑如煤屑，或青灰如碎瓦，途間石子，頓撼，臀背不能着車，自入戈壁，路無惡於此者。北望天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距此約七八里，峯忽中斷，零亂縱橫。子末風起，狂暴異常，土人謂之怪風。

晚宿遇湘人馬某，自喀什噶爾來，云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十九日加未喀什噶爾東八十里地名喀

什牙，滿牙震甚，忽裂陷，寬四五尺，長約百里，深不可測，間湧黑水，俯視陰風刺骨，作硫磺臭，有纏民跨馬過，陷入，酉刻再震，白氣自內出，裂復合，所陷馬伸一首不能出。喀什莎車西四城連震二年有餘，始止。

酒色財氣，人之四賊也。漢楊叔節嘗自稱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然桓帝稱之爲強項，死後當致大鳥，則其不能平氣可知。余謂酒色氣三者之中皆有人才，惟利字中無人才，利令智昏，一念既差，萬事瓦裂，可不懼哉。國家亦有五賊足以亂亡天下，曰女禍，曰宦寺，曰權奸，曰亂民，曰敵國，然四賊之來，皆由權奸把持操縱之而禍始烈，謀國者能於此五者豫爲堤防，勿使萌蘖滋長，則長治久安萬世一系矣。

庚子

兩宮西狩，北邊震驚，圖什業土謝圖車臣汗三音諾顏扎薩克圖四盟盟長會議謀所歸，

圖車三三盟曰：俄羅斯已得京城，三盟見泰西各國人均謂之俄羅斯我三盟逼近，彼以兵脅我，安得不從。扎盟長達什

拉布坦獨曰：我等服屬大清將三百年，恩禮無替，今有難何忍萌他志，爾等不見伯里雅特乎，劃界歸俄，每見中國官吏必泣曰：我等何罪見棄大清，何時贖我歸乎？聞者亦泣慰之，可爲前車之鑑。我四盟當厲兵秣馬，以一戰報國，倘不濟，聽爾等自爲。聞者皆感動。又準旗扎貝子年六十餘，充伊克招盟長，通漢文漢語，素以忠義自負，庚子秋聞兩宮西巡，見人輒痛哭，數日憂憤卒。蒙古人雄鷲尙氣，結以恩義，能得其死力，亦列聖德威遠播有以興起之也。士人百書都愛看，祇是忽卻論孟，百事都揀點，祇是忘

卻一身，人嘗作死時想，自然得生，嘗作亡時想，自然能存，陡、菴偶悟及此，書以自矜。西來無書可讀，固是一恨，然多讀書即算得人否？予四十後好討論時勢，又作不到，至今思之，亦是務外一病。

二十四日晴暖，昨夜未睡，已正始起。驛後土坡下有三四泉，一井深丈餘，水與地平，甘冽。北望天山，隱約如長城，泉上老柳成陰。申初行八十里，子初至一碗泉住店，店一驛站一，無居民。出驛墩向西行，右多長嶺，路傍嶺下，頗狹，坡嶺叢雜，平者爲灘，二十里入九溝十八坡，凡登一坡，坡之脚接處必有一溝，出溝卽下灘，灘盡復有坡，坡盡復有溝，故有此名。中有一嶺在道右，最高，向北行，及頂與天山相直，白雲籠其巔背，落日如紅綃。半里許折向西行，南望戈壁，如履屋脊而俯平地，此天山南麓之附庸也。二十里坡盡，道右數十步有小土山，山頂一泉，近初尋得，上懸小紅旗書泉字以示人。又七八里，僕左嶺行，出溝，復僕右嶺行，入乏馬灘。道右有張勳果建卡房，今頽廢。泉一深二丈已堙。十五里灘盡，又十五里多下坡，至一碗泉，泉味甘，店一，馬號一。

蒙古謂天爲騰格里，急呼之卽撐犁撐里也。西域謂騰格里山爲天山，顏師古謂祁連爲天，後人遂將關內之祁連山誤爲塞外之天山，而指天山爲祁連，又將今焉耆府喀喇沙爾之博爾圖山誤爲關內之焉支山。西域凡葱嶺東北之山蜿蜒數千里至巴里坤，皆天山也。山脈旣長，數幹並行，隨地異名，遂滋

後人考古之疑。漢書西域傳，「匈奴之西，烏孫之南，東與漢接，扼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與漢南山相屬。」數語，敘西域形勢最簡而明。漢終南山以西之祁連山在路南，故名南山，與西域和闐之南山相屬，關外巴里坤以西之天山在路北，故名北山，西與葱嶺相屬，葱嶺在西域之西，西北接天山，西南接和闐諸山，如大環然，中包三十六國，其中低窪處爲羅布淖爾，舊南八城，今阿克蘇喀什噶爾兩道所轄府廳州縣，均依山圍羅布淖爾而城，東北起鄯善，西南迄于闐，明乎此則西域南北大勢便自釐然。涼州永昌縣西，山丹縣東，有山赤立，邊牆壓其巔，下爲山丹峽，北臨草灘，是爲焉支山。匈奴歌，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焉支與祁連相近，故連類及之，與喀喇沙爾東西去三千餘里，豈能牽混。

燉煌太守碑在巴里坤天山關夫子廟內，碑高五六尺，厚尺餘，色黑，堅潤類玉，天然石筍，不假雕鑿，碑陽碑陰均凸凹不平，碑文下虛尺餘無字，曾有回民欲盜之，挖至丈餘，根不能盡，其人病魔而死。相傳天山漢碑能避水，唐碑能避火，須五月五日午時揚者方驗。唐碑在巴里坤北門外 廟內，覆之以亭，平臥地上。

余於新疆中俄新界，初見洪圖，繼見沙大臣分界日記圖說，頗能了然，到戍後，當求邊帥於伊犁喀

什之間給一卡倫差，與三五老兵日騎馬巡國界，守鄂博，穹荒風雪，幕天席地，可以出遊，可以讀書，三五年後於山川扼塞，部落風土，必有所考證，亦流入應盡之義務也。新疆轄境與俄分界處，皆立有界碑，謂之碑博，亦名鄂博，定界時，原立七十九座，其不能立碑博者，則指山梁爲界，邊地無碑石，無手民，但取木板，長四五尺，書明地名，漬以油立土中，并築三角墩埋銅牌，其中文用清俄合璧，每屆三年各派員會勘一次。自光緒十四年俄稱邊界有事，僅查至喀什道屬蘇約克達坂止，其西與俄費爾干省交界者尚有九座，曰庫喀爾達坂，曰吐子阿蘇達坂，即阿來庫里，曰塔拉格依達坂，曰薩民雅爾得達坂，曰塔拉庫勒達坂，曰克斯達爾達坂，曰喀拉卡拉達坂，曰以克則克達坂，即依特特克，曰東格爾瑪達坂，即喀喇別里，曰依爾克什唐達坂。均在疏附西境，今已六屆未往會查，外人最重界務，何以藉詞推諉，恐有故也。西來覽山川之雄奇，關扼之險阻，證以古今成敗得失之局，始悟名將用兵，必攻險者，所以攻心也。凡險阻之地，必兵力所萃，全國人心恃以無恐，攻而奪之，摧折其兵力，則人必散而心必畏，畏斯服矣，得其一險一隘，可使全國俱震，古人碎萬人以爭尺寸之地而遂席卷千里者，皆此也。大禹治水，鑿龍門亦是攻堅，所以全河俱下，神矣哉。

昨宿逆旅，主人有一子，頑疲異常，人皆惡之，今日入店後，見一子八九齡，汲水掃地，執事如成人，事

畢立簷下，不失尺寸，詢之姓，余母寡而賢，教子極嚴，余遙望其廬，敬之欲下拜，世間盡如此母，天下太平，人才不可勝用矣。子弟初基，最重母教，次重擇師，尙有一法，略仿釋家受戒，施之童稚最宜。家君曾以教小子於書室內，至聖神牌前置一案，案前立一粉板戒牌，牌前設一拜墊，須長而厚，戒牌上書數則，大約如兄弟爭食物，毆打奴婢，殘害蟲蟻，妄言妄動，忤逆父母師長之類，皆童稚所易犯者，每日早飯後焚香，引童子就拜墊，三叩首畢，俯伏墊上，師長手執夏楚，將牌上規則一一指點申警，昨日所行有顯違規則者，戒以切勿再犯，其出書室後，在閫內有過失，可令老僕傳語，其師於受教時，亦一一申警，使之懾懼，果能日日行之，非心既格，進德亦易，初學之一助也。萬里遠戍，此生已矣，惟與人爲善之念，未嘗一日去諸懷，書此以寄諸子。

天山

呼吸蒼穹逼斗躔，崑崙氣脈得來先。春風難掃千年雪，秋月能開萬嶺煙。西域威靈蟠兩部，北都枝幹絡三邊。會當絕頂觀初日，五嶽中原小眼前。

二十五日陰。昨夜子正東北風起，狂暴如海濤，至午不止，一老攜一童十一歲，風吹倒地，久之始甦。

余與子芳立門外，欲交語，爲風所咽，淚出而口如絨。有二車先行，車篷被揭，復回，有三人自瞭墩來，徒步共一繩，各繫於腰，拽之始達。乃車夫謂店小無槽，堅欲行，未末行五十二里，八點三刻至車穀轆泉，雪作僅一店，泉水苦且渴。出一碗泉西行，距天山五六里，數踰沙阜，多石車籤甚，行四五里，向西北行，天山東下，至此漸落平地，倏起小山長嶺，條分縷晰，紛披縱橫，自西徂東，復由散而聚，有一峯下圓上銳，卽巴里坤天山之首也。車路行山峽中，如隘巷，高低曲折，夾道山多碎石，色青黑如死灰，白刺瑣瑣，織葺掩映。十四五里，有長山夾峙如峽，出峽登高坡，道左之山皆沙土結成，黃赤雜揉，高峻峻嶒，峯多懸垂，路漸平。二十里下坡，向北行六七里入峽，峽盡復上坡，向西北行三四里，至車穀轆泉。此五十餘里亂山沙灘，無人煙，約行四十里，道北里許名茂茂草子，有民居一。有泉，再行十二里至車穀轆泉一碗泉，無草樹，無居人，亂石被地，無水土生氣，不能種植。

東南雨礙路，舟行礙風，西北無雨，車行最畏風，車馬動爲捲去，其阻滯過於雨。從祖縉卿孝廉幼承庭訓，壯遭時難，博學喜交友，使酒自混似石曼卿，而文章馳騁豪邁似陳同甫，偶及時事，則忠憤填膺，涕交頤下。乙丑禮闈下第後，欲上封事劾執政，諸同年醉以酒，縛車中，酒醒已過蘆溝橋矣。尤萃力於詩，避難中州信陽途中有句云，伍胥乞食簫聲慘，張儉投門劍影寒，可誦也。嘗言吾當踰天山，臨瀚海，登崑崙。

之墟，以發舒奇氣，竟未得償其志，然言之易不知行之難也，一嘔。

天山自長流水東至此約五百餘里，綿長迤邐如長城，無峯巒變態，至一碗泉西北忽中斷，散爲無數亂山，亦一奇也。此天山卽漢書所稱之天山，土人名爲小天山。

二十六日陰風未息，午後微雪。行五十八里，四點一刻至七個井。出店北行入山峽中，白雲滂滂，出入襟袖。行八九里峽盡，向西平曠，道右遠山綿長，嵐翠蔚然，亦天山也，路頗坦易。二十里山漸近，有石子，又行二十里，夾道草灘積草甚密，間有胡桐，纏民呼爲托和那克，多生鹼地，其脂可作鹼，入土爲胡桐淚。折向西南行六七里，至七個井，店二，一官建馬號，一泉水苦。飲尙可余向店主人取鑿餘枯桐長三尺餘，

介侯云，羅布淖爾胡桐連陰數百里，大者纏民空其中，如舟以渡，名曰卡盆，載牛馬則聯數卡盆爲一，略同航，或製爲甬以貯米，桐老腹空，近皮數寸甚堅結，卽匈奴傳中胡桐也。七個井北近天山，胡桐圍二三抱，幹直作梁柱，細者爲椽，樹頂老幹生葉，類中土白果葉，下半新枝葉細似柳，幹皮皴裂與中土梧桐迥異，結子顆內藏粒大於芝麻，和以麵，灑水中，魚食之卽浮，其毒魚與木瓜灰等。纏民製胡琴洋琴，均取其木爲襯，空心易成音也。自一碗泉至七個井兩站，一百十餘里，實不過百里，儘可作一日行。入夜風息，頗寒。

萬夫之勇，太阿之威，惟女子小人能劫之，乘其所蔽而以漸入，君子當以明慎杜其所忽，今日有所鑒而爲此語。

由七克騰木向東行二百八十里，距十三間房約一站地，名土井子，多大風，卽風戈壁也。光緒四年三月，張朗帥飭將官李成金前往開路，率隊五百餘人，馬駝數十，於戈壁上紮帳棚，棚內穴地以避風，一日日將落，黑氣遠來，知大風將至，士卒以羣鎗排擊之，夜半聞有物墮地，聲厲，初作喘息如騾馬噴鼻，次晨相距里許，有一物似蝟虎，長十三丈，作深綠色，脊背墳起，大小如覆盂，色紅，兩目外圍紅白黑圈數道，鼻孔露黃毛，頷下如硃砂，腹至尾作深黃色，皮厚如指，墳起處刺之出白汗，着手卽腫，士卒復擊以鎗乃斃，數日臭作，截爲七段，載以駝，投草湖。此物每吐黑氣，立致大風，能挾風騰起，吸駝馬食之。支解後，腹中得金銀女飾，重四十餘兩，馬鑿馬掌皆吞而未化。土人於十三間房一帶每見小者，長一二尺，踞石上，以前兩足向日月而拜，土人謂之石龍，卽蜥蜴也。成金言坎巨堤條拜堤山中常有黑毛人，行走如人，能飛空，黑黑子卽布魯特部人以鎗斃之，有一頭三頭者，有九頭者，曾目見之，中一頭最大，兩旁各四頭排列，面目略同。呂氏春秋禹西至三危之國，積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之鄉，非妄言也。

輟耕錄言回紇野馬川有木，曰瑣瑣，燒之其火經年不滅，婦女取根製帽，入火不焚。余見瑣瑣芋綿

成叢，似草而木質，五月徧開紅花，纖密如桂蕊，其根蟠結沙內，粗如兒背，大者類栲栳，以之爲炭，經夕不滅，九成所云，豈傳者神其說歟。

風戈壁 一曰瑪海戈壁，一曰噶順沙磧，袤延千餘里，古之白龍堆也。今三間房十三間房關展以至托克遜皆其地。白楊河至托克遜路旁挖有土穴，備行人避風，土人謂之風穴非也。巴里坤南北天山晨起青霧迷漫，是日必有大風，人馬當之若飛篷，地多蜥蜴，大者類鼉，風將起，羣集人立而舞，人亦以是驗風之至，又謂之黑風川。

發車轂轡泉

踞鞍且盡掌中杯，幾見風雲起死灰。萬里悲歌生馬角，一天冰雪上龍堆。望中北斗京華遠，賦裏南朝詞客哀。聞道進賢新政美，窮荒收淚首重回。

晚行

小飲得紅顏，冰絲滿鬢鬢。黃昏風雪緊，上馬望天山。

二十七日午前晴，頗冷。午正行八十里，七點二刻出峽，卽至頭水溝，無樹木，官店一，馬號一，小店一，住兵十，水稍苦可飲。出七個井初向西北行，沙灘碎石，遠山如半環，一里左有小土山，二里沙灘，八里上坡，間有碎石色黑，八里向北行上坡，右山漸低散零亂，一里碎石格車，一里入峽，天山西來二千餘里，勢如奔馬，至此中斷，劃爲深塹，橫穿山腹一百四五十里，可謂奇矣。北行二里，小山夾道，車簾甚，四里偏東，峽寬四五丈，愈入愈窄，二里正東，山根多大石，左有二峯最奇秀，白雲冒之，忽騰起與山石相觸，一吞一吐，久之乃沒。二十里懸溜峭壁，兩崖相嶽，石各異態，有細紋如牛毛，長皴如披麻者，有大石上覆，碎石如鱗甲者，有層疊如砌者，有方整如塊者，有斜欹如堆酥赤立如斧劈者，有上突下空如覆屋者，有方平如砥可坐千人者，有孤插如筍者，有如帶劍披甲者，有如端拱而冕旒下垂者，有如武夫持戈互鬪者，有如美人互相偎抱者，有如奇鬼怒搏者，有如覆鐘臥鼓鼎立釜仰者，入峽愈深，石愈大，峯愈幻，車亦愈簸，一石一狀，數石攢成一峯，而一峯極一峯之變。車入峽中，峽隨山轉，忽東忽西，迷於所往，其高峯赤立無寸土，而石罅中異草叢生，青黃如繡，積雪掩映，斜照微熒，俱成異彩，真覺其中有洪荒日月，太古烟霞，土地幡幡，九天宮闕，倘封以丸泥，限之弱水，作洞天別墅，儘可奴隸雁蕩，嘲笑蓬壺，余目爲之盲，頭爲之眩，尙不能窮其靈奧，寫其萬一。偶下車步入一澗，芝英瓊華，珠礫丹砂，俯拾卽是，而同行者若未見也。行五十

里後，天白顛顛，雪花飛洒，陰壑生寒，重裘不能禦，其間必有異人結茆趺坐，羽化登仙者。距頭水溝約四里許，峽內有澗水，闊三丈，長二十餘丈，積水甚深，層冰未解。入夜大風雪，官店寬廠整潔，桌椅俱全，爲關外冠，佛說旅泊之人，賜與華屋，雖不能久居，亦快事也。

士大夫處富貴，享用之盛，意氣之盛，習慣自然，雖賢者不免。若乘傳車，出玉門關，行冰天雪窖中，著氈鞋，披老羊裘，依土炕，飲酪漿，然馬糞，炙黃膘肉，戟手枝足食之，求鹽豆豉而不可得，此時享用何如，意氣何如。

癸卯夏某帥初至粵，孝采嚴憚，人人自危，有愛余者曰：君何不預爲地，有人願作楊狗監也。余謝之曰：得失榮辱，莫不有命，我豈嚮於市者，遂止。復有以馬融徇時相諷者，余曰：命應窮，徇時未必果達也。後難作，愛我者頗惜之，余曰：我之不願求託於人，卽命使之也，何悔。入獄時，某帥猶語人曰：某才實可用，若早低頭，我獨不能保爾乎？聞者競以告余，余曰：刀鋸鼎鑊，是烹斬人之具，果以道得之，與就枕席無異，冠冕黼黻，是榮人之具，倘枉道得之，便是坐於塗炭，士各有志，願入獄不願求保也。子芳見予立風雪中，鬚眉冰絲縷，猶道前事，以相笑諠。

夜半有聲發於南山，初如羣馬嘶風，遠近相和，漸如流鈴幽磬，雜以鳳笙，要眇圓轉，上徹雲霄，皂馬

植立瘡啞，犬竄伏不出，店主云，龍吟也，常聞之，不爲異，未審是否。

宿頭水溝

土炕篝燈夜未眠，短衣長劍到窮邊。雁飛瀚海書難寄，馬踏天山雪不前。爨下胡桐猶有淚，車旁駝刺欲生煙。窺簷星斗中宵動，將曉雪止風厲星動甚觸忤閒愁五百年。

二十八日早陰，已日出，西北風。途有凍人。午正三刻行，六十五里，五點半至大石頭住，官店民店二，一略寬，馬號在官店之西，澗水甚甘，冰厚三尺。出頭水溝西北行，山峽漸開，三里右山盡，左有小山三四峯，路如溝，五里漸至平地，右有長嶺，十里左山漸平，右山漸近，上坡多碎石，十里漸平曠，向北行二里，至色甯口，荷戈紀程作色壁口，兩山並起，左山下有營壘，如小堡，下坡入峽，僅容一車，山根多大石，西北行五里下坡，兩山漸伏，二里又起雪甚，車行雪上，軟而簸。二里道左大石一堆，里許又下坡，三里小山亂石，右有長阜，里許上坡，偏西行，右小山多石，零零落落，左長嶺，四里上坡，又里許兩山之間窄而陡，車行欹側，幾難立輪。二里折北，道左大石一堆，西草地一段，右山又起，四里下長坡，兩山漸高漸開，路甚平，多白芨草。八里至小石頭，類垣周遭，三里四山縱橫中闊，至大石頭。午後風緊，點水卽凍，呵氣成冰，兩日不見。

一樹初入民店，人多難容，移官店，出店風狂甚，迎之則僵，負之則伏，一僕來臂余，揮之去曰：封姨何大肆虐，微命安足賭也。緩步而過。

土人云，小石頭初有店，爲鬼祟遷去。戈壁山店每有鬼魅，余初不信，繼思山鬼現狀，屈子六祖皆遇之，定不妄，然必待屈子六祖而後出，何必弄愚人，此鬼殆亦不分雅俗，惟知祟人。

予出嘉峪關作長城七古，僅得半，有風摧雪壓屹不動，原來黃土和肉，夜深飲馬踢長壕，白骨杈桲鬼猶哭之句，旋見湘鄉曾煦棠孝廉詠長城句云，薊北遠連銀海月，隴西隔斷玉關春；王晉老嘉峪關句云，千年西旅通東道，萬里秦城接漢牆，遂輟筆。

關外景象荒寒，唐宋詩人多渾寫，不能曲盡，余偶有吟詠，每爲才思所窘，晉老出塞諸作，橫絕古今，七絕云，武皇好武事西征，狼籍中原百萬兵，贏得明妃雙袖淚，年年青塚月三更，又夜夜鳴沙響怒雷，西風吹入白龍堆，關山萬里思親淚，大至城頭首重回，極似太白龍標。煦棠有句云，廣漠牛羊眠鎖草，荒山駝馬長鞍花，塞河流地沙成海，邊月黏天夜盡霜，官閣虛檐棲野鴿，胡天廢草斷流螢，確是塞外景物，亦可誦也。

二十九日早陰，冷甚。九點半行，三十里至三十里墩，十二點一刻午尖，兩點鐘行七十里，七點半至

三個泉住官店，車店二，小店一，駐把總，有關帝廟。出大石頭，初北行，折向西，兩山漫腫，車傍左山脚行，偏側而簸。五里山漸平，六里右起長嶺，多碎石，十餘里右山平遠，路漸闊，左山仍起，三里右山低平，起三四小峯，遂止。自七個井西二十里入峽，穿天山之腹，至此山始盡。三里至戈壁頭，三十里墩，飯於舊官車局後，有烽墩，屋甚多，撤局後無人管理，舊會開井，深十五六丈，無泉，取水遠至七八里外，又非腰站適中之地，停車者少，不足養店主，荒廢異常，門窗俱無，駝馬糞填集，無立足地，簷下狼矢皚皚，坑塵厚寸餘，勉入一餐。風狂而冷，各僕相顧含淚，余雖強慰督之，而亦悽然，但曰：願爾等終身勿忘此境，人生到此，不但窮通寵辱俱忘，即父母昆弟妻子死生聚散亦漠然置之，作出世想，而道心生焉。未正登車，向西行平曠，六七里過沙灘，入草地，十餘里望天山積雪如玉，城綿亘雲表，又十餘里車與山接。晚晴雲淨，落日金紫萬縷射馬耳。北望草地青黃接天，南望天山巒壑叢深，如玉龍偃臥，鱗爪森張。西行間偏南，十餘里至沙河，額垣一區無人，又十餘里天山之陰向南拖一長坡，上坡仍草地，多積雪浮水，又四里下坡，道左有長山，傍山入溝甚深，多石，又行六七里地平如砥，而碎石梗車。近三日天寒大風雪，午後風息，天淨若洗，晚景最佳，可卜明日晴暖。余自弱冠掛朝籍，深入世網，飲食男女游戲徵逐外，惟流連文史，沈迷卷軸，便以爲人生至樂，一行作吏，更日在纏鎖中，春至不知喜，秋至不知悲，悠悠夢夢，將與蟪蛄蜉蝣同盡，今隻身萬

里，盤旋風沙，鬼魅之鄉，所見者惟窮荒風雪，大地河山，夜觀北斗，知南北，朝見紅日，識東西，是何等氣象。詢之士人，雪蓮生石罅中，亦名石蓮，崑崙東麓雪峯高千丈，有鳥純白如鸞，巢雪中，其糞積久生蓮瓣，長二三尺，作黃金色，閃灼不定，莖空高一二丈，百里外見之，及近則隱，取者須以一人持大鏡照視，一人以木筏度雪往，始得之。聞西藏雪山中亦有此蓮，豈佛所謂優曇華歟，寶蓮華歟。

西荒草木未入中土，山經、爾雅、風詩、楚騷均未採及，近人箸錄亦言之不詳，按石蓮雪蓮本二種，雪蓮兩瓣相合，長二尺餘，形如皂莢，劈之內藏白片無數，紋縷與蓮瓣同，每片含子類榆錢，出西寧青海西藏雪山，性暖，治婦人血證。石蓮莖長八九寸，圓如指，中空，無葉，花瓣純白，自莖而上，有萼無跗，狀似高菘，雖殘不落，花心突出，類雞冠花，壘簇而成，香濃與蓮同，而略含桂芬，出巴里坤者良，土人亦謂之雪蓮。博克達阪徐道士贈苦酒，索書聯，書坡詩舊游似夢徒能說，逐客如僧豈有家一聯贈之。

三十日晴，風息漸暖。天山之陰，積雪不消，背之暖風煦面，向之則寒威漸毛髮，一步之內，氣候不齊至此。

十點半鐘自三個泉行五十里，三點正至一碗泉始飯，廢垣甚多，回民二，一開小店。四點一刻行四十里，七點半至木壘河住店。出三個泉，初向北，漸西北，四里下坡，右有土嶺，天山低平而綿長。四里下大

坡直西，三里下坡，多碎石，里許再下坡，四里石多，車震撼，左山漸近，三里下小坡，五里稍平，山更近，北望草地平曠，三里下坡，車欹側，多石，又上坡，左右均長嶺，車行深溝，左嶺即天山外郭也。三里上左嶺，天山伏不見，左嶺長，車行二嶺之間，旋登高坡，約三里下坡，左嶺外仍見天山。三里下坡，車簸甚，右嶺平，左亦低。五里餘下坡，西南行，折向西，六里下長坡，兩嶺之間狹而多石，車簸極。里許左嶺低缺處見天山雲白團團若車輪，旋轉不已，漸若匹練輕綃，至青烟縷縷乃化。二里下坡，至一碗泉，飯後仍西行，左嶺下地高，右草地低，車傍左嶺行十二里下坡，見天山高起負雪立斜陽中，右一土阜有破垣亂石，五里下坡，左嶺漸平，見天山之趾護土甚厚，路平坦。十里傍山根行，見天山最高一峯，晚霞返照，白雪與晴嵐爭暉，如美人披綺素，戴金翠首飾，擬立大荒，仰天而若有所訴者。道右三里許有村莊小樹連綿，即頭二三旗各莊，八里下坡，天山漸低伏，三里左嶺外復見雪山。道邊有墾地，二里於斜陽影中忽見奇峯怪石，參差林立，乃木壘河之頽垣破屋也。入街住店，店寬大，市上一百五六十家，飲食之物悉具，附近種地頗多，春夏天亦應時雨，木壘河水由西南引至東北，灌頭二三旗地及一碗泉北各莊，河水味甘，駐紮守備，營壘甚整。自哈密巴里坤赴烏魯木齊，木壘河適當其衝，雍正間征準夷，岳大將軍以木壘地方扼要，請移大兵駐之，副將軍張廣泗謂地處兩山之間，形如釜底，受敵甚易，據守甚難，請於闕舍圖駐重兵。今親履其地，方

知二公皆能知兵機，審地利者，而張公之言尤能慮敵焉。

天山之北，自三十里墩至此，青葱無際，悉草地，北行直達歸化城張家口，以駝馬通道，經內蒙古地。自哈密至此十一站，戈壁始盡，土人謂木壘河爲富八站之首，以後人煙較盛。天山自葱嶺分支東下，蟠屈數千里，蒼莽雄秀，念秦漢以來，匈奴突厥縱橫塞上，雄長西域，蹂躪北邊，山川之氣爲之也。

高宗

戡定兩部，

穆聖恢復全疆，西北王氣，惟我朝實足以當之。

咸豐間木壘河市塵極盛，民居過萬，凡山西歸化城貨物悉屯積於此，蒙古諸盟亦來貿易，爲北疆大聚落，遭亂後已三十年，迄不能復。

二帝三王典謨訓誥，專言爲人君治天下之理，孔子出始兼言修己爲人之理，始於學，中於仁，終於誠，千緒萬端，都從己身作起。予四十後，家君命溫習近思錄，始知宋儒左說右說，只一眼註定克己，無一字落空，蓋遠，久官牧令，日與民接，又多識西人，察其言行，五十後始知人性皆善，朱子補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兩層，將孟子告子荀子賈子楊子王充韓子歐陽子周子程子諸說一一包括圓密，與孔子性近習遠之旨契合，一切說性卮言可掃而空，朱子真聖人也。西行至蘭州始知孔孟言知命俟命，大都就富貴貧賤仕止久速上說，惟知命始能俟命，工夫全在修身，修身全在克己，克己全在好學，迥非委心任運。

一流人所能藉口。半生偏好詞章，望道未見，老冉冉其將至，憂患之餘，稍有悟入，朝聞道夕死可矣，清夜思之，不禁流涕。木壘河三鼓書。

宿木壘河

大旗翻落日，破帽抗行塵。鞭影當頭喝，辮容沒骨皺。村荒狼負豕，沙迴鬼呼人。夜半胡笳動，明燈照輶輪。

四月癸巳戌戌朔晴，仍冷，午暖。十點三刻行四十里，兩點至東城口午尖，三點一刻行五十里，七點至奇台南門外住店。出木壘河下坡西北行，曲折麥地，忽南忽北，里許渡河北行，折西下坡，道旁種麥，二里左嶺高，七里右嶺高，上大坡，土阜縱橫，名平頂嶺，車行嶺下如峽，登坡至頂，左嶺漸低，西行沿路多碎石，右嶺復起，多高阜。十里車行二嶺之間，右嶺起伏漫延，下坡入咬牙溝，碎石徧地，車震撼欲撲。十里下坡，六里下坡，多石子，三里道旁多廢垣，至東城口，店六七家，飯後出店西行，右嶺遠，左嶺低，五里平曠，多積草，五里左嶺起，下坡碎石鋪地，多草，三里右有廢垣，左嶺遠伏，西行偏南六七里，左有村莊，過水溝，見天山，十里至溝底，崖有居民，垂柳數株。天山漸向南去，復由南折西，繞奇台之南，右平曠，左嶺長而低，夾

道村莊，樹木迤邐。間向西南行，十里至奇台，有故城，駐巡檢，舖戶一百餘家，民居種地者多。奇台古城一帶多竊賊，昨由古城來四車，將晚遇諸途，言昨夜住此店上房，後壁鑿三穴，堅未能入。夜發古城，有賊伏轄下兩輪間，鑿通箱篋，失多物，人臥車內不知也。聞之咸有戒心，幸店主老於江湖，素善防賊，特以稍安。奇台南半里有澇壩二，爲合邑人畜飲濯所需。夏月收雨水，並引雪山水以供常年之用，曾挖井至百丈，無泉也。

阿克蘇西一百八十里地名烏什吐魯番，其南有地名哈里噴，四山之中纏民百戶，生女盡美，相傳唐時有狐化爲人，與人合，爲百戶所自出，聚族而居，富於財，互相婚配，不嫁外人。纏語謂狐曰哈里噴此與黃帝女嫁盤瓠生子犬狻無異，亦戈壁中朱陳村臙脂坡也。魏書高車傳謂匈奴單于生二女甚美，其少女配老狼，產子滋繁成國，茲族又出於狐異矣。纏語謂狐亦曰圖勒齊

僕人李芬四川南部人，本土家子，流落秦隴間，余出關攜之行。今午見壁間題春日思家三詩云：

金滿城邊淑氣滋，春回大塊鳥先知。梁間燕翦裁花瓣，簾外鶯梭織柳絲。欲向東鄰同把酒，偶來西塞自題詩。雲山蒼莽家何在，卻喜和風細細吹。憶別鄉關塞外游，茫茫瀚海度春秋。一輪明月天山頂，分照峨眉最上頭。大木城頭望故鄉，雪光爛熳路蒼茫。萬重雲樹三更月，不憶梅花不斷腸。墨跡未乾，詢之

乃其作也。偶命檢韻，隨手卽得，雖不如康成詩婢，未知與杜家阿段何如。芬於己酉三月十六日故，葬迪化紅山背，四川義地，不起附談。

五洲之民多食太牢，食羊豕者次之，所稟不同，又或限於其教，而哈薩克獨嗜馬，敬客以爲殊禮，客至擇健駒，牽示客而後奏刀，洗刮烹治極精，其腸尤美，客愛其神駿，每攜之去，不忍殺。優孟曰：以壠竈爲棹，銅歷爲棺，齋以蓋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此雖滑稽，足見古人食馬，且精於調和。

初二日晴，漸暖。午初行四十里，二點一刻五分至四十里腰站，午尖，三點二刻行五十里，七點半至古城住店。出奇臺向北間偏西，下坡夾道，小阜麥地，天山在南，一望平曠。十五里後間有碎石，十五里三十里墩破垣無人，十里四十里腰站，小店四家，戈壁無水，僅一井，上覆土屋，置鹿盧繫縹三十餘丈，以取水，擲以石，久乃微響，水味甘。易井卦上六井收勿幕，註幕蔽覆也。此井獨有幕以保其利濟之功，可補易象矣。飯罷行十里，微石，右嶺見村莊，十里右大墩一，小墩五，破垣無人。入草地，黃蘆白荻，彌望皆是。六里下坡偏西行，右嶺起，下坡過頭屯河土橋，有頭二也。泥沙陷車，河左岸高，車行溝中，上坡仍草地，夾道村莊烟樹。右嶺下有土垣柵門一所，遠近村樹相接。十五里入古城東門，過河至城，祇五六里，車夫謂十五

里妄也。里許住店，奇臺於光緒九年初設縣城治，奇臺劉瑞齋太守爲令，經營草創，伐天山松柏建衙署，費數千金，十六年始遷古城。奇臺距此八十里，無水，隔戈壁，而田疇商賈皆在古城，一切不便，始遷此。縣之精華在南北兩鄉，人民殷富，不異中土。洪姓天津人，商販來此三世矣，養馬一萬六千匹，牛五千，羊萬餘，駝二三百頭，河兩岸草地牧馬，綿延數十里，皆洪所畜也。庚子之亂，天津人失業遷此者三百餘戶，皆依洪而來，窮荒竟有此富民侯，關內富民以鎮番馬姓爲最，亦以牧畜起家，已九世，富更過於洪。

古城在戈壁中，泉甘土厚，可居可耕者縱橫一百餘里，每年約出小麥五萬餘石，繁盛爲新省冠，而商販畜牧之利尙倍於耕，凡北草地關內運來各貨，皆到此屯積，西北至塔城伊犁，與俄交易，西南至喀什，與英交易，西至迪化，南至吐魯番，皆由此分運，俄英洋貨進口大宗亦集此而後東進嘉峪關，北至張家口歸化城，所以盛也。

三個泉逼近天山，相傳其地最忌鳴炮動金鼓，犯之風雪立至。三月二十二晚，榮廉訪過宿，營弁鳴炮響號爲禮，二更後果大風雪，廉訪止之已無及，烏梢嶺巴里坤天山均如此，豈荒徼絕域，人有殊稟，地亦有怪徵歟。大石頭附近夏月常有風雪，極冷，甲辰四月有八人同行，忽大風至，奔避路旁小廟，相隔數十步，竟倒而斃，戈壁恆有之事，不足異也。凡凍人手足血肉凝結如石，急取冷水浸之，彼覺溫溫然，須臾

水中皆冰而後蘇，若驟近火，則手足墮落多不救。

洪稚存云，山川奇傑偉麗，足以發抒人之性情，余謂生長風沙冰雪，亦足增長人之志氣筋骨。巴里坤天山產油松，質堅而重，其生於石上當西北風者尤佳，工師伐之，製棺槨，雖狸首之斑，女手之卷，不能過也。塞外凡雪盛風猛之地，所產動物毛裏必氈厚深細，植物必枝幹堅壯，所得之氣異也。人之處憂患，與物之歷風雪同，可以人而不如物乎。阿爾泰山元世祖龍興之地，產紋黨，大者圍三尺，橫紋密結如纏，曾見人取一段長五六尺，而首尾藏土石不知其極也。博克達阪山秦州老山所產亦如之，煎膏良，服之能強筋骨沃毛髮，使人元氣充然有餘，藉其力以攻書史，治文牘，雖積日不眠，無所苦。若雜他藥入補劑，以之縱欲御女，一再洩每患萎緩弛弱，手足拘攣不能救，異哉。

將晚晤石幹臣，伊同榮廉訪行，因事留此已數日，得電王晉老由平涼道授新藩，異數也。相別未幾，大用如此之速，殆朝廷特簡，爲漸疆計。近年文人經生罕大用，晉老平生佩服湘鄉文正，其文章學行亦同道，而經史功力尤邃，將追步文正歟。古城市面頗盛，雞鵬仍難得，蔬菜頗好，縣令陳君家培養之來，晤，問曰：長途作何消遣？余曰：飲苦酒，誦離騷耳。君曰：恐苦酒亦不易得，一笑而別。養之陝西富平人，極本色，福茨中丞所賞識也。

木壘河至奇台，產羚羊，其角能清肝膽積熱，每對大者重十兩，值銀六兩，次者重五六兩，以心枯如朽木者爲佳，全角明亮，如玻璃色，微黃，其尖微黑。羚羊毛長三寸餘，略如家羊，獵戶四五月以鎗斃之，取其角，各省皆仰給於此，他處不產也。

午後至定湘王廟觀劇，近日日蒙加甚，見羣駝臥地，耕夫把鋤，余曰：何牛逸人勞也，見二犬戲麥田，曰：羊踏菜園矣，同行者皆笑之。自癸卯甲辰重櫻憂患，無道義以勝之，僅恃血肉之軀相撐拒，所損實多，西行至潼關後，銀海生塵，天花亂墜，終日昏昏，如行雲霧，仰觀惟見斗杓日輪，俯察惟見太華終南，雖金章紫綬，高牙大纛，極光榮炫耀者，視之亦蔑如焉。世無顧長康，誰爲殷仲堪點睛耶。或謂內治宜服磁石，吸肺液，外治宜用金針撥腦汁，無不效者。余曰：明者晦之，虧者成之，天之道也，逢天不祥，顧目者司視之官，一失其職，則起居出入，往來書疏，便滯鈍不少。或曰：經不云乎，眇能視，跛能履，瞽者善聽，聾者善視，子能善用心，腦口耳鼻手足，以補目之所不及，將與離婁爭明矣。夫外視賊也，內視德也，察及秋毫者，每不見輿薪。廣成子云：目無所見，耳無所聞，神將守形，形乃長生。道經云：不見可欲，其心不亂。佛經云：阿那律陀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蒙叟云：七竅開，混沌死，故瞽者爲天全之一。

古城道中

日紀星周不暫停，天旋地轉走雲駢。沙圍金滿連硝白，山到渠犁帶雪青。宛馬旅葵思駕馭，荏花猶草亦芳馨。從今省識西來意，肯向閑黎乞佛經。

古城登車見日出

窮荒開晦塞，萬象忽光明。離照乾爲用，陽和地始生。繽紛添瑞珥，芒角歛長庚。能使羣陰退，還須澗雨情。

烏雲掩日被風吹散

洗淨晴藍見碧翁，烏雲潑墨戲長空。誰知天外西風勁，吹散烏雲日更紅。

初三日晴，午後暖。辰正出西門，西行間偏西北，五十里未至大泉午尖，申正行四十里至濟木薩，即孚遠縣東門外住店。出古城沙土路平，五里墩有泥窪甚深，車簸幾傾。左見天山，右爲草灘。三十里過河，至小屯，左嶺有耕戶村莊，右仍草灘，二十里至大泉，居民四五，有飯館，過此村樹絡繹，農居多沿天山北麓，四月初雪消土潤，種麥，五六月開渠，引天山雪水以救旱，北望無際，悉湖灘草地。五里右嶺起，破垣

數十無人，八里下坡，二里行樹林中，參差蒙密，極似江南光福風景，但少小山平田耳。三里下坡，二里下坡，左右有土阜廢垣，卽二十里舖，過此多石子，簸甚。偏西南行下小坡二，西北行，左有空垣三四，一里下坡，過水多碎石，半里過水，沙石相雜，三里過水，樹林漸稀，下坡偏南行，有空垣，多碎石，一里下坡，至茂茂窩，民居三四，駐汎卡，里餘右起坡陀，過水溝，下坡半里過水，上小坡，多石子，一里上坡，又下坡，沙石泥濘。左望天山低平，漸近，下坡林木漸稀，右有長嶺，五里樹林村莊復密，車行沙石，格格作聲，二里密林一段，鴉雀喧噪，夾道居人更多。二里下坡，里許至濟木薩西門外。古城至小屯，土綿軟，多黃白色，間有黑壤，與中土同。古城至迪化伊犁屯田章程，上地每畝收成十六分至二十餘分，詢之土人，豐年每種一石，有收稻麥至四五十石者，須八九月無雪，籽粒方實，雪早便減收，近年古城一埠產小麥，北疆科布多阿爾泰山皆仰給焉。古城以西路頗平坦，惟多泥窪，易陷車。過小屯河，見土人燒草地，白芨如雪，黃蘆如麥，百里一炬，速於燎毛。塞外之田，賴雪水灌溉，雪水發源雪山，山多松柏，叢莽厚積，雪將融，從幹至根，從葉至土石，滴瀝成泉，不息亦不竭，水下而土不傷，秋冬積雪，足敷春夏之用，若斧斤其山，鋤犁其土石，則其渴也可立待矣。

孚遠東門內見一鹿，大如二歲犢，某廟所養，二十一年四月得時，乃一鹿子，育之市，人給以食，卽食。

春草生時，早出暮歸，暑月入山，稍涼卽歸，入市聚觀，或搔之，亦不畏也。毛色帶灰，極肥壯，夜投馬號宿。鹿本山林間物，與木石爲緣，今獨寄迹塵世，意態自如，亦玩世不恭者與。

羅布淖爾大小屈莽山，野驃馬野牛野豕，填滿山谷，牛與豕最兇猛，豕出成羣，食包穀，先以鬚掘其根，利如犁，返而食之，須臾盡一畦。纏民攜火鎗隱身巖穴，俟其去斃最後者，大者在前若隊長，然誤擊中，卽迎藥烟而上，速如風，支解人馬立盡，野牛亦然。

途中卽事

雷收風愈峻，夜短日無餘。草地蛇當道，陰山鬼載車。柳娃春出穴，木客夏窺廬。倘補西荒志，何如伯益書。

初四日晴，早冷，午後暖。午末行入東門，出西門，向西北行，過一廟，右有舊壘，里許過橋，下坡，又過二橋，橋下水清而激，南山水引以灌田者。左右村樹麥地，八里平曠入草地，左望天山高峻，通旁有廢垣，路低而不平。四里左有嶺右平，十里荒野沙漠，十里榆林漸多，至雙汊河，民居小店五六。西行偏北五里，右有長嶺，樹林不斷，十里平曠，多下坡，泥水軟而陷，五里樹林夾道，下坡多石子，二里下坡，入深溝，夾溝叢

棘、古樹，出溝入林愈深，土牆泥屋，麥秀青青，雞犬牛羊，婦稚熙熙，田家樂苑在目前。三里樹林密，村居愈多，惜石子礙路，車簸蕩，石子由田夫擲出，爲害行人，應埋土中也。向西行十里，多碎石，村樹連綿，田土膏腴，望天山漸遠。宿三台，市面甚盛，多天津人，德盛客店寬敞，卽行台也，共行六十五里。晚接家書，出關行戈壁千餘里，沙枯石惡，土鹹水苦，人人視爲不毛，故劃界時一線紅影，遂割棄數千里，然余每下車散步，必有所獲，今日見道旁貝母、枸杞、茵陳、麻黃、甘草、大黃、茜草、川芎，皆萌芽青青，大地無不是藥，遂拈一莖，能殺人，能活人，惜世無文殊慧眼耳。

自古城至此，田疇耕種頗盛，皆賴天山雪水引之灌溉。甘肅肅州至安西，皆引南山水溉田，蘇賴河乃其經流。自戈壁長流水東，雪山聳峙，土人呼爲北山，卽天山也。經哈密至七個井，山皆在北，謂之北山；由七個井穿山腹至頭水溝，則車路在天山之北，故又謂之南山。東南之水匯於江淮，西北之水出於山泉冰雪。

去年十月十二晚宿安定，作詩寄仲若有寄聲雲外南翔雁，爲帶鄉書嚮北飛之句。臘月十八日仲在無錫得詩，夜半月明，羣鴈北翔，哀鳴雲表，弟起步庭中，感念出涕，禽鳥果有知耶。

周禮命誦訓掌道方志方厯，以詔避忌，知地俗。漢蕭相國得秦丞相御史圖書，便知天下阨塞、戶口。

多少疆弱之處，及民所疾苦者。東京設司空輿地圖。隋有諸州圖經，唐有元和郡縣圖志，可知古人圖書之善。余西行萬里，地名里數，多採之土人役夫，而荒村野店，已見昔人行記者，頗興廢不一，行篋別無攷古之書，亦無精圖，惟折衷於陶氏侍行記，然參之祁韻士萬里行程記、洪北江伊犁日記、林文忠荷戈紀程、倭文端莎車紀行，已多不合，述古當求其最初者，信今當舉其近而善者，地輿之學，非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不能精善。漢西域傳於三十六國形勢，踰葱嶺，通西海道，已舉其大綱，至唐書元史於西域南北道里城郭，言之尤詳，取以證今，隱若合符。洪、祁諸公當代博雅，日記都草草，蓋輿地建置，應著專書，風塵奔走間，斤斤徵引，亦嫌頭巾氣也。三代最重圖經，謀野有獲，統於地官，附於國史，著於經，詠於詩，故班固、司馬遷、郭璞、郾元所箸甚詳，唐宋以降，稍闕略矣。國朝諸儒究心地志，而博雅有餘，精確尙遜，讀書多行路少也。近日漸重游歷，撰方志，詢土俗，必將突過前人。五洲交通，指掌萬里，能讀萬卷書者幾人乎。

洪北江以言得罪，聖怒不測，而途次迎謁餽贈甚盛。林文忠以大臣遠謫出關後，如入無人之境，州縣無過而問者，至哈密以西，夜則停車山峽積雪中，以食以宿，每嘆此老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真後彫松柏也。余西行所過，車馬酒食，供頓惟謹，卽戈壁荒遠，亦應有盡有，似勝於文忠矣。蓋北江以文士負盛名，交游徧天下，嬉酒好事，所至人樂近之，文忠清風亮節，本不願以行李累人，又久任封疆，采采嚴憚，

牧令以下，不敢與之狎也。然長途患難中，百物匱絕，地主竟無杯水通殷勤，亦稍寡情矣。未幾賜環，節度秦隴，文忠海涵地負，固不以往事爲纖介，而道旁故吏，得無有匍匐悔罪者乎。或曰：人情之厚薄，治亂之機也。道光末大亂將作，人情已不如乾嘉之厚，可以觀世變焉。僕竊以爲不然，近日仕途偏仄，人情責望愈奢，供帳豐嗇，上官之喜怒，過客之恩怨，視之牧令一身，支拄上下，憂讒畏譏，不敢以冷眼視人，滋他日悔謗，往往東挪西補，公私交困，去官後妻孥流落，至不能返故鄉，比比皆是，余之重累東道，尙不如文忠所處爲心安理得也。

初五日晴，午後甚煖，大風不見日。巳正行四十里，二點五分至四十里井子午尖，飯後未末行四十里，戌初至紫泥泉住官店。出三台向北行，左嶺村樹蔚然，右平野沃壤，樹林麥地。五里過橋渠，水由南至北，二里道右大榆數株，里許左土坡有小墩五，二里高嶺，道左嶺上有圓塔一，過此樹漸少。左起高嶺長山，二里樹林，二里左起高峯，二里道右樹林漸疎遠，三里左有圓峯接長嶺，右曠野，五里偏西，五里左嶺漸近，六里左嶺低平，右草地，五里偏北下坡，多石子，右嶺逼。至四十里井子，井深七丈，味甘，小店二。飯後北行，二里道左突起二小山，下坡車側行，六里左見天山頗峻，右林木，三里林木村莊，五里林木漸密，四里至二十里巷子，北行廢垣連綿，無居人，道旁有古榆，多石子，三里左樹漸斷，右林疎遠，三里左右樹

林復合，十里林木不斷，多田家，上坡居民數家，二里碎石被地，小墩五，左樹漸遠，入草地，鹹白如霜，生小紅柳瑣瑣草，右曠甚。二里至老紫泥泉，田家五六，五里草地間有小胡桐。至紫泥泉，居民三十餘戶，井水尚甘，紫泥左有山，山根出煤，天山在其南，名夾皮山。孚遠西北盡榆樹，舊名榆樹灘，秦蒙將軍侵胡，關地數千里，累石爲城，樹榆爲界，因土宜也。此二百餘里本戈壁，戈壁盡沙石，寸草不生，有土處生草，謂之草灘，白芨黃蘆之外，多榆，堅結不能驟長。近年耕戶漸多，拔除榆根，種麥稻，大約積土二三尺厚者爲上腴，次者土僅尺餘，下仍砂石，戈壁地質，本砂石結成也。觀於車路窪下處碎石必多，蓋往來日久，土剝盡而見石矣。榆樹下生白芨。天下最暖者縮葛，最寒者狐貉，驟以語人，鮮不驪然笑。行戈壁，方知狐貉不暖。

孚遠水西溝向產烘鐵，居民千餘戶，採煤以煉鐵，全隴冶戶取給焉。自與俄商交易，洋鐵值賤，水西溝之利遂爲所奪。近日居民僅七八戶，原產之鐵剛勁可鑄寶刀，採煉得法，遠過洋產，坐失利器，可惜也。產煤六七種，多佳品。

孚遠西南有瑣山，迴環數百里，骨盡煤，煤自焚，積年不熄，晝夜熊熊，光照數百里，亦名火山，其已焚而存性者爲自然嵐炭，火力久而無煙氣，人尤重之。

初六日陰雲而風冷，未申間小雨，關外罕有。十點二刻行五十里，三點至大泉午飯，四點行四十里，

七點三刻至阜康縣，住康樂驛行館。初食王瓜，自吐魯番來，長五六寸，青翠有刺，外以白菜裹之，如新摘於架。出紫泥向西入草灘，北空闊，南望山色葱鬱，如展翠屏，博克達坂山也。山上廟宇五六，修道者多裹糧以往，山頂有海子，夾岸有廟，往來操舟以濟，山頂行舟亦異聞。頂上又起峯巒，巖壑深秀，遠望峯高嶺平，不見起伏，略似終南而別具蒼茫之氣，宜爲迪化鎮，乃昆侖之北都也。四里有樹，二十餘株，五里榆林夾道，左起土坡，右多廢垣，六里右樹林，左廢垣，五里間有石子。西南行六里，左有胡桐三四株，四里至小泉，店一，十里草灘平曠，硝鹽皚皚。至大泉腰站，飯店二，一回民，泉甘。飯後南行，硝磺厚寸餘，百里如積雪，出關三千餘里無此廣且多也。六里有廢垣，四里廢垣一，樹一，四里右樹漸遠，有廢垣里許，林木夾道，沮洳汚塗，右有池，水自博克達山來。三里林木深邃，小園周遭，鴉雀聲喧，田婦抱稚子，依柴門，風景若畫。下坡里餘，右廢垣，又下坡古木田舍，四里下小坡二，右有廢垣里許，至九龍街有土堡民居，店舖頗整齊，住汎兵。出南門下坡有百骨塔，劉襄勳建，藏戰死忠骸也。四里下坡，車側而簸，十五里左山漸伏，林木遠近疏密，連綿迤邐，遂阜康東郭城外。百骨塔一。入東門住行館，房屋尙好，水甘。

天山體勢與江河同，皆千里一曲，江河衆水匯爲一水，由散而整，天山一山分爲萬山，由整而散，坤輿生物，不外此兩義。西域最大者和闐，南惟卡拉胡魯木達坂，卽僧格喀巴布山。喀什噶爾西南惟葱嶺。

北惟天山。或謂卡拉胡魯木達坂卽崑崙。此三山一脈，相屬東下，爲焉耆府屬博爾圖山，再東下至榆樹溝分兩幹，南幹爲蘇巴什山，接吐魯番火山，在蒲昌海北岸，北卽博克達山，爲天山正幹，直達巴里坤，至塔勒納沁止，遷迤三千餘里。南山卡拉胡魯木達坂東下至燉煌入關，祁連莽蒼，崆峒奔赴，縱之以太白終南，聳之以太華少華，嵩高極天，綿商亘霍，是爲中原大阻。自卡拉胡魯木達坂偏西南分枝，入前後藏，左轉突起峨嵋，結衡嶽，再結匡廬黃嶽，束抱長江，放乎大瀛，其外則滇粵諸山也。噴薄炎荒，威鎮暹緬，以宮於南溟。由葱嶺北幹分枝，右轉走東北，負長城，絡九邊，賀蘭內蟠，陰山外峙，限以雲中鴈門，鎮以五臺北岳，右挹太行，左趨瀧，龍興虎視，永宜控外而宅中，蓋崑崙一脈馳騫中原，肌包筋羅，至巴顏喀喇山，其陰則大積石，河源出焉，其陽則鴉礮金沙，江源匯焉。凡建國宜審形勢，據上游，三代無論矣，漢興東北邊地，東南薄海，皆以分建諸侯王，惟隴蜀地自王，據江河之上游也。葱嶺兆於崑崙，天山繫於葱嶺，崑崙根也。葱嶺爲本天山爲幹，燕晉秦隴蜀滇諸山皆枝葉也。細尋脈絡，纖悉可數，枝葉多變態，本根乃混淪。聞之李源炳貳尹云，勘界至克奇克庫里及昌器利滿達坂，皆崑崙最高處，萬山墳起，雪明灼目，不能視物，有海子水味鹹，卡拉胡魯木達坂外，別無崇山峻嶺，可指爲崑崙者，可知胚胎元氣，大塊萌芽，至葱嶺始成艮象，天山乃發舒暢達。天山界華回兩部之間，岩巒礧礧，其外障皆土山，再上則草山，草山盡則松

山，松山盡則雪山，以次漸高，各有澗水限之，人跡至松山而止。博嶽三峯乃絕頂也，積素萬古，深不可測，雪雞冰燕，神鷹凍蛆，窟宅玲瓏，煦煦熙熙，如登春臺，雪盡爲石，石罅產空青瓊瑤、白金、青精紫英。石盡下產銀甕，大逾圍，仰如臼，內藏元液，火煉不銷，銀甕下三十仞產火珠，似卵而圓，色如精金，閃灼不定，光能穿石，惟銀甕能覆之。雪盛時珠在地中，往來激射，冬至子夜偶吐光氣，與星月爭耀，人不能識，或見流焰掣紫金蛇，目爲陰火非也。其土山低平處宜耕種，草山宜牧畜，番人謂之冬夏窩子。巖壑重疊，行而不住，博嶽雄秀，尤在松山。山頂海子百丈見底，清極而綠，綠極而黑，潔不受物，寸草片木投之，必逐於岸，有時澄碧如鏡，天風微蕩，忽涌怒濤，若潮汐然。歲旱偶見青龍螭轆水中，張鬣噴雪花，高數丈，山下卽大雨。古松高數十丈，一幹挺霄，自根卽生旁枝，團團如蓋，下圓上銳，又如朝天之筆。雪山與海水，或綠或綠，皆視日光霞彩松色以爲變態。初上三十里猶土山，又過草山三十里，益陡峻，乃至松山，萬松林立，四山圍繞，匯爲海子，南北長三四十里，東西十餘里，三峯在其南，北有巨石成山障塞之，水不得溢，山徑在其北，各澗石罅有流泉下注，阜康九運諸河所濫觴也。博嶽爲北庭鎮山，每歲二月巡撫於紅山瞻望祭，國家有大事諭祭，秩與五嶽同，巡撫躬詣，三沐而後首途，先期齋宿山中，稍不敬備，必有烈風飛雪，甚或雷霆霹靂，殄斃人畜，將事者恆懷懷。環海建諸寺，時有異人栖止，相傳卽達摩面壁處，風景爲天山冠，雲峯高

處，曉烟新霽，時有葛衣老人，長鬚執紳，騎白駝游行巖壑，近之則隱，亦龍威老人之流亞歟。博克達坂譯言靈山也，崑崙祖也，葱嶺爲父，天山爲母，五嶽爲宗子。天山無雪，則中原萬山枯焦，故必厚積冰雪，以培養灌溉之，萬山皆起崑崙，以達於海，其不達於海者，生物不繁。春夏四時之氣，胎於中星，崑崙先受之，傳至萬山以訖於海，而寒暑分焉。晝夜之間，山氣先達於海，海氣復還於山，往來伸縮，皆有定候，如人之呼吸然。山色早暮濃淡不同，凡晴風萬狀者，海氣至也，山海同氣，故同色，山氣一呼則海水漲，一吸則海水落，皆崑崙之氣爲之，崑崙者六律之黃鐘也，欲求坤輿中氣，須製儀器，置崑崙測之，今日疇人之術大明，必有曉余言者矣。

施秀亭言曾親至崑崙，同行者數西人並士卒二十餘，至山下，瘴霧迷漫，火色慘碧，炊飯不熟，漸上冷氣逼人，呼吸窒塞，士卒不能從，西人猶奮登，再上亦裹足。施君生長山澤，負奇氣，策馬從冰雪瘴霧中盤旋而上，竟造絕頂，山光清明，萬木葱鬱，盤石滑潔，類有人拂拭坐臥者。俯視冰雪瘴霧盡在其下，東望山勢蜿蜒起伏，直趨於海，凡中原嘉木秀竹西北所不經見者，山中悉具，而氣候和煦如春，宜爲仙靈所宅也。施君親履其境，言之如此。崑崙舊說可掃而空矣。體勢綿長，西北接葱嶺，時起時伏，時聚時散，其起止里數不可考，凡登者多由葉城縣南克里陽素蓋堤庫庫雅柔株達坂四卡倫前進，攜火具食物帳棚，

騎犛牛，覓獵人前導，往往阻於冰雪。崑崙之大人不能測，各就所至者而尊崇之，登峯造極者誰耶。和闐南有山巍然青亘，四時冒雲，被雪，土人呼之爲卡拉胡魯木達坂，崑崙主峯也，望之非杳遠而十餘程不得至，卽至或大風雪失道，神山弱水，其果有限之者歟。

唐順宗時，拘弼國貢常堅冰，云其國有大凝山，冰千年不釋，費至京師，積日不消，甚神其說，不知西域皆常堅冰也。又謂冰山日出卽消，以比權奸，是皆夏蟲不可語冰也。施君言曾至崑崙，石門絕壁，觀雪山飛瀑，僕謂雪山凝涼，無流水安有飛瀑，蓋流冰也。西藏西域雪山積雪不消，盛夏日光烘灼，欲解不解，再凍爲冰，年久層疊堆壓，其斜欹處便崩拆如流水就下，長百里，闊百餘丈，冰力勇猛，萬斤鉅石挾之而走，至稍平處止焉。再雪再凍，後有來冰復擁之行，或白如水晶，或綠如玻璃，參差聳峙，望之如瓊樓玉宇，蠕蠕動搖，冰中含大石，嵯峨瑩澈，其石力注重處融化最遲，則爲冰柱，高數丈，粗如臂，或四五柱戴一石，或一石撐數柱，人畜過之每爲摧壓。冰山高數千尺，圓如柱，尖如筍，細如針，亭亭獨立，纖秀玲瓏，冰上結成草木樓閣鳥獸，絕肖雕鏤，與獠洞石乳結仙佛龍鳳無異，風雪變化，至此真不可思議矣。余詢之葉爾羌獵戶阿滿勒提云。

初七日晴暖，九點三刻行，是站九十里，實有百里，所經九十里站以此爲最大。出西門西北行樹林

不密，近城有麥地，左嶺低路平，八里有石子，樹漸少，三里右有廢垣里餘，下坡四里入草灘，十七里傍左嶺行，嶺雖低而凸凹起伏如海波，嶺下青青皆茵陳也，採之觸鼻香烈。八里草灘，至甘泉舖，小店二，午尖飯後二點三刻行，三里傍左嶺，高低不平，右嶺逼，如行溝內，二里右嶺平，南行里許，左嶺起高峯，二里半南行，二里半左右起長山，傍右嶺行，多石子，右嶺有長圓各峯，路狹，五里二嶺夾峙，傍左嶺行，下長坡，車側且簸，二里半右嶺平，左起尖峯，西行二里，左嶺開，下坡傍右嶺西南行三里，兩嶺復合，下坡右嶺平低，下陡坡，過水溝，右有廢垣，至黑溝，居民五六家，三十里向南行，右嶺平，一里下坡，半里下坡，折向正西，又下坡，折向南，過水溝，踰右嶺，向東南行，沙路軟，車搖簸，里許復向南，陡落水溝，右有麥地，半里兩落水溝，車幾傾，三里左右見林木，又過水溝，偏東南，春麥被野，左多村落，四里又下坡極險，正南行里許，過水溝，右土屋，又落坎，加鞭始過，左見高山晴嵐遙峙，吞吐落日，紅豔如火球，博克達坂也。三里平曠，麥地盡，右嶺亦平，七里過水溝，又三里至古牧地，有堡，住店，居民二百餘戶，黑溝以西，土人引水種麥，溝渠縱橫，大道幾成窄陌，應由地方官勘明，將路修整，遇有溝渠，造木橋，覆以土，則兩益矣。

後天八卦方位，乾居西北，戈壁適當其位，乾以陽剛爲用，生物亦如之，動物則有名駝、駿馬、文犀、熊、羆、犛牛、羚羊、黃羊、羴犬、走兔、風狐、飛虎、黑貂、猓、獬、蜥、石龍、豺、狼、虎、豹、麋鹿、野驃馬、孔雀、錦雞、鷹、隼、雪雞、

天鷲，皆御風善走，不疾而馳，植物則有松、柏、榆、柳、梓、檉、胡桐、白芨、黃蘆、駝刺、紅柳、麻黃、大黃、青蒿、茵陳、甘草、沙葱、阿魏、若榴、林檎、楊梅、蕤蓉、松子、枸杞、紋黨、貝母、柳花、雪蓮、文杏、木瓜、葡萄、蘿菔，其質堅結勁直，其味甘酸苦澀，其氣馨烈疏暢。在天多恆風晴雪，穹冰飛雹，少霖雨震雷，在地則產金砂、玉石、銀、鐵、銅、鉛、礪砂、空青、寶石、石膏、礬鹵、鹽碱、石油、石煤、硝磺，其質與氣皆寒沍堅硬，與和煦柔軟爲仇。其人茁壯椎魯，強狠堅忍，無鉤心曲腸，習於彎弓、挾矢，甞居酪飲，終身不識膏粱，紈綺脂粉爲何物，故來游於此者，亦必熱血冷面，磊落魁梧，芒角森豎，神州萬里舉不足以容之，始放逐屏絕，置諸澆溱溷濁之野，以禦圯迥而飽魍魎，被嬌軟柔脆生長山溫水膩之鄉者，一出長城，戒朝奔夜，山行水涉，風沙冰雪瘴毒之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抵觸，高目深鼻，矚譁譁之盱睢，陽睽，有不魂驚魄散，齏碎塵飛者乎。

星日當空，雪花蒙密，謂之晴雪。

洪北江天山客話謂自嘉峪關至伊犁大城，萬一千里。天山贊又云，自涼州西至伊犁凡七千餘里。以予行程計之，由關至迪化僅三千十五里，迪化至伊犁一千七百七十里，其由哈密經巴里坤即北路也，與中路相若，北江究心輿圖，身歷其地，其誤尙如此，況耳聞臆度者，以此知方里圖表測算之術不可不精也。然人之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視其睫與背，今予所記，安知他日不爲集矢地乎。學者下筆卽有

人從而闢其隙，善學佛者，於無佛處求佛，方不落語言文字障。東坡云：新詞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眞文人也。凡行遠無論舟車，須製一囊，置鉛筆、巾箱冊、時表、日圭、羅經盤、遠鏡、地圖、表尺、日曆各一，以便考證記錄。東坡紹聖元年貶英州，其年閏四月，北江於嘉慶五年二月初十日抵伊犁，其年閏四月，今年抵迪化亦然，黃楊厄運，何相值之巧也。

大清一統志，西藏有岡底斯山，在西藏極西之達克喇城東北三百十里，直西寧西南五千五百九十餘里，高五百五十餘丈，周一百四十餘里，積雪浩然，頂上百泉流注，至山麓即伏流，阿耨達山也。西域記，括地志，水經注皆言即崑崙，徐氏水道記，宗其說，海國圖志，崑崙釋篇駁之，謂岡底斯特葱嶺南幹之主峯，非崑崙也，葱嶺，崑崙實在西域，詳徵博引，自來言崑崙河源者無此精確。然魏氏知葱嶺爲河源而不知崑崙主峯即于闐之南山，葱嶺自葱嶺，崑崙自崑崙，舉崑崙可以駭葱嶺，舉葱嶺不能駭崑崙也。漢以前言崑崙者均知在西荒而不能確指其地，宇內產玉之山多矣，惟崑岡始產美玉，至宋時吐魯番始謂崑崙在其國之南，又言黃河源出南大山，地多產玉，疑爲崑崙如目，管人初見燈日光也。余至西域，博攷衆說，遲之又久，始敢以美玉之所出，河源之所在，定于闐南山爲崑崙主峯，黃河初源不啻千百，而匯爲三大源，曰葱嶺南河，曰葱嶺北河，曰于闐河，北河發於葱嶺，南河于闐河發於崑崙，河有三源，崑崙實

得其二，是知崑崙爲五大洲之冠冕，尤爲亞細亞一洲之初祖，必探索及此，庶幾交柯亂葉，一一皆可尋其源也。西來萬里，能識崑崙，此行爲不虛矣。

初八日佛生日晴頗冷。午正行四十四里，申末至迪化省城。初出古牧地，向西南平曠，二里半過水，有麥地樹林，四里石子覆地，車震甚，旁有小渠，四里下坡，左嶺深林中田園村舍，彷彿桃源，右平原多樹，二里半道右麥秀青青，如平蕪，多石子。下坡向南，左平曠，樹漸少，里許樹又多，過兩窪，車側行幾傾。三里林愈密，水聲潺潺，右起高峯，幽逸如行鄧尉籬落間，但少梅香耳。一里深林，水聲愈喧，惜水溢於途，泥濘難行。里餘下坡，過水溝，流清澈，左右長嶺，車行泥中，簸蕩不已。右嶺外青山一抹，如文君眉黛，右起漫坡，三里榆林夾道，僅容二車，二里有堡。至七道溝過橋行五里，左渠流水清澈，樹林陰翳，路窪如溝，石子碌礫，左嶺漸高成山，右嶺漸起坡陀，縱橫如亂山，路稍平。三里下坡，車簸甚，左樹多，向南行，左起長嶺，二里下坡，里許崎嶇沮洳，左坡種麥，二里半左山高漫，山頂有墩，卽紅山嘴。里許麥地水光明瑟，里許右嶺漫起，三里下坡，復屢落水坎中，林木茂盛，居民益夥。二里餘入迪化北門，住西大街高陞客店，共行四十四里，租房六間，甚廠淨，每日銀四錢。

西行攜直省圖自隨，足之所履，心之所馳，按圖而索，指掌萬里，於是同行者競購圖。予曰：人欲吞八

荒，伊九洲，納大千世界於彈丸黑子中，惟圖是賴，然圖者猶人之具五官形骸，非精氣血脈充乎其中，不能知覺運動也。人才者運動輿圖之精氣血脈也，不得人，圖亦虛器耳。昔曾文正治兵，問方略於胡文忠，文忠繪數十圖以寄，及受江督之命，以統籌全局，疏就商文忠，文忠謂其氣魄規模稍狹，不足以制狂寇，爲之張大恢拓，文正從之，據以入告，肅清東南，實基於此。秦漢以來，縱橫分合，治亂得失，深求之與今日悉同，而一、二有識者無不決於機先，洞若觀火，其大要祇是熟習山川形勢，留心當代人才，於事變之伏而未形者，深求力索，以古證今，以近知遠，如饑飽寒煖之在一身，知覺早而體驗親切，自操勝算。如欲經營新疆，必將內外蒙古、前後藏、關隴、晉蜀聯絡一氣，布遠勢以圖之。昔人言，欲保秦隴，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左文襄收功西陲，亦不外此。欲經營全隴，法當以關中爲根本，欲經營河西四郡，當以涇州、平涼爲根本，欲經營伊吾，當以酒泉爲根本，欲經營天山南北，當以漠北伊吾爲根本，欲經營南疆，當以北庭爲根本。新疆西向，以伊犁爲門戶，左挾喀什噶爾，屯畢底爾，守塞勒庫勒，一作哈喇庫勒，右扼塔城，絡阿爾泰山，以張兩翼，樹聲援，東向以嘉峪關爲門戶，南守燉煌玉門，以堵南山青海之間道，北防鶯鶡峽伊哈托里達子湖，以固哈密鎮西之藩籬，坎巨堤屬英阿魯特下五旗，割俄，唇齒不完，後患悉胎於此。昔羅忠節論長江扼要有四，曰荊州、岳州、武昌、九江，皆以上游控制下游，塞外空闊，雖有戈壁瀚海之阻，而土

人沙線分明，處處可通，堅壁清野之法，勢不能行，若不西扼塔喀，東聯甘隴，究無立脚之地。古今事變不同，而山川形勢未之或易，推之長駕遠馭，經營五大洲，亦當於山海隔闔限制之處，求其聯絡貫通而已。今日五州戰事，多在海面，將來各洲鐵路完備，又不在海而在陸矣，竊願主持大計者，愛人才如性命，嗜輿圖如饑渴，一旦有事，必食其報。天下之變，至今日而極，當推曾胡二公謀畫東南之精，思果力以對待五大洲，使全球舉動消息，無一不在我心目中，如善拳者，遇同藝人，一交手便知高下，何至爲人所屈。禮云，孝子之事親也，視於無聲，聽於無形，體此意以修內政，交鄰國，庶幾七十二鑽無遺篋歟。凡關地者，連界而沒之以術，謂之蠶食，越境而劫之以兵，謂之鯨吞，有國者於邊鄙畸零突出之地，須預爲聯屬，如筏之繫岸，舟之下碇，使之搖動不得。人之遇冬，手足耳鼻先寒，以其突出而畸零也，凡與我無情之地，必與人有情，我視爲無用之地，人必視爲有用，既有情於人，人又視爲有用，我將何堪。卽如新疆我得之不過西北藩籬耳，萬一爲人所有，則長驅直入，高屋建瓴，足以拊中原之背而抗其吭，南失越南，東失朝鮮，尙可苟延支撐，若天山西倒，瀚海東奔，欲苟延支撐而不可得矣。昔也日關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其故安在，君子曰，入之以漸，中於所忽。

長少白將軍密陳新疆隱患摺云，新疆地方緊要，關係中國全局，以形勢論，東北自額爾齊斯河起，

俄人以輪船沿流而上，可以至阿勒臺山前，塔城孤懸一隅，三面距俄，去俄境之葦境子僅四十里，無險可守，精河之五臺去邊僅五十里，爲伊塔精三處之咽喉。伊犁北面博羅塔拉地方，其東北之索達巴罕卡倫，其西北之庫庫托木卡倫薩爾罕巴斯堪各山口，爲通俄要路，距俄駐兵之列普辛僅隔一山。伊犁惠遠城距接界之霍爾果斯河一百一十里，由霍爾果斯河至俄國提督駐兵之薩爾瑪地方僅七十里。伊犁河水西流，南北兩山勢若張箕，西北與俄接壤之霍爾果斯河奉裳可涉，西南與俄接壤之塔奇勒罕卡倫擊柝相聞，澆平數百里，毫無險阻。山南之特克斯川與俄大牙相錯，格登山卡倫在川之北，那林果勒卡倫在川之南，特克斯河東北流，俄境順阿爾斑蘇木河自西北插入中間，其地平曠，亦無險要可扼。南路烏什雖有畢底爾隘口並巴什雅哈瑪山堪爲險阻，而西正與納林俄營相值。俄人之侵我邊疆也，因求金計阻於沙漠，又惡哈薩克之劫掠，自咸豐元年與我通商後，遂于伊犁博羅呼濟爾卡倫邊外阿里瑪圖地方設立商埠誘致之，復于咸豐三年遣兵自倭連布南下，步步爲營，直抵阿里瑪圖以西哈薩克境內，築立礮臺以攝之。三年因與我爭塔爾巴哈臺山後金鑛，致被金夫焚其商機，四年遂於塔爾巴哈東北額爾濟斯河西岸輝邁拉虎卡倫以外之地設立斜米帕拉廷斯克巡撫，以與我爭界。塔什于之哈薩克與霍罕世仇，霍罕因哈薩克之受役於俄，攻之，俄伐霍罕，降其衆。同治三年值我新疆回匪變

亂，又奪塔什干城，遂於阿爾瑪圖設斜米烈廬斯克巡撫。五年擊敗布哈爾兵，復於塔什干設立土爾齊。斯坦總督築礮臺，駐重兵，以守之。六年復以兵取薩瑪爾干，設立雜拉夫山巡撫，與布罕爾定界，僅留霍罕一城與其民，居民怨之，潛通希窪回部，將與連兵復地。十一年俄人發兵問希窪罪，定約以阿母河爲界。光緒元年復以霍罕叛服不常，遣兵滅之，獲其全境，名曰費爾干省，設巡撫以鎮之。是時有土爾克 尼人未服，二年遣兵征之，收其地，設雜哈斯披巡撫以馭之。八年交還伊犁後，又於斜米帕拉廷斯克之北額爾齊斯河東岸設立鄂穆斯克總督，開築西伯利亞鐵道以達我東三省。彼先後五十餘年設總督二，巡撫七，環列於我邊境，眈眈虎視，逼處堪虞。鄂穆斯克之鐵路至俄都五日可達，塔什干之鐵路至俄都亦五日可達，設有違言，彼則事事迅利，我則種種維艱。今喀什噶爾雖有葱嶺可守，而彼挾中亞細亞全境之力以臨之，欲於此修道以達內地，其心尙不可測。況葱嶺以西帕米爾地方尤爲英俄交爭之地，我之未雨綢繆，又烏能已。至葉爾羌以南與坎巨提接壤，又爲中英兩屬之疆，西南通克什米爾即北印度，爲英往來之路。和闐西南通後藏之喇達克即爲圖伯特，亦英人萃居之地，沿邊延袤七千餘里，應及早查勘，擇要設防，以固藩籬云云。謹節錄之以備籌邊者取資焉。甚矣大患吾有身也，土木形骸，載以敵車駑馬，區區萬餘里，窮三十七旬之力，天樞周轉，地軸動搖，素衣染盡緇塵，黃金化爲屎溺，而後踐車

師之後庭，望天方之彼岸，何其難也。使吾靜攝心猿，默御尻馬，雖大千一息，八千返可也。甚矣大患吾有身也。韓子序韋侍講盛山詩曰：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齧，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琢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屬胸臆也。今四川雲陽縣歐陽子序蘇子美文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二子之文如此，吾童而習之，既長而好之，行年五十，造物所以震撼而搖蕩之者，與盛山子美略同，吾身之大患，吾心之至樂也。晨興，行戈壁中，望天山葱嶺積雪際天，旭日出東海，照耀大江南北，其下吾親之所舍也。被髮四顧，精神飛越，欲出六合外，輒誦二子之文以當歌，未嘗一日去諸口也。錄既成，因書而綴之，以爲殿，惟二子能先得我心，詞固不必盡已出也。若盛山之詩，子美之文，篇章俱在，清高奇崛，固非淺薄之所敢擬焉。

薛彛斯河開爲世界交通第一關鍵，西伯里亞鐵路成爲世界交通第二關鍵，英俄雄矣，然猶未也，泰西之來中國也，德法英美以次漸遠，而南北美爲尤遠。西方之西亦東方之東也，乘汽船繞南大洋，經錫蘭島則偏於南，乘汽車繞北大陸，至東三省，又偏於北，當大地南北之衝而握東西綰轂者，其惟西域乎。新疆今日晦蒙鄙陋，獠狂荒落，咸視之與蒙古西藏等，予獨謂五十年後，商賈輻輳，萬國會同，當過於今日之上海，此言驗否視鐵軌成否以爲候。歐亞大局繫於地中海，而新疆形勢與之爭雄，我國欲提挈全球之綱，惟開闢中西之門戶，當撮合國力，急成伊犁迪化喀什噶爾吐魯番南北兩路，以與俄安集延路接，而以哈密爲之總匯，即英人之蘇彝斯河也。從此五大洲商務戰事路政，惟我新疆能執牛耳，而俄西伯里亞軌道利權可安坐而奪之，世有胸羅全球者，當不以鄙言爲妄。我政府倘欲建此偉業，而以財政爲憂，竊有極明極易之預算辦法，期以十年集股，十年藏工，而甲午庚子兩役之所喪將于此收盈焉，似非誇也，安得一二堅忍有遠略者起而任之。

崑崙葱嶺二而一者也，葱嶺之巔有大池曰喀刺庫勒泊，古迦舍羅國西境，盤陀國地，在今疏附蒲犁之西，名和什庫珠克帕米爾，乃葱嶺南北河之源，黃河之初源也。據大蔥嶺，當瞻部洲中，五洲之水無高於此者。乾隆二十四年閏六月二十五日將軍兆惠追大小和卓木駐師於此，遂歸中國。大荒西經，西

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者，名曰不周負子。西山經，長沙之山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法顯西域記，波謎羅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狹隘之處不踰十里，據兩雪山間，川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喀喇庫勒即大龍池，龍池四周皆山，而西北隅獨缺，即不周也。不周西北有山曰阿賴依，即負子也。載定新疆蘇滿格登山。高宗皆勒碑鎮之，而不及喀喇庫勒泊，百餘年來視爲甌脫，及勘界之役，界務大臣不知按籍，紅影一線，拱手讓人，會勘侯繼之，僅爭回格登山而亦不及此。予每閱界圖，不覺淚涔涔下，使乾嘉以來，私家著述鄭重言之，昭人耳目，或亦不無補救。光緒初叛回漏網，越境而免，俄即以喀喇庫勒居馬化隆之子，闢荒築屋，俄民亦多移往，遂成巨埠，設官治之，職類知縣，而以托哈瑪克安置白彥虎，距庫勒泊八日程，丁口殷富，土壤沃美，五金礦產悉具。西域無蜂，無花以養之也，喀喇庫勒地氣和暖，花果尤盛，人家養蜂釀蜜，多者至百餘房。大龍池當五洲王氣，非類居之，我固可危，俄亦非計也。

書河海崑崙錄後

命蹇心殊壯，時危道尙存。星楂引河漢，日馭繞崑崙。天馬猶雄傑，神鼇費討論。談瀛緣底事，白眼對

青尊。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凡人自十五始，應立一簿，首書姓名誕生年月日時居住籍貫，次書父母祖父母生沒年月日時，昆弟幾人，入學從師年分，次書同學姓名，每日記甲子陰晴及風雷雨雪之大者，讀書習字功課，家庭父母昆弟出入離合，均附記之。初書簿時，文法未善，可請父師刪潤之，每日不得過六十字。及冠後讀書之暇，國家黜陟治亂大事，見聞明確者，亦擇要記之，行文以質實爲主，每日不得過一百二十字。每日一百二十字，一年已得四萬二千數，百字事無鉅細，足供記載。所記不可出五倫外，尙議論修詞藻致，耗心力，刺口談世事，弋釣名譽，尤宜切戒，果能積年不倦，首尾分明，窮則示子孫，作年譜家傳，達則信今傳後，備國史之採擇，豈不善歟。若予此錄，長途無聊，肆意塗抹，藉以自娛，往往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正東坡所謂制科人習氣，不值識者一噓也。丙午四月初八日艾悔書後。

書河海崑崙錄後

霍邱表伯謙先生既抵浙，參星橋中丞幕府，鴻蔭亦執筆陪侍晨夕，得先生所爲河海崑崙錄而讀之，不覺喟然歎曰：山水之益人大矣哉，昔人謂史遷文章得江山之助，柳州山水記，東坡海外文字，尤奇崛俊偉，異於他作，余謂有史遷柳州東坡之才之學，天地山川乃能助之，否則足跡所歷，如三子者，世不可以指數，讀書好文之士，或詠歌風景，或考證古今，其冥心孤詣亦有足多者，然類皆囿於一得，詳此而略彼，見小而遺大，故同一河海崑崙也，而所得之淺深廣狹，仍視其人之識量何如，而山川特其寓焉者耳。先生自粵達浙，歷一萬一千餘里，其書以我爲主，以日爲經，以地爲緯，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觸，千變萬狀，紛紜接搆於吾前者，無一非有以助吾道德文章之用，信乎河海崑崙皆爲先生有。錄中所謂萬里之境與人同，寸心之境與人異，其真善道甘苦者歟。且夫君子之於世，固無所入而不自得者也。史遷子厚感傷不遇，其爲文也多怨誹之音，惟東坡履險如夷，儵然自得於萬物之外，讀其文想見其爲人，人之度量相越，昔賢之不同乃猶若此，此非可強而致也。先生夙嗜東坡之文，乃至馳驅憂患之中，而歌聲琅琅，若出金石，其曠達之懷，閒適之趣，蓋無一不與之同者。嘗薄暮天寒，與先生登

定遠亭，遠望天山積雪，萬仞峯頭，落日散爲朱霞，先生言某年浮海遊泰岱，上日觀峯觀日出，宛同斯景，因仰視長嘯，且謂茫茫塵塚之中，天若特畀我以寬閒之歲月，徜徉汗漫，益以廣己於不可畔岸之域，此行之不負余，有若或驅之而或使之者。東坡云，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蓋游於物之外者也，若先生者其亦庶幾乎無愧也已。先生將南歸，以是書付梓，爰書其後以質先生，且與讀是書者共證焉。宣統元年秋七月湘鄉曾鴻蔭識於北庭節署之西齋。

河海崑崙錄重印將竣，因憶甲寅予供職於南京津浦鐵路局，秋間吾師赴安徽政務廳任，道經下關來招，余至旅邸時，師曰：「我正憑欄望汝來也。」予周甲詩記三百首中，有云「江關蕭瑟晚風寒，待我來時正倚欄，見說皖公山色好，清秋幕府約同看」者是也。師旋展輪西上，以二詩留別，余步和之，未幾予亦到皖，任省府職，其時政務繁冗，偶有餘閒，曾得有唱和詩如千首，乙卯春攝篆宣城，十年之內，逕調至七邑之多，風塵僕僕，唱和遂輟，戊午在和縣時，歐戰正烈，曾用吾師西征集自蘭州出關八首元韻，藉抒雜感，計平生詩稿，散失將盡，檢點篋中，惟此舊作尙存，此外祇有庚子在粵時，祝師四詩，距今將四十年，尙能追憶，因併錄出，附印於此書之後，古人云：「蛇終日經營，不離跬步，附驥尾則涉千里，予亦此物此志云爾。」丁丑春日金保權謹識。

唱和詩附錄

金陵下關留別金梓材

睫闇

無復青溪喚渡船。明朝霜鬢對離筵。金輿玉座灰都冷。虎踞龍蟠月正圓。六代江山輸短夢。五更燈火激長年。惱人最是桃花扇。訴盡興亡付管絃。

六十年來一剎那。板橋垂柳尚婆娑。歌殘玉樹花枝少。露盡金盤淚點多。天暫橫流飛白鷺。函關舊夢繞黃河。聞雞倍切晨星感。努力中原事奈何。

依韻步和裴睫闇師金陵留別

梓材

吳楚中流此放船。江聲浩浩落瓊筵。羣山繞郭成今古。孤月當天自缺圓。珠海波濤憐往事。石城風雨送華年。興亡一夢誰能問。夜夜高樓拂管絃。

立馬臺城柳倚那。隨身寶劍自婆娑。峯高幕府軍容壯。家近秦淮酒債多。幾輩論功盟帶礪。有人垂涕對山河。亂離消盡風雲氣。聽到清歌喚奈何。

讀放翁和范待制秋興詩戲柬金梓材

曉閣

參議官卑文字雄。石湖帥蜀有高風。草堂杜甫頭俱白。團扇陸游顏更紅。古往今來百歲少。身閑心苦四時同。開尊相對應相賀。我亦今年號放翁。

依韻步和裴曉閣師戲柬

梓材

新詩高論走羣雄。猶帶秦關漢塞風。萬里投荒霜鬢白。廿年聽講夜燈紅。中原雖大才堪數。世變方殷道則同。公是化身蘇玉局。三毫丰致異髯翁。

甲寅七月初二日作政務廳視事計丙戌通籍至今已四十年矣

曉閣

誰知地老天荒後。重賦南征北伐篇。周召共和能彷彿。唐虞揖讓固依然。醉中日月三千歲。夢裏功名四十年。何事草玄尙白。解嘲惟有子雲賢。

依韻步和裴睫闇師甲寅七月初二日作

梓材

俯仰乾坤餘涕淚。飄零琴劍賸詩篇。子卿塞北人歸後。庾信江南意黯然。過眼河山成覆局。多情花月度流年。文書偶爾資幽諷。猶把刀圭砭近賢。

登大觀亭望華樓

睫闇

漢塞秦關路幾千。鳳坡龍阪小流連。欲收日月歸雙掌。誰把乾坤荷一肩。翅後樓臺戎馬暗。壺中嵐翠黛螺鮮。忠宣祠宇常鄰近。碧血清池六百年。

登大觀亭吊余忠宣墓卽步前韻

梓材

朝夕陰晴象萬千。嵯峨孤冢近相連。江山覩盡留忠骨。道義擔時仗鐵肩。今古滄桑多變幻。雲霞景物自澄鮮。京華悵望樓空在。觀海迴瀾莫問年。

樓居晚眺

睫闇

萍蹤暫住皖江干。生計蕭條岸鷓冠。三徑豐湖茅屋漏。小樓惠麓夜燈寒。梁鴻無廡春難賃。陶令還家酒易乾。萬里中原求寸土。倚欄四顧路漫漫。

裴曉閣師以樓居晚眺近作見示依韻步和

梓材

九天星斗掛闌干。高詠時峨紫綺冠。屈膝南窗容嘯傲。藏胸廣廈庇單寒。遠遊王粲家何在。痛哭長沙淚欲乾。扶醉登樓一回首。下方煙霧尙迷漫。

行署冬至

曉閣

令辰何物佐清樽。白菜青芹老瓦盆。可有江山供遲暮。惟餘鼓角報晨昏。人言短至根長至。天道南轅返北轅。扇影爐煙成夢幻。寒雲黯黯掩重門。

裴曉閣師以行署冬至詩見示依韻步和

梓材

簾幕低垂對酒樽。土圭測影到金盆。一年此日分長短。萬古流光變曉昏。霞動飛灰吟杜甫。策推神

英啓軒轅。封禪書黃帝得寶鼎神英是諫孟光已逝寒衣在冷落房櫺畫掩門。

新歷元日將軍行署公讌再依前韻步和

梓材

共醉花間白玉樽。歌呼立盡酒盈盆。春回大地山河壯。雪滿長空日月昏。美雨歐風開世界。龍泉虎氣耀鈴轅。歸來一笑新年過。稚子牽衣正候門。

與客聞歌

睫闇

淹留西北惱琵琶。漂泊東南送歲華。庾信哀時惟作賦。屈原去國尙懷沙。中興歌舞天樞正。後死殷憂地軸斜。萬里胡笳清淚盡。那堪重聽後庭花。

依韻步和裴睫闇師與客聞歌

梓材

拍殘鐵板和銅琶。縹渺清歌感夢華。出塞冰霜蘇屬國。登朝涕淚賈長沙。師登朝年與長沙同年江山勢挾東流急。笳鼓聲催西日斜。眼底陸沉餘我輩。不堪呼酒聽梅花。

睡起赴周篆階同年晚招

曉閣

豪情頓減嬾徐加。睡起西窗日又斜。推枕夢魂迷蛺蝶。繞樓風露促琵琶。眼前舊雨連今雨。老去看花不當花。小醉歡娛轉蕭瑟。寒燈挑盡聽啼鴉。

裴曉閣師以睡起赴周篆階晚招近作見示依韻奉和梓材

樽開北海量誰加。長嘯登樓北斗斜。白髮無情催日月。青衫有淚濕琵琶。堂堂千古文章樹。落落羣生頃刻花。睡起中庭聞鼓角。霜天寒夜樹棲鴉。

夜懽自慨並柬方倫叔

曉閣

謁帝承明二十強。晚歸守墓具區旁。蒼穹雨淚應開眼。白酒澆愁漫入腸。荒徑菊松無晉宋。空山薇蕨有虞黃。三更月冷燈將暗。又作鈞天夢一場。

賁初居士有新詩。禹鼎湯盤共陸離。野血玄黃龍戰鬥。醉翁蒼白鶴丰姿。年來事變何嗟及。天下文

章未喪斯。兩世交親話先德。三君風義盡吾師。

裴暕闇師以夜懽自慨並東方倫叔二章見示依韻步和並贈方倫叔

梓材

雄心欲抗萬夫強。徒倚將軍大樹旁。自有文章供巨眼。漫將身世惱愁腸。浮沉江海鬣鬚白。吐納崑崙氣脈黃。坡詩崑崙崑崙氣西極風雲一回首。至今醉墨滿沙場。

蘭成詞賦少陵詩。世事悲歡寄合離。草擷經神書帶穗。松標髯叟雪霜姿。東晉法潛隱剡山指松為蒼髯叟倫叔長髯故桐城有派文爭重。滄海迴流道在斯。吟興纏綿公事懶。朝朝擊鉢和吾師。

九日登迎江寺

暕闇

天塹江山半劫灰。百年幾度菊花杯。盤秋鷹隼衝霄上。截雨虹蜺跨海來。買醉直揮千日去。古有酒一日醉千叫闌欲喚六龍回。莫羞潦倒繁霜鬢。滿插茱萸笑口開。

依韻步和裴暕闇師九日登迎江寺作

梓材

江淮洗盡劫餘灰。風雨重陽一舉杯。紅樹青峯天際渺。黃花白酒客歸來。百年歲月無情去。萬里沙場有夢回。落帽參軍嘲往事。龍山指點笑顏開。晚省亦
有龍山

戊午春暮雜感用 裴曉閣師西征集自蘭州出關八首元韻

時歐戰正烈元作見

中本錄

梓材

陸沈八極海揚波。俯仰乾坤事奈何。屈指五千年歲月。驚心九萬里山河。紛爭蠻觸淹將盡。負重鼉身力不多。釀出春愁如中酒。那堪子夜更聞歌。

側耳中原鼙鼓聲。誰堪萬里作長城。玄黃野血色俱變。黑白棋枰眼不明。縮地長房潛水去。御風列子破空行。孫吳戰略翻新術。辜負腰間寶劍橫。

邊功將略久銷磨。銅柱應思馬伏波。青史文章成戰國。蒼生涕淚過滹沱。望中嶺海梅花夢。別後親朋薤露歌。願祝大千新世界。祥雲膏雨釀天和。

曠代從橫仗異才。歐風美雨萬花摧。節臨西海張鷟返。賦寫南朝庾信哀。得氣魚龍爭曼衍。忘機鷗鷺費驚猜。折腰我愧陶彭澤。何日田園歸去來。

崢嶸皂帽抗風塵。草長鶯飛又暮春。陋室苔痕唐刺史。劉禹錫陋室在豐山梅格宋詩人。豐山杜師雄手植。梅至今尚存。舉杯問月空三古。策杖登樓望九垓。蠶箔吐絲蛛結網。此中固自有經綸。

籠捲空階露滿庭。嫦娥弄影照婷婷。珠宮縹渺心如結。玉宇高寒夢未醒。蓬梗飄零雙鬢白。琴書檢點一燈青。人間今日成何世。豪竹哀絲不忍聽。

何處青山是故鄉。已憐半老似徐娘。嫁衣日爲他人作。左袵今成時世裝。官燭紅搖江上月。熏鑪碧篆海南香。詔庭花落閒幽怨。夢絮情絲撩斷腸。

乳燕嬌鶯噪柳陰。鎮淮樓畔夕陽沈。氛氲默禱甘霖降。肅殺終非造物心。天久不雨。學圃文宜箋草木。辨苗與故園書去問林檎。揮毫判牘渾閒事。拍案詩成墨似金。

庚子冬月祝裴曉閣師

時師任南海縣事余在幕中李文忠正在部下與聯軍議和

梓材

誰揮羽扇與綸巾。掃盡烽煙萬古春。海內人才憶諸葛。眼中列國恨強秦。須知花縣河陽績。卽是狂瀾砥柱身。聽說相公新薦鶚。九重天上拜恩頻。

揮毫曾判三千牘。託地能登十二樓。一代通才誰抗手。萬家生佛動歡謳。論詩已有傳燈錄。聽訟曾

無越俎謀。最是師箴銘積理。師箴以此二字訓人諄諄仕學要兼優。

弱冠文章日下聞。登朝野鶴立雞羣。出山治績留甘雨。應世嵩生當景雲。萬軸琳琅修畫史。百篇珠玉策詩勳。且將公事從頭了。容我推敲到夜分。

迴憶訶林住古園。一朝萍聚到師門。頻年憐我分清俸。何日酬公報此恩。常棣同時連理植。甘棠徧地布陰繁。歡騰海上同聲祝。我爲蒼生進壽言。

裴大中景福傳錄皖志列傳

裴大中，字浩亭，霍邱人也。以知縣發江蘇，任昭文、無錫、上海，政尚嚴明，以卓異擢通州直隸州，折民教，強項不爲教士屈，掛冠去，隱於惠山之麓。大中嗜宋明儒理學，與吳廷棟、涂宗瀛交厚，往復論辯，

著有宋五子札記。宣統三年卒於無錫。子景福，金保權撰景福傳

景福字伯謙，號隄關。十五入邑庠，十九膺癸酉拔萃科，廷試高等，用小京官分刑部，己卯舉江南鄉試，經魁，丙戌成進士，仍授主事，分戶部，壬辰外改知縣，分廣東，補陸豐，調署番禺，改潮陽，調補南海，皆著聲績。在陸豐，有紅黑旗黨好械鬥，門方酣，景福單騎入陣橫阻之，反覆陳利害，各感悟羅拜去。在南海，法領事受人賂，嗾西婦瑪麗與商人訟，景福置不理，法領事挾瑪麗來署，以杖擊廳事門，景福排衙納領事，折以理，領事慙，詰瑪麗以佐證，瑪麗窮，乃申大府，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牒法使請撤領事職，以其失交際之禮故。景福開敏有智略，爲歷任督撫所倚重，趨轅造膝，諮商大政，藩臬往往不得參預。方譚鍾麟督粵，岑春煊以功臣特簡廣東藩司，銳欲有爲，與鍾麟議不合，至抵几相詬，而景福事鍾麟謹，不附春煊，春煊怒，欲劾之，會奉詔入覲，值義和團倡亂，八國聯軍入京，以扈駕功授晉撫。癸卯兩廣總督德壽保景福以

道員用，送部引見，未行；春煊移督兩廣，至卽檄藩司撤景福任，而密電劾景福贓罪，奪職下獄，謂嶺海富實，故貪吏萃於廣東，而南海知縣裴景福才足濟貪，遂爲貪吏冠，既賂遣當道，政事一切倚辦，習海事，又狹外交以自重。景福既去職待罪，而某國領事見臣稱道其長，意在緩頰，陰爲景福地，貪黠如是，參劾不足蔽其辜，應請明詔褫景福職，提訊追贓。（電載河海崑崙錄。）報可，春煊檄臬司程儀洛等雜治，一年無所得，儀洛謂景福曰：「大帥謂爾賊吏，爾服耶？」景福曰：「嗚呼，隨夷混濁，今跼蹐爲廉，東林黨人及本朝陳恪勳、張清恪、藍鹿洲，當時劾奏，皆有賊吏稱，何況不才耶！」儀洛呵之曰：「東鄰西鄰無與爾干。」蓋儀洛誤以林爲鄰也。翌日傳總督諭，罰鍰十二萬元，充廣西軍餉，景福納其半，不足，奏請戍新疆。景福才氣恢廓，能文章，以名進士出宰百里，受殊遇，意氣發舒，雖沈滯下位，名聲隱然動公卿間，一旦橫被摧折，荷戈行萬里，無幾徵怨色，慷慨就道，所過封疆大吏聞景福至，輒延見，加以禮貌，抵戍所，巡撫聯魁辟景福入幕府。宣統初元，給事中李灼華上疏訟景福冤，旨交粵督張人駿查覆，得恩赦。景福之遭戍也，廣西提督蘇元春亦被春煊劾，與景福同戍新疆，同賜環，未入關，元春中道卒，子幼，乃攜櫬挈其孥至漢口，遇桂人之與元春善者助之，使回桂。扁舟東下，卜居無錫，以金石書畫自娛，收藏甲大江南北。辛亥國變，春煊歸隱於滬，景福偶至滬，猶禮謁春煊於其邸，稱之曰宮保，蓋經憂患而德加進，感鱗我者之玉成。

於我也。民國三年景福出任安徽省公署祕書長，擢政務廳長。十五年卒，得年七十有二。所著睫閣詩鈔六卷，河海崑崙錄四卷，壯陶閣書畫錄二十二卷，鑄有壯陶閣字帖六十四冊，爲世所珍焉。李灼華撰事略，金保撰

撰撰小傳，陳澹然河海崑崙錄序，程邱縣志。

◆ 謝 彬 先 生 著 ◆

雲 南 遊 記

新 疆 遊 記

新 世 紀 叢 書

本書著者行程四萬六千餘里，足跡所經，觀察所及，將廣大富源未經開發之新疆，如財政、吏治、軍政、國防、教育、實業、外交、交通、建設等，均以日記體文字詳載靡遺。且對於財政、劃界等重要問題，條陳意見；山川河流，相沿為地理家所錯誤者，亦經謝氏多所訂正，迥非普通一般遊記可比。

此書着眼於史地方面的觀點而作。全書二十萬言，凡廣州、香港、瓊州、安南、以及片馬問題之歷史與地理，法人治域之苛政，乃至雲南全省之教育、產業、風俗、遊觀等，均本其實地考察之所得，加以精確之統計，一詳為紀載，不僅可作遊覽者之指南，並可供關心邊防問題及治地理者之參考。

原售一元二角
改售一元〇五分

原售一元九角
改售一元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古今遊記叢鈔

勞亦安編 二十冊 原售六元 改售五元四角

本編搜集古今遊記之佳著，自漢晉以迄近代，凡四百餘名人，文亦四百餘篇。從海內藏書家，及各處圖書館內之專集、總集、別集中精審選出，孤本居其多數。纂輯校勘，煞費苦心。凡研究國文輿地之學者，讀之既可見歷代文體之變遷，又可考證今昔形勢風景之異同，且可供遊歷時，引古證今之助，誠一舉而三得也。

新遊記彙刊

勞亦安編 初集八冊 原售三元 改售二元七角
姚祝編 續集六冊 原售二元 改售一元八角

各地佳山勝水之欣賞，風俗習慣之考察，在在足以增長識見，開濬文思。然而人之處境各殊，其能竟遨遊之志者幾何？是則彌此缺憾者，遊記是尚矣。本書編次，依現行行政區域為標準，分二十大門。有經過數省，而詳於途中之記述者，另闢長途一門以納之。全書於記述名勝之外，凡關於歷史、交通、實業、教育、礦產、動植物、風俗等，靡不詳載。作者均為當代名人，文筆條暢，記錄極為翔實；且對於各地之舟車里程，食宿匯兌等項，亦均有詳盡之敘述。

曲阜泰山遊記

倪錫英著 原售八角 改售七角
本書內容分二部：
(一) 曲阜之部，所載事蹟名勝，無一不足以繫人懷想；而文筆之委宛生動，更能使讀者動遠遊之逸興，發思古之幽情，允推遊記中之無上佳著。

中華書局出版

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印刷
民國二十七年十月發行

河海崑崙錄 (全二冊)

◎

實價國幣九角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裴景福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中華書局印刷所
香港九龍北帝街

總發行處 廣州漢民北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111071)

Handwritten characters,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initials, appearing as 'A2' followed by a large, stylized mark resembling '1736'.

註冊商標



(12081)
0.90